

江湖一品郎

距离。

你不要出声，我去抓他！”

唐诗诗暗自一惊，吓得动也不敢动。

杜小帅轻轻的放开她，突然猛地一转身，霍地跳起，但见一条绿影疾掠而去。

虽然惊鸿一瞥，未能看清那人的形貌，但已看出那是个身材高挑女子。难道会是杨心兰？……李圆圆……甚至唐云萍？

小伙子才想追去，突然“唳唳”地一声轻响，连接七八条人影躲入林中。

来人都是三上十岁之间，一律身穿劲装，手中各持不同兵器，一看就知道是江湖人物。他们一见杜小帅，不禁意外地一掠，像是见了凶神恶煞似的，掉头就逃出林外。

杜小帅瘪得他骂：“你娘咧，把我看成鬼哪！”

才骂这么句，等他再去追那绿衣女子，早就看不见人影啦！唐诗诗也追了下去，急问道：“帅哥，是谁啊？”

杜小帅贼眼横转道：“没看清楚……”

其实他心中有数，八成就是唐云萍！

很可能是唐云萍！

很有可能唐云萍被七八个人跟踪，避进竹林，无意中撞见他们的相吻情形。她自惭形秽，不愿跟他们相见，只有急急悄然离去。可惜杜小帅怕唐诗诗吓到，必须先让她知道情况。否则如果不是说了几句话，赶快出其不己地疾身扑去，可能将那绿衣女子拦截下了。

偏偏还来不及去追，跟踪而至的那七八个人，又围入竹林，又一耽搁，这会儿还到哪里去追寻绿衣女子？

杜小帅气得脸都绿了，破口大骂：“你娘咧，这几个龟孙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捡这个时间闯来！”

唐诗诗可能会错意了，以为杜小帅发火，是为了正在热吻被他们搅局，不由得面红耳赤，满脸娇羞：“帅哥，别生气啦，只要你喜欢，我随时都可以……”

难道她要说随时都可以免费服务？

杜小帅呆了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又来了个搅局的。

只见一个手提包袱的叫花婆，一头闯进了竹林。

定神一看，你娘咧，竟是穿上丐装的范桃花。

范桃花一脸诧异，气急败坏问道：“刚才我老远看几个人，好像是从这里逃出去的，他们是什么人？”

杜小帅面有菜色道：“谁知道，一群神经病，见了我就像见了鬼似的，掉头撒丫子就跑了！”

范桃花见他们没事，这才放心，搔首弄姿的转动身子，笑道：“你们看，我像不像个叫花婆？”

杜小帅捉狭：“还有什么像不像，你本来就是叫花婆嘛！”范桃花尴尬的笑了笑，把包袱递上前：“这里还有两套，你们穿穿看合不合身。”

杜小帅接过了包袱：“又不是时装表演，管它合不合身，能穿就行啦！”

随即打开包袱，捡出一套较小的丐装，顺手抛给了充满好奇的唐诗诗。

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，人多势众，而且帮中不乏武功高深莫测的人物。尤其他们以“缠功”闻名江湖，既难缠又不好惹，一旦惹上他们，就根本缠个没完没了的。

就算你有够多时间跟他们磨，恐怕也没有对等的精力，和他们扯哦！

既然风闻“女魔”在高淳县城外出现，赶到固城湖来的江湖人物不在少数，丐帮的人也来凑热闹，那是当然的事。一个大开杀戒的“女魔”，怎地如此具有号召力，吸引了各路人马赶来呢？

大家心照不宣，说穿了不过是那“血旗令”。

他们倒不一定怀有野心，想以“血旗令”号令武林九大门派，而是打算碰碰运气，如果能把“女魔”抓住，逼她交出令旗，然后拿出去卖人，就算是开价万两黄金，保证抢着出更高价的大有人在。哇噻！真要把令旗弄到手，那不等于挖到了金矿啦！所以这两天里，固城湖四周一带，随时可见一些身份不明的江湖人物出现，而闻风赶来的人似络绎不绝……

这一男两妇三个乞丐才出现，很多人就敬鬼神而远之，尽可能离他们远远的。

他们可不喜欢凑热闹，走得愈远愈好，正求之不得哩！唐诗诗穿着一身槛褛的丐装，觉得既新鲜又有趣。杜小帅以前跟杨心兰在一起时，也曾作过这样打扮，有种无拘束的自在，反而真叫化婆的范桃花，平时花枝招展惯了，一旦换上这身破破烂烂的衣服，心里上觉得怪别扭的。

范桃花心里的疑问，一直憋了很久，这时终于忍不住问道：“教主，是不是有人冒充你老人家？”

唐诗诗一时啼笑皆非，干咳道：“这……”

杜小帅暗里偷笑，抢着道：“这不用说，货真价实的教主在这儿，那个自然是‘仿冒品’。所以咱们非找到她不可，以免她继续乱搞，破坏教主的形象啊！”

由于昨夜的铁老太君，及今日的少林掌门法禅大师，都当面指认唐诗诗是“桃花教”的教主，这还假得了？

范桃花自然更是深信不疑，忙附和：“对对对，一定要把那个“西贝货”抓到，可不能让她破坏教主的形象！不过，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人在这儿搅和，那女人怎么敢露面呢！”

杜小帅揉揉鼻子，好像很有道理的道：“所以哪，咱们得加油了，赶快找呀！”

找！说得好听，但上哪儿找？

唐诗诗此刻心情十分矛盾，既是急于想找到母亲，又担心真找到了，不知将是怎样一个局面？担心归担心，找还是得找。

他们三人穿上丐装，脸上身上还到处涂抹了泥灰，东一块西一块的，几乎“面目全非”但仍然被一些人认出，见了他们就赶快开溜。

杜小帅也认出他们就是追踪那绿衣女子，闯进竹林内，见到了他掉头撒腿就跑的那几个家伙。

小伙子终于好不容易的恍然大悟了，他们怕的不是“丐帮”，而是认出了他是杜小帅。

但杜小帅既非凶神，又不是恶煞，除了“一统帮”的爪牙，谁会见了他就怕？

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那在蒙蒙谷中，见到他力拼一统帮主，而且重创对方的江湖各门各派人物。

小伙子那有功夫去甩他们，领着唐诗诗和范桃花，专向湖四周隐秘的地方搜索，一方面心里还念着今夜三更之约。可是，眼看太阳就快要落山了，仍然没有任何发现。唐诗诗的心情愈来愈沉重，也愈来愈焦灼，她不仅是为了没有发现母亲的踪影而忧急，更为杜小帅和宋一刀的三更之约担心，满脑子就在想，怎样把时间拖过三更，使杜小帅爽约。因为她已有预感，杜小帅去赴约，一定是凶多吉少。可能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

偏偏想来想去，始终想不出个办法，能够使杜小帅打消赴约的念头。

最好是这时唐云萍突然出现！

唐云萍如果真的出现的话，这里都忙不过来，他哪里顾得去赴宋一刀的约？

可惜唐诗诗所期待的“奇迹”，没那么听话的及时出现，夕阳已经西沉了。

三人走下一处山头，忽然杜小帅叹口气：“算了，咱们明天一早再说吧！”

唐诗诗想拖延战术，央求着：“帅哥，天还没黑，再找找嘛！”

杜小帅停下来弹了弹耳朵道：“湖的四周，各处都找遍了，而且被这么多人一搅和的，你来我往，简直变成了菜市场，不可能还在这一带啦。”

唐诗诗眼一红，又哭了嗔声道：“哼，我就知道，你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，一心一意只记得宋一刀的事，要去和他拼命，逞英雄！”

杜小帅当然不承认，忙道：“我哪有！是因为一刀这家伙太厉害，而且心狠手辣，又是一统帮主的左右手，一定要把他除掉，错过今夜这个机会，以后……”

唐诗诗才不管这些：“如果是个陷阱，你去自投罗网，那谁能救我娘，我以后又靠谁？”

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竹林内那一吻，这少女已经赖上他啦！

杜小帅简直快苦出什么来，苦瓜脸一张：“这，这……”

唐诗诗生气道：“你不用这呀那的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懒得再废话，随便你！”

如果她以为发嗔就可以达到目的，那她就错啦！杜小帅不管这些，也不说话。三人匆匆离开湖这，赶回城里。连身上的丐装部来不及换下，骑了马急忙往回赶。

回到漆桥镇，尚未到初更。掌柜的可忙了一整下午，好像办喜宴似的，早把山珍海味准备齐当，只等他们回来，上锅一炒，就可端上桌了。

掌柜的正等得坐立不这下，忽听蹄声响起，由远而近，急忙迎出门外，只见三骑风驰电掣而来，马上却是三个衣衫褴褛的乞丐。还没看清楚，杜小帅已飞马到了他面前，翻身下马大叫：“快准备吃的喝的，待会儿我还有事啦！”

掌柜的眼睛一个睁得两个大，定神一看，认出是杜小帅了们，简直就快吓到了：“公子，你们……”

杜小帅骗人骗惯了，随口乱盖：“‘扛鬼’了，输得连衣服都被扒啦！”

掌柜的信以为真，刚“噢……”了一声，他们三人已进了客栈。范桃花

穿这身玩意实在很别扭，等不及回房，就在两个小伙计张目结舌下，脱下身上的丐装。

原来她是那身蝴蝶似的服装穿在里头，只是挽了起来，尽量不使它露出，以免穿帮而已。否则，她虽我长得有够丑，毕竟总是个女人，那能当众宽衣解带，随便当作是“牛肉汤”，乱演“穿帮秀”嘛！！

杜小帅也把丐装脱下，抛给范桃花：“范大姐，请你把它收好，下次还要派用场哩。”

掌柜的原以为他们真“扛龟”了，系好马匹跟进来一看，不由地笑道：“公子，你真爱说笑话，我以为……”

杜小帅一屁股坐下，邪笑：“掌柜的，快下厨吧！”

掌柜的恭应一声，急忙带着两个小伙计下厨房去了。

范桃花把杜小帅和唐诗诗脱下的丐装收好，连同她自己脱下的塞进包袱里，提着送回房去。

杜小帅见唐诗诗愁眉不展，坐在一旁低着头默默沉思。故意从筷筒里取出竹筷。在桌边上边敲边唱：“风萧萧兮，易水寒，壮士一去不复返……”

唐诗诗一把将竹筷夺下来，娇斥：“你又不是荆轲去刺秦王，什么一去不复返，触自己霉头，无聊！！”

杜小帅呵呵惹笑：“既然不是‘一去不复返’，那你干嘛愁眉苦脸，好像我是肉包，要去打狗？”

唐诗诗叹了口气，幽幽的道：“帅哥，你真的决心要赴约？”杜小帅捉笑道：“废话，你以为我是赶回吃饭的吗？”唐诗诗瞄眼道：“我就以为你是饿死鬼投胎，赶回来吃饭的！”杜小帅刚要反驳，两个伙计已送上酒菜。

伙计一脸巴结的笑道：“这是下酒的四道冷盘，你们先慢慢喝，热炒已经下锅了，随后就上。”

杜小帅掏出个银锭尝了伙计，自行动手打开酒坛，倒出酒来先干三碗，然后才替唐诗诗注满一小酒杯。

不料唐诗诗也拽起来了，把酒杯向前一推：“谁用这个，我也要换大碗！”

杜小帅捉弄虐笑：“少来，你又不会喝酒，一小碗就趴下了。”唐诗诗撒娇道：“不管，我要嘛！”

杜小帅耸了耸肩，只好替她换了大碗，倒出酒来斟满。唐诗诗双手捧起碗：“敬壮士！”

杜小帅风凉笑着：“你还是敬‘肉包子’算了，待会儿我有好戏可看罗，看你表演‘贵妃醉酒’！”

唐诗诗可不服气，娇嗔地哼了一声，捧起碗就一饮而尽。杜小帅看得猛眨眼：“哇噻！玩真的啊！”随即端起碗也跟着干啦。

他们一连灌了三碗，才见范桃花出来。原来她去把脸洗干净，又涂沫一番，难怪蘑菇了老半天。

一见唐诗诗用大碗跟杜小帅对拼，范桃花不仅诧异道：“教主，你怎么……”

那知话没说完，唐诗诗已伏在桌上，醉啦！

范桃花忙过去扶住她：“教主，你怎么醉啦！让我送你回房去吧！！”

杜小帅已站起身：“范大姐，让我来吧！”

范桃花倒很知趣，不跟人抢“生意”，帮着小伙子把唐诗诗扶起，换她坐下去喝酒了。

杜小帅把唐诗诗一条手臂搭放在他的肩上，伸手一揽她的细腰，连架带扶的，将她送回了房间。

唐诗诗好像已烂醉如泥，全身软软的没有一点劲儿，但杜小帅把她扶上床躺下，她另一只垂着的手臂突然抬起，跟搭放在小伙子肩背上的手一勾，正好勾住了他的脖子，梦呓的道：“帅……帅哥……亲我……亲我……”

哇噻，这少女食髓知味，被吻上隐了，连醉成这样子还想着那回事呢！！

杜小帅反正不吻白不吻，又不会掉块肉，而且还挺爽的，便轻轻一吻。

杜小帅爽得好象腾云架雾，神魂有些飘飘然，愈来愈冲动时。突觉“玉枕”“巫台”“命门”三处大穴，几乎同时一麻，如同被蜂刺扎了一下似的，顿时全身一软，伏压在唐诗诗身上。

小伙子呆呆的.没想到穴道受制，一位双臂撑得太久酸麻了，以致一失神整个上身压了下去。

等他急忙要撑起来，才惊觉四肢已不能动弹。

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四唇仍然吻合在一起，使他连破口大骂都办不到。

唐诗诗身上向旁边一移，坐了起来，把他的两条腿抬上床，再将身体翻转过来，才幽幽地道：“帅哥，不要怪我，我是不得已的，不能让你去送死啊！”

杜小帅又气又急，才想逼她解开穴道，发现已经发不出声了。

唐诗诗叹了口气，接下去道：“这是师父传授我的，天下独门‘三魂锁七魄’的点穴法，即使你功力再深厚，也无法解开穴道，也无法运足功力，由丹田把受制的穴道冲开……”

杜小帅可不信邪，暗自运足功力，由丹田升起，聚成一股激流冲向“命门穴”。

唐诗诗果然不是乱盖，真力一近“命门穴”部位，就像撞上铜墙铁壁，不但受阻，还被反震回来。

杜小帅这下可真急了，眼看再过半个时辰就到二更了，她怎么玩这种玩笑？

他做梦也没想到，会着了这少女的道，所以才会根本毫无戒心。而且他只知道天下独门武功“红花血指”，却是有够厉害，却听都没听过啥叫“三魂锁七魄”。

尽管小伙子又急又气，惊怒交加，唐诗诗可一点也不理会，低下头在他唇上轻轻一吻，安抚道：“帅哥，别生气嘛，我的功力不够深，最多两个时辰以后，你的穴道就会自然解开的。

杜小帅发不出声，心里瘪骂不已：“你娘咧！两个时辰以后，我还赴个屁的约！”

唐诗诗好像他肚子上的蛔虫，知道他在骂她，又叹口气：“帅哥，何必这样恨我，我也是为你好啊！”

杜小帅心中直骂：“鬼丫头，死丫头，你再不赶快替我把穴道解刀，以后我就不再理你了。”

唐诗诗坐起身来，从小伙子眼神中，可以看出他的愤怒，但她心意已决，不为所动。

四十

夜色朦胧，一片静寂。

距离湖边不远的山坡上，倏地出现一条人影。

只见这人身上穿的，正是杜小帅那身华服，但由于她的身材矮小，使得衣服松垮垮的，就象‘挂着’，而不是‘穿’在身上。

二更已近。

山坡附近静得无杂音，甚至沉寂得连一点风声都没有。

出现在山坡上的这条人影，正是穿上杜小帅衣服的唐诗诗。

她骗范桃花说，杜小帅改变了主意，要好好睡一觉，派她去跟宋一刀另约定期。交待了一番，又向掌柜的问明昨夜弃尸的地方。便独自匆匆赶来。

宋一刀约的又不是她，她不睡觉跑来干吗？

唐诗诗根本无心住意四周的动静，抬头仰望着夜空，满眼的泪水，默默寻思：“娘又成了淫恶的‘女魔’，帅哥又对我一点意思也没有，我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如果能杀死宋一刀，总算为帅哥除去了一个强敌。即使我不敌，被宋一刀杀了，至少也让帅哥今夜能平安无事，那我死也值得！”

哇噻，这少女已抱定‘赴死’的决心啦！

就在她想泪夺眶而出时，背后响起了个冷森森的声音：“你果然来了！”

唐诗诗暗自一惊，并不回身，应道：“我来了！”

背后那人沉声道：“转过身来，我不愿从背后杀你！”

唐诗诗已蓄势待发，力持镇静：“正面你更杀不了我！狂笑声中‘嗖’一声轻响，背后那人已掠身到了她面前是。

唐诗诗仔细一听，只见这人一身黄衣，黄巾蒙面，腰旁佩挂一口黄色刀鞘的钢刀。

她微微一怔，问道：“你就是宋一刀？”

不料那人却冷声斥道：“但你却不是杜小帅！”

本来吗，这少女身材小了一大号，那像结结实实的杜小帅，就是缩了水，也没有这么离谱嘛！

唐诗诗淡然一笑：“有个人来赴约就不错了，那么挑剔干什么？”

那人怒问：“那小子为什么不来？”

杜小帅不屑道：“杀鸡焉用牛刀，对你这种‘傲卡’（小角色），我已经是看得起你了！”

那人狂笑道：“好，好，既然你要做替死鬼，我就全成你，反正那小子也跑不了的，亮家伙吧！”

唐诗诗根本未带兵器，教她亮啥玩意？

她好象没听见似的，斜睨着：“喂！你该不是‘仿冒品’或是‘代打’的吧？”

那人呆了呆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唐诗诗：“我要先确定你是不是宋一刀！”

那人哼道：“货真价实，如假包换。”

唐诗诗又瞄眼：“你真有把握，一刀能杀了我？”

那人狂笑道：“嘿嘿，就象你刚才所说，杀鸡焉用牛刀，对付你嘛，嘿嘿，我连刀都不须出鞘，凭我赤手空拳，就能送你上路！”唐诗诗耸耸肩：“这么说我是死定喽？”

那人断然道：“一点也不错！”

唐诗诗满不在乎：“既然我已死下了，你就不必顾忌，可以除掉脸上蒙面巾吧？”

那人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唐诗诗冷声道：“因为我怀疑，你根本不是宋一刀！”

那人一听，似乎被他说中了，不由得狂喝一声，扑来出手就攻。

唐诗诗不慌不忙，直等那人一拳猛向她前胸攻到，才施展出天山‘瑶池仙步’身法，一晃而开。

这种奇妙无比的身法，比杜小帅的‘幽灵十八扭’，似乎更高出一等。

等那人一拳走空，身子跟着向前冲出几步，猛一回身时，发现唐诗诗似在原地，就如同未曾移动过半步似的。

那人顿时大吃一惊，几乎以为站在面前的不是人，而是个虚忽飘渺，没有实体的幽魂。

不然，人家好端端站在原地不动，他那一拳怎么没有击中？

幸好这少女火候还不够，否则只要趁机出手，那人就没命啦！

但他可不信邪，一惊之后，随即身形暴进，再次向唐诗诗猛攻。

钱如意救下唐诗诗时，虽决心把她收为门下，却发现这女孩的武功根基实在是太差了，甚至谈不上武功，连最起码的自卫能力都没有。

这叫她怎么教嘛！

天下一派的武功独步武林，尤其那‘红花血指’，更是霸道无比，令人闻名丧胆。

‘红花娘子’洪蔽已被逐出师门，钱如意便成了天山一派‘正字商标’的唯一传人。

但她可不是开的‘武功速成班’能在短期内，把一个武功很差的少女，造就成为一流的高手。

尽管“红花血指”，可走捷径，只须熟记练功心法和要诀，苦练一年半载，即可派上用场。

但是这种武功太霸道，钱如意不想把唐诗诗训练成杀手，所以要她专练‘瑶池山步’及‘三魂锁七魄’点穴手法。

这两门功夫练成，防身绰绰有余，要伤她可就不那么容易得手况且，对手武功再强，一旦穴道受制，那还不任凭这小妞儿摆布？

嘿！那时她要杀就杀，要刚就刚，煎煮炒炸，全凭她的高兴啦！

唐诗诗此刻打的就是这个主意，她眼见那人似乎动了肝火，连连挥拳猛攻，仍然施展“瑶池仙步”决心让对方先‘挥拳落空’再来个‘三振出局’。

那人的双拳可也不含糊，就象一时铁锤，出手势猛力沉，威风八面，真要挨上一拳，那还能活命？

不料他才攻出几拳，就被唐诗诗识出了路数，惊语叫道：“你是铁拳东方明？”

那人一听，整个人都傻啦！

他果然正是以一双铁拳，享誉武林多年的东方明。

但他为何冒充宋一刀呢？

唐诗诗虽‘见多识广’可有一大段距离，因为那日在袁州城外，被东方明率领大批人马追，曾跟杜小帅交过手，一路追打到山上，才急告小伙子，要他们尽速设法通知丐帮帮主，‘一统帮’已鸠占鹤巢，以黄花岛作为大本

营了。

东方明为了怕‘一统帮’的爪牙起疑，不惜假戏真做，挨了杜小帅一记重拳，受伤跌下山坡去。

当时唐诗诗穿的是女装，而且东方明根本没注意她，现在当然认不出她就是那个少女。

唐诗诗却凭这几拳出手，就认出他是谁，眼力倒也真够毒……厉害的。

东方明既已穿帮，不但被识破假冒宋一刀，还被指名道姓认出身份，不由地惊怒交加，顿时现出杀机，双拳左右开弓，卯足了劲一轮猛攻。

唐诗涛当然不明白，东方明为何冒充宋一刀，约杜小帅来到此处相见。

但他知道此人是佯作规顺‘一统帮’，实际上是在帮中卧底。

莫非他约在这里见面，是有什么重大消息告知杜小帅？既然是一个鼻孔出气的，唐诗诗怎么好意思出手，施展出了‘三魂锁七魄’的点穴手法。

说不定是暗中有人监视，所以东方明不得不假戏真做吧。

就这稍一疑虑，东方明可就得理不饶人了。

只见他一欺身，又到了唐诗诗面前，一招‘黑虎心’，狠狠照准她前胸捣去。

哇噻！他可是玩真的！

这一拳要是被他击中，就算‘金钟罩’‘铁布衫’功夫，恐怕也只有被摆平的份儿。

何况他攻击的部位，以‘铁拳’东方明的身份，而且年纪一大把了，对一个小姑娘出手，似乎不太‘上路’。

看样子，岁月不饶人，老人家毕竟年纪大了，眼力不太灵光，尚未看出对方是个女娃儿哪。

唐诗诗心里暗骂一声：“老不修！”身形一晃，又使东方明的拳势走空。

东方明倒有自知之明，似已料道这一拳又是白费力气。

但他不愧是老江湖，临敌经验丰富，唐诗诗接连几次施展同样身法，他那会看不出门道。

这回他一拳走空，立即回身反扑，果然不出他所料，唐诗诗又退回原地，就象未曾移运过一样。

就在回身反扑的同时，东方明已算准方位，来了个先发制人，双拳齐发。

唐诗诗如同是用自己的身体，主动去找人家的拳头挨揍，‘澎’地一声，胸前结结实实挨了一拳。

只听她“啊！……”地一声惊叫，娇躯一幌，踉跄跌了开去。这一拳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唐诗诗顿觉血气翻涌，喉头一甜，张口喷出了一道血箭。

本来呢，东方明就算未能看出唐诗诗是个查某（女的），既知她跟杜小帅是一伙的，就不该打得这么用力。

但他有不得已的苦衷，非下重手不可啊。

就在他扑上来，正待补上一拳时，一条人影疾掠而至，喝阻道：“够了，帮主要活的！”

“是！”东方明恭应一声，收回了拳头。

他已听出此人并非是宋一刀，而是四大护法之一的‘三眼天神’古大冲。

东方明心中不由一凛，终于恍然大悟，明白一统帮主命他冒充宋一刀的居心了。

显然一统帮主已对他起疑，如果杜小帅真来赴约，他要是不全力扑赴拼

老命，或是杜小帅手下留情，那就是穿帮啦！幸好来的不是杜小帅，而他也沒玩假的，否則哪能瞞得暗中監視的古大沖。

唐詩詩受的傷不輕，一聽對方要捉活的，不禁驚怒交加，剛想跳起來跟他們拼了，卻不去昏了過去……

已近三更天啦，杜小帥受制的穴道仍未解開。

他已不再生唐詩詩的氣，因為見她身上穿上自己的衣服，就知是要冒充他去赴約，那不等于去送死？

由此可見這少女已抱定赴死的決心！

小伙子儘管急得快發狂了，他又怎能怎樣？

尤其唐詩詩去了將近一個更次，到此刻尚未回來，只怕是凶多吉少。

真是成了肉包子打狗，有去無回啦！

同樣的，掌櫃的和兩個小伙計，早就去圓夢了，獨自猛喝酒的范桃花愈想愈不對勁，慫道：“教主說是下去改約的，那有去這麼久的？”

雖然唐詩詩臨走時關照，要让杜小帥好好睡一覺，不可去驚擾他。

但范桃花看已近三更，仍不唐詩詩回來，她可沉不住氣了，擔心唐教主發生了意外，決定去把小伙子叫醒過來。

帶着幾分醉意，來到杜小帥的房門口，遲疑了一下，才輕輕一推，房門竟然應聲而開。

那知進房一看，床上根本沒有。

小伙子上哪兒去了？

這也難怪她吃驚，因為唐詩詩臨走時心慌意亂，只隨便說杜小帥睡了，可沒說清楚是睡在那個房間。

而當時唐詩詩裝醉，杜小帥扶送她回房，當然是睡在她房間里嘛！

范桃花那想到這些，照常理，杜小帥既然要睡，自然是回他自己房間去睡啦！

一見床上沒人，范桃花頓時大吃一驚，急忙趕到隔壁房間去，却見小伙子好端端的睡在床上。

她搞不懂這是怎麼回事，這會兒也顧不得唐詩詩臨走的交代了，走近床前一看，睡在床上的杜小帥竟然兩眼大睜：“杜公子，唐教主去了快一個更次，到現在還沒回來，咱們要不要去找她？”

杜小帥要是能說話就好了，他現在那還能開口說話。

范桃花覺得有點怪怪的，着急道：“杜公子，你怎么了，我说话你听见了没有？唐教主去了快一个时辰还没有回来，恐怕失事了！”

杜小帅慫想：“你娘咧！还要你来告诉我？要不是穴道受制，我早就赶去了。”

范桃花见他仍然两眼大睜，連眼皮都不動一下，這才發現有問題了，驚問：“杜公子，你怎么了？”

范桃花见他嘴皮都不動一下，一時情急之下，只好瞎貓抓死老鼠了。她還懂得一些點穴的門道，以為如果能查出是哪里穴道受制，也許能夠解開。

其實，她也別鬧啦！

天山獨創的‘三魂鎖七魄’點穴手法，別說是她了，縱然同是出自天山神尼的門下洪薇，也照樣沒法度（沒辦法）。

因為四五十年前，洪薇離開天山時，這種點穴手法尚未研創出來吶！

范桃花不自量力，把屁股往床這一移，也不管杜小帅愿不愿意，就双手

齐动，在他全身各处大穴摸索起来。

不料她双手触及的每一处穴道，都好象有一股强劲内力抵制，使她根本无从着手，不禁皱起眉头惊诧道：“怪了，怎么可能全身的穴道都受制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突闻蹄声雷动，喊杀声大作，仿佛千军万马冲杀进了小镇！

范桃花大吃一惊，她不加思索，急忙下床把杜小帅扛在肩上，顺手扯起床铺上的床罩，就从窗口跳了出去。

她那敢怠慢，迅速由后门逃出，利用黑夜掩护，直朝镇外狂奔。

这时她已慌不择路，一口气狂奔了好几里，累得气喘如牛，实在已精疲力尽跑不动了，才不得不停下来。

定神一看，眼前是条小溪，流水潺潺。

小溪对岸有片树林，正好可以暂且躲一躲，以防大批人马追来。

范桃花连鞋袜都顾不得脱下，便扛着好几十斤重的杜小帅涉水而过。好在溪水不深，仅及膝盖。不过如今已是冬秀，溪水冰凉，比起她以前每晚要用热水泡上一泡，还要小叫化为她洗脚外带捏搓，那种骚的可以的滋味，简直是天差到地！

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。这会儿她可顾不得两条腿冻得浑身发抖，把杜小帅扛进树林内，走进了好几丈才停止，将他放在地上。

幸好这娘们带来条床罩，折叠起来为小伙子盖上，否则不把他冻成冰棒才怪！

范桃花一面喘息，一面静听林外的风吹草动，确定没有追兵追来，才松了口气道：“杜公子，制住你穴道的人手法真怪，好象你全身所有穴道都被封住了，我实在解不开……会是唐教主吗？”

真是废话，当然是唐诗诗！除了她之外，谁能出其不意地把杜小帅给制住？

范桃花瘪笑两声：“我真‘驴’！你全身穴道都都已受制，哑穴自然也不例外，怎么能回答我……这样吧，你的眼珠子还能动，我来问，问对了你就眨动一下，不对眨两下好吗？”

杜小帅眼睛眨动了一下，表示同意。

范桃花便问道：“你是不是被唐教主出手制住的？”杜小帅又眨动了一下眼睛。

范桃花继续问道：“她为什么……”

一想这个问题复杂了，无法用眨眼睛回答，忙改口“唐教主真是去通知对方，把今夜的二更之约改期？”

杜小帅这回眼睛眨了两下。

范桃花惊道：“那她是替你去赴约？”

杜小帅眨动了一下眼睛。

范桃花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情急道：“唐教主去了这么久没回来，一定是出了问题啦！咱们……”

不料话还没说话，冷不防一条人影疾掠而至，飞起一脚，把她喘得连翻滚滚地跌了开去。

范桃花来不及爬起，已失声惊叫：“唐教主……”

不仅是她，边杜小帅也认为突如其来的‘少女’就是唐诗诗呢！但她不是。

只见这‘少女’穿的是一身紧身绿衣，使丰满的身材曲线毕露，脸蛋儿

也比唐诗诗更娇艳。

她一言不发，手一甩，只见一个小包袱丢在杜小帅身边，转身就疾掠而去。

范桃花认定了她就是唐诗诗，简直被搞糊涂了，急叫：“唐教主！唐教主……”

情急之下，霍地挺身而起，一路追到了林外。

就这一眨眼，那‘少女’已不知去向，却遥见数里之外火光冲天，方向正是漆桥镇。

范桃花既已失去那‘少女’影踪，忙不迭回身冲入林内，奔到杜小帅身边蹲下道：“杜公子，唐教主人已不见了……”

杜小帅连连眨动了两下眼睛。

范桃花不懂他是什么意思，一眼瞥见他身边的小包袱，忙拎来打开一看，里面正是杜小帅那把‘心匕’，以及其它东西。

显然唐诗诗只穿上那身华服，却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，用包袱包起来，放置在枕旁。

范桃花刚才急忙把小伙子扛起，根本没有注意它。

她也没时间一样一样看，一面将包袱包起，一面还把那‘少女’当作是唐诗诗，自作聪明道：“镇上起火了，唐教主大概是急着赶回去救……”

不料杜小帅开口憋骂：“你娘咧！她不是……”

小伙子自己都意料不到，一急一气这下，穴道竟然自行开啦！范桃花惊诧道：“咦？杜公子，你能说话啊！”

杜小帅霍地挺身坐起，才想到自己全身赤裸，急忙把床罩朝腰间一围，如同穿‘沙龙’似的，才跳起身道：“咱们快回镇上去！”范桃花应了一声，忙站起来把小包袱交还给杜小帅，两人冲出树林，便直奔小镇。

她的轻功那能跟上杜小帅，在后面死追活赶的，还得拼命大叫：“杜公子，等等我呀，我忘了告诉你，刚才来了大批人马……”

杜小帅根本有听没有到，遥见火光冲天，真是快要急死人了，疾奔如飞而去。一口气奔进镇外，只见整个小镇已陷入一片火海。

杀人小镇的大批人马，早已不知去向。

天明后，火势渐熄，整个小镇已被烧得剩下了灰。

杜小帅武功再高，也无法扑灭那一片火海，直等火热逐渐熄灭，才偕同范桃花入镇。

断垣残壁的余烬中，只见镇上遍地死尸，不是被杀就是活活烧死，全镇男女老少好几百口，竟然没有一个人逃得出来的！

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，看在杜小帅眼里，真是快把他给憋死了：“你娘咧，‘一统帮’的手段也太残酷了，我要不把你们杀尽，决不甘休！？”

范桃花早已吓得脸如土色，怯怯的道：“杜，杜公子，唐教主她……”

杜小帅憋声：“不要提她！”

范桃花见他一脸痛苦，一时也搞不懂是怎么一回事，不敢再多说话，学聪明些啦！

杜小帅打开小包袱，取出‘心匕’插在腰间。再把包袱打好，递交给范

桃花：“范大姐，这个交给你替我保管，最好暂时找个地方避一避。”

范桃花猛眨眼：“这，这……”

杜小帅问道：“范大姐，我可曾听过，近年出现江湖的‘血轿’？”

范桃花连连点头，听我老公说，那‘血轿’的主人……”

杜小帅打断她的话：“听过就好，其他的不是重点，‘血轿’近日一定会在这一带出现，请你把这包东西交给‘血轿’主人了。并且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告诉她老人家。”

范桃花眼眨得更快：“杜公子，你……”

杜小帅一弹耳朵：“我要去黄花岛，万一我不能活着出来，那就只好麻烦你，把这包东西交给‘血轿’的主人了。”

范桃花急问道：“杜公子，你是不是要去救唐教主？”

杜小帅耸耸肩，道：“也许吧！如果她还活着……”

范桃花自告奋勇：“我也去，至少多个帮手呀！”

杜小帅截口讪笑：“算了啦，你去了只会让我更累，只要你能替我把这包东西，代为交给‘血轿’的主人，我和唐教主就感激不尽了！”

范桃花呐呐道：“可是，可是……”

杜小帅脸色一沉，故作生气：“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也绝不勉强，你可以走了！”

范桃花无可奈何，只好接过小包袱：“好嘛，好嘛，我不跟你去黄花岛就是了。”

不过……”

杜小帅脸色马上转好，捉笑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范桃花很糗的道：“杜公子，昨夜的事情请千万别误会，当时我实在是急了，不是存心想……！”

杜小帅呵呵弄笑：“‘烧款代志’（小意思）啦，让你看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又不会少一块肉。好了，一切拜托了。”说完，他侧身一掠，又向镇外狂奔而去。

其实别看他好象无所谓的样子，坦白地说他也很糗的，只好赶快鞋底抹油，绕跑啦！

身后刚听范桃花叫道：“杜公子保重……”

他已在十几丈外，直奔黄花岛而去。

身上只围着床单，要去黄花岛拼命，总不太象话吧？

况且，一旦动起手来，也太不方便。万一突我松脱开来，那才是糗大了呢！

小伙子中途找了一个隐秘的树林，进去把床单解开，撕成好几条，做成了一条“丁字裤”这样比较保险，不致担心突然松脱开来。

可是他这条“丁字裤”，做的实在有够烂，看上去好象是在兜尿片。他也顾不得体面不体面啦，把“心匕”朝腰间一插，先席地盘膝运功调息，使身子缓和些再说。

天寒地冻的，一身等于赤裸，只兜了床单撕成的布条，那滋味可实在是不好受。

一面运功调息，一面想起昨夜的绿衣“少女”，他已可确定那是唐云萍！

那么在固胡边的竹林内，正当他和唐诗诗热吻时闯和，一闪而逝的绿影，也一定就是她了。

让他感到惊异的是，想不到短短一两个月之内，唐云萍竟能返老还童，变得如此年轻，甚至可说是容光焕发，充满青春与活力。

难道真是以“阴阳合功”，“采阳补阴”的神效？

果真如此，那可真是一两百条人命的代价！

也实在有够缺德的！

杜小帅可以想象得出，昨日唐云萍闯入竹林时，正被那几个江湖人物追踪，乍见小伙子正与她女儿热吻，自不免感到突兀和惊喜。

她正式为了寻找蹊家的女儿，才遇上“骷髅七友”，以至“旧病复发”，结果一发不可收拾，落得难以自拔，愈陷愈深。

当时见到女儿安然无恙，而且跟杜小帅在一起，她自然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惊喜。但她已变成了人神共愤的淫恶“女魔”，不免自渐形秽，又怎有脸与爱女相见？

当天，杜小帅他们三人在湖的四周，找了一下午，连唐云萍的影子都没有发现。而他们的行踪，却已被她掌握，所以才会暗中跟踪到漆桥镇来。

只是小伙子不明白，唐云萍母女是不是见过面了，又怎会去“临潮客栈”，取了那个小包袱，赶去送交给他而掉头就跑。

小包袱里全是他随身携带之物，包括血玉龙佩，记有他姓名及生辰八字的血书，阎王堡的令符，下山时师傅交给他的“心匕”，以及交代他见了杨小邪才能拆阅的锦囊。

还有至今尚未交还唐云萍的“辟水珠”，及一些银票及银锭。

唐诗诗只穿上杜小帅的那身华服，把所有的东西打在包袱里，留在枕边就匆匆离去。

唐云萍怎会知道枕边留有那个小包袱？

除非是唐诗诗告诉她的！

杜小帅这就更搞不懂了，唐诗诗穿上他的衣服，冒充自己去赴宋一刀的二更之约，怎会一去不返，却要她娘去取了小包袱，赶到溪边树林去交给他？

而且，她又怎知道“一统帮”会大举来犯，范桃花会扛了他逃出小镇，把小包袱忘了带走，那不是太玄了？

难道她成了半仙不成？”

小伙子既想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干脆就不去伤脑筋了。

现在他只有一个意念，那就是漆桥镇的好几百名男女老少，等于因他而死，他非向“一统帮”讨回公道不可！

经过大约一柱香时间的运功调息，从丹田发出的一般热气，已遍及全身，不再感到寒冷了。

他立即将真力归纳丹田，站起身来活动一下四腰，便直奔湖边而去。

上回他和李黑以及杨心兰，曾来过黄花岛，已是识途老马。

一路奔到湖边，竟未遭遇任何阻拦，甚至连明哨暗桩也未现身，这倒大出他意料之外。

遥望湖中的黄花岛，由于距离太远，看不出有啥异样。小伙子憋想：“你娘咧，今天我拚着小命不要，也得把这个岛搞个天翻地覆。

湖边既然没有船，那只好游泳过去了。

做完运动，正要行下水典礼，纵身入湖之际，忽左边的山头上，一连射起三支响箭，直冲天空。

杜小帅看了，揉揉鼻子惹笑：“你娘咧！我还以为你们不用我呢，原来

还是要欢迎我一番啊！”

山头既已发出信号示警，岛上很快就会有动静，他也不急着下水了，干脆站在湖边，看他有什么“节目”。

毕竟，这么冷的天泡在湖里，并不好玩。

片刻后，岛上有了动静了，遥见那艘凤画舫，以极快的速度向湖边驶来。

画舫上回已被杜小帅击沉，这么快就捞起来修复？

嗯！工作效率蛮高的嘛！

不过，一柱香时间，画舫已在距离湖边四五丈外停住，杜小帅这才看清，船尾后尚用好几十丈长的长索，拖着一艘小船。

画舫由十六名黄衣壮汉划桨，船尾一人操舵，所以速度极快，而且操作灵活，进退自如。

船头上站立一名黄衣汉子，身后四个跟他一式装束，脸上蒙着黄巾，外人根本分辨不出他们谁是谁。

黄衣汉子向岸上的杜小帅打量一阵，才振声喝问：“你可是杜小帅？”

杜小帅揉揉鼻子，一副吊儿郎当模样：“大概是吧！”黄衣汉子一打手势，便见身旁的两人近入船仓，架扶出一个人来到船头。

杜小帅脸揪成一团，虽然这人头上蒙着面罩，但他一眼就认出，身上穿的华服，正式他被唐诗诗扒去赴约的！

这人会是唐诗诗！

只听黄衣汉狞声问道：“小子，这个女扮男装的小姐儿，你大概认识吧！”

杜小帅不信都不行了，如果不是唐诗诗落在对方手里，这黄衣汉怎知他女扮男装？而且这身华服，正是他自己所穿的啊！小伙子真是瘁苦了心，但他保持镇定：“你把她的面罩摘下，我才知道认识不认识！”

黄衣汉子摇摇头：“不！咱们‘统帮’的规矩，每个人都必须戴上面罩，连帮主也不例外！”

杜小帅憋声道：“你娘咧！她又不是你们‘一统帮’的人！”

黄衣汉子干笑两声，又打出个手势，示意那两个人把架扶的人押回船仓，才冷声道：“这妞儿是不是咱们‘一统帮’的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奉帮主之命，前来欢迎你光顾黄花岛，问题是你敢不敢到岛上去？”

杜小帅眼看唐诗诗已落在他们手里，哪能装聋作哑：“少废话，我本来就是要去岛上，谁怕谁啊！”

黄衣汉说声：“很好！”一打手势，另两个人便转身走向船尾。

只见他们将拖在船尾的小船拖近，牵引至船头，再合力用长杆猛一撑，小船便滑行向船边，距离杜小帅丈许停住了，因为绳索的长度已不够。

黄衣汉子以命令的口气道：“上船吧！”

杜小帅瞄眼：“你娘咧！凭什么我要听你的？”

黄衣汉子有恃无恐，拽的象二百五，道：“因为你必须乘船到岛上，除非你喜欢游泳。”

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杜小帅已身形一纵而起，落足在小船上了。

船身纹风未动，这份轻功还真不是盖的。

定神一看，船上一支桨也没有，得由画舫拖着走。

小伙子可不喜欢听人随便摆布，用脚一勾一挑，伸手抓住船头的长索，双手一把接一把猛拉，小船便飞快地向画舫冲近。

黄衣汉子大惊，急忙拔出钢刀，将长索斩断，但小船的冲力未减，仍向

画舫船头冲来。

两个手执长杆的汉子那敢怠慢，立即以长杆向站在小船头的杜小帅刺去。小伙子双手齐拨，反手一抄，抓住两根长杆猛一夺，两个汉子来不及放开手，双双被拖得冲跌出船舷外，“噗通”“噗通”掉进了湖里。

借这一把力，杜小帅身形一拔而起，直射画舫船头。

黄衣汉子抢刀就砍，刀法虽比不上宋一刀，倒也势猛力沉，很有点分量。

杜小帅一扭一闪，以“幽灵十八扭”避开了刀锋，反手回敬一张“君邪手”，根本不管击中没有，人已直往船仓冲去。

“君邪手”是神龙子研创出来的，专为对付杨小邪和小小君的一套掌法，随手一掌攻出，就有七十二变。任凭对方轻功再高，身法再灵活，想躲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
杨小邪的“跑功”天下第一，小小君的“天人十八闪”也数武林一绝，所以神龙子才“对症下药”，苦研出这套“君邪手”，决心要报当年在亡魂谷，被他们点中笑穴，大笑三天三夜不止，闪了腰的大仇。

黄衣汉子跟他们两人比起来，可说是天差到地，哪能闪避开这一掌。

虽然他急以钢刀封住门户，仍被那变化莫测的掌势击中左肩，一个跟跄跌了开去。

杜小帅刚冲到船仓门口，架扶那女人回仓的两人刚好冲出，双方几乎撞了个满怀。

小伙子可不跟他们客气，双掌齐发，就听两声沉哼，两个壮汉倒退跌回舱里去也。

这时划桨的十六名黄衣壮汉，已持桨起来，抢桨就攻。

哇噻！桨也能当兵器？

定神一看，原来是铁桨啊！

杜小帅只好回身迎敌，嘲讽：“你娘咧！不怕死的，死不怕的都来吧！”

他对“一统帮”已恨之入骨，出手毫不留情，双掌运足七成真力，来了个左右开弓。

两名黄衣壮汉首当其冲，被掌力震得惨叫一声，只喷鲜血，一招不到，已被摆平。

其他人吓得根本不敢靠近，只敢挥动铁桨装装样子。

铁桨足有一丈七八长，重逾重斤，可见这些黄衣壮汉臂力相当惊人。

为首的黄衣汉子已爬起身来，自己不敢上阵，却站得远远的大吼大叫：“大家加把劲儿，拿下这小子，待回儿帮主有重赏啊！”

一听有重赏，众壮汉果然精神都来了，奋不顾身，卯足了劲儿发动猛攻。

杜小帅毛了心，霍地抽出了斜插在腰间的“心匕”，内力一推动，剑罡便电射而出。

一阵“叮叮当当”声中，十几支铁桨齐齐被剑罡斩断，变成了不到五尺长的铁棍，一改近身围攻。

杜小帅不跟他们玩假的，以“幽灵十八扭”，配合手中“心匕”，连连挥斩刺杀，就听一片惊呼惨叫，血雨飞洒，攻近的几名壮汉已趴下了。

狂喝声中，掌舵的飞掠而至，人一到就先来份“见面礼”。只见他双手齐扬，两把“铁爪子”已发出，向杜小帅背后射到。

小伙子就象脑后也长眼似的，身形一拔而起，数十枚“铁爪子”从他脚下射了过去。他是没事，迎面猛攻的几个壮汉可来不及闪避，被“铁爪子”

射了一脸，顿时血流满面，一个个痛得又叫又跳，真是……好不热闹！

就在同时，杜小帅已凌空一翻身，挥剑飞斩，一道剑罡直取偷袭的汉子的咽喉。

掌舵眼见误伤了自己人，方自一惊，剑罡已到了眼前，吓得他魂都没了。

“膨”一声轻响，一道剑罡已贯穿咽喉，血箭并射，喷出七八尺远。掌舵的连惨叫都未发出，就仰面一个倒栽，摔在舱顶上，去向阎王爷报到了。

为首的黄衣汉子倒很识货，失声叫一志：“剑罡！”一个倒纵，人已翻出船舷外，“噗嗵”跌进了湖里！

洗冷水澡也丢了命来得强上几百倍！

其他人更是吓得屁滚尿流，这会儿已是群龙无首的局面，他们哪敢再跟杜小帅硬拼，忙不迭有样学样向船舷外扑出，纷纷跳水逃命啦！

杜小帅没空追杀这些小兵兵，耸耸肩，又揉揉鼻子，转回身，一副吊儿郎当的神气走向，船舱门口，捉笑：“出来吧，没事了……”

谁说没事，他的话尚未说完，冷不防一篷细如牛毛的飞针射出。

杜小帅及时拔身两丈来高，满足在舱顶上，破口大骂：“你娘咧，好心要你出来，竟然又这么恰（凶），是不是喜欢咬吕洞宾的那条母狗哪？”

小伙子正在气唐诗诗的自作主张，骂的话实在有够损人的。

船舱里面没有搭腔，也不见唐诗诗出来。

杜小帅又叫阵：“恰查某，你洗过澡没有，随便乱穿我的衣服，弄一身骚臭在我衣服上，我可跟你没完了。待会儿我非把你扒光，丢进湖里去好好清洗一下不可。”

船舱里仍然毫无声息，根本就不理他。

杜小帅正好站在掌舵的尸体旁，灵机一动，立即蹲下去，将他身上的黄衣扒下，揭开脸上的蒙面黄巾。

哇噻！想不到这掌舵的竟然是个中年和尚！

出家人居然也加入了“一统帮”？

和尚当然并不代表少林派，小伙子这时也懒得去研究他的门派了，口中大叫：“你姐妈咧！恰查某，你不敢出来，我可要进去啦！”随即双手用力一推，将尸体推下舱顶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又从舱内射出一篷飞针，几乎全射在没穿衣服的尸体上。

“啊！……”小伙子一声惨叫，配合得恰到好处，真的像掌舵发出的一样。

由于掌舵尸体身上衣服被扒光，只留下条短内裤，乍看跟形同赤裸的杜小帅没啥分别，所以尸体被一篷飞针射中，“叭”的一声摔在甲板上的同时，那女子已从舱内射身而出。

而她的身事跟着冲出来的，尚有四名身穿黄色劲装，手中持剑的蒙面的少女！

五人一冲出舱，就听小伙在哈哈大笑：“缩头乌龟，怎么全跑出来晒太阳啦？”

她们这才心知上了大洋当，急忙回身一看，杜小帅双手叉腰站在舱顶上呢！

身穿华服，头戴面罩，刚才由两名壮汉架出舱外，亮了一下，又被架扶回舱的女子，显然是她们几个的头儿。一见全船的黄衣壮汉，除了躺在甲板上的几具尸体之外，其他的人早已跳水逃命去了。

她不由得大吃一惊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双手齐发，两篷细如牛毛的飞针，又向船顶上的杜小帅疾射去。

杜小帅施展“幽灵十八扭”，在船舱顶上好像跳“扭扭舞”，左一扭，右一扭地，使两篷飞针悉数落空，一支也未射中。

小伙子心情一爽，骚得可以，居然唱了起来：“酒干倘卖无，酒干……”竟把飞针当破烂。

那女子的飞针已射光，手中又没有兵器，气得把手一挥，喝道：“上！”

四名劲装蒙面少女明知不是杜小帅对手，但拼命可是稳死的，只好硬着头皮挺剑射身扑向舱顶。

小伙子自从下山后，已杀过了不少人，却从未杀过女的。这倒不是他对女子手下情，没有遇上女的要杀他。

没办法，谁叫他长得帅嘛！

即使是那赌国艳后金玉姬，也只不过是打算利用机关，将他们老少三人擒住而已。

眼看四名少女挺剑扑来，小伙子不愿用“心匕”，只以“幽灵十八扭”跟她们“玩”上了。

那知四名少女的剑法，虽称不上是一流的，但剑路和招式，却极为阴阴邪恶，专攻小伙子致命要害。

尤其她们个个奋不顾身，好像非把他大卸八块，那种“拚命三娘”的作风，简直比拚命三郎还凶悍。

趁着四名少女力拚小伙子，身穿华服的蒙面女子急忙溜回了舱里。

杜小帅一眼瞥见：“喂！别溜啊，要溜也得把衣服还我……”

不料这一分神，险些被一名少女的剑刺中。

小伙子不禁毛火得很：“你娘咧！要玩真的吗？”

真爱说笑！这会儿谁这跟他玩假的？

四名少女剑势一紧，攻势更加凌厉，一个个好像要抓狂（发疯）了。

杜小帅已经不爽，也没兴趣再跟她们“玩”下去了，霍地拔出“心匕”，一个大旋转，只听“叮叮当当”几声清脆轻音，四把剑已被他齐齐切断，她们手上握着的，只剩下了剑柄。

四名少女惊得像根木头楞住啦，如果不是蒙着面，一定是副目瞪口呆的糗相。

杜小帅把“心匕”一晃，弄笑：“你们是自己往湖里跳，还是要我把你们全身扒光，一个个丢下去？”

这答案太简单了！

四名少女都想甬想的，回身就向船外飞扑，“扑通，扑通”地全落入湖中。

杜小帅捉狭弄笑着，从舱顶落下，向船舱内憋问：“狐骚臭的，你出不出来”

船舱内那女子冷声：“有种你就进来抓我！”

杜小帅明知她可能有诈，但可不能输嘴：“进来就进来，谁怕谁啊！”其实他嘴上说的英雄，心里还是不能不防，不知舱内的女子搞啥飞机。除非是个大白痴，否则谁也不会她用话一激，就拿自己的性命去开玩笑。他“就地取材”来个重施故技，他把那掌舵的尸体一脚跳起，踢送到舱门里去。

这回出乎意料，竟然没有突袭，大概是那女的飞针射完了吧？忽听舱内传来的讪笑：“喂！怎么还是老套，有没有更新鲜的？”

杜小帅被她糗得又窘又瘪，连声招呼也没打，突然射身闯进了舱门。这时他双掌已运足十成真力，只要一有异状，那就毫不客气地轰出。

咦，舱内毫无异动也！

从下舱一看，那女子已站在那里！

杜小帅抽翘嘴角：“哦？你们没打算要杀我？”

少女轻轻叹口气：“唉！其实派咱们接你去岛上，你又何必……现在你杀了好几个人，把事情搞僵了，这可就麻烦啦！”

杜小帅憋声道：“你娘咧！我不杀他们，难道等着他们来杀我？”

少女摇摇头：“你错啦，帮主有令，任何人不得杀你。他们跟我一样，只是奉命接你上岛上。偏偏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他们才不得不先礼后兵啊。”

杜小帅弹了弹耳朵：“罚酒？你好像很有把握能‘罚’得了我？”少女挑道：“不信你就走到我面前看看！”

杜小帅刚说了声：“谁怕谁……”不料突觉一阵头晕目眩，整个人飘飘然起来。

小伙子吓得连动都不敢动，怒问：“臭娘们！你搞什么飞机？”

杜小帅这才猛然想到，舱内必然是充满了无色无臭的强烈迷药，少妇故意引他说话，使他不知不觉中已吸入。只因他曾服下龙血和内丹，才能支持这么久，否则早已昏啦！

连他百毒不侵的怪胎，居然也会被迷倒，可见这迷药有够厉害呢！

小伙子不由得惊怒交加，刚要扑向那少女，已摇摇欲坠，一个踉跄倒下。少女的狂笑声中，他已昏迷了过去……

不知经过多少时间，当杜小帅从昏迷中醒来时，只见眼前一片漆黑，根本不知置身在何处。

他伸手一摸。怀里怎么还依偎着一个女子，而且全身光溜溜的，好像啥也没穿呢！

小伙子立即想到船舱中的那少女，真是瘥透了心，双手猛将好推开，霍地挺身坐起，破口大骂：“你娘咧，不要脸的臭……”

黑暗中，忽听被推到的女子轻呼：“帅哥！是我……”

杜小帅一听这熟悉的声音，赶紧来个急刹车，住了口：“是诗诗吗？”同时摸索过去。

黑暗中的少女果然是唐诗诗，她忙爬近：“帅哥，你可醒啦，我一个人好怕啊！”

杜小帅忙把她拥入怀里，憋笑：“对不起，刚才我不知道是你，以为……摔痛了没有？”

唐诗诗哪里管得到痛不痛，迫不及待的问道：“帅哥，你怎么也被他们抓来了？”

杜小帅听出她是被抓来的，干窘直笑：“大概咱们是同命鸳鸯……不，我是说同病相怜吧！”

唐诗诗沮然的叹了口气：“都怪我，自作聪明，冒充你去赴宋一刀之约……”

杜小帅瞪眼：“是那小子把你抓来的？”

唐诗诗道：“不是他，是铁拳东方明。”

杜小帅睁大了眼：“怎么会是他？”唐诗诗便把赴约的经过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说到最后，忍不住伤心欲绝的痛泣起来。

杜小帅被她吓到了，一憋声急问：“诗诗，你可是受了侮辱？”

唐诗诗伏在他怀里泣道：“他们以为我是我娘，不敢碰我……，可是当我清醒时，才发觉全身功力已散尽！”

唐诗诗惊道：“帅哥，你昏迷不醒时，他们也强灌了你一瓶呀！”

杜小帅大惊，急推起唐诗诗，盘膝坐定，暗自一运功，除了略有不通畅之外，似乎并无异状。

想起上回与李黑和杨心兰，三人来到黄花岛，西门飞凤命人取出待客的酒坛中，也暗做了手脚，加入了“黄花消功散”。阴阳双剑就是误服毒酒，才落得功力尽失，不得苟延偷生，成了岛主的哈巴狗。

但杜小帅暗将手指弄破，把绿血滴入了酒中，顿使毒性化解，李黑和杨心兰喝了酒屁事也没有。

“黄花消功散”虽霸道，他对这“怪胎”可一点用也没有。

功力既未消散，小伙子可安心啦，在她耳边声惹笑：“安啦！我的功力没有失去。”

唐诗诗叹笑：“真的？可是我的功力……”

杜小帅劝慰：“不用耽心，这事包在我身上，我会助你恢复功力的。”

唐诗诗想到了“阴阳神功”，可羞死她啦，幸好黑暗中看不出，她心里瘪道：“我才不要呢！”但不好意思说出口，忙把话岔开问道：“帅哥，你是怎么被他们抓来的？”

杜小帅笑的有够“逊”的，把昨夜到今晨的全部经过，简单扼要的说了一遍。

唐诗诗听毕又惊又喜：“帅哥，你真的见到我娘了？”

杜小帅应了一声：“我还以为你们已经见了面，是你耍她去客栈，取了那个小包袱交送给我的。”唐诗诗沮然道：“我没有……唉！想不到我这样随便设想，害得全镇的好几百人……”

杜小帅怒声道：“我就是为这个，才决心来找‘一统帮’算帐的！噢，对了，你知不知道，现在咱们是在什么地方？”

唐诗诗笑得好苦：“你可能不相信，事实上咱们是在地下的密室中，被关在一只大鸟笼里啊！”

杜小帅怪叫：“大鸟笼？你娘咧！把咱们当作大鸟啦！”

一气之下，霍地跳起身来，冲去双手抓住两条栅栏，运足真力一扳，却动也不动。

小伙子可不信邪，伸手要拔出“心匕”，才惊觉到全身光溜溜。

连那临时用床单做的“丁字裤”，都早已不知去向了。

幸好是在黑暗中，否则可真糗大了。

杜小帅羞窘直笑：“诗诗你上没穿东西吗？”

唐诗诗窘红着脸：“我，我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忽听巨笼上方发出一阵“轧轧”轻音，两扇活动地板纷纷向西边移开，从洞口露出了光亮。

接着，一条钢管自洞口垂下，管端的铁钩，钩挂往巨笼顶上的钢环，将巨笼吊起，缓缓上升。

巨笼一出洞口，两扇活动地板使合拢，恢复原状。

当巨笼被吊起，距离地面数尺时即停止上升了。

杜小帅和唐诗诗久处黑暗中，突然接触强烈的光亮，使他们一时难以适应，眼睛都几乎睁不开来。

过了片刻，小伙子才勉强睁开眼睛，定神一看，发现他们果然是被关在一只巨大鸟笼里。

布置美轮美奂的室内，灯火通明，使笼内的一对赤裸男女连躲都没地方可躲，一览无疑，脸丢大啦！

忽听一人沉声：“小子，咱们终于又见面了！”

杜小帅一转身，只见一张铺著兽皮的大椅子上，坐的正是身穿华服，戴着人皮面具的一统帮主。

他虽不能确定，此人究竟是不是自己的父亲，但“一统帮”的所作所为，又使他深恶痛绝，必要时“大义灭亲”的好戏，恐怕是要登场的！

怒哼一声，小伙子破口大骂：“你娘咧！用这些下三滥的‘步数（方法）’，真不要脸，有种就放我出来，各凭本事，拚个你死我活！”

一统帮主干笑两声：“嘿嘿，我又不是下白痴，如今你小子已经落在我手里，要你生就生，要你死就死，又何必跟你拚个什么劲儿，你的功力已失，怎样跟我拚呢？”

杜小帅憋想：“对呀，他以为我已经破功，我可不能穿帮啊！”

于是装的很像地吃惊道：“什么？你废了我的武功？”

一统帮主微微把头一点：“大概吧，你不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。”

杜小帅很会演戏，装模作样的刚一运气，就一脸痛苦地跌坐下去，呼天抢地：“天啊！我完了……”

一统帮主哈哈大笑：“小子，你真应该感谢西门飞凤那娘们，要不是她出个点子，用‘黄花消功散’使你功力尽失。照我的方法，就只剁了你的双手双脚啦！”

杜小帅憋怒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杀了我？”

一统帮主冷冷一哼道：“杀你？我还要用你做饵，来钓一条大鱼呢！”

杜小帅贼眼一转，明知故问：“你想钩那条‘大条’？”

一统帮主恨声道：“钱如意！”

杜小帅眨了眨眼睛，心想：“他可能还不知道，娘是‘血轿’的主人，我何不趁机试探他一下，看他究竟是不是我爹！”

他打了主意，便故意愤声斥道：“你别做梦，用我做饵，恐怕你连虾都钩不到！”

一统帮主充满自信：“这个你就别担心了，如今你已落在我的手里，不怕她不送上门来！哈哈……”

杜小帅白眼一翻：“拜托，她干嘛要为我来冒险？”

一统帮主哼声道：“因为你是她儿子！”

杜小帅怪笑：“哇噻！你还真不简单，居然比我自己还清楚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她是我娘呢！”

一统帮主不屑道：“我不知道的事还多呐！”

杜小帅趁机又道：“那借问一下，我爹是谁啊？”

一统帮主咬牙：“你没有爹！”

杜小帅揉揉鼻子，讪笑：“这可真鲜！你既然一口咬定，我是我如意的儿子，而我又没有爹，难道她是个‘未婚妈妈’？”

一统帮主怒斥：“你是那贱人‘野’来的野种！”

杜小帅挨了骂，非但不生气，反而嘻皮笑脸：“哦！既然我是我娘‘野’来的野种，那我爹不是戴上‘绿帽子’，成了活王八了！”

一统帮主霍地跳起来，怒骂道：“小杂种！你敢骂……”突觉出自己失态，只好哼了一下，坐下去。

杜小帅故意刺激他：“真鲜啊！我娘让我爹戴‘绿帽子’，关你屁事，何必要你生大的气，简直是个鸡婆！”

一统帮主戴着人皮面具，看不出他的表情，否则一定一脸菜色，非常难看。

虽然头上戴的帽子不是绿色，脸色铁定是发绿了。

他怒不可遏道：“小杂种！别以为废了武功，我就不杀你了。”

嘿嘿，告诉你吧，让你多我活几天，是要等那贱人来自投罗网，当着她面前，要她亲眼看着杀你这小杂种！”

杜小帅听的心中苦笑不已，憋想：“娘的判断果然不错，这一统帮主很可能就是我爹！否则他为何如此恨我母子二人，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！”

小伙子一时冲动，几乎按捺不住，当场就想揭穿一统帮主的身份。还好理智赶紧抬头了，这是上一代的恩怨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这个结让他们上一代去伤脑筋去解，自己做儿子的等着看好戏了，不，是结尾了……

何况，万一对方不是自己父亲，那这个笑话岂不是惹大啦！

一统帮主见他沉思不语，冷冷一笑，沉声道：“小子，如果你不想死，也许咱们有个折衷的办法……”

杜小帅接道：“说来听听看！”

一统帮主向唐诗诗一指：“只要你能说服她，乖乖地交出‘血旗令’”

杜小帅眼睛一突：“要我说服唐姑娘？”

一统帮主不屑道：“哼！什么唐姑娘，她的年龄都可以做你妈了！”

杜小帅差点没笑出声来，憋想：“原来他真把诗诗当做是她娘啦！”

但他强自憋住笑，装出一脸茫然：“什么‘血旗令’？”

一统帮主斥道：“小子，你少在那里装蒜，你们不是答应了少林掌门，三月之内，亲自把‘血旗令’送到嵩山去吗？”杜小帅白眼猛翻，突然想起来，难怪彩凤画舫上掌舵的是个中年和尚，原来少林派也有人被“一统帮”收买啦！

他瞥了唐诗诗一眼，见她正连连暗施眼色，会意地微微点了下头，故作为难道：“这个嘛……”

一统帮主沉声道：“我知道，这娘们对你很‘来电’，如果是换了别人，早就没命了。所以只有你能说服她，乖乖把‘血旗令’交出来。”

唐诗诗这时也演上瘾了，将错就错怒形于色道：“哼！你使我功力散尽

了，还想要‘血旗令’？告诉你，谁跟我说都没用！”

一统帮主狞声笑道：“唐教主，你不要不知好歹，如今你虽然功力散尽，至少还能活着。只要交出‘血旗令’，留在黄花岛，谁也动不了你一根汗毛。如果落在别人手里，只怕死一百次也不够偿命呐！”

唐诗诗怒斥：“死一千次也是我的事，要你鸡婆！”

一统帮主也火了，伸手一按扶手上的机括，只听“滋滋”声中，笼顶上方的“莲篷头”，立即喷洒出冰冷的水，给他们当头来了个“淋浴”。

唐诗诗冷得惊叫起来：“啊！……”

杜小帅气得跳起来怒声大骂：“你娘咧！这是搞什么飞机？‘三温暖’也不是这样……”

一统帮主纵声大笑：“这可以使你们头脑清醒清醒，好好想一想，‘小俩口’商量商量吧，待会儿我再来听你们的答复。哈哈……”

狂笑声中，他站了起来，迳向屋外走去。

杜小帅大声叫道：“喂！你忘了关水龙头啦！”

一统帮主充耳不闻，人已走出房门，笑声由近而远。

杜小帅气得骂了声：“伊祖母咧！”

头顶上的冷水不断喷洒，淋得他们真像两只落汤鸡。

唐诗诗的功力已失，无法运功御寒，冷得全身直发抖，尤其今天室内未生火盆，使她嘴唇都发紫了。

杜小帅忙扶她坐下拥入怀里，将两手的掌心，紧接在她胸前和背后，运起功力传达过去，以便助她御寒。

发自小伙子掌心的两股热流，缓缓输送到这少女全身，真比“电暖器”还管用，使她逐渐感到了温暖起来。

过了片刻，唐诗诗轻声：“帅哥，看来师父的判断没错，这个人很能就是你的……”

杜小帅停止运动，截口憋道：“我的屁啦！”

唐诗诗耽心道：“你别这样激动，他们诡计多端，不知怎样算计师父，咱们得赶法警告她老人家呀！”

杜小帅笑得带苦，唱起了京戏“四郎探母”来：“我好比，笼中鸟，有翅难展……”

唐诗诗给他个大白眼：“帅哥，这会儿你还乐得起来，正经一点好不好？”

杜小帅忙把仍按在她胸前的手收了回来，贼样道：“是！是！我怎么可以乘人之危，趁火打劫……”

唐诗诗忧急道：“那你就快想办法呀！”

杜小帅点头想了想，正经八百道：“我真搞不懂，他们既然把你当成‘桃花教’教主了，又散去你的功力，为什么不自己逼你交出‘血旗令’却要逼我来说服你，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，多此一举吗？”

唐诗诗两眼逼视着他，问道：“你刚才没听出来？”

杜小帅呆了呆，傻傻的问：“听出什么？”

唐诗诗道：“他们大概知道我娘是吃软不吃硬的，尤其功力已失，更豁出去了，但有可能听你的，所以……”

杜小帅接道：“爱说笑！你娘都不愿见我，怎会听我的，把‘血旗令’交出来。何况，依我这个金头脑的判断，说不定连你娘都不知道‘血旗令’藏在那里。”

唐诗诗诧异道：“不是说，‘血旗令’的下落，只有‘阴阳教’的历代教主一人知道吗？‘桃花教’就是‘阴阳教’，而我娘就是最后一代的教主呀！”

杜小帅微微点头：“话是这么说不错，但事实却未必如此啊。我记得你娘说过，当年她是被你父亲所弃，一时想不开，决心寻死，无意间在一处山洞中，发现‘阴阳教’十二代教主沈阳的骨骸，以及用鲜血写成的秘笈。你娘练成了邪功，就自然成了他冥传的十三代弟子。实际上已相隔百年以上，你娘根本从未见过沈阳。而秘笈上只记载武功，百能并未提到‘血旗令’，又怎会知道秘笈的下落？”

唐诗诗点了点头：“说的也是……”杜小帅把她拥进怀里：“诗诗，我的功力没有散失，一定能救你出去的！”

唐诗诗低泣道：“如果真能替我娘死……帅哥，你杀了我好吗？”

杜小帅听得诧异了眼：“诗诗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怎么说这种傻话？”

唐诗诗伤心欲绝的道：“我没有……你杀了我，一统帮主一定以为我不听你的，你一火就失手杀了我，这样他就对‘血旗令’死了心，也不会知道娘还活着……”

杜小帅一拍额头：“原来是你自己告诉他们，你是‘桃花教’教主吗？”

唐诗诗点点头：“你还不算笨……一统帮主当时不相信，说我是冒名的，‘桃花教’教主不可能这么年轻，后来召来个蒙面人指认，在他耳边轻声嘀咕了一阵，他才相信我是我娘。帅哥，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什么，你就答应我这个要求吧！”

杜小帅瘪怒道：“哼，我就知道你昨夜趁我不备，制住我的穴道，穿我的衣服去赴约，是存心死。不过，你的命真大，居然宋一刀也有‘仿冒品’！”

唐诗诗仰起脸来，企盼地望着他道：“帅哥，答应我好不好嘛！”杜小帅又不是三八，怎么会答应她！断然拒绝道：“门儿都没有！”

唐诗诗又悲痛地泣道：“帅哥，请你成全我吧，能死在你怀里，我已心满意足了。今生不能报答你，来世……”

杜小帅瞪眼：“不许你再说什么死呀活的！”

唐诗诗激动道：“我为什么连死的权利都没有？我已经了无生趣，生不如死，为什么不让我死！为什么？”

杜小帅头一低，吻住了她。

这一着真他奶奶的管用，不须争辩，更不用大吼大叫，就阻住了她说下去。

唐诗诗在意乱情迷中，突觉对方手掌按在自己的“丹田穴”部位发出一股强劲热力，传送到她体内，直入丹田。

她立即觉出，杜小帅是要将本身功力输入她体内，不由地大吃一惊，急欲阻止。但嘴被他吻住了出不了声。

心里去在惊叫道：“帅哥，不要……”

那知杜小帅输入的功力太强太猛，她心里一急，顿时承受不起，竟昏了过去。

杜小帅并未停止，继续将本身的功力输入她的体内……

片刻之间，他已输出了一二十年的功力！

在这这时，一个高头大马的“女子”，偷偷摸摸溜了进来，杜小帅却都没发觉。

那“女子”神色慌张，回头向房门口看看，才迅速走到巨笼前，赶紧轻声叫道：“杜兄！杜兄……”

杜小帅尚在运功，闻声暗自一怔，但不敢分神，憋想：“这大娘们是谁？怎么叫我杜兄呢？”

那“女子”没有看出他是在运功，忙道：“我是雷行啊！”

哇噻！“阳剑”雷行怎么变成了大娘们？

杜小帅急忙停止运功，气归丹田，转过身猛眨眼：“你是……”

定神一看，认出真是男扮女装的雷行！

他不禁惊喜交加道：“雷兄，真是你啊！拜托，先把笼顶上那顶玩意儿关掉，这么冷的天，‘淋浴’的滋味真娘的不好受！”

雷行茫然回头，问道：“怎么关？”

杜小帅指着那张铺着兽皮的大椅子道：“机括就在把手上。”

雷行急忙转身走过去，只见手上……哎哟我的妈呀！一排十几个机括，急问道：“杜兄，那一个？”

这可把杜小帅问住了，他那知是那一个，憋声：“青菜（随便）哪个试试，总有一个是对的。”

雷行只好应了一声，顺序将第一个机括一扳，不料巨笼上的喷水非量没有止住，反而如同倾盆大雨般洒落。

杜小帅大叫大嚷：“停！停！你想淋死咱们呀？”

雷行吓得手忙脚乱，急忙把机括扳回原状，才势才变小，跟刚才一样。

他可不敢再乱扳了，走回巨笼前：“杜兄，这室内机关重重，万一扳错了……”

杜小帅苦笑不已：“算了，既然这么衰，咱们就多淋一会吧，老兄，是不是西门飞凤废了你的武功，又替你动手术‘变性’，把你变成了女人？”

雷行揪着张苦脸：“杜兄，别闹了，我是前些日子‘一统帮’大举来犯，趁乱换上女装，混在岛上洗衣烧饭的‘欧巴桑’中，才算保住了性命。”

杜小帅急道：“那你快离开这里，万一被人撞见，你就别想活啦！”

雷行愤声道：“在下早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大不了是一死，有什么了不起！”

杜小帅有点感伤：“雷兄，韩兄那日为了警告我，落得撞壁而死，我不能再害雷兄……”

雷行接道：“杜兄不必为我耽心，我冒险溜进来，虽然想救出你们，可惜心有余而不足。是告知杜兄，无论受多大委屈，一定要忍耐。西门飞凤表面上虽已归顺‘一统帮’，但她心有不甘，暗中已连络她的手下亲信，准备向外求援，到时候里应外合，一举消灭‘一统帮’啊！”

杜小帅瞄眼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雷行道：“岛上男女有好几百人，那夜‘一统帮’突袭，奋战中伤亡了一大半，当时除了西门飞凤，剩下的人全部都投降了。

我混在他们之中，连他们都未识破是我，所以我才能偷听到这个消息。

”杜小帅怀疑：“你居然能横冲直撞，闯到这里来，‘一统帮’的防范也太差了吧？”

雷行脸色一变，愤声道：“杜兄难道怀疑我？”

杜小帅就算真的这样想，可也不能说出来：“不是哪，我只是觉得……”

雷行哼声道：“不瞒杜兄说，我和韩森那日误饮毒酒，功力尽失，又被西门飞凤在身上贴了‘勾魂符’，她对咱们已用不着防范。尤其韩森一死，

那娘们就把我视同‘玩物’，要我随时跟在她身边，供她取乐羞辱。所以这‘寝宫’所有的秘密通道，我都一清二楚，刚才……”

杜小帅突然警觉：“雷兄，有人来了，你赶快走吧！”

雷行大吃一惊，下面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赶紧绕跑啦！杜小帅见唐诗诗尚未苏醒，便把她拥进怀里，干脆自己也装睡。

悠而，脚声已来到巨笼前，只听来人冷笑一声：“嘿，你们倒真能随遇而安，淋成这样也能睡得着！”

杜小帅听出这口音不是一统帮主，偷眼一瞥，只见这人身穿儒服，一派洒脱，脸上却戴着跟一统帮主一样的人皮面具。

那人又冷哼一声道：“杜小帅，我知道你醒着，不必装睡啦！”

杜小帅甩都不用，好像睡得很熟。

那人怒从心起，走到大椅子垫下，伸手一扳机括，巨笼顶上的“莲篷头”顿时喷水变大。

杜小帅这才装出从梦中惊重量叫：“哇噻！下大雨啦！”那人把机括连扳两下，喷水立即停止，原来是“两段式开关”啊！

杜小帅笑道：“谢啦！”

那人刺刺的坐在大椅上，冷声道：“杜小帅，咱们来打个交道何？”杜小帅白眼：“你娘咧！黄鼠狼向鸡拜年，准没安好心！不过我想先知道你是什么狼？”

那人振声道：“宋一刀！”

杜小帅意外地一怔，憋道：“是你啊！你这小子昨夜约了我，为什么自己不去，却派了个冒牌货去赴约？”

宋一刀反问道：“你去了吗？”

杜小帅可也说不出话来啦！“我……”

宋一刀置之一笑：“你去不去根本不关我的事，反正又不是我约你的。”

杜小帅斜睨着眼：“哦！是别人冒名约我？”

宋一刀微微点了下头：“这个不去管它了，我想跟你打个交道，你愿不愿意？”

杜小帅撇了撇嘴角：“哼！是不是你这小子也想打‘血旗令’的主意？”

宋一刀摇摇头道：“我要‘血旗令’有个屁用？不是啦！”

杜小帅再瞄着他：“哦？那你想跟我打什么交道？”

宋一刀直截了当道：“我要知道舍妹的下落！”

杜小帅眨了眼，憋想：“你娘咧！原来你这小子，尚未见到宋妙妙哦？”

灵机一动，他揉揉鼻子：“没问题，烧款代志（小意思）啦！但我有什么好处呢？”

宋一刀站了起来，走向巨笼前道：“我可以负责使你们安全离开黄花岛。”

杜小帅故意问道：“你敢背叛一统帮主？”

宋一刀道：“为了舍妹，我一切在所不惜！”

杜小帅心想：“这小子居然还有点‘人味’呐！”

他一直以为宋妙妙是被‘一统帮’骗去的，现在宋一刀这么一说，他倒有些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了。难道宋一刀在使什么诡计？

小伙子装模作样的犹豫一下：“这个交道嘛，听起来好像还说得过去。不过，我怎么知道你是诚心的，还是乱盖的呢？尤其跟你们‘一统帮’的人做生意，实在根本不保险哪！”

宋一刀认真道：“那你要怎样才相信我？”

杜小帅一弹耳朵道：“很简单，如果你能把唐教主先送走，我当然就相信你的诚意啦！”

宋一刀为难道：“这……”

杜小帅又揉揉鼻子：“你娘咧，连这个都办不到，还说什么负责使咱们两人安全离开黄花岛，膨风（吹牛）也不是这样！”

宋一刀沉下：“好，你等我消息！”说完便迳自走了出去。连机括也忘了去扳。

杜小帅望着他背影，不由地冷冷一笑。

打死他也不相信，宋一刀会为了妹妹宋妙妙，竟敢背叛一统帮主，私下把他们两人放走。

但是这小子是打什么歪主意呢？

四十二

黄花岛宫院内，最后面用高墙围着一个大水池，占地足有半亩，深达两丈，有水道直接与湖相通，以闸门相隔。

据说，这是西门飞凤的“秘密武器”之一。

池里分明饲养着数以万计的鱼，怎会是“秘密武器”呢？

这时一统帮主正坐在池边平台上，一只铺上兽皮的太师椅上，两旁分立着二三十名手下，每个人都跟他一样，蒙着同样的人皮面具。

恭立在他面前的，正是黄花岛总管弓弼。

如今他已归顺“一统帮”，对一统帮主那副恭敬巴结的嘴脸，就差趴在地上学哈巴狗了。

黄花岛总管可是一向很拉风的，除了岛主西门飞凤，就数他最有权威了。如今连岛主都成了阶下囚，他还拉风，神气个屁！

一统帮主眼光一直注视着池中的鱼群，忽问道：“弓弼，你说这些鱼放入湖中，真可抵当千军万马？”

弓弼恭声道：“是的，帮主日前已亲眼见到，运回岛上来的那些尸体，一投入池中，不消片刻，就被这成千上万的“食人鱼”争食，只剩下骨骸啦！”

一统帮主沉声道：“投入池中的是尸体，如果是活人，尤其是武林高手恐怕就不管用了吧！”

弓弼忙道：“不不不，帮主有所不知，这种‘食人鱼’的产地是在很远的外国，叫甚么‘非洲’的地方。它的体形虽不算大，但生性残暴好斗，攻击性特强。一旦放入湖中，整个石臼湖就不可能再有鱼类生存……”

一统帮主斥道：“我说的是人，不是鱼！”弓弼吓得连声应道：“是是是，小的只是先向帮主说明，这种‘食人鱼’的凶性……”

一统帮主不耐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废话不必说太多。我只要知道，如果各大门派大举来犯，这些‘食人鱼’能派上多大用场？”

弓弼眉飞色舞道：“如果他们胆大来犯，绝不可能自奋船只带到石臼湖来，必然是洗派精于水必的高手打头阵。那可好，咱们这成千上万的‘食人鱼’，在湖中就可大打牙祭，饱餐一顿，啃得他们清洁溜溜啦！”

一统帮主又问道：“万一他们就地取材，利用湖边树木，编造木筏强渡呢？”

弓弼献计道：“帮主不用耽心，湖中可遍布‘刺椿’阻挡，万一被少林数木筏突破封销，再出动西门岛主精心设计建造的‘铁鲨’攻击，配合岛上的火箭阵势，包管他们全部落水，成了‘食人鱼’的‘营养午餐’，或者惠‘宵夜’！”

一统帮主沉吟一下：“那夜咱们的人来突袭，西门飞凤怎么不搬出这些‘秘密武器’？”

弓弼笑得有够谄媚的；“帮主洪福齐天，那夜事先毫无征兆，‘刺椿’没有布设湖中，‘食人鱼’也未放出，‘铁鲨’更为不及出动。加上那天正是岛主的三十大庆，岛上一片歌乐，以致疏于防范，才被攻了个措手不及啊。”

一统帮主干笑两声，不怀好意地道：“弓弼，你倒真是鬼才，难道西门飞凤把你当做亲信，让你混上了个总管呢！”

弓弼可没听出他的弦外之音，居然沾沾自喜：“帮主过奖，帮主过奖……”

一统帮主突然怒哼一声，冷森道：“西门飞凤待你不薄，你居然能卖主

求荣，将来有一天你不出卖我才怪！”

弓弼大惊，急道：“不不不，小的是诚心诚意归顺‘一统帮’，愿为帮主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……”

一统帮主狞笑道：“真的吗？”

弓弼恭声道：“小的若的半句虚言，就……就遭天打雷劈！”一统帮主冷笑声道：“好！你不必万死不辞，只要一死就够了，现在证明给我看！”

弓弼一听，顿时魂飞天外，瘁惊道：“帮主，你……”一统帮主喝令道：“跳下池去！”

弓弼吓得屁滚尿流，两腿一软，跪了下去大叫道：“不！不！帮主饶命……”

一帮主无于衷，手一招道：“古护法！”

古大冲恭应一声，已走向弓弼面前，喝道：“姓弓的！你敢抗命？”

弓弼心知求也没用，情急之下，霍地跳起身来，转身就逃。

不料一人飞身而至，挡住了去路。

这人出手快如电闪，“呼”地一拳，迎面向弓弼击出。一看这势猛力沉的拳路，除了“铁拳”东方明，还会是谁？！

弓弼已情急拚命，左掌急封门户，右掌同时以毕生功力所聚轰出。打算逼开对方，奋起全力冲过这一关。

但东方明的拳势太猛，跟弓弼的左掌击个正着，双方却被震得退了一大步。

古大冲正好赶上来，飞起一脚，使弓弼闪避不开，被踹得踉跄出两丈，“扑通”跌进了池中。

“啊！……”一声杀猪般惨叫，只见水花四溅，鱼群蜂勇而至。

弓弼手脚并用的想游向池边，但还没游出两尺，池中已成一片血红。

片刻之间，这位总管大爷已是皮肉无存，只胜下一副骨架，沉入池底！

黄花岛的岸边，仍然是以一统帮主为首的票人，只是少了个弓弼。

倏而，由六十四名壮汉，拖来三十二辆长形四轮矮车，车上各载一具长约一丈二尺的棱状铁筒，看似“火箭”炮弹，又像似大白鲨。

但它式样很怪，头部占了全长三分之一，似乎可以旋转，且布满尖锐齿状的钢刺，如同“狼牙棒”似的。

而它的背上，竖着三根两尺长的铁管，一前一后。向前的一根，顶端装有个水晶盆，好像“潜水艇”的潜望镜。向后的两根，只有洞孔，大概是通气用的吧。

每一辆矮车后，跟随着一名全身“水靠”的壮汉。

他们来到岸边，一字排开，仿佛受检阅的仪队。

一统帮主眼光巡视一遍，随即发号施令：“准备下水演练！”

九十六壮汉齐声恭应，声势实在有够雄壮的，唬人的！”

黄衣汉壮们先将“铁鲨”抬至湖边，头前尾后，随即迅速退开一旁。

三十二名穿“水靠”的壮汉便走上前，每两人一组，合力将“铁鲨”推入湖中。

“铁鲨”头部随着开始旋转，由慢而快，便直向湖中漂浮的巨木冲去。

巨大的浮木也是三十二根，每根有两个合抱粗，两、三丈长不等，漂浮在湖面上。

三十二具“铁鲨”各自认准目标，以极快速度冲去。

只见水花四溅，木屑碎块四散，浮木在“铁鲨”头部的撞击，旋绞飞斩下，刹时七零八落，面目全非。

哇噻！“铁鲨”这玩意好大的威力，如果是载人的木筏或小船遇上它，岂不像肉块进了“绞肉机”，被它绞成了碎肉，甚至成了肉酱！

岸边的一统帮主等人看在眼里，无不大为激赏，叹为观止，纷纷叫好！表演完毕，三十二具“铁鲨”，便掉头驶回小岛。

当它们接近岸边时，头部便停止旋转，利用冲力滑行上岸。

六十四名黄衣壮汉立刻上前，将“铁鲨”拖回上岸，由里面的人打开背上活门，一个个爬出来，齐向一帮主抱拳恭然施礼。

一统帮主敞声大笑道：“好！好！实在棒极啦！哈哈……”他一笑，其他人就得跟着笑，以示帮主的乐就是他们的乐，帮主的忧就是他们的忧。

其中一人更谄媚道：“湖中有了‘食人鱼’、‘刺椿’和这‘铁鲨’，九大门派的人就算武功再高，也只有望湖兴叹，没法度（没办法）啦！”

另一人却道：“段堂主，你有没有搞错。

咱们故意放出空气，就是要把各大门派的人引来，向黄花岛发动攻击，如果他们只是站在湖边，望着湖叹气，那还有个屁的搞头！”

段堂主忙改口道：“对对对，他们要不发动攻击，湖中这些玩意儿就派不上用场了。”

”

一统帮主哈哈一笑，交代：“段威，你留在这里附近，把‘铁鲨’拖回去，随时待命！”

段威恭应道：“是！”

一统帮主便带着其他人离去，回到城堡中的大厅，只见另一票人，正围着大桌上一个“沙盘”，在七嘴八舌的议论纷纷。

他们一见一统帮主走至大桌前，眼光向“沙盘”一扫，一言不发的沉思起来。

“沙盘”是石臼湖及方圆数十里的地形，各处插满不同颜色的三角小旗，代表兵力分布的位置。

刚才那些人所争论的，便是兵力分布的位置，各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。

一统帮主沉思了片刻，向其中一人问道：“章亮，你认为兵力这样分布妥当吗？”

章亮是四大护法之一，比较敢说老实话：“回禀帮主，依属下看来，石臼湖四周面积太积太广，而且四通八达，不像蒙蒙谷中的形势险恶。如果各大门派大举来犯，要是各处通路设下埋伏，咱们的人手实在不够分配……”

一统帮主微微点头道：“不错！既然如此，那就干脆撤回所有伏兵！”

章亮诧异道：“那不成了开门揖盗？”

一统帮主奸笑：“这不叫开门揖盗，而是要各大门派自投罗网！哈哈……”

章亮其妙：“帮主的意思是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身穿儒服的宋一刀走至他身旁，向他附耳轻声嘀咕了几句。

只见一统帮主敞声大笑：“好！好！”这一来，我不怕找不到钱如意那贱人了！”

宋一刀犹豫了一下，终于憋不住：“可是，我小妹的下落……”

一统帮主接道：“安啦！近日之内，我负责把你妹妹找到，让你们兄妹见面。”

宋一刀虽然不太相信，但又不能拆他的台，只好点了点头，又问道：“养父，纵虎容易擒虎难，你老人家把那小子放走不担心吗？”

一统帮主冷哼一声：“他们功力已失，有什么好耽心的！令我耽心的不是他，而是他带路找到钱如意，你有没有把握能对付得了那贱人？”

宋一刀充满自信，简直自大：“养父，孩儿一定能把她活捉回来。”

一统帮主笑了笑：“如果要你去杀那贱人，我绝对相信你能办到，问题就是‘活捉’啊！”

宋一刀想了想：“孩儿想把‘红红’带去，那就万无一失了。”

”他说了“红红”，正是在画舫中，以无色无嗅的迷药，把杜小帅迷昏，活捉回来的那女子。

在“一统帮”中，红红是制造迷药的“专家”，在帮主面前十分吃香，连四大护法都得巴结她。

一统帮主心知宋一刀是怕失手杀了钱如意，所以想到带红红去暗中协助，这主意好象还不赖，便微微点头笑道：“好吧！……”下面的话尚未说完，忽见一名黄衣壮汉人报，恭声道：“启禀帮主，各路人马已在西，北两里包扎营，正在伐木赶造木筏小舟，看情形准备强行渡湖大举来犯哪。”

一统帮主正中下怀，哈哈大笑：“来得好！古大冲，传令下去，立即布设‘刺椿’，然后开闸，将‘食人鱼’全部放入湖中！”古大冲恭应一声：“是！”便匆匆走出大厅。

一统帮主又狂笑道：“不怕死的就来吧！哈哈……”

唐诗诗从昏迷中醒来，只觉全身暖暖的，仿佛在春天和暖的阳光下享受着日光浴。

睁眼一看，发现原来被杜小帅紧紧拥在怀里。

杜小帅正在闭目养神，这时低下头惹笑：“你醒哪，这一觉睡够了吧？”

唐诗诗乱窘一把的：“我睡了很久？”

杜小帅“嗯”了一声，捉笑：“也没有啦！大概有一个多时辰吧。”

唐诗诗仍然依偎在他怀里，不安份的动了动：“帅哥，我怎么觉得你全身好热，是不是发烧了？”

杜小帅笑着把手伸出：“让我摸摸你的头，看看是不是发烧了……”

那知把手朝她额上一摸，不由地吓了一跳，惊道：“哇噻！你的头好烫，好像是发烧了啊！”

唐诗诗急道：“一定是被水淋的，受了凉。”

杜小帅方才也感觉出，这少女紧贴着他的身体，如同取暖用的铜制“怀炉”似的。

刚才他是在闭目养神，又在苦思宋一刀不知搞啥飞机，以致没有特别留意怀里少女的体温变化。

唐诗诗突然想到了什么：“帅哥，你是不是把本身的功力，输入了我体内？”

杜小帅才不会承认：“那有！”

唐诗诗望着他：“你不要骗我，记得当初师父说我功力太弱，无法练‘瑶池仙步’和‘三魂锁七魄’点穴手法，便把本身功力输入我体内，当时的情形就跟现在一样。

后来师父对我说，因为我本身等于毫无功力，突然被强大的功力输入，一时承受不了，才会有这种现象。

帅哥，你不要瞒我，是不是你把你的功力输给了我？”杜小帅见穿帮了，只好承认：“一点点哪……”

唐诗诗眼圈一红，泪光闪动：“帅哥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”杜小帅耸了耸肩，轻描淡写：“我只是看你失去了功力，有些想不开嘛。”

唐诗诗热泪盈眶：“我连死都不在乎，失去功力又算得了什么。

况且，凭我那点武功和功力，又能派上多大用场？可是你不同，你还有很多事要做，甚至要靠你来消弥这一场武林浩劫，怎么可以轻易消耗自己的功力……”

杜小帅无赖地捉笑：“那我已经在输给你了，又不是一件东西，给了你还能收回来。”

一阵急促脚步声响起。

杜小帅向她耳声警告：“有人来了！”唐诗诗急忙停止哭泣。

进来的两人脸型一模一样，好像一对双胞胎。

不过从服装上可以分辨出，一个正是一统帮主，另一个则是宋一刀。

一统帮主一见巨龙顶上的喷水已停止，不禁诧异：“咦？水怎么不喷了？”

宋一刀暗自一惊，想起自己忘了扳回机括，忙掩饰道：“可能是水喷洒完了，或是水管发生故障……”

不料一统帮主冷哼一声，喝问道：“你是不是趁我不在，偷偷溜过来过？”

宋一刀矢否认：“没有！没有啊……”

一统帮主怒斥道：“哼！你还敢狡赖，这椅子上的机括，除了你之外，别人绝不敢乱动，也没有人敢溜进来。

说！你是不是溜进来过，想看这没穿衣服的女人？！”

宋一刀情急道：“没，没有，真的没有……”

“啪”地一声脆响，一统帮主狠狠给了他一耳光，掴得他踉跄了开去。

宋一刀连忙爬起，敢怒而不敢言。

一统帮主的怒气未消，哼声道：“你给我听着，这回饶了你，下次再犯，绝不轻饶！”

宋一刀恭应一声：“是！”顿时噤若寒蝉，退立在一垂头丧气。

一统帮主这才走近巨笼前，沉声问：“你们商量好了没有？”杜小帅懒得用他，来个有听没有见。

一统帮主怒道：“小子，你不要装聋作哑，想活命的话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

否则，明晨日出时，就用你们两个活祭太阳神！”杜小帅这个屁都不想

放给他听，心想：“哼！只要一出道鬼笼子，那就有你瞧的了！”

一统帮主这下可毛了心，咆哮：“小杂种！这可是你自找的！”气呼呼的转向宋一刀，喝令：“把笼子放下去！”宋一刀那敢怠慢，恭应一声，便去掣动椅把上的机括。

只听一阵“轧轧”轻响，巨龙下方的活动地板便两边分开，露出一个大洞口。

唐诗诗沉不住气了，正要大叫，却被杜小帅把她的口捂住，使她不能出声。

巨笼一降至洞庞，笼顶上的活环便与钢管与铁钩脱开，钢管一收回，活门即合拢。

地下室就成了一片漆黑。

唐诗诗不禁轻声惊道：“帅哥，我好怕……”

杜小帅拍着她的头：“没什么怕的，这只不过是只大鸟笼而已，又不是铜墙铁壁，有啥了不起，待一会儿瞧我的！”唐诗诗没有出声，伏进了他怀里。

杜小帅问道：“诗诗，你现在还有没有觉得体内发烧？”唐诗诗仍然未出声，好像已经睡着了。

杜小帅不禁笑：“假仙，那会这么快就睡着了，又不是装上了睡觉的开关，一关就醒，一关就睡。

唐诗诗还是没有说话。

杜小帅心想：“你娘咧！我有办法教你装不了！”

于是把手着她的裸背，滑向她的细腰，轻轻搔起痒来。

腰是女孩繁感的部位，尤其唐诗诗最怕痒，那知杜小帅搔了几下，她竟没有丝毫反应。

这下了，就算是睡觉了，也该被痒醒了！

杜小帅觉得情况不对，急忙用力摇晃着她，轻唤道：“诗诗！诗诗！你怎么啦！”

连唤了几声，唐诗诗还是没声没息的。

杜小帅猛然想到，自己曾被那船舱中，无色无臭的迷药迷昏，不由地大吃一惊。

船舱有窗有门，迷药弥漫在舱中，药力尚那么强，居然能把他这百不侵的“怡胎”迷昏，只是时间超过出了那女子的估计。而这地下密室里，好象不透风，如果充满了迷药气体，那……

杜小帅才这么一想已感到头晕晕的，摇摇欲坠起来。

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他已可以确定，密室里弥漫着迷药，唐诗诗才会刚说两就昏迷了。

可惜他连屏住呼吸都来不及，也昏迷了过去……

不知经过了多久，一阵倾盆大雨，把杜小帅和唐诗诗从昏迷中淋醒。

杜小帅惊呼一声：“啊！……”睁眼一看，发现笼已吊出地下密室，而宋一刀正走向笼前。

宋一刀手臂上搭着两套黄衣，另一手提着个包袱，上前轻声道：“他奶

奶的！小声点行不行？”

杜小帅斜睨着他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宋一刀直截了当：“我来放你们出去！”

杜小帅一听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诧异道：“喂！你有没有发烧？我还没有答应告诉你，令妹的下落，你怎么……”宋一刀笑了笑道：“我这个人一向说话算数，说一不二……”杜小帅截口苦笑：“这个我相信，你说杀一刀就可以取人命，绝不杀第二刀！”

宋一刀似乎听不出这是糗他，还把头一点，得意地：“不错！所以我先表示诚意，放你们出去，你总不好意思黄牛吧！”杜小帅耸耸肩，故意讪笑道：“这可难说啊！”

宋一刀也把两肩一耸，放下手上的衣服和袍，走回大椅上坐下，先关掉龙顶上的喷水。

随即扳动椅把上的一个机括，巨笼便缓缓降至地面。

只见他又扳动另一个机括，笼顶上的钢管一转动，再向上升起，便将笼顶整个揭开，一条条的栅栏即向四周倒下。

哇噻！大鸟笼真的开啦！

杜小帅不禁大喜，一时冲动，几乎想跳起来直扑宋一刀，攻他个措手不及。

但继而一想，对方一定以为他功力尽失，才这么狂秋（嚣张），否则哪敢冒这个险。

外面的情况尚不明，他可不能轻举妄动。

这一迟疑，已听宋一刀笑道：“别爱现了，快把黄色‘制服’穿上，黄巾是用来蒙面的。

包袱里的两套衣服，等离开湖边就换上，免得被人以为你们是‘一统帮’的人，误杀了我可不负责。

”杜小帅走出笼底，拾起丢在地上的西套黄衣，把一套尺寸较小的抛给唐诗诗：“唐教主，穿上吧！”

唐诗诗伸手接往，匆匆把黄衣穿上。

杜小帅一面穿衣，一面况且：“姓宋的，你把咱们两放走，不怕你们帮主扒你的皮？”

宋一刀有恃无恐：“这个不用你操心，我早已有了万全的安排，到时候自会有‘替死鬼’的！”

杜小帅猛然想到东方明，不由暗自叫苦，但他又不能追问，只好不动声色：“噢，想不到你真是神通广大，难道在‘一统帮’很罩得住呢。”

宋一刀自鸣得意道：“那当然！”

杜小帅已穿好衣服，又问道：“是你带咱们出去？”

宋一刀站起身：“我不带路，你们插上翅膀也飞不出去。

这会儿帮主正忙着召开紧急会议，你们快蒙上眼跟我走吧！”杜小帅想起“飘花宫”的几十男女，都是被这这宋一刀所杀，想愈想愈瘥，愈瘥就愈气。

恨不得跟这疯狂杀手来个大车拚。

但这样一来，势必惊动整个岛上人，唐诗诗就很不安全了。

况且，毕竟一统帮主的身份尚未查明，必须要先跟他娘钱如意见过面，才能决定下一步棋，不能随便动手，以免当真造成终身遗憾。

于是他尽力的憋住满腔怒水，瞪眼：“姓宋的，我能不能问你一件事？”
宋一刀很大方地道：“问吧！”、杜小帅也不拐弯抹角：“‘飘花宫’是你的杰作？”

宋一刀昂然道：“不错！”

杜小帅追问：“怎么就是不见柳苔青的尸体？”

宋一刀毫不隐瞒：“要活的！”

杜小帅惊道：“她被你捉来了？”

宋一刀微微把头一点，笑：“好吧，这不关你的事，废话不要那么多！”

杜小帅听说柳苔青被活捉，至少证实还没死，总算安了心，不知被关在何处？心知问了也是白问，宋一刀才不会露口风。

他只好拿起黄巾，递了一条给唐诗诗，两人各自把面蒙上，提起包袱，光着脚，便跟着宋一刀向外走去。

这“寝宫”外四周，环着长长的走廊，四通八达，似乎布有重重机关，所以哪要守卫，根本没有人敢擅自闯进，除非是活得不耐烦。

雷行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“寝宫”，自然是因为曾跟西门飞凤进进出出。

听他的口气，这位嫁了七嫁，至今仍是“黄花闺女”的娘们，竟然把武功已废，且被贴了“勾魂符”的雷行当作“玩物”，大概她亦难耐寂寞，有时也想找点刺激和乐子，过过“乾瘾”吧？！宋一刀是一统帮主的义子，深得宠信，自是可以随意进出。

除了帮主之外，谁敢过问！

出了“禁区”，可就戒备严了，是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。

一路上，岗哨见了宋一刀，都执礼甚恭地，没人敢盘问他后面跟着的两人是谁。

宋一刀一路通行无阻，带着杜小帅和唐诗诗出了城大门，才知是薄暮时分。上回被杜小帅以惊人掌力震毁的桥身，如今早已修复，三人走过九曲长桥，竟然连个鬼影子也没见到。

直到来至平台上，才见站着二三十名黄衣壮汉，守着唯一的那艘彩凤画舫，连影子都不见，不知藏到了哪里去。

宋一刀果然很罩得住，向那些执礼甚恭的黄衣壮汉，大刺刺吩咐：“我要用船！”

壮汉们齐声恭应，便由其中十九人纵身上船，十六人坐上划桨位置，一人掌舵，另两人则站立船头，各自拿起一根两丈来长的竹篙。

宋一刀他们三人一上船，平台上的人便解开缆，将船身向前推出。

十六只铁桨齐划，画舫便向湖中驶去。

他们三人并不入舱，只是站在头上，看那两人一路用竹篙向湖中探路，好像怕碰撞到什么。

宋一刀一言不发，杜小帅又不能开口，以免穿帮，露出了马脚。

船过之处，只见湖中鱼群乱窜，仿佛是被凶神恶煞追杀，纷纷四散逃命。

杜小帅看在眼里，觉得问题很大，憋想：“你娘咧！这湖里有什么花招？”
尤其船头的两个黄衣壮汉，竹篙一碰触到什么障碍物，就用力把船头撑开，才继续边行边探索。

聪明的小伙子终于明白，湖中果有蹊跷，大概布设了障碍物，只是没想到，全石臼湖已成了“食人鱼”的天下！

画舫终于通过障碍，驶进了湖边。

距离尚有两三丈，宋一刀便一手抓住一人的胳臂，纵身一带，飞掠上了岸。

哇噻！毫不身轻功，真不是盖的！

湖边，宋一刀将两手放开，即道：“好了，现在你可以告诉我，舍妹究竟在哪里了吧？杜小帅既已到了岸上，就不必顾虑唐诗诗无法脱险，存心和宋一刀胡扯：“还在苏州城那幢旧宅里！”

他以为宋一刀绝不会相信，誓必要追问，而他铁定不会改口，双方一言不合会动手打起来。

那样一不，就算画舫上的黄衣壮汉，全部赶上岸来助阵，他也不放在眼里，自信绝对能对付得了。

不料宋一刀只说了声：“谢啦！”竟转身飞纵而去，回到了船头上，双手一抱拳：“后会有期。”

这是什么跟什么啦！

杜小帅整个人都傻啦！等他回过神来，画舫已倒驶出好几丈之处，要追上船也为不及了。

宋一刀这么精的伙，竟然如此好骗？

杜小帅真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到！

唐诗诗却挽着他的手臂：“帅哥，咱们快走吧！”

杜小帅不走也不行，只好偕同她匆匆离开湖边。

这时天色已愈来愈暗。

两人才奔出不到半里，唐诗诗已娇声道：“帅哥，我走不动了杜小帅憋心：“你的功力没有恢复？”

唐诗诗沮然道：“我的功力已散尽……”

杜小帅诧异得直眨眼：“我已经输入你体内一二十年功力，怎么没效啊？”

唐诗诗呆呆地道：“哦！你输给了我一二十年功力？”杜小帅瞪眼道：“是啊！你忘了吗？”

唐诗诗想了想道：“是吗？……可是，你也服下了‘黄花消功散’呀？”

杜小帅呵呵笑起：“我看你是被吓傻了，怎么得了健忘症。

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，我是个‘怪胎’，那种什么散不散的，根本就是垃圾，对我起不了作用，我的功力没有散失啊！”

唐诗诗惊诧道：“真的？你不是骗我吗？”

杜小帅弹耳朵：“爱说笑！我干嘛骗你，不信我马上证明给你看。”

眼光一扫，附近正好有块几百斤的青石，小伙手走过去运起真力，沉喝一声，手起拳落，竟将巨石壁得四分五裂！唐诗诗失声惊呼：“哇噻！帅哥，你的功力真的没有散失啊！”

杜小帅得意洋洋：“当然！刚才那小子要不是溜得快，我就要他死得很难看！”

唐诗诗道：“怪事，你输入了我体内一二十年功力，怎么我好像没有一

点感觉呢？”

杜小帅含笑：“你大概没有自行运功，尚未把我输入的功力吸收，化为已有。”

我看咱们先找个地方，让你运功调息一下。”唐诗诗点点头：“帅哥，咱们快把这身黄衣换掉，免得撞上别人，还以为我们是‘一统帮’的人，那可真是衰三代了！”杜小帅撇嘴惹笑：“说的也是！”

当即打开包袱，里面一套正是他自己的一套华服，另一套女装，居然还有内衣裤，肚兜及两双鞋袜，想的还真周到。

唐诗诗很快换上了女装，才回过身来，见杜小帅已穿好，问道：“帅哥咱们去哪里？”

杜小帅眼光瞄了瞄：“就在近找个隐蔽的地方吧！”唐诗诗却道：“我先去找我娘。”

杜小帅摇摇头：“她老人家不知到了没有，上哪儿去找，先把你的功力调息好了再说吧。”

唐诗诗不便坚持，只好顺从他的意见。

两人又走出大约半里，来到一片森林，杜小帅把手向前一指，便带着唐诗诗进入林内。

林内黑忽忽的，尤其距离石臼湖不远，地势潮湿，蛇虫特别多，一有人走近，就四散窜逃。

唐诗诗吓得惊叫一声，急忙紧紧抱住杜小帅的胳膊，央求道：“帅哥，咱们别进去了，找个别的地方吧。”

杜小帅拥着她讪笑：“你的胆子，怎么变得这样小了。”

唐诗诗嗔声道：“我的胆子本来就小嘛！”

杜小帅正想臭她，忽听林外人声沸腾，小伙子贼眼；“咱们快出去看看！”

两人急忙掉头出林，藉巨树掩住身形，只见为数不下五六百人，其中一半是衣襟褴褛的乞丐，抬着好几十具大型木筏，浩浩荡荡地直奔湖边。

哇噻！连丐帮也来凑热闹，居然跟各门各派打成一片，要想以木筏强行渡湖，全力攻打黄花岛啦！

四十三

夜色朦胧下，大批人马抬着木筏，来到了湖边。

他们正将一个个木排列在湖边。

突见一条人影疾奔而来，立即被十几名壮汉拦住。

奔来正是杜小帅，他只好来个紧急刹车，弹了弹耳朵：“哇噻！有足够的，是不是举行月光晚会？”

一名锦衣壮汉喝问：“喂！你这小子是什么人？”

杜小帅斜睨着眼：“你娘咧！连我这个阎王爷的传令兵都不认识？”

锦衣壮汉一怔，诧异：“阎王爷的传令兵？”

杜小帅正经八百地道：“是！阎王爷要我赶来通知你们，今夜阴曹地府已经客满啦，各位明日请早！”

锦衣壮汉怒斥：“他妈的！你这小子满嘴在胡言乱语，是不是想找死？”

杜小帅嘻皮笑脸：“我要找死也得等明天，今夜鬼门关已经打烊……”

怒喝声中，锦衣壮汉已扑向前来，抡拳就打。

杜小帅一闪身，捉弄着道：“你娘咧！不让你们去送死，这样也错了？”

锦衣壮汉连攻几拳，均被闪避开去，不由地怒从心起，霍地抽出腰间挂的厚背钢刀。

其他人也纷纷亮出兵器，正要来个“公捶”，合力围攻，忽听有人喝阻：“住手！”众人刚一收势，只见正在湖边指挥，调动兵力的几个飞奔而来。

出声喝阻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丐帮四大护法之一，人称“火爆浪子”的勾宁！

他老远已认出了杜小帅，奔近忙把双手一抱拳：“杜小帅，咱们找你好苦……”

杜小帅笑声迎人：“有没有登‘寻人启事’？”

勾宁哈哈大笑：“那一招是你老弟发明的，咱们可不敢冒用。

你怎么也在这里？”

杜小帅白了那壮汉一眼，憋声：“哼！要不是为了有贵帮的人在内，我才懒得甩他们，就让他们去死！”

勾宁怔了怔：“杜老弟，如今各大门派的人马，都又包围了整个石臼湖，兵分三路，除了咱们这批人，另两批由望和护驾桥进攻，决心全力一举消灭‘一统帮’，老弟怎么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？”杜小帅笑憋着嘴：“我光说吉利话有个屁用，到时候把命送了，还吉利个死个人骨头啊！”

锦衣壮汉大概不知杜小帅是何方神圣，见他不过是个青少年而已，想必也不会有多大来头，上前怒斥：“他奶奶的，真是狗嘴里吐不出牙来，你不会说点吉利的话吗？”

杜小帅嘻皮笑脸：“会呀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！”说着把手向他一伸。

锦衣壮汉正要发作，勾宁忙阻：“马兄，这位杜老弟一向喜欢开玩笑，不必介意。

杜小帅斜眼：“谁跟他开玩笑！”

锦衣壮汉怒喝道：“小子！你……”

勾宁忙打圆场：“马史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杜老弟，就是我曾向你提过，那日在蒙蒙谷中，曾力拚一统帮主，使对方身负重创的杜小帅！”锦衣壮汉一听，顿时一个大怔，一脸画满了问号：“杜，杜小帅就是你？怎么是

个……”

杜小帅截口讪笑：“怎么会是个‘破少年’！对吗？”锦衣壮汉道：“不！不！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没想到杜小侠如此年轻……？”

哇噻！连“小侠”都用上了，蛮会拍马屁的吗！

勾宁怕杜小帅又冒出一句，使锦衣壮汉太难堪，忙道：“杜老弟，这位马兄，就是名震大江南北，江湖中称‘翻江龙’的马飞……”

杜小帅讪邪道：“吗啡不是毒品吗？居然有人叫这个名字，还自以为很拉风呐！”

马飞居然不生气，笑道：“在下是姓牛马的马，单名一个飞字，是飞上天的飞。”

杜小帅：“噢，你老兄既能翻江倒海，又能飞上天，那可真了不起，通吃了哪！”

马飞被臭面红耳赤，但又不便发作。

勾宁又从中打圆场：“马兄的水性功夫很厉害的，连他手下的这批弟兄，也个个精于水性。所以寒帮主这次特地亲往江北，请马兄出马相助，共襄盛举，为武林除去‘一统帮’这大害……”

杜小帅没空听完这些废话：“你们今夜决心要攻打黄花岛喽？”

勾宁点点头：“这次行动以丐帮为主，各大派为辅兵分三路，寒帮主亲自在博望督阵，李长老则在护架桥指挥，只等咱们这边一发动，他们就立即接应，来个三面夹攻，使黄花岛顾此失彼。”

杜小帅猛摇头：“勾老哥，你们这样不行啦！最好大家再商量商量吧。”

勾宁为难道：“这个……恐怕不行了，咱们已经约定初更发动，箭已在弦上，势在必发，怎能临时变卦啊。”

杜小帅郑重警告：“他们在湖中不知是搞了什么鬼，你们去很冒险的哦……”

马飞振声道：“翻江倒海都不怕，还怕这小小的石臼湖？勾兄，更已经快到，咱们准备发动吧！”

勾宁望望杜小帅，有点犹豫地道：“晤……杜老弟是否能助咱们一臂之力？”

杜小帅眼皮一翻，讪言：“抱歉！我还没娶媳妇，打算多活几年，不想去送死。”

马飞气愤道：“哼！胆小鬼！”

杜小帅回敬一句：“爱现！”

马飞气得把手一挥，喝道：“咱们走，别理这小子！”勾宁无可奈何，只好抱拳道：“那就请杜老弟在湖边为咱们掠阵吧。”

杜小帅心知劝阻也没用，只有三声无奈，来个叹十声啦！眼见他们走向湖这，不由地唱了起来：“风萧萧兮，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……”

马飞等人充耳不闻，率众直奔湖边，指挥手下将木筏推进湖里，用绑有倒钩的长篙钩住待命，只等时刻一到，就发号施令进攻。

勾宁仰望夜空，一弯新月已升起山头，初更时分将届，终于忍不住又转身奔向杜小帅：“杜老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杜小帅笑道：“我是天生看热闹的命，那里有热闹就往那里钻，这么热闹的场面，又不要花钱买门票，我能不来吗？！”勾宁笑皆非道：“杜老弟，我是说正经的……”

杜小帅撇着嘴角：“怪了，怎么每个人都喜欢对我这么说，好像我这个人很不正经呢！”

勾宁道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……杜老弟，刚才听你口口声声说咱们去送死，想必是有所依据，不会是无的放矢喽！”杜小帅仍然一副吊儿郎当的神情：“依据是没有，灵感倒有一点。”

依我看哪，那位卖吗啡的老兄印堂发黑，可能要倒大楣啦。”勾宁苦笑道：“咱们是一致行动，齿唇相关的，他既然要倒大楣，那我也不可能走运喽？”

杜小帅捉惹讪笑：“所以你别学他‘爱现’，充什么好汉嘛，活得久倒是真的！”

勾宁眉头一皱，面有难色：“可是，寒帮主有令，事关丐帮荣辱，甚至生死存亡在此一举，我怎能……”杜小帅憋声道：“我听师父说过，妇人之仁，匹夫之勇都不足取。”

你们一定要去送死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反正贵帮的人多，死儿百个也没什么了不起嘛！”勾宁正色“如果老弟能给我个理由，让我能说服马老大，或许杜小帅道：“好吧，我就给你个理由。”

我刚从黄花岛出来，发现他们在湖中不知布设了啥玩意。

如果你们死心眼儿，非以木筏强行渡湖，恐怕要死得很难看喽！这个理由够不够！”

勾宁暗自一惊，犹豫难决：“这……”

忽听湖边的马飞振声道：“勾兄，时辰到啦！”

勾宁听好当机立断：“多承老弟赶来警告；但勾某身为丐帮护法，不敢有违帮主令谕，只好听天由命了！”说完又一抱拳，转身直奔湖边。

杜小帅歪着嘴。虽然不想他去“赴死”，却也没法度（办法）嘛！一条人影飞奔而来，杜小帅警觉一回身，见是唐诗诗，忙迎上前：“你怎么跑来了！”

唐诗诗娇嗔道：“你把我一个人丢在树林里，我好害怕哦……！”

杜小帅拍拍她的头：“树林有什么好怕的，刚才我搞清他们的身份，万一认出你这‘唐教主’，可就有乐子啦！”

唐诗诗忙问道：“他们是什么人？”

杜小帅弹了弹耳朵：“一部份是丐帮的，另外那些是丐帮帮主请来助阵的。”

哼！我看他们是活腻了，想用木筏强行渡湖，攻打黄花岛，白痴才做的事嘛！”

唐诗诗挽住他的手臂：“帅哥，别去管他们，走吧。”

”杜小帅叹矣：“这场面热闹可不能错过！姓马的他们死活是他们的事，但万一丐帮的人……”

他的话尚未说完，遥见湖边待命的那批人，已经跳上了木筏。

夜色朦胧下，载满人的几十个木筏，浩浩荡荡撑向湖中，缓向黄花岛进发了。

杜小帅没时间再发表感言，一把拖了唐诗诗就奔近湖边。

这时正是初更时分，木筏上的人先以长篙，将木筏撑向湖中，随即蹲下，以短桨齐划，速度便逐渐快了起来。

不消片刻几十个木筏已离开岸边数十丈，浩浩荡荡向湖中的小岛快速前

进。

到了湖上，一切可得看马飞的了，只见他站立在最前面的木筏上，双手各持一面三角形小旗，一黑一白，像打“施语”似左右地挥动着。

你娘咧！瞧他的神气，真有够拉风喔！

突然，木筏像是撞到水面下什么玩意，一声巨响，只见水花四溅，使木筏受阻停止前进，筏上的人则纷纷跌落湖中。

马飞的身手果然不弱，及时一个倒纵，满足在后距离两丈的木筏上。

但就在同时，已有几十个木筏，撞上布设湖中的“刺椿”，顿时一片惊乱，场面开始热闹起来。

只听最先落水的人，冒出水面大叫道：“老大，水面下布满了‘刺椿’啊！”

马飞惊怒交加，喝令：“清除障碍，理出一条水道来！”他们这票人都是水上讨生活，纵横长江下游一的“下江帮”，势力什么扩展到大江南北，是近年崛起的一股新帮派。

论武功，他们只能算是二三流的“卡小”（角色），成不了大气候，大局面，但帮众个个水中功夫不弱，所以在长江下游的两岸，“下江帮”都是一枝独秀。

清除湖中的障碍，在他们来说，不过是举手之劳，根本算不了回事，烧款代志（小意思）啦。

马飞一声令下，就见十几个汉子潜入湖底。

不料远没看清“刺椿”的位置，突然涌来一大群“怪鱼”，穷凶极恶地见人就咬。

哇噻！这群“小家伙”还真凶犯，不但嘴巴特别大，而且利齿如此钢锯，张口一咬就去了一大块肉！

他们水性再好，总比不上鱼。

况且，这群“怪鱼”数以千计，咬得十几名汉子在水中呼救叫不出声，一张口就灌进了湖水。

站在木筏上的马飞等，尚未看出湖底下的惊变，只见不断冒起无数水泡，远浮出一片鲜红的血。

马飞见状，知道出了问题，急向好十几个木筏，相继落水的几十名手下喝令：“快下去看看！”

那些汉子不敢抗命，只好硬着头皮向前游去。

还没游近，鱼群已涌来，像一群饿了多日的土狼，疯狂地向牛群发动攻击。

他们终日在江河中讨生活，什么样的鱼类都见过，可没见过这种凶猛的“怪鱼”。

鱼群见“宵夜”送上门来，那还跟他们客气，涌上来张口就咬，又嘶又啃的大饱口福。

只听一片惨叫声中，水花飞溅，鲜血迸射，刹时将湖面染成一大片红色。

哎呀呀，真是有够可怕！

马飞已吓呆了，站在木筏上都傻啦！

幸而另一个木筏上的勾宁叫道：“大家快退！快退……”其实不用大吼大叫，后面的好几十个木筏，已没命地向岸边仓皇划去了。

“食人鱼”虽凶悍残暴无比，但它只争食落水的人，并不攻击木筏，因

为木头又不能吃。

丐帮和下江帮的那批人，早已吓得屁滚尿流，裤底一包，木筏尚未划近湖边，就等不及争先恐后地往岸上跳了。

惊乱中，不少人跌进水里。

鱼群立即追来，又是一片惊呼惨叫。

近湖边水深仅及腰部，丐帮弟子很多是“旱鸭子”，跌落水中只好涉水狂奔。可惜速度太慢，随即被鱼群追上来。

这下他们可惨了，只觉两腿一阵剧痛，顿时腿上的肉便被鱼群争食，啃咬个清洁溜溜。

惨叫声不绝，一个个扑跌进水里，被鱼群涌上张口大咬，片刻间只剩下了骨架，沉入海底。

大难不死的人，已吓得神志不清，似乎怕鱼群追上岸来，跳上湖边就拔脚狂奔，随人顾性命哪。

杜小帅紧拥着唐诗诗，他只当湖中设有机关，做梦也没想到，竟然是吃人的“怪鱼！”

也真是够绝的。

一眼见勾宁纵身上岸了，忙拖着唐诗诗迎上前去，拦住他急问：“勾大哥，有没有办法阻止寒帮主和老哥哥他们？”勾宁也吓昏了头，被小伙子一语提醒，七手八脚麻袋中取出三个“火箭筒”，分别是红，黄，蓝三色。

他取了其中中红色的一个，捧在手上，又摸出“火摺子”，迎风猛摇几下，便发出了火苗。

那还能拖，勾宁立刻点燃“引信”，便见“火箭筒”冲天而起。

射上几十丈高的空中，随即爆炸开来，飞射出无数灿烂夺红色焰花，在夜空中构成一幅美丽的画面，煞是好看。勾宁这才惊魂甫定地道：“这红色信号，表示咱们这边情况危急，攻势受阻。只是不知是否来得及，阻止那两路人马，万一已经发动……”

杜小帅双手一摊：“那他们也会一样的凄惨啦！”

勾宁沮然道：“可惜现在已没有办法通知他们……”

突见马飞冲到面前，指着杜小帅怒不可遏道：“他妈的！你这小子明知湖中有凶险，为什么不向咱们说明？”

杜小帅回骂：“你娘咧，教你们别去送死，你们偏不信邪，现在还敢怪我？！”

马飞已形同疯狂，暴喝一声，拔刀就向杜小帅砍来。

勾宁也火了，转身飞起一踢，踢中马飞右腕，使他手中的钢刀飞了开去。

勾宁这“火爆浪子”可也不是好脾气的，破口大骂：“他奶奶的！人家杜老弟特地赶来，好心好意劝阻，是咱们自己‘爱现’，怎么反而怪他来了。”

马飞怔了怔，哼声道：“至少他该告诉咱们，湖中有那群吃人肉的‘怪鱼’吧！”

杜小帅也冷哼一声瞪眼：“嘿！我要不是亲眼见到，就算你老兄告诉我，我也不相信鱼吃人呢！”

马飞仍然气呼呼道：“那你怎么知道咱们去送死？”

杜小帅习惯地揉揉鼻子讪嘲：“那还不简单，看你印堂发国赤，就知道你要倒楣啦！”

马飞气得脸都绿了，但他自知武功比勾宁差上一大截，不敢再轻举妄动，

只好忍了口气。

杜小帅见他不“抓狂”了，这才捉笑：“老兄，你也不必吹胡子瞪眼的，老实告诉你吧，我只是看出湖中有名堂，并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飞机，更不晓理鱼居然还喜欢吃人，真是破天荒的听都没听过！”

马飞忙抱拳道：“杜小侠，在下刚才一时冲动……”杜小帅呵呵笑起：“算啦，代志（事情）过去就甭提了，勾大哥，现在你们打算……”

他的话尚未说完，遥见夜空又有两道火焰冲天而起，随即在空中爆炸开来，飞射出两团光彩夺目的黄色焰花。

勾宁不由地庆幸道：“还好，还好，博望和护驾桥的两路人马，已经暂停攻击，按兵不动了。”

杜小帅弹耳朵：“好极了！勾大哥，我要赶去见老哥哥，你怎么样？”

唐诗诗来不及表示异议，勾宁已把头一点：“我要去向帮主报告这里的情况，请示下一步的行动。”转向马飞道：“马飞，这里的善后就偏劳你了，最好先退出湖边，我会尽快回来。”

马飞道：“好，咱们等勾兄的消息请速去速回。”

唐诗诗见他们都打算好了，虽然不愿勾宁同行，也没有皮调啦。

幸好，没有人对她特别注意，也未认出她这“唐教主”，甚至连问都没有问一声！大概已经习惯这位花心杜小帅身边是不少了女人的吧！

从这里顺着湖边往护驾桥，不过三十多里而已。

白石湖四周，方圆数十里之内，平时就很少有人，何况现在这么晚了，尽可施展轻功，也不会吓到活老百姓。

但杜小帅顾虑唐诗诗，耽心她输入体办的功力尚未化为已有，恐怕力不心，不得不助她一臂之力。

这样一来，奔行的速度被她拖累了，自然就较为缓慢了些。

途中，小伙子才想起替勾宁介绍：“勾大哥，这位是唐姑娘。”他认为没有必要，并未说明“唐姑娘”的身份，免得又要多费唇舌，浪费口水释个半天。勾宁也未追问，只是彼此打了个招呼。

奔行中，勾宁忽问：“杜老，那日在蒙蒙中，咱们见你受伤后被‘血轿’接走。当时各大门派的人正去追杀‘一统帮’，事后李长老和我接到处找你，都没有找到，你老弟上哪里去了？”

杜小帅贼眼一转支吾道：“这……这个以后再说吧，咱们赶路要紧。”

勾宁不便再追下去，只好默默赶路了。

三十多里路，用不着半个时辰，已来到了护驾桥镇外的湖边。果见湖边聚集着好几百人，其中除了以李黑为首的丐帮弟子，尚包括其他各大门派的人物。

李黑一见勾宁带了杜小帅和唐诗诗，不禁大感意外，来不及问战况，就振奋地招呼：“小兄弟，我就知道你命大，死不了的！”杜小帅捶他一拳，斥笑：“你娘咧！老哥哥，你是不是希望我死翘翘了，好没人跟你算帐？！”

李黑怔怔地道：“算什么帐？”

杜小帅睨眼笑：“你还跟我装，是不是捶得不够重？”

李黑幸好还不算迟顿，心念一转生活上伙子必是为了隐瞒杨心兰身世，

要跟他算这笔他才一肚子苦水呢！一眼认出了低着头的唐诗诗，不禁诧异道：“咦！唐教主……”

老叫化曾见过云萍，却未见过唐诗诗，当然是把这少女人作是她娘了。

杜小帅刚要开口，突见二三十人围了上来，其中一个指着唐诗诗喝令道：“把这女魔拿下！”

唐诗诗大惊，吓得急依偎着杜小帅。

小伙子知道“代志双大条”（麻烦大）啦！只好充当护花使者，大叫：“你们想干嘛？”

围上来的二三十人，被他这一声大喝，吓得往前一步退之后，没人敢接近。喝令那人四十开外，十分魁梧，长相也很威猛，挺身上前怒道：“姓杜的，不关你的事，最好站开一边去。这女魔最近连杀了一两百人，日前又跑到高淳县境来，在城外了批几个弟子，今夜非要她偿命不可！”

杜小帅一听，猜也知道此人必是在城内开武馆的武师，他还是故意问道：“老兄是什么人呀？”

车黑忙介绍：“小兄弟这位是高淳城里，‘雄风武馆’的馆主，‘威镇八方’陈一峰也是华山派邵掌门的同门师弟。因为得知邵掌门在蒙蒙谷受了重伤，‘一统帮’占据了黄花岛，所以带了馆内一批弟子，前来为咱们助阵的。”

杜小帅弄笑：“哟，来头果然不小，难怪嗓门那么大呢！”陈一峰怒哼一声：“小子，既然知我来头不小，还不快滚开！”李黑心知小伙子跟云萍“交情”颇深，赶快打圆场护航：“陈馆主，别这样啦，今夜咱们要对付的是‘一统帮’……”陈一峰断然：“不！‘一统帮’虽然罪大恶极，这女魔比他们好不到那里去。今夜既然让咱们撞上了，那就先解决她！”李黑急得团团转：“这……”

杜小帅真是又瘪又苦，只好愤声道：“你娘咧！有没有搞错，这位姑娘是‘唐教主’吗？！”

陈一峰喝道：“王冲！”

一名年轻壮汉恭应道：“弟子在！”

陈一峰指着唐诗诗问道：“王冲，昨日在固城湖边，被少林掌门他们截住的就是她？”

“是，正是。”

陈一峰冷哼一声，怒问道：“唐教主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！”唐诗诗低着头……她能说什么？

杜小帅却不能不说话，他装出嘻皮笑脸，捉惹：“老兄，这笔帐先挂上，咱们改天再算行不行？”陈一峰可不吃他这套：“不行！”

杜小帅吃了大瘪，一脸无奈地转向唐诗诗：“唐教主，人家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不肯放过你，我看只有用‘跑功’。”、“功”字刚一出口，就见他抓住唐诗诗的胳膊一带，施展“幽灵十八扭”，连连闪避过七八个人的阻挡突围而出，拔腿就溜！

陈一峰大喝道：“追！”领着他的弟子急起直追。

但怪事就在这时候发生了。陈一峰首当其冲，以及紧随在他身后的几名弟子，竟无缘无故，莫名其妙地连声怪叫，纷纷倒地不起。

杜小帅带着唐诗诗一眨眼已在十丈之外，回头一眼，见他们一个个扑倒地上，其他人也不追了，忙着去扶陈一峰等，憋想：“一定是老哥哥和勾大

哥暗助咱们脱身，谢啦，改天好好请你们喝酒！”

大笑声中，小伙子也设空骚包道谢，带着唐诗诗就勇往直前！绕跑！

一口气奔出好几里，见山脚下有个破庙。小伙子才放缓脚步，停下来问道：“要不要歇一会儿？”

唐诗诗噘着嘴，似乎惊魂未定，嗔声：“帅哥，教你别当鸡婆，你偏不听！”

杜小帅一脸瘪笑：“谁知道会遇上这批想不开的肉呆，简直……算啦，别提他们了。那个破庙大概不会有人，我赶快助你运功调息一下，万一再遇上这种情况，至少你可以保护你自己。”

唐诗诗娇笑：“有帅哥保护我，我才不怕呢！”

杜小帅拥着她向前走去，轻点她的俏鼻子：“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咱们两个双不能穿一条裤子，寸步不离，万一我要上‘一号’，正好发生情况，那……”

唐诗诗接道：“那我就跟你上‘一号’！”

杜小帅嘲道：“你不嫌臭？”

唐诗诗“噗嗤”一笑，用力在他腰上捏了一把，娇斥：“讨厌！”杜小帅鬼叫连天：“哎哟！你手劲好大哦，是不是功力恢复了？”

唐诗诗嗔声道：“你少装，我根本没有用力！”

杜小帅怪叫道：“哇噻！没有用力就这么厉害，你要用力，我不就惨啦？！”

唐诗诗斜瞄着他：“我那有那么大本事，能择本你杜小侠？”杜小帅捉笑：“那我昨夜在客栈房里的床上，一定是故意装的喽？！”

唐诗诗没有搭腔，好象是想起昨夜的情景，不胜娇羞似的。杜小帅没有想到别的，不再逗她。

两人加快脚步，走到破庙前一看，只见残垣断壁的，连庙门都不知去向，大概被人拿去当柴火烧了。

看情形，至少有十年以上没香火啦！

杜小帅故意大声嚷嚷：“咱们来烧香许愿哪！”其实他是试探庙内有没有人。

唐诗诗却惹笑：“帅哥，你许什么愿？”

杜小帅不加思索，顺口道：“只要能安安静静，没人来打扰，等我几时签中‘六合彩’发了财，就花钱雇人来修庙。”

唐诗诗臭他：“那你一定‘扛龟’！”

两人笑着走进庙内一看，真是有够旧的，不但蛛网遍结，到积处满厚厚的灰哇，连供奉的“土地公”，也成了“残障”，两条手臂断落在一旁，脑袋瓜只剩下了半边。

哎呀呀！土地公也有走运不走运的呢！

唐诗诗见状，眉头一皱：“帅哥，这地方好脏，怎么能……”杜小帅笑：“附近又没有‘观光旅馆’，别那么‘九怪’（挑剔）啦！教主委屈些，将就点吧。”

唐诗诗也只是念一念，不将就得要睡外头，那就更惨了！杜小帅找来根带叶的枯树枝，先把蛛网清除，再打扫出一块地方，两人才能勉强的席地坐下。

小伙子一向随遇而安，“拉萨”（肮脏）也没间系很满足地逗笑：“还不错吧？”

唐诗诗苦笑道：“总比关在大岛笼里被水淋好些！”

不说也就算了，这一提，杜小帅火就上来啦：你娘咧！想起来就有气，白让他们看了场‘穿帮秀’，还是男女搭挡演出！”唐诗诗娇声笑问：“帅哥，你呷醋了？”

杜小帅嘴：“废话！你全身清洁溜溜的，被他们两个臭男人你看一眼，我瞄一下，我不但呷醋，还喝酱油呐！”

唐诗诗依偎着他：“看看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又少不了一块肉，让他们看了长‘针眼’”

杜小帅白眼一翻：“拜托！你当自己是‘屁股’啊？看了长‘针眼’！”

唐诗诗推了他一把：“帅哥！”

杜小帅憋声道：“他们要不把你当成‘桃花教’教主了，不敢碰你，否则早就……”

唐诗诗脱口道：“我本来就是嘛！又不是假的！”

杜小帅可呆了，憋想：“怪事，你明明是冒充你娘，怎么在我面前，居然也承认是‘桃花教’教主啦？要不是假戏真作，台下台上分不清了吧！”

忽听唐诗诗柔声道：“帅哥，别去想这些了，你不是要助我运功吗！”

杜小帅漫应一声，诧异道：“我怎么觉得你的声音变了，有些怪怪的……”

唐诗诗暗自一怔，忙道：“关在大鸟笼，没穿衣服，又被冷水淋了，大概有些感冒吧。”

杜小帅眨了眨眼：“说的也是……来吧，你先盘膝打坐，气纳丹田，自行动功一个周天……唉！真是废话，这些运功调息的方法。我娘早教过你了，何必我当鸡婆！”

唐诗诗傻傻地道：“你娘？你是说钱……”

杜小帅眯着眼瞄她：“诗诗，你是怎么啦？好像被吓得‘短路’了，还是得了健忘症，连我娘是谁都忘了，她老人家就是你师父呀！”

唐诗诗忙掩饰道：“不！不！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娘是我师父，我怎么会忘了。只是问你，是不是要用她老人家教的运功新法？”杜小帅歪头想了半天：“这个嘛……我倒没想到，还是你细心，幸亏你想到这一点，否则说不定真搞出麻烦来了。娘的武功得自天山神尼，可能跟我师父教的运功方法不同，你不要尽全力，先略微运气试试，看看功力能不能运行自如。”

唐诗诗点点头，盘腿打坐，将两手放在膝上，闭起眼睛，作个深呼吸，将一股气纳入丹田，再缓缓运行起来。

小帅也盘坐在她对面，默默地看着她。

唐诗诗煞有其事地运功调息着，只见她屏住呼吸，将丹田之气运集，缓缓提升通过了“海”，刚达“阴交穴”部位，就听她轻呼了声：“哎哟！……”

杜小帅吃了一惊，急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唐诗诗皱起眉头：“好痛，气通不过。”

杜小帅眼珠了转：“唔……我的功力得自龙血和内丹，跟一般人苦练的差了十万八千里，搞不好你无法呼吸，把衣服解开，让我助你运功。”

唐诗诗惊问：“要我把衣服脱了？”

杜小帅捉弄嘘笑：“免惊啦！只要上衣撩起，不必表演‘穿帮秀’啊？”

唐诗诗娇斥一声：“讨厌！”便将上衣撩起，自行把裤腰褪下些，露出了整个小腹。

杜小帅也深呼吸两下，运气纳入丹田，再化为功力运聚掌心，紧紧按在她“气海穴”部位。

由于她是行功至“阳交穴”部位受阻，无法通过，所以小伙了须以本本功力，助她从“气海穴”开，向上运行冲破“障碍。”

这个嘛，就好象水管受阻一样，要以一股强劲水力，将阻塞的障碍物冲去，才能畅通无阻。

小伙子的功力由掌心发出，随着逐渐向上推动的手掌，缓缓达于她的“阴交穴”部位。但他感觉得出，自己掌心发出的功力，在通过这少女的“阴交穴”时，似乎并未受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莫非她是装的，故意找个借口，想要小伙子跟她亲热亲热！杜小帅虽然暗自起疑，但还是没拆她的台，仍然一本正经地继续把手掌向上移动。

杜小帅道：“准备，开始了。”

他重新深呼吸一下，力贯掌心，继续向上缓缓推动。杜小帅竖起耳朵一听，果然听出一阵快速杂乱的脚步声，正由远而近。

脚步声尚好几丈之外，唐诗诗又是正在“紧要关头”，居然能听出庙外的动静，哇哇哇，她不真不简单呐！

小伙子马上软了，霍地撑身跳起，憋声道：“你留在这里别动，我出去看看。”

唐诗诗却不依：“不！我怕……”

杜小帅只好拖起她，等她匆匆把衣服整理好，一起掩向庙门口，向外看去。

哎呀！来的这批男女，抬着的赫然是“血桥”！

唐诗诗不禁声道：“是‘血桥’！”

杜小帅可高兴啦。“好极了，娘终于来啦！”

唐诗诗还来不及开口，已被杜小帅拖着行出庙门。

走在前面的八名宫装少女，手上虽各提着一盏宫灯，却未点头着，当然是不顾招摇，一路摸黑来的。她们一见破庙里行出两个人，一时未能看清来人形貌，立即散开身形，如临大敌地严阵以待。

杜小帅一奔近就兴奋地叫道：“娘！是孩子和诗诗啊！”八名少女也已认出了他们，忙不迭恭然施声招呼道：“公子！小姐！”

四名中年壮汉也停轿放下，便见轿帘一掀，走出了身披血红大披风的钱如意！

四十四

杜小帅拖着唐诗诗，直走到轿前才放开她的手，揉揉鼻子：“娘，你老人家怎么今夜才到？”

钱如意的眼光，去盯着唐诗诗，漫应道：“我本来早就来了，临时先去了趟九华山。”

杜小帅猛眨眼：“娘见到孩儿的师父啦？”

钱如意仍然漫应一声：“没有……”突向唐诗诗喝问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？”

唐诗诗暗自一惊，嘴才一张开，杜小帅已呵呵弄笑：“娘，你怎么连诗诗都不认识啦？”

不料钱如意脸色一沉，怒斥道：“大胆女子，在我面前居然敢玩这种把戏！把她拿下！”

八名少女齐声恭应，一拥而上。

杜小帅一时莫名其妙，憋心道：“娘！……”

唐诗诗情急之下，突然双手齐扬，也未见她发射什么暗器，八名少女刚一扑近，就纷纷倒地不起，就跟在湖边时，陈一峰和他的那些弟子一样。

就在杜小帅呆愣了眼，尚未回过神来，一条人影已疾掠而至，抡刀直扑钱如意。

钱如意这时尚未跨出轿杠，前面抬轿的两名中年壮汉，立即拔剑掩护。

但来人的刀法实在太快，也太厉害，只听连声惨叫，刀锋过处，带起一片血雨，两名中年壮汉已倒地不起。钱如意惊怒交加，随着身形暴起，“红花血指”已出手。

只是唐诗诗已扑来，又双手齐发，迫使钱如意不得不闪身避开，让那抡刀扑来的黑衣蒙面人，幸而躲开了致命的一击。

事发生实在太快，如同迅雷不及掩耳。

唐诗诗双掌刘扬，使扑向她的八名少女，莫名其妙地倒地不起。

黑衣蒙面人疾掠而至，抡刀直扑钱如意，两名中年壮汉拔剑掩护，反被快刀砍倒。

以及钱如意以“红花血指”出手，再被唐诗诗发掌逼开，让黑衣蒙面人得以躲过致命的一击。

这一连中的动作，就好像是在同时发生。

真的是说时迟，那时快哩！

杜小帅心念一转，猛敲额头，难怪唐诗诗的体态，一夜间变得丰满成熟了，原来她是“仿冒品”。

可惜他一直呆呆地没发现，反被钱如意一眼就识破，姜还是老的辣啊！

小伙子实在是憋透了心！不由地怒从心起，狂喝一声，突向冒充唐诗诗的女子扑去。

那女子顾不及钱如意了，回身就向杜小帅双手齐发。

你娘咧！刚才还在热吻，翻脸比翻书还快，真是六月天变得快嘛！

杜小帅施展“幽灵十八扭”，左一扭，右一闪，使她双手齐发射出的粉末，全都没有命中目标。

小伙子猛然想到，这个冒充唐诗诗的女子，可能就是在画舫船中，用诡计将他“活捉”的少女！

他眼光一扫，见钱如意又跟那黑衣蒙面人交上了手，且占了上风，似乎

用不着他去助阵，便向那女子捉笑道：“是你啊，好！咱们再来玩玩！”

冒充唐诗诗的女子，果然就是红红。

“一统帮”中有好几位擅制人皮面具的巧匠，当杜小帅和唐诗诗在笼中，放入事先施放出无色无臭气体的密室，双双先后被迷昏后。巨和龙又升起，唐诗诗便被抬了出去，换进了戴上人皮面具的红红，她就成了唐诗诗。

杜小帅呆呆的没有注意到，竟然被她瞒过。

红红的任务，本来是要跟着杜小帅找钱如意，到时候由悄然跟踪的宋一刀出手，必要时由她暗助，以迷药把钱如意生擒，当然杜小帅也就回“笼”了。

一统帮主这欲擒故纵之计，确实高竿。

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做梦也没想到，杜小帅的武功竟然还在。

难道西门飞凤还不明白，“黄花消功散”对怪胎发生不了作用！

当然不是！西门飞凤可奸诈了，她是因为明知自己无能为力，才想到利用杜小帅来对付一统帮帮主。

红红在获知杜小帅功力未失后，虽然随时可以其不意地下手，再把他迷昏，但尚未找到钱如意，还得利用小伙子带路，可让他昏不得。

连一统帮主也没收想到，钱如意就是“血轿”主人！

现在既然没戏唱了，红红也豁出去啦，把事先藏在包袱中那套女装里的迷药，一股脑全握在两手中，决心把这小伙子搁倒，再去助宋一刀对付钱如意。

可惜她不是“正牌”唐诗诗，否则用“瑶池仙步”，杜小帅的“幽灵十八扭”就要吃瘪了。

小伙子可愈“玩”愈来劲儿，也不忙着出手，只是东扭西扭地，诱使红红连发射迷药，憋想：“你娘咧！就不相你能‘生’得出来，射完了就没得玩了把！”

红红也注意那边的战况，眼见宋一刀的刀法虽凌厉，但苦于奉命要活捉钱如意，始终不敢使出杀手，以致放不开手力拼，反而处处受制，逐渐落下了下风。她愈急，就愈乱，是被小伙子耍着玩喽！

唐诗诗身法愈来愈快，也开始伺机出手了。

只是他并无意伤这少女，同样也打算来个活捉，也好逼问出黄花岛上的情况。

红红突然扑近小伙子，将双手仅剩的两把粉末，全部发射出去。

杜小帅一个拔身而起，凌空一式“鸽子翻身”，落向红红身后，顺势一把抓住她，猛往下一扯。

红红整个人扑出，冲跌了出去。

红红还来不及爬起，不料宋一刀竟放弃钱如意，一个暴退，按着掠近到她身边，抡刀就砍。

杜小帅情急之下，突向宋一刀双掌齐发，两股掌力呼啸而至。

红红吓得魂都飞啦，机警地就地一滚，滚了开去。

宋一刀来不及再砍第二刀，杜小帅和钱如意已双双扑来，使他一看情势不妙，忙转身就逃。

他仍俊杰是也！识时务嘛！

虽然他的任务没能达成，但他已得知“血轿”主人就是钱如意，回去也勉强可以交差了。

只可惜未能杀得红红灭口，万一她供出岛上的机密，即可是件麻烦事儿。杜小帅刚要追去，已被钱如意喝阻：“帅儿，让他去吧！”小伙子难得的听话，遥向远去的宋一刀大声叫道：“宋一刀，咱们的帐还没算清，你给我等着。”

才一眨眼，宋一刀人影都不见了。

杜小帅转身一看，红红居然未逃，伏在地上痛泣不已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钱如意就站在她身边，要不也逃不走！

杜小帅走近红红身边，讪言：“好啦，好啦，有什么好伤心的。”

红红仍然伏在地上，愤声泣道：“宋一刀好狠，我未能完成任务，又不是我的错，至少也得由帮主发落，他竟想杀我！”杜小帅憋声：“所以哪，在‘一统帮’里混，命早晚给混没了！红红哭得更伤心了。

钱如意和颜悦色道：“姑娘，你起来，不用害怕，我不会杀你的。”红红不敢抗命，止住哭泣站了起来。

红红上前跪下：“多谢前辈不杀之恩！”

钱如意淡淡一笑：“起来吧。”

红红恭应而起，又谢了一声：“多谢前辈……”

杜小帅懒得听这些废千方百计，斜睨着：“你脸上的面具，借我看看好不好？”

红红点点头，小心翼翼地顺着下巴至两边耳根，轻轻搓揉一阵，卷起一层薄薄的皮边，才慢慢向上揭。

等她将整片人皮面具揭下，露出本来真面目，果然正是画舫船舱里见过的那少女！

杜小帅不由地赞不绝口：“哇噻！这个人皮面具，做的有够好，是巧夺天工啊！”

钱如意对这玩意并不特别感兴趣，她只道：“姑娘，你可带有解药？”

红红摇头道：“一个时辰之后，几个姑娘就会自然清醒过来。”钱如意轻啜一声：“那我只好在这里等上一个时辰了。”杜小帅瘪急得很：“娘！不行啊，诗诗被他们抓了去，还关在黄花岛上呐！”

钱如意惊诧道：“哦？怎么这姑娘又假冒诗诗，跟你在一起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杜小帅便将整个的事，从头屋尾，简单扼要地说了一遍。钱如意听，沉吟一下：“哼！这样看来，‘一统帮’是想把各大门派的人全引来，来个一网打尽呐！”

红红忍不住道：“帮主已下令，除了钱前辈和杜公子要活捉，其他人一律格杀勿论！”杜小帅不屑地撇了撇嘴：“美的冒泡，他行吗？”

红红道：“杜公子，今晚已亲眼看到，姓马的他们想用木筏强行渡湖，结果死了那么多人，听说不但湖里遍设了‘刺椿’，还放了成千上万的‘食人鱼’……”

钱如意眨眼：“‘食人鱼’？”

红红点点头：“那是一种凶狠残暴的鱼，只要人一落水，它们就群起攻击争食，所以叫做‘食人鱼’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几十具‘铁鲨’，形状很像大白鲨，是以精钢建造的，头部布满网齿，可以快速旋转，由人在里面操作，利用头部旋转使‘铁鲨’向前推进，尾巴就是它的舵。而它是潜在水面下前进，木筏或船只遇上它，就被绞打成肉酱，也会被‘食人鱼’吃光！”

杜小帅怪叫道：“哇噻！简直像科幻小说嘛！”

红红接下去道：“岛上还有两百名弓箭手，用的是火箭，想要强行登上黄花岛，还真的得有得拼呢！”

钱如意急道：“那得赶快通知各门各派的人！”

杜小帅贼样弄笑：“娘，这个没问题，丐帮的护法勾大哥，他已亲自尝到滋味，这会儿早就去报告了帮主他们啦。”

红红郑重其事道：“他们只见到‘刺椿’和‘食人鱼’，还不知道有更厉害的‘铁鲨’啊！”

钱如意想了想道：“我想他们的攻势受阻，吃了苦头，一定会从长计议，不敢再轻举妄动的。姑娘，你刚才说，一统帮主下令，要活捉我和帅儿！”

红红点头道：“是的……”

壮小帅憋道：“娘，孩儿忘了告诉您，一统帮主曾亲口对我说，要等把娘抓去，让您亲眼见到他杀我呢！”

钱如意全身一震，若有所悟地叹了口气，悲愤道：“帅儿，娘的判断果然没有错，一定是他！一定是他！”

杜小帅心知他所指的是什么，一时心乱如麻，瘪样地望着钱如意，像个孩子地问道：“娘，那咱们该怎么办？怎么办……”钱如意更乱了方寸，沮然一声长叹，把杜小帅拥进怀里，轻抚着他的头发！泪水却禁不住潸潸而下……

黎明，天色仍是一抹灰蒙蒙的，使得烧成一片焦土的桥镇，更显得凄凉，看上去惨兮兮的。

“临翔客栈”已成了一堆废墟，仍然穿得花枝招展的范桃花，坐在一个烧成黑色的石磨上发呆。

她两眼望着灰暗的天空，不停地喃喃自语：“叫我去找‘血轿’……到那里去找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镇头那边似乎有了动静。

范桃花警觉地抓起置于身边的包袱，急忙跳起身来，躲到断垣残壁后去。

向镇头看去，遥见一个身穿“寿衣”的人在前，后面跟了七八个人，走路居然连蹦带跳的，就像传说中的僵尸！

范桃花看得惊诧，憋想：“你娘咧！天都亮了，鬼怎么现在才出现？”

这一行人一进入镇内，领头的那人便东张西望，开始各处搜寻。

这家伙，难道是在瓦砾堆里，想找点“剩余物资”，发笔火灾财？似乎很失望，连连摇着头，一路搜寻过来。

距离愈来愈近，范桃花这下看清楚，领头的家伙，虽然那张脸和一身打扮，都活像个僵尸，但更令她吃惊的，却是跟在这人身后又蹦又跳的，竟是她曾见过的“血怪”尹风，以及七个“骷髅”！尹风那夜已死在杜小帅手下，怎么又“复活”啦！

范桃花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真个是吓得屁滚尿流，“噗”地一个响屁，接着不但尿失禁，连屎也拉了一裤当！

哇噻！这屁还真响，使那领头的人猛然一惊，立时张开双臂，示意后面跟着的八“人”停止前进。

领头的人听觉真灵，居然能听出屁声从那里来，身形一掠，直射范桃花藏身断垣残壁前，冷声喝问：“什么人在那里躲着放屁？”

范桃花噤若寒蝉，吓得她全身颤抖，几乎暂时停止呼吸，偏偏肚子不争气，不跟她合作，又“彭”地放了个更响的屁。

那人一个蹦跳，直直地落在了那堵断墙前，手一伸，指着范桃花藏的位置喝道：“放屁能吓得了我？出不出来！”范

桃花心知躲不住了，硬着头皮闪身跳出，虽然怕得快休克了，还是力持镇定：“哼！出来就出来，谁怕谁？”

那人打量她一眼，阴森森道：“原来是个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的丑婆娘！”

范桃花最恨人骂她饶，气得连恐惧都忘了，回骂道：“你自己才像个鬼！”

那人眼皮翻了翻：“我不是鬼！”

范桃花哼声道：“也不像人！”

那人干笑两声：“答对了，我是活死人！”

哇噻！他就是那古墓派掌门霍斯仁（活死人）！

范桃花这叫化果然是江湖通，一听活死人自报名号，吓得连声音都发抖：“你，你就是古墓派掌门？”

活死人很神气地把胸一挺，昂然道：“如假包换！”范桃花连连摇手道：“不必换了，不必换了，我跟你们墓派没交道好打，再见！”

说完扭头就要溜，却被活死人厉声喝阻：“站住！”范桃花只好止步：“干吗？我这不是站着的，又没坐下！”

活死人又打量她两眼，忽道：“唔……我好象在那里见过你这丑婆娘？”

范桃花暗自一怔，猛眨眼：“不会吧，你一定是认错人了……”活死人想了想突然肯定地道：“对啦！你就是那骑小毛驴，跟姓杜的臭小子，还有个臭丫头在一起的那个‘三八’！”

范桃花气得回敬一句：“你才‘四九’！”

活死人怒问道：“那小子呢？”

范桃花怒问道：“你管不着！”

活死人干笑两声：“是吗？随即取出个小竹哨，连吹了三声。

只见停在数丈外的尹风及七个“骷髅”，竟直扑而来，各占个位，把范桃花包围住了。

范桃花定神一看，才发现那七个“骷髅”，只是脸上戴着个骷髅面具，身穿紧身黑衣，画出白色骷髅而已，幸亏天色已亮，要是深更半夜出现，真能把人活活给吓死。

她想到了，这是当年与古墓派齐名，相当有“拼头”的“骷髅七友”！

“骷髅七友”在太湖的西洞庭山小由、被唐云萍吸尽元阳死在山洞里，还割了他们“那玩意”，怎么又“复活”了，而且还听命于他们的死对头活死人？

范桃花尚不知“骷髅七友”乐极生悲的下场，但尹风被杜小帅所杀，却是她亲眼见到的！

这娘们平时虽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出名的凶悍泼辣，这时心里也发起毛来，因为她突然想到了传说尽中的“湘西赶尸”！但那是夜深人静时的勾当，怎么天都亮了还“加班”？

活死人见她呆得似根木头，站在那里不吭气，不禁怒哼一声，喝问：“丑

婆娘！我问你那小子人呢？”

范桃花这才回心神，鼓足勇气道：“莫宰羊（不知道）！”人影乍晃，活死人已到了面前，伸手就向她当胸一把抓去。

这娘们虽然丑，毕竟总还是个女人嘛。

女人的胸中属于“禁区”，尤其江湖中公认，攻击女子胸部和下体是犯忌的，只有下三滥的货色，才百无禁忌，照攻不误。

范桃花骂：“下流！”一个暴退，避了开去。不料活死人眼看欺近，而且手臂暴长一尺多，便身后破尹风守住的范桃花不敢再退，冷不防被一把抓个正着。

“丝……”地一声破裂响，她的胸襟已被撕开一大片，露出粉红色的肚兜。

哇噻！这娘们丑归丑，爱美是女人的天性，肚兜倒是挺鲜色的！惊呼一声：“啊……”她顾不得身涉险境，急忙双手抓着包袱遮挡在胸前。

你咧，真是丑人多作怪，就算脱光了，请人看还懒得瞄呢！看了还真倒胃口！活死人更是对女人毫无兴趣，尤其这么丑的母夜叉。

只见他双臂齐张，向范桃花疾扑，口中还大叫道：“给我死！”

范桃花吓得忘了身后尚有尹风，一个暴退，正好送了上去，被尹风一把抱个正着。

血怪就是血怪，从她身后张口就朝脖子上咬去，大概几天没饮人血，想解解馋啦！

范桃花吓得快抓狂了惊叫道：“啊！你要干嘛……”幸好活死人及时大喝一声：“放开……”

尹风倒比个龟孙子还听话，已经吸住范桃花的脖子，闻声立即把口松开。

范桃花虽然“口下”余生，想起那夜尹风吸马血的情影，不禁吓得魂不附体，身子一软，整个人都瘫痪了，吊挂在尹风的两条臂弯上。

活死人走上前，冷森森道：“丑婆娘，没什么好怕的，何必吓成这样，虽然你已经死定了，但老夫可以让你再活过来，就跟他们一样！”

范桃花这才恍然大悟，为什么那夜分明见到尹风被杀死，今天居然又“活”了过来。

尽管她自认为江湖通，可也没听过这种怪事！但想来一定是吓死人的可怕！她不由得惊叫：“不！不！我不要跟他们一样，我不要……”活死人趁机威胁道：“那你就老老实实告诉我，姓杜的小子那里去了？”

范桃花不敢乱瞎拿，照实说道：“他去黄花岛了……”活死人喝问：“真的？”

范桃花可不敢说“如假包换”那俏皮话，记点头道：“真的！绝对不假，你不信可以……。”

活死人突然叹道：“唉！有够衰的，苦研多年‘再生人’，已经实验成功，只差龙血就可大功告成，仿偏……万一他小子落在‘一统帮’手中，我可就没戏唱了！”

范桃花憋声道：“我，我已经说了实话，告诉你杜公子去那里了，你可以放了我吧？”

活死人狞笑道：“我可以放你，不过你身后那位老兄，他已多日没尝到新鲜人血了，你得顺便问他，舍不舍得放弃这顿丰富的早餐啊。”

范桃花瘪急：“可是他听你的……”

活死人摇摇头道：“我不能又要马儿好，又要马儿不吃草。

如今随时要他为我拼命，怎么能不让他把肚子喂饱？”

范桃花都简直是歇斯底里嚷叫道：“他根本早就死了，又不是活人，还有什么命好拼！”

活死人耸耸肩道：“血怪，我不管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！”范桃花刚惊叫出声：“不……”

尹风又低下头，张口就向她脖子咬去。

回身一看，遥见一顶血红色的宫轿，由八名少女抬着，轿前尚有一男一女开道，轿后跟着两名中年壮汉，正飞奔而来。

活死人失声惊呼：“血轿！”

他可惹不起“血轿”，急将竹哨一吹，马上开溜。

尹风还舍不得放下范桃花，把她挟在腋下，跟着活死人一人蹦一跳地逃走。

一条人影疾奔而来，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

活死人定神一看，哇哇哇，竟然正是他要我的杜小帅！

杜小帅乍见这票人，个个都曾经见过，不由看得猛眨眼！

尤其认出尹风是被他亲手杀死的“老怪物”，而“骷髅七友”也“已被唐云萍一一解决，怎么又出现在这烧成一片焦土的小镇上？”

再一看范桃花不知是死是活，手上仍紧紧抓着那个包袱，斜睨着眼道：“活死人，你倒真是阴魂不散，又从太湖跑到这里来装神弄鬼了啊！”

活死人眼看“血轿”已近，情急道：“后会有期！”说完连尹风和“骷髅七友”也不要了，转身就逃，要“绕跑”。

杜小帅那能让他走，急施“幽灵十八扭”身法，又挡住了他的去路，嘲讽：“想走？慢慢等吧。”

活死的情急拼命，狂喝一声，突向小伙子扑去，出手就攻。

杜小帅连闪两闪，贼笑道：“哇噻，玩真的？”

活死人没有他这么轻松，哪有时间斗嘴，只顾一味猛攻，打算全力一搏。

杜小帅仍然施展“幽灵十八扭”，好象闹着玩似的，并不出手还击，反正绝不让他逃走就是了。

活死人眼看“血轿”已停下，而杜小帅又来个死缠活缠，使他难以脱身，这才将竹哨放在口中，连连吹出短急的哨声。

这大概是攻击信号，只见尹风仍然挟着吓昏的范桃花，与“骷髅七友”齐向杜小帅疾扑。

小伙子还想多“玩”一会儿，却听“血轿”里发出钱如意的喝声：“帅儿，咱们还有正事要办，别再抓狂（发疯）啦！”杜小帅应了一声，这下可不玩假的了。

只见他双手运定真力，配合“幽灵十八扭”身法，以“君印手”连连攻出。掌力所及，只吸“轰轰”连声，七个骷髅已纷纷倒下。

血怪尹风仍然挟着范桃花，奋身扑向杜小帅。

小伙子怕掌力伤了尚不知是死是活的范桃花，疼得他不敢出手，急以“幽灵十八扭”扭开这老怪可是得理不饶人……没理也照样不饶人，反正是不饶人就对了。

只见他根本就抓狂啦，那全身毛茸茸活像只大猩猩的身躯，仍像上回一样只围了条深红色“迷你裙”，张牙舞爪地连连疾扑。

杜小帅又想来次“西班牙式斗牛”，但想到自己亲娘在场，把这老怪物的短裙一扯掉，来个原形毕露，实在太难看啦！尤其这会儿天色已明，不是在夜里，这家伙活像只大猩猩，赤身露体的又蹦又跳，大演“穿帮秀”，那样子，恐怕能叫看的人连吐三天哟！

偏偏这老怪毫不在乎，短裙随着他的连连疾扑，不断掀起飘动，穿跟没穿也差不多。

瞧他这副德生，哎呀呀，真他娘的有伤风化！

杜小帅正待伺同出手，把这老怪物搁倒，抢救下范桃花，不料活死人的一阵急促竹哨声中，被小伙子击倒的“骷髅七友”竟然又直挺挺地跳了起来。

哇噻！这是什么飞机呀，居然死了能活来，活了又打不死呢！可惜“心匕”不在身上，否则用那张天师的遗物，必有有镇邪制魔的威力，让这些“异物”一个去安息了。

骷髅形同行尸走肉，似乎不惧小伙子的掌力惊人（他们根本不能称人），直挺挺地又蹦又跳，活象鹰尸般扑去。

杜小帅的“幽灵十八扭”，跟他们“玩”起来可带劲和了，只见他左一扭，右一闪，使“骷髅七友”，连连扑空，等到回转身过来，早已不知他的去向。

活死人看在眼里又惊又急，口中的竹哨猛吹，七个“骷髅”加上挟着范桃花的老怪物，连蹦带跳，扑来扑去的乱成一团。

这一下可热闹了，杜小帅就更来劲儿！像只穿花蝴蝶似的，在他们之间穿来穿去，其实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尹风，一心要从老怪物手中先把范桃花抢救下来。

“血轿”停在那边，始终按兵不动，钱如意这时坐在轿中，从轿帘后把一切看在眼里，虽觉这宝贝儿子太会胡闹，但见他施展的“幽灵十八扭”，能把双方八九个“人”，搞的阵阵脚大乱，倒也感到十分欣慰。

只是觉出这“幽灵十八扭”，跟天山派的“瑶池仙步”，比起来，实在差了大截。

如果对方轻功身法更高竿，那她的宝贝儿子可就要吃瘪啦！

但这样耗下去，也不是个办法，除非是她亲自出手。

他们母子相认后，杜小帅曾把一切告诉了母亲，只把“限制级”的部队省略，由于事关唐诗诗，小伙子不得不把唐云萍的情况说明，在太湖西洞庭山的山洞内，杀死“骷髅七友”的情节。

钱如意在天山时，曾听天山神尼述说洪薇的滥杀成性，自然也提及同为七大魔头之一的活死人。

记得天山神尼说过，古墓派的独门邪功，可说是天下邪功中最邪恶的一种，尤其活死人苦研多年的“再生人”，是要把活生生的人弄死，再“死”而复“生”，成为不知惧怕与痛苦，更不怕死的“敢死队”。

当然，他对“人选”还很挑剔，专要找林中有知名度的，或是江湖高手，“做卡小”（烂角色）根本看不上眼。

如果他的“实验”成功，大量制造“再生人”，那整个武林就是“古墓派”的天下了。

可惜这魔头运气太衰，正在邛山古墓内加紧作“实验”，偏偏“骷髅七友”跑来搅局，不但使他多年苦研的心血泡汤，古墓派也要歼灭，差一点连他的老命都报销呐！事隔多年，如今风水轮流转，“骷髅七友”死在唐云萍

手下，没关仔还却变成了活死人的“再生人”，恐怕连他们自己都意想不到。

遗憾的是活死人未能获得“血龙”之血，功亏一旦，这几个“再生人”，充其量只是毫无生命的“机器人”，没有“灵性”，还不能真正的“再生”。

否则的话，活死人只要用“心灵感应”，发号施令，即可随心所欲，等于自己亲手迎敌了。

那样一来，纵然毁掉千百个“再生人”，他却连汗毛也未损伤一根，试想这种邪功有多厉害？

钱如意既看出“骷髅七友”成了“再生人”，又知他们是被唐云萍所杀，突然灵机一动，吩咐轿旁的少女，把看得差点没拍手叫好的红红叫到轿车前来，面授机宜一番。

并且吩咐一名中年壮汉，将被宋一刀砍杀的两人，遗留下的剑交了一把给红红。

红红依计，又戴上人皮面具，持剑疾掠去。

杜小帅这时正感毛火很，每次欺身近老怪物，刚要出手抢救范桃花，就被“骷髅七友”一个接一个的扑来，使他不得不大跳“扭扭舞”，差一点把腰都扭断啦！

那可好了，落得跟他师父一样，师徒两可真的是“克绍其裘”！突然一声娇喝，红红已来到面前。

“骷髅七友”现在既不是“活人”也不算“死人”但一见红红那张脸，竟仿佛见到索命鬼似的，不由地齐齐一怔，一个个僵立不动了。

红红想不到钱如意这一招还真管用，立即厉斥：“哼！你们难道不觉得已经被我杀？还不快快去阴曹地府报到，去迟了鬼门关打烊不收你们，那就成了孤魂野瓜，永不得超生！”

嘿！不信邪都不行，“骷髅七友”一听，竟一个人直挺挺地向后倒了下去！

活死人大惊，急将竹哨吹出一长两短的哨声，连软儿遍无效，只好取下竹哨大叫道：“你们已经是‘再生人’，永远不会‘死’的，快起来！快起来……”

“骷髅七友”身子刚一动，红红喝道：“你们已经死了，快去阴曹地府报到！”随即念起了“金刚经”来。

活死人急得差点没吐血：“你们没有死啊！起来……”

可惜“骷髅七友”不再动弹了，在他们的“潜意识”中的，只记得自己是被眼前这个少女所杀。

突见他们穿的“骷髅衣”，如同气球泄了气似的瘪了下去，随即化为一滩血水，发着一股腐尸般的恶臭。

只听活死人像死了爹娘的悲声痛哭：“完了！完了！我的心血全完了……”

杜小帅趁机以“幽灵十八扭”，身法出其不意地欺身而至，出手如电，一把夺去他手上的竹哨，放进口中就一阵乱吹，而且乱蹦乱跳。

哇噻！这下可热闹了，只见老怪物居然跟着他乱蹦乱跳，两人好像在比赛跳非州土人的‘战舞’。

杜小帅嘴里吹着竹哨，一张嘴真忙不过来，不时还得拿下竹哨怪叫几声，全身又左扭右歪，害得只能直行蹦跳的老怪物够怪了，身子僵硬不够灵活，还没扭两下就失去平衡，歪倒在地上了。

老怪物还真固执，人倒下去了还舍不得放开挟着的范桃花。

杜小帅回过身来，贼样笑着：“怎么不跳啦？”

老怪物瞪着一对失神的牛眼，直直地看着小伙子，那样子活像得“蒙古症”的低能儿。

杜小帅现抄现买，也学红红道：“你难道不记得，那夜在竹林外吸马血，被我杀死了吗？还不快快去阴曹地府报到，去迟了鬼门关打烊不收你，那就成了孤魂野鬼，永世不得超生啦！”

老怪物似乎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翘翘了，被小伙子这一提醒，才猛然记起那夜竹林外的情景！

“哇！……”地一声怪叫，老怪物向后一仰，整个身子倒下去。

直挺挺地躺着不动了。

就在这时，活死人抓狂啦，身形暴起，以棒球“盗垒”的扑势，直向小帅扑去。

红红惊呼一声：“杜公子当心！……”人也同时飞扑，挺剑迎向老怪物直刺。

“铛”地一声，她的剑被活死人挥手震飞，身子也跟着跌了开去。

哇噻！活死人当年能跃身七大魔头之一，还真不是盖的，就凭这一徒手挡剑的功夫，便可看出他的功力果然深厚。

而他的扑势并未停顿，直扑杜小帅面前，双臂齐张，好像要把小伙子活活掐死。杜小帅哪会伸长脖子让他掐，身形一晃一扭，不但闪避开对方的扑势，反而欺他的背后。

小伙子一弹耳余，猛然记起在太平县城里的“留香院”，破了西门小郎武功的那回事，憋想：“练邪功的‘罩门’各有不同部位，那小子的‘罩门’在‘气海穴’。

巢芜老君的武功，似乎在当年的七大魔头之下，那夜兰疮发作，被我在屁股上狠狠踹了一脚，当场就痛得昏死过去，可能是被踢中了‘罩门’，这活死人的‘罩门’也不知在里……不过没关系，我一向运气特别好，也许被我这瞎猫碰上死老鼠呢！”

心念既动，小伙子便出手如电，疾点活死人背后“灵台”，气海穴”及“命门”三处大穴，外带屁股上狠狠一脚。

这倒不是活死人太大意，他自恃一身“腐尸功”，经常故意露出破绽，诱使对手趁机抢攻，一跟他身体任何部位接触，那就上了大当，非中毒不可。

哪知小伙子是百毒不侵的“怪胎”，这下可弄巧成拙，够他受的了。

三处大穴被点中，已经很难过，偏偏活死人的练功“罩门”正在“督脉”与“会阴”之间的“鹤口”穴部位，被小伙子一脚，踢了个正着。

“啊！哇……”惊呼惨叫声中，活死人全身向前扑跌了个狗吃狗屎，趴在地上不动了。

杜小帅赶上两步，一脚踩在他的后腰上，邪笑：“你娘咧！别装死，快起来继续‘玩’啊！”

活死人咬牙切齿地恨声道：“臭小子！你也太狠了，竟然破了……破了我的……”话未说完已昏死了过去。

杜小帅又叫又跳：“哇噻！说签中‘特尾’啦！”

红红拾起被震飞的剑赶过来，双手握剑，照准活死人背心就要刺下，杜小帅一挥手惹笑道：“不必杀他，就让他变成个真正的‘活死人’吧！”

这少女不放心道：“杜公子，不行，待会儿他清醒过来又会作怪的。”

杜小帅捉笑：“安啦！他的邪功已经被我破了，醒过来发现自己已是废人，说不定不想活了，去买块豆腐一头撞死呢。”

红红“噗哧”一笑道：“爱说笑！豆腐怎么可以撞死……”

她的话尚未说完，“血轿”那边已传出钱如意的声音：“帅儿，你疯够了没有？”

杜小帅吐了吐舌头：“够啦！……”转过头一看，范桃花仍被老怪物挟着，却已衣不蔽体，只好向红红求助：“拜托，快把范大姐拖开吧，瞧这老怪物还舍不得放开她呐。”

红红已决心脱离“一统帮”，跟定了钱如意和杜小帅，自然对小伙子十分巴结，当下那敢怠慢，忙不迭过去从老怪物腋下，把范桃花拖了出来。

就这一会儿，老怪物已化作一滩血水，发出比“臭死鱼”更臭的异味！

四十五

“血轿”停在山下的竹林内。

钱如意独自悠闲地坐在一块青石上，看着杜小帅指挥，大家忙着赶制风筝。

这个风筝可真够大，足可列入“金氏世界记录”。

它是一只大蝴蝶，光是展开的两对翅膀，就有三丈七八，身体也有两丈来长。骨架是用竹子剖开，削成竹条绑扎成的，竹林里有的是竹子，就地取材，要用多少有多少，一点成问题就不知将用什么来“糊”它了。

杜小帅一面亲自动手绑扎，一面向身旁的钱如意轻声道：“娘，到底这顶宫轿原来乘坐的那位老太太，她究竟是什么身份？”钱如意问道：“你想追查‘血旗令’的下落？”

杜小帅弹了弹耳朵：“没啦，诗诗那天跟孩儿提到，她曾经跟几个姑娘闲聊过他们，她们和那四位大叔，是奉命护送老太太到苏州城外，约好到时候会有人去接的，诗诗猜想去接的人可能就是她娘。

这些姑娘虽不清楚是谁去接老太太，但她们总知道是谁派她们护送的吧。”

钱如意道：“我也问过他们，他们只是奉命护送那位老太太，其他的一概不知道。”

杜小帅眨了眨眼：“他们的师父是谁？”

钱如意笑道：“你真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啊！告诉你吧，他们的师父姓黄，是退休的老镖师，如今在京城开了间武馆是不是想去京城找他？”杜小帅揉揉鼻子有点糗：“以后再说啦，现在这里的事还忙不过来呢。”

钱如意沉吟了一下，忽问道：“帅儿，你想出的这个怪点子，真能管用吗？”

杜小帅弹了弹耳朵，惹笑：“到时候就‘栽’（知道）了，不过，这“可在老天爷帮忙，诸葛亮在此没错，但得要能借到东风才行啊。

”钱如意眉头一皱，忧形于色：“帅儿，这样太冒险了吧？！”杜小帅耸耸肩道：“莫法度（没办法）啦！本来我是打算天黑后，游到黄花岛上去的。

可是照红红说，根本不可能，大概游不到一半，就被湖中的‘食人鱼’啃光了，还嫌我肉少不够分呢！”钱如意担心道：“就算你能救得了诗诗，又怎能带着她逃出黄花岛？”

杜小帅把耳朵一弹：“娘您怎么这样想不开！孩儿又不是杨小邪，专练‘跑功’。

只要让我‘空降’到岛上，不把‘一统帮’搞他个天翻地覆才怪！”

钱如意摇头轻叹：“唉！我真拿你这孩子莫法度（没办法）！……如果你遇上了‘他’呢？”

杜小帅笑得很苦：“你说一统帮主？”

钱如意微把头一点，正色道：“他已决心要亲手杀你，但你……你却不能杀他！”

杜小帅真是瘪透了心，不再说话了。

大伙儿默默绑扎，不一会儿已将整个风筝骨架扎好。

杜小帅亲自检查一遍，看看扎的够不够牢固，认为满意了，才命两名少

女去把帐篷取来。

哇噻！他还真会动脑筋，又来一个就地取材，这下好好的一顶帐篷可报销了。

“血轿”的底层，简直就是个小储藏室，又象百宝箱，里面包罗万象，连剪刀，针线这些玩意都有。

本来嘛，钱如意本身是妇道人家，又带了八名少女，经常置身深山密林中，从不投宿客栈，日常用品必须样样齐备，少了一样就麻烦啦！

可是没想到，竟会让小伙子派上了用场。

他拿起大剪刀，先向钱如意逗笑：“娘，帐篷先借给孩儿用，改天赔您一个又新又大的。”

钱如意还能说什么，只好报以苦笑。

杜小帅得到娘的批准，便指挥起来，大伙儿一齐动手，将帐篷整个拆开，摊开成一片片的。

小伙子有板有眼，把拆开的一片片帐篷，蒙在风筝的骨架上，照着适当大小剪裁。

但风筝面积大，怎么拼凑还是不够。

这下可伤脑筋了，临时上那里去找布啊？

不用担心，小伙子的怪点子多的是，只见他在钱如意耳旁轻声嘀咕了几句，钱如意便斥道：“胡闹！”

杜小帅却嘻皮笑脸：“娘，这是没办法的办法，改天孩儿买新的赔她们就是了嘛。”

钱如意断然道：“不行！这么冷的天，要她们挨冻哪！”杜小帅一副撒娇相，噘着道：“娘，您看快起风了，东风就快来，我这个诸葛亮怎么可以没有准备好嘛……”

钱如意仍然摇头道：“这个主意绝对不行，你可以把风筝改小一点呀。”

杜小帅揪成了个包子脸：“娘，知道孩儿有多重吗？好几十斤哪，风筝太小载不起我，掉进湖里可玩不起来啦！”

风筝终于大功告成，现在要试飞了。

八名少女分为两组，合力各抬起蝴蝶风筝的两对大翅膀站好，红红与范桃花则抬着尾部。

杜小帅由两名中年壮汉协助，在十余丈外紧紧抓索，大喝一声：“放手！”

抬着风筝的十人一放手，杜小帅他们三人就掉头拔脚飞奔，大蝴蝶便向空中升了起来。

巨大的风筝逆风而起，逐渐升高。

杜小帅他们向旷野飞奔，不断将手上长索放出，直到只剩下几尺才停止。

哇噻！大风筝的力量好大，要不是杜小帅功力深厚，加上两名中年壮汉协助，简直就要让他飞啦！

范桃花，红红及八名少女，看得忘了寒冷，一个个兴奋地鼓掌喝采。

连钱如意也眉开眼笑，为她这“天才儿童”的儿子伟大成就，感到无比的欣慰。

杜小帅更是爽到了极点，又跳又笑地大叫：“行啦！万岁！万岁……”

钱如意突然眉头一蹙，想到了个大问题，长索只有百来丈长，风筝如何能飞到黄花岛的上空的，让小伙子空降而下？况且，这么大的风筝，目标显著，岛上的人不都是瞎子，绝不可能有看没有见，只怕人还没降落，就成了

他们的空中飞靶！但她见儿子这么兴奋，实在不忍心泼桶冰块让他凉啊凉的扫兴！

试飞成功，杜小帅便一声令下：“收！”

一名中年壮汉立即上前协助，帮着他将长索一把一把往下拉，另一个则将回的长索，在臂与肘上绕成一圈一圈的。

风筝逐渐落下，十个女子一拥而收，合力把它接住。

钱如意忙过来问道：“帅儿，你有好几十斤重，这风筝吃得住吗？”

杜小帅充满信心，眨眼道：“安啦！我马上试给您看，飞不起来我就放弃。”

钱如意无可奈何，只好叮嘱道：“千万小心啊！”杜小帅笑了笑，指挥十个女子把风筝抬回原来位置，自己把两脚套进大蝴蝶腹下的两个环索，再双手抓住前方的横架，交待十丈外紧紧抓住长索的两名壮汉：“我叫一二三，你闪就开始向前跑。”

然后吩咐十名女子道：“他们一跑，你们就快放一工，好了，现在准备，一……二……三……”

“三”字一出口，就见两名壮汉向前拔脚飞奔，十名女子也同时放开了手。

就在钱如意提心吊胆时，风筝向空中升了起来。

杜小帅“呀呼！呀呼……”地怪叫着，风筝愈升愈高，看得下面的人更是齐声欢呼，鼓掌喝采。

长索将要放完时，突然吹起一阵强风，两个中年壮汉拉不住了，被拖得直向后退。

钱如意见状大惊，立即掠身赶去，助他们一力，施展出“千斤坠”功夫，才使空中的风筝稳住。

但风力太强，拉得紧紧的长索突告崩断，只听众女吓得齐声惊呼！“啊……”

这下小伙子可成了乐极生悲，尝到了断线风筝的滋味！只见大蝴蝶随风飞舞，愈飘愈远，片刻间已飘过山头。

钱如意大惊失色，带着众男女急起直追。

一转眼，大风筝已旋转着直坠而下，落向了山后。

钱如意他们翻越山头，一路追寻下去，却已不见了那只大蝴蝶的踪影。

幸好范桃花的那身花衣衫特别醒目，见它高挂在树梢上迎风招展，大个儿奔近一看，衣衫已成了破布条，挂在树上是没错，风筝却已掉落在山沟里。

杜小帅摔得鼻青脸肿，坐在地上看着破碎的风筝发呆！直到大伙儿到了他面前，他才抬起头来瘪笑不已。

钱如意忙趋前关心地问道：“帅儿，摔伤了没有？”小帅一脸臭相：“人是没有伤，风筝……”

钱如意斥道：“别再提风筝了，你又不是表演特技，想玩命哪！”杜小帅霍地跳起来：“大家快来帮忙，把风筝抬上去修理啊！”钱如意喝阻道：“帅儿，你……”

杜小帅有听没有到，指挥着二男十女，合力把风筝抬出山沟，气得钱如意直跺脚，却又对这宝贝儿子设法度哪！

唉！天下父母心啊！

这下大伙儿可被小伙子整惨了，一个个累得精疲力尽，翻山越岭的把那

大的风筝，抬回到原来的旷地上。

不过，这倒是御寒的好方法，经过这一番折腾，大家都是满身大汗。

一点也不觉得冷了。

但整修可又有麻烦了，折断的骨架可以接上，可是能用的布料全部用完，加大家的衣服都被拆开，这会儿修补上那里去找布嘛？钱如意连大披风也派上了用场，她身为“血轿”主人，总不能把一身宫装脱下，只在“内在美”的内衣裤吧？！那太不象话！整修工作可不能停，范桃花马上表现出壮烈的一面……毅然脱下了肚兜。反正她也不在乎别人看。

其实，她就怕人家不屑一顾呢！

红红和八名少女一看她脱下肚兜，虽然很不意思，也只好硬着头皮照脱不误了。

这一来可了，十个女的全成了上身赤裸，仅留下一条内裤，那可不能再脱啦！

钱如意顿时又好气又好笑，拿这宝儿子没有一点皮调。

好在那两中年壮汉读过圣贤之书，深知“非礼勿视”的道理，连正眼都不敢“瞄”她们。

杜小帅当着钱如意面，更不敢露出“猪哥相”，还得装出一本正经的，忙着指挥大家进行修补。

忙活了整个上午，整修工作终告完成。

小伙子把断绳结处仔细检查一遍，才走向钱如意面前笑：“这回没问题啦！”

钱如意给他个大白眼道：“帅儿，你真是的是太不像话了，这会儿万一被外人撞见，成什么体统！”

杜小帅揉揉鼻子道：“安啦！这会儿各路人马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了，谁还会跑来这里偷看！”

钱如意叹了口气，忽问道：“你有没有把握，用风筝一定可以把你送上岛去？”

杜小帅笑得很贼：“孩儿已算过风向，天一会由西南风转为东北风，到时候风筝升到空中，我只要把长索斩断，风筝便会飘向黄花岛上空，孩儿可以操纵蝴蝶翅膀，控制它向下降落……”

钱如意截口：“万一控制不住，落进了湖里呢？”

杜小帅耸耸：“孩儿的运气不会这样衰吧？再说，爱拼才会赢啊！”

这时红红走了过来，反正她全身上下，早被小伙子看光光啦，也就不在乎了，她大大方方地道：“杜公子，我把岛上的情形说一说，你现在有空吗？”

杜小帅呵呵弄笑：“当然有空，我正准备要去问你呐。”

红红便蹲了下来，在地上画出黄花岛的整个图形，再仔细分出各处的位置，通道，以及所有的明哨暗樁，一一加以说明。

最后她指着一处小方格道：“这是我住的地方，杜公子如果能入这个房部，在床底下有个铁箱，里面全是我用的各种迷药，拿得到的话，说不定能派上用场。”

杜小帅微微点了下头，瞄眼道：“红红姑娘，你知不知道唐姑娘被关那里？”

红红摇了摇头：“当时我戴上人皮面具，去把她换出大鸟笼后，就不知道她被送到那里去了。不过……”她指着一个大方格道：“这儿是后院，西

门飞凤，还有那姓柳的女人，都被关这里，唐姑娘也很可能跟她们关在一起了。”

杜小帅眼睛一亮：“你说姓柳的女人，是不是当年的飘花宫宫主，芙蓉玉女柳苔青？”

红红耸耸肩道：“大概是她吧，我可搞不太清楚，只是听说有这么个女人，连见都没见过她。”

钱如意忽问道：“红红姑娘，你有不同有见过一统帮主的真面目？”

红红眨了眨眼：“没有……”

钱如意追问：“那你知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，或者他的来龙去脉？”

红红摇头道：“连他的义子宋一刀，恐怕也不知道。”

”钱如意失意轻喟：“帅儿，一切你只好见机行事了。”

不过，千万记住，纵然他要杀你也绝不可杀他！”

杜小帅苦笑道：“是，孩儿会记住的。”

红红却诧异道：“钱前辈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钱如意避不作答，把话岔开道：“大家忙活了一上午，帅儿，轿子里有些备用的干粮，却教他们拿出来，分给大家将就吃些吧。”

杜小帅应了一声，即向“血轿”走去。

太阳一落山，果然吹起了东北风。

天寒地冻，大伙儿冷得一个个直发抖。

钱如意当年拜在天山神尼门下，由于天山终年为冰雪所封，气温奇寒，所以必须先习“御寒心法”。

按照天山派的门规，一生只能收一个弟子，永远单传下去。

如果不是洪薇杀孽太重，被逐出师门，天山神尼也不会再收钱如意了。

这时钱如意见大伙儿被自己儿子整得惨兮兮的，一个个冻得缩作一团直发抖，看在眼里实在于心不忍。

她也就顾不得门规大忌，当即把“御寒心法”教会大家，以免他们全被冻成冰棒！

好在大家的武功都有相当的根基，“御寒心法”也不难练，只要懂了运功运气的窍门，经钱如意一番临时“恶补”，马上就能派上用场，而且发挥出意想不到的神效。

这一来，大伙儿总算身体暖和起来了。

直到二更时分，他们才开始行动。

巨大的蝴蝶风筝，又飞上了天空……

迎着风势，两名中年壮汉加上几名少女，合力拉着长索奔向湖边，幸而这一举不见一个人影。

风筝愈升愈高，顺着风向已到了石臼湖的西南方上空，距离黄花岛至少还有两三里以上呢！

杜小帅居高临下，整个石臼湖均一览无遗，奇怪的是岛上和湖的四周都毫无动。

连黄花岛的城堡中，也只有寥若晨星的光。

小伙子真是觉得奇怪，各大门派的人按兵不动，都在搞什么飞机啊？

是昨夜勾宁和马飞的人吃了个大亏，落得伤亡惨重，吓得各大门派都不敢轻举妄动了？还是……

念犹未了，东北风已增强，使得风筝震动不已，摇摇欲坠起来。

杜小帅可不敢大牌，当机立断，腾出一只手来，挥剑斩断了拉得紧紧的长索。

哇噻！风筝断线，就顺着风势飘去。

小伙子就像腾云驾雾，失去了控制，在空中连翻带滚地打起转来。

他不由地大吃一惊坠落湖中可不是闹着玩的，铁定成了“食人鱼”的宵夜。

惊乱中一失手，剑便直直坠落湖中。

真是逊死啦！

小伙子急忙双手以抓紧横杠的拉杆，使两对蝴蝶翅膀保持平衡，把大风筝当作了“滑翔机”。他还真有一套，经过紧急应变，风筝已能控制，操作自如，顺着风势滑翔，逐渐接近了黄花岛上空。两对巨大翅膀一收合，加上他施展出“千斤坠”功夫，风筝立即直坠。眼看距离地面只有五六丈高了，他急忙再将巨翅张开，渐慢下坠之势，缓缓降落。

下面一片漆，也看不清降落在那里。

不过，只要不是掉进湖里喂鱼，他已经很满足了。

那知“噗通”一声，竟然还是掉进了水里。

杜小帅吓得大叫：“妈妈咪哦……”

差点连魂都飞啦！急忙运足功力护体。

幸好并未遭到鱼群攻击，定神一看，原来掉进了一个足有半亩大的水池里。

他可不知道，这水池原是养“食人鱼”的，如果不是鱼已全部放入湖中，他连塞鱼的牙缝都不够呐！大风筝“功成身退”，派不上用场了，杜小帅只有放弃，忙不迭游向了池边。

他上池边，估计一下位置，才判断出是城堡中最后面，临近大湖的“养鱼池”。

小伙子真是命大福大，这降落地点还真选对了，“食人鱼”已全部放湖，这里连个看守的人都没有。

难得的是今夜天空乌云密布，星月无光，否则必会被人发现。那能让他安全上岸。

究竟是他吉人天相，还是“一统帮”气数已尽？

杜小帅不禁笑惹人得很：“真是天助我也！”

根据红红所说，鱼池的围墙外已是后院，既然关了西门飞凤及柳苔青等人，必然防范森严，可不敢掉以轻心了。

他不但全身只穿一条内裤，连剑也失手掉落湖里了，赤手空拳要对付人多势众的“一统帮”，不单是凭实力，还得靠智慧，要好好运用他的怪点子才行。水池里一泡，身上还真要命的有点凉飕飕的。

小伙子忙在池边打起坐来，先运功调息个周天，再以“御寒心法”使全身温暖。

片刻后，他已感到寒意全消，缓缓站起身来，伸了个大懒腰，便直奔围墙下。

围墙居然有三丈来高！哇噻！又不是皇帝老子的后宫中，里面住的年轻

嫔妃，怕春光外泄不成？！

小伙子心里憋骂一声：“你娘咧！”运足功力，身形一拔而起，跃上了墙头。

居高临下，放眼看去，这后院还真大，占地也足有半亩，跟养鱼池的大小相仿。

不过空旷的地方较多，靠近鱼池的围墙这边，几乎种的全是奇花异木，建筑部位仅占全部面积的四分之一。

一排精致的房舍，照样是雕梁画栋，金壁辉煌，真有点深宫内院的架势。

这时早已过了二更，远远望去，遥见仍亮着几盏灯光，只是静寂无声，夜色正浓，房舍外边不时有人影走动，大概是守卫的人巡逻吧？

小伙子纵身而下，利用夜色掩护，悄然向房舍那边扑去。掩近一看，那些走动的人影，果然是几个身穿黄色劲装，手持不同兵刃的蒙面壮汉。

他最急的是要救出唐诗诗和柳苔青，自然得先查明她们是不是被关在这里，否则人没救出，反而打草惊蛇，惊动了全岛上的人，那就不好玩啦！

正在动脑筋，如何潜入房舍去查看，忽听一丈外的假山石后，发出轻声的谈话，使他吓了一跳。差点不同大叫出声！哇噻！原来假山石后还“暗杠”，藏了暗椿，刚才他要糊里糊涂往前一丈多，岂不早就被人家发觉啦！其中一人轻声抱怨：“他奶奶的！这么冷的天，离天亮还有好长一段时间，蹲在这里真不好受！”

另一个笑道：“王三，咱们算不错耶，在这儿啥事不干，还有点老酒喝着，比‘外堂’的人守在岸边，随时待命，注意湖上的动静，连眼睛都不敢眨强些吧。怎么？难道你还想要房里的姑娘们，来几个陪咱们喝花酒不成？”

王三笑得很瘆样：“说的也是……”

杜小帅下意识地把手一伸，又想索取“专利费”了，随即把手缩回，心里瘪骂道：“你娘咧！我的这句‘说的也是’，怎么大家全学会？”

这时王三接着又道：“可惜你只带了一只酒葫芦，夜还长得很，怎么够咱们两个喝的。”

另一个笑骂道：“拜托，我带酒来只是为了御寒，你还当真喝醉不成？”

王三叹口气道：“早知道我也带只酒袋来了。”

大概是他拿起酒葫芦在猛喝，另一个忙道：“王三，别这么大口，留点给我……”

杜小帅灵机一地劝，用两指掐着鼻子，憋声道：“王三！王三王三听了，诧异道：“咦？好像有人在叫我耶。”

另一个道：“见你的大头鬼？我怎么没听见？”

杜小帅又轻唤了声：“王三！”

这回另一个也听见，忙道：“是有人在叫你啊！”

王三身道：“我去看看。”

刚走出假山石，冷不防杜小帅欺身到了背后，出手如电地点中他的“灵台穴”。

王三连声都未发出，就应声而倒。

小伙子的动作真够快，左手将他拦腰一把，右手接住了刚要掉的钢刀，然后将他轻轻平放在地上。

这可不能拖，他急忙脱下王三黄色劲装，匆匆穿在自己身上，再蒙起面，提了钢刀走回假山石后。

这一连串动作，总共花了不到半分钟。

有够快的吧！

另一个正在趁机喝，一见“王三”回来，忙收下酒葫芦问道：“谁在叫你？”

杜小帅憋着嗓门漫应道：“没人！”

另一个诧异道：“没人？……”

杜小帅一弯腰，好象要夺过酒葫芦，那人把手刚一挥，却冷不防被他点中了头顶“百会穴”。

“百会穴”又称“昆仑顶”，是人身百脉会聚之处，正是致命要害。

小伙子出手毫不留情，只听那沉哼一声，立时摆平，去向阎王爷报到了。

他讪笑不已：“抱歉，打扰了你老兄的酒兴！”

拿起酒葫芦，仰起脖子张口一倒，“咕嘟”没喝几口，酒已经没啦。

小伙子失望地骂道：“你娘咧！酒味还没喝出来就没了，不能多带些来吗？”

可惜那人已死翘翘了，否则他一定情愿回去抬来一大缸酒，换回他的一条命。

杜小帅既已知道，附近可能遍布暗樁，防范森严，可就不能太脱线了。

他走出假山石，眼光一发现从他站的位置，一直到房舍前，共有十几处假山石，每一处相距都在五丈左右，以扇形分布开来，形同包围着房舍这一面。

小伙子看在眼里，心想每一处假山石后，都可能布有暗樁，以便暗中监视房舍那边的一举一动。

而房舍前面尚有十几人站岗把守，更有些人在四周不断地巡逻。

防范既然如此森严，就甭说啦，被关在房舍里的，必定是重要人物！

杜小帅心想：“我如果硬闯，这些人是‘烧款代志’，但势必惊动整个城，还是动动脑筋吧？”

好在他定在生“怪胎”，满脑子装的都是怪点子，随便动动脑筋，马上就可派上用场。

眼珠子滴溜溜一转，已经计上心头，比“易开罐”还方便。

只见他悄然掩向五丈外的另一处假山石，轻声唤道：“王三！王……”

果然不出所料，这假山石后也布有暗樁！

一个黄衣蒙面壮汉，闻声现身而出，轻声斥道：“他奶奶的！王三在那边，怎么跑到这里来找！你是谁……”

杜小帅欺身上前，出手快如逾闪电，并指如战点中那人的“华盖穴”。

“我是你爸爸！”

“嗯！……”地一声轻哼，那人便应指而倒。

这回不用衣服了，反正他们穿的是一律是黄色劲装，又蒙着面，乍看根本分不出谁是谁嘛！

杜小帅掠到那人，便若无其事地走回假山石后。

另一个正在假山石中，双手垫在脑后当枕头闭目养神，眼皮都是懒得睁开便道：“剑五，是谁呀？”

杜小帅也懒得回答，飞起一脚，踢中那人的“太阳穴”。

那人哼都未哼一声，就不必养神了，可以从此长眠不醒！杜小帅一连“摸”掉两处暗樁。

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，心里忍不住自夸道：“小子，你真是天才啊！”他黠笑不已，走出假山石。

现在他又尝到甜头，驾轻就熟，决心重施故技，仍然掩近另一处假山石，轻唤道：“剑五！剑五……”

果见假山石后闪出两人，其中一个刚说：“剑五在那边……”小伙子出手既快又准，分点了两人的死穴。

两人猝不及防，被攻了个措手不及，双双发出声沉哼，就呜呼哀哉喽！哇噻！一箭双雕，这下小可乐歪了嘴。

他一兴奋，如法泡制，就这样一处接一处地，把十几处暗椿一一解决。

暗椿的布设，当然是为了暗中监视房舍那边的动静，同时防范外人从另一方面潜入。

由于“食人鱼”已放湖中，且已布设了“刺椿”，又有“铁鲨”随时待命，根本不可能有人偷渡上黄花岛，以致这些担任暗椿的壮汉，认为万无一失，只须应付公事似的，藏身假山石后做做样子就行了！

他们那会料想到，小伙子却是从天而降！

注定要死得很难看哪！

小伙子既已解决了所有暗椿，就没有后顾之忧，不用耽心，掩向房舍会被发现了。

利用夜色朦胧，及花木的掩护，小伙子迅速掩近了房舍，避开巡逻的人，掠上了屋顶。

他匍匐爬近屋沿边，居高临下，向对面亮着灯光的房舍看去，可惜窗上糊着不透明的棉纸，无法看到屋里的情景。

正在大伤脑筋，忽听一阵整齐的步伐声由远而近，小伙子循声望去，只见一队黄衣蒙面人，正朝房舍浩浩荡荡行来。大约在十人以上，前面四人提着灯笼，两盏写着“古”字，另两盏则写着“章”字。

这一队人，除了为首的两个戴着同样人皮面具，好像一对双胞胎。

其他的都蒙着面。

杜小帅不知为首两个人是谁，因为上回在蒙蒙谷，一统帮主及宋一刀在内的好几百人，都是戴着一模一样，如同一个工厂的出品。他不由地暗骂道：“你娘咧！难道‘一统帮’里所有的人，都是见不得人的老鼠？！”

屋前把守的岗哨，一见他们到来，忙不迭执礼甚恭地齐声招呼：“参见两大护法！”

哇噻！原来是“一统帮”的两大护法，难怪这样拉风呐！

深更半夜，他们莫非是来查勤？

杜小帅眼见这一行人往房沿下走去，灵机一动，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，当机立断，身子一滚纵落下地，小伙子落地无声，动作快得出奇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赶上了走在最后一人的身后。

那家伙也真够“驴”的，自己后面突然多出个人来，竟然感觉都没有！简直跟死人一样！

由于夜色朦胧，只有前面四人提着灯笼，后面黑忽忽的，连走在最后的那人，也没发现，那些岗哨自然更是不可能察觉出来，还以为杜小帅这临时“插队”的，也是两大护法带来的人之一呢！

在“一统帮”中，除了帮主之外，四大护法是最有权威的。

这两位大护法突如其来，谁也不敢问他们来干啥，除非是活得不耐烦了。

四名提着灯笼的汉子，一到屋前便分向两边站好，其中一位护法取出角匙，打开门上挂的在锁，门一开，他退开一步，向另一护法作个手势，谦让道：“章护法请！”

章护法也作个手势道：“古护法先请！”

古护法不再假仙，一摇三摆地走了进屋，章护法随后跟入，后面那批跟屁虫，也跟了进去。

杜小帅走近一看，才知道是精钢打造的，窗上均装的粗铁栅，简直比监狱还要牢固！房里只有两盏油灯，那够看的，等四只灯笼提进来始大放光明。

哇噻！屋子里二三十名少女，全被缚住双手，吊在横梁下，幸好脚尖还可着地，否则就像在荡秋千啦！

犯人也睡觉啊！这是那门子的睡法？

她们虽然被吊着无法睡，还是一个一个垂头打盹，有的居然睡着……也真难为她们啦！

突然被人声警醒，使她们全都面有菜色，不知又有什么大祸临头。

只见古护法走上前，亲自动手，从一名少女的“灵台穴”部位，揭下了一个象药膏大小的黄纸，瞄了半天，递向章护法师：“你看！”

章护法接过去一看，不由地愤声道：“哼！西门飞凤这鬼娘们好大的胆子，这哪是什么‘勾魂符’，分明是张普通黄纸！”

杜小帅一弹耳朵，想起阴阳双剑不但误饮“黄花消功散”功力尽失，而且被贴上“勾魂符”，才不得不听西门飞凤。

想不到“七煞女”是西门飞凤的心腹，照样也被贴了“勾魂符”！

但听这两大护法的口气，好象西门飞凤搞了什么鬼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！

这时两大护法十分生气，双双动手，亲自将所有少女背上的“勾魂符”一一撕揭下来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全都是普通黄纸！

四十六

大厅上，灯火通明。

一统帮主大刺刺地，坐在铺着兽皮的太师椅上，手上把玩着一柄带鞘的匕首，看上去并不怎么起眼，却正是杜小帅的那把“心匕”！

宋一刀站在他身后，左右两旁恭立着两位护法，以及十来个黄衣壮汉，他们脸上都戴着一模一样的人皮面具，根本分不出谁是谁。

厅内尚分布了好十几名蒙面汉子，简直可以称得是戒备森严，如临大敌。

其实，厅中只有一个“犯人”，那就是被关在一只大鸟笼里，全身赤裸，一丝不挂的西门飞凤！

她也已归顺“一统帮”怎么成了“笼中鸟”？

只见这娘们盘坐在笼中，好像一点皮调都没有了，一副狼狈相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冻得浑身直发抖。

尤其几十双眼睛，贪婪地直在她身上打转，仿佛把她当成关在笼子内的猴子般看，真是叫她瘁透了心！

但莫法度，谁叫如今她已不再是岛主身份，人家爱怎么玩，她也只好随便啦！

忽听一统帮主冷声道：“西门飞凤！你还不承认姓杜的小子武功未失，是你搞的鬼？”

西门飞凤力辩道：“爱说笑！那瓶‘黄花消功散’，连酒都未渗，就直接灌进他口中了，是你在场亲眼看见的！”一统帮主喝问：“那么为什么他的功力既未消，也未散呢？！”西门飞凤翻了个白眼：“那我怎么知道？”

一统帮主冷冷一哼：“你当然知道！有人告诉我，不久前你派人把那小子，还有个老叫化和姑娘骗来，他们曾饮了渗入‘黄花消功散’的酒，结果屁事都没有，是不是有这回事？”西门飞凤暗自一惊，力持镇定：“那可能是韩森和雷行，事先偷了解药，见面时就偷偷交给了他们……”

一统帮主怒斥道：“你少在那里毛盖！解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藏在何处，他们那能偷到手？分明是你早就知道‘黄花消功散’对那小子毫无作用，却骗我说能散尽他的功力，故意使他们能伺机脱逃，是不是？”

西门飞凤咬牙道：“那小子把我弟弟武功废了，我跟他的帐还没算清，干嘛我要暗中助他脱逃！”

一统帮主断然道：“你想利用他来对付我！”

西门飞凤“哦！”一声，苦笑道：“他会受我利用？”一统帮主冷笑道：“西门飞凤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嘿嘿，你的岛被我占据了，心有不甘，所以想让那小子来对付我，是吗？可惜你打错了主意，那小子只求自己能逃命就不错啦，不会回头来救你的！”

西门飞凤耸了耸肩：“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话可说了！”宋一刀忽然弯下了腰，在一统帮主耳边轻声滴咕几句。

一统帮主听毕，微微点了下头，宋一刀便径自匆匆离去。

西门飞凤看在眼里，不知他们又想出什么鬼点子来对付她，虽然都快被吓倒了，还是得产和没事一般。

一统帮主随即又问道：“西门飞凤！如果这事我不追究，你是不是真心真意归我‘一统帮’？”

西门飞凤瞄眼道：“我不归顺行吗？”

一统帮主手中把玩着“心匕”，抽出半截又插入，不停地抽插着，笑问道：“那你的手下呢？”

西门飞凤眨了眨眼：“她们都贴上了‘勾魂符’，每日必须服用的解药在你手中，她们能怎么样？”

一统帮主带着怀疑的口吻：“你的‘勾魂符’，不会像‘黄花消功散’一样失效吧？……”

西门飞凤刚说了声：“爱说笑……”

突见浩浩荡荡的一行人，押着二三十名双手被搏，全身竟是光溜溜的少女进入大厅。

西门飞凤见状，差点没昏过去！

只见古护法快步上前，执礼甚恭道：“启禀帮主，那批有问题的小妞儿全带来了。”

一统帮主瞥了那些少女一些，沉声问道：“你们检查过了吗？”古护法恭声：“属下与章护法已亲自查验过了，她们身上贴的根本不是什么‘勾魂符’，只不过是一方普通的黄纸而已！”一统帮主勃然大怒，喝斥道：“西门飞凤！你敢跟我搞这种飞机！”

西门飞凤愤声道：“我的‘勾魂符’，本来就是一方黄纸嘛！”古护法嘿然冷笑道：“不对吧？！听你那位‘忠心耿耿’的石总管说，符的背面不但画有符咒，而且用一根根针刺入‘灵台穴’中心。”

如果自行将针符揭开，受符人必死无疑，可是这些姑娘们的符已被咱们揭开了，怎么没有一个当场死翘翘？”

西门飞凤可呆了，尖叫：“你把她们身上的‘勾魂符’揭开了？”古护法气手一招，众壮汉便将那二三十名少女推上前，排成一列，背向着西门飞凤，好让她看到她们的背部。

西门飞凤仔细看了，果见她们“灵台穴”部位贴的典纸已被揭掉。

心知佯作归顺已经穿帮，只好“刷刷去”（算啦）！一统帮主冷森森道：“西门飞凤，我是很看重你，才耐着性子劝你规顺，而且保留你的武功，否则早就全丢进池子里去喂‘食人鱼’，想不到你竟敢跟我耍这一手，是不是想来个‘绝地大反攻’，‘反败为胜’呢？”

西门飞凤怒哼一声，仍然保持沉默。

一统帮主又道：“其实，凭我‘一统帮’人多势众，而且人才济济，并不缺少你们这剩下的一两百人。

只是想到你苦心经营的黄花岛，能有今天的局面也不容易，却让咱们捡了个现成的便宜，所以给你们一个机会。

如今各大门派的人马已聚集石臼湖四周，蠢蠢欲动，只要他们胆敢大举来犯，那就等于飞蛾扑火，自己找死，到了那时候，天下武林，唯我‘一统帮’独尊，让你当个副帮主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不比你这小岛主强吗？可惜你这娘们不知好歹，真是狗肉不上秤啊！”

西门飞凤横了心，憋声道：“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，要杀要剐，你就着着办吧！”

一统帮主狞笑着：“这么说，你是不怕喽？”

西门飞凤哼声道：“大不了一死，有什么好怕的！”

一统帮主怒道：“好！我就成全你！”

他一施眼色，右边的那位护法转守身，击掌三响。

右边拱门里，立即应声走出一名年轻女婢，双手托着一只圆盘，盘中有一壶一杯，快步走了上前。

哇噻！“一统帮”还有板有眼，要处西门飞凤，居然还给她喝杯“刑前酒”呢？

西门飞凤已经豁出去了，瞪眼：“不必来这一套，要杀就杀啦！”

一统帮主斥道：“你少臭美，这是送你‘上路’毒酒！”

西门飞凤瘪惊道：“毒酒？”

一统帮主道：“像你这么美，而且，虽然你已经嫁了七嫁，至今还是‘黄花大闺女’，随便在你身上那儿砍一刀，或是刺一剑，都是损你的完美。

待会儿去阴曹地府，阎王爷见了都会心痛，所以我决定给你个全尸！哈……”

好死不如歹活，没有人不怕死的，尤其是西门飞凤这样美丽又自负的女人！

她一向自认为是“女强人”，这时面临死亡，也不禁感到莫名的恐惧。

西门飞凤已经没有退路了，毛了心：“放屁，把毒酒拿来！”一统帮主一施眼色，年轻女婢便端着托盘走到笼前。

“七煞女”和其他少女，见西门飞凤伸出手来拿酒壶，忍不住齐声哭叫声：“岛主……”

她们要想过去阻止，但每人都被两个壮汉架住，根本无法挣脱。

一统帮主混在众壮汉中，由于落在最后，还轮不到他上前帮忙挟持那批女。

而且他站得较远，又被前面一些人接住，无法直扑七八丈外的一统帮主。

西门飞凤虽不是什么好女人，但她宁死不为“一统帮”所屈服，这点倒很令人敬佩。

小伙子顿时热血沸腾，正蠢蠢欲动，突觉被身旁的黄衣蒙面人，以臂肘轻撞了他一下。

他呆了一下，转过头一看，只见那人微微摇头示意，似在止他别轻举妄动。

这人是谁呢？

杜小帅打量他的体型，猛然想到，极可能是“铁掌”东方明！幸好这时大家的注意力，全都集中在西门飞凤身上，没人察觉到他们的小动作。

只是杜小帅可吃瘪啦，就算这人是东方明，又怎会识破了他呢？

他哪会想到，当时从屋上落下，走在最后的就是这个人！如果不是这人存心掩护，他哪能半路上“插队”接在最后面？！他又不真是死人，一点感觉也没有！

杜小帅这一尺疑，那西门飞凤已将酒壶抓起，拿进了笼中，只听二三十名赤裸裸的少女，呼天抢地的哭成一片。

西门飞凤却连酒杯也不用，干脆利落，就举起酒壶，将“毒酒”对着嘴一口气灌了大半壶。

哇噻！她倒是决心求死，一死百了啊！

杜小帅要抢救已经来不及，只好静观其变了。

一统帮主见状，不由地狂笑道：“好！好！想不到你竟视死如归，了不起！哈……”

西门飞凤一气之下，干脆把剩下的小半壶全部灌下，愤然将空酒壶掷了

出去。抢声道：“姑娘们，不要哭，黄花岛的人绝不怕死！”众少女一听，果然停止了哭泣，齐声道：“咱们死也追随岛主！”西门飞凤深受感动，热泪盈眶：“好！我先走一步，在黄泉路上等着你们！？”

一统帮主鼓掌喝采道：“好！真令人感动！”随即深深叹了口气：“唉！虽然‘一统帮’里，也有不少人肯为我买命，可惜更多贪生怕死的饭桶，如果人人都象这些姑娘，我的大事已成了！”

整个大厅里，顿时邪雀无声。

西门飞凤仍然盘坐在笼内，她已双手垂放在身旁，不再遮掩裸露的前胸，反正人都快死了，也不差被人看啦！

现在，她静候着死亡的来临……

过了片刻，毒性似乎已发作，使她感到周身逐渐发热起来，像一团烈火在体内燃烧。

大概离死不远了吧？

她索性双目紧闭，等待着西方极乐世界派人前来接引……不料体内的烈火愈烧愈盛，而且向四肢百骸流窜，仿佛千万只蚁虫在爬动，使她感到无比的难受。

古护法上前双手一抱拳，恭声道：“启禀帮主，这娘们留着还有用，保不网开一面，给她个机会。”

一统帮主故意问道：“古护法，你有什么主意？”

古护法献计道：“依属下之见，如果她肯真心归顺，就请帮主饶了她吧。”

一统帮主慢条斯理地问道：“西门飞凤！古护法在为你求情呢，你怎么说？”

西门飞凤求生不得，欲死不能，昏乱地大叫道：“我，我受不了啦，你们要我干什么都可以，不要再折磨我了啊！……”一统帮主一施眼色，站在右边的那位护法便又向里面击掌三响。

他们好像一切都排练过了，掌声一响立即走出个年轻女，双手端着托盘，盘放着一只盖碗，一直走到巨笼前。

西门飞凤迫不及等地爬至栅栏前，双手紧抓住栅栏，以为送来的是解药，却见女婢双手端着托盘，放着一碗不知是啥玩意，不禁诧然急问道：“这，这是什么？”

女婢答道：“醒酒汤！”

通常“醒酒汤”都是用猪心，或是鸡鸭的肝，肾做的，多加姜和米醋，吃起来酸酸的有点像“酸辣汤”，确实具有醒酒的作用。

但西门飞凤并非喝醉，“醒酒汤”能解得了吗？

真是爱说笑！

不等她发问，一统帮主已黠笑道：“解药放进汤里，特殊毒药必须用特殊解法，不用怀疑。”

西门飞凤憋想：“汤里不可能有花样，他们想毒死我，刚才酒里就下了毒。

哼！就算汤里有毒我也不在乎，能毒死最好，免得活受罪！”

打定主意，她便伸出双手，把盖碗捧了进笼。

揭开碗盖一看，果然是碗热腾腾的醒酒汤，看样子大概是用猪心切片‘川’的。”西门飞凤毫不犹豫，端起来就喝。

虽然汤很烫，但她急于解毒性攻心之苦，也就不顾不得了，一口气喝下

了大半碗。

一统帮主笑了笑：“光喝汤没用，汤里的‘心’也得吃啊！”西门飞凤呆呆的信以为真，伸手从碗里抓起几片，塞进嘴里就嚼着吞下肚去。

她根本食而不知其味，也尝不出是否鲜美，一阵狼吞虎咽，把一碗醒酒汤连“猪心”干光。

杜小帅看在眼里，正觉得奇怪，不知他们搞什么飞机，忽听一统帮主笑问道：“味道如何？”

大概汤里真放了解药，西门飞凤果然觉得毒气似乎渐消，已不像刚才那样难受，便微微点点头。

一统帮主又问道：“你知不知道，这汤是用什么做的？”西门飞凤茫然摇摇头心里似已预到有什么不对劲了，美目睁得大大的。

一统帮主哈哈一笑，向右边那位护法吩咐：“好了，把人带出来！”

那护法恭应一声，击了两下掌。

只见从右后方的拱门，首先走出了宋一刀，后面是两个黄衣蒙面壮汉，架着个上身赤裸，头已垂下，胸膛鲜血还在直流的男子出来。

哇噻！这个竟已被开腔破腹啦……真是死得有够惨的！一统帮主沉声道：“西门飞凤，你刚才吃的醒酒汤，就是用这小子心做的！”

西门飞凤惊叫道：“什么？……”

一统帮主狂笑道：“哈哈，你看看他是谁吧！”

宋一刀正好走到巨笼前，回身等两名壮汉将那人架过来，伸手抓住他头发一提。只听西门飞凤一声惊叫：“小弟！……”顿时张口喷出一道血箭，醒酒汤也一并吐出，便昏了过去。

原来这个被开腔破腹，挖出来做醒酒汤的小子，竟然是西门小郎！二三十名少女齐声哭叫道：“岛主……”

个个不要命了，奋力撞开左右挟持的壮汉，直向巨笼冲去。

说在这时，一条人影暴起，直射太师椅的一统帮主，但被分立在两旁的两位护法挺身拦截住了。

这两人象是一统帮主的随身保镖，他们的反应也真够快，而且身手敏捷，一见有人突袭，立即挺身拦截，双双出手就攻。

突然发难的这个当然是杜小帅，他趁众人的注意力，集中在西门飞凤和那二三十名少女身上时，冷不防向一统帮主扑去，东方明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。

其实，他是打算先夺回“心匕”再说，眼看两位护法抢先出手，可真是瘡苦得很，就不跟他们客气啦。

小伙子施展“幽灵十八扭”同时，“君邪手”也已出手，只见他双掌齐发，左劈右切，分向两位护法的正面和腰部攻去。

两位护法也不是混假的，本来嘛，要没有两把刷子，那能在“一统帮”里搞上这个职位。

他们虽不会“扭”，闪功倒是一流的，各自分向左右一闪，使小伙子的凌厉攻势落空。

这两个家伙可不是挺身出来挨打的。

闪开小伙子的攻击，立即回身还以颜色，双掌两拳几乎同时攻到。

分列在太师椅两侧的十几名黄衣壮汉，不是站在那里摆派场，也不是摆好姿式，陪帮主等着照相的。

连两位大护法都出手了，他们还敢休息啊，不等帮主下令，已拔刀一拥而上。

这一来，杜小帅顿时成了背腹受敌……有够惨的！

他原想先夺回“心匕”再说，二看这情势，只好随机应变了。西门飞凤的死活，和他可没什么关系，虽然他“命犯桃花”，也不致“见色心动”，想当这娘们的第八任“小丈夫”啊！

灵机一动，小伙子又施出“幽灵十八扭”，左一扭右一扭地，连连避开了他们的前后夹攻，趁这个空档直向一统帮主扑去。

一统帮主还真能沉得住气，他居然大马金刀端坐在太师椅上，连动都不动，好像眼前发生的惊乱，跟他毫不相干，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热闹的。

眼看杜小帅已扑近，距离太师椅不到两丈，站得最近的古护法，非但不挺身上前拦截。反而双双暴退开去。

小伙子心里刚暗叫一声：“怪事！……”

突闻一声巨响，一个两丈见方的无底大铁笼已落下，要不是他即时扭开，险些被罩个正着。

哇！难怪一统帮主有恃无恐，两位护法不进以退居然想暗杠哇！

杜小帅暗叫一声：“好险！”

差点吃了个大瘪，但他尚未及绕过大铁和龙，再向一统帮主扑去，突见太师椅的四周，从地面上的一排排小洞孔，喷射出一股股浓烟，顿时弥漫成一片。

就这一迟疑，左边的宋一刀，古护法和章护法已齐齐攻到。

小伙子不敢贸然硬往浓为因中闯去，只得回身迎敌，抽出钢刀来跟他们干上了。

宋一刀的刀法果然厉害，那可一点都不是乱盖的，上前虚晃两下，第三刀就使出手，一刀直取杜小帅的胸膛。

古护法和章护法则左右夹攻，双双挺剑刺来，正好形成一个“品”字形。

一刀两剑已攻出，忽听浓烟中的一统帮主喝道：“要活的！”似已认出了杜小帅。

宋一刀向来是杀手一出，绝对一刀摆平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

这位古护法，正是当年一招摆倒东方明，使那以“铁拳”享誉武林的隐士，不得不加入“一统帮”，心不甘情不愿地干了个苏州分舵主的古大冲。

而章亮也不是泛泛之辈，他的剑法出自青城派，只是功力稍逊于古大冲而已。

凭这三人的一刀两剑，又是联手同时攻到，纵观天下武林，能够死里逃生的，实在数不出几人。

偏偏杜小帅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他正要以刀代剑，施展出“玄天三剑”，让他们尝尝厉害，不料浓烟中的一统帮主一声大喝，三人竟硬生生把攻出的招式一变，改为欺身进逼，似要击落他的钢刀，迫命他束手就擒。

小伙子没他们那种顾虑，爱拼才会赢啊！“玄天三剑”中的一招“阴阳倒转”已出手。

只见一片刀影，如同江水倒悬，向三人冲激而下，那等气势与速度之外，别说是两位大护法了，就连刀法自负的宋一刀看了，也为之心惊不已。

幸好这三人都不是弱手，急忙收势暴退，才堪堪保住了三颗脑袋瓜，否则鬼门关又多三位不速之客。

杜小帅一招“阴阳倒转”，逼退了三大高手，他并不趋势追击，竟也一个倒纵，出其不意地回身向浓烟弥漫中扑去。

他虽未读过“孙子兵法”，也知道“擒贼先擒王”的战略，眼前的情势，除非他能以“玄天三剑”中的“毁天灭地”，将整个大厅的人赶尽杀绝，否则终必落个寡不敌众，被他们活捉。

但他手中只是一把钢刀，可不是“断魂剑”，以刀代剑可不一定能发挥出那惊天动地的威力。

何况在场的除了一统帮主，尚有一宋一刀和四大护法，谁也不是省油灯，那会伸长脖子让他砍啊！所以他决心来个“王见王”，干脆去找一统帮主全力一搏。

小伙子在回身疾扑时，又屏住了呼吸，以免又被迷药摆平。

那知就这眨眼的工夫，等他扑进浓烟中，睁眼一看，非但一统帮主已不知去向，连那张太师也不见啦！

杜小帅可不敢再呆，急中生智，突由左侧倒射而去。

这时几十名黄衣蒙面壮汉，正手忙脚乱地，镇压着那二三十名全身赤裸，誓死效忠西门飞凤的少女，突被杜小帅闯来一搅和，顿时乱成了一片。

可真是精彩啦！由于他的这身打扮，跟壮汉们一模一样，一时很难分辨出谁是谁，加上小伙子很“绝”，并不出手伤人，却以“幽灵十八扭”身法，在他们之间一阵乱窜，专点壮汉们的“笑穴”。

这下子可热闹了，几十名壮汉狂笑不已，杜小帅也跟着大笑，好像一群从疯人院跑出来的疯子！

今夜在场的这些人，可以明显的分别出有所不同，凡是与帮主戴着同样人皮面具的，只不过是次要角色，以及“一统帮”爪牙而已。

连东方明最近力求表现，都还得不到一统帮的信任。

其实，他是自己蒙上面具，混在那批壮汉中的。

这会儿大厅内一片惊乱，押那些少女的壮汉们，已是狂笑一发不可收拾，如同服了“红中”“白板”。

那二三十名光溜溜的少女，双手仍被反缚挣不开，倒在地上滚过大鸟笼，呼天抢地的哭叫道：“岛主啊！岛主啊……”

分布四周戒备的几十名蒙面汉子，还没搞清杜小帅是谁，尤其这时大家已混杂在一起，根本分不出那一个是“窝里反”的，一个个都不知所措，简直快哭了。

古太冲不愧是“一统帮”的首席护法，他一看这情形，立即抢声喝道：“大家听着，‘一统帮’的人立即除下蒙面，否则格杀勿论！”

这一着果然高竿，蒙面一揭开，便敌我分明，小伙子可跑不掉啦！

但几十名蒙面壮汉若痴若狂掩盖了古大冲的话音，根本没有人听见什么。

古大冲可不是唬人的，他说干就干，挥剑大喝道：“杀！”一声令下，四周戒备的几十名汉子那敢抗命，立时挥刀冲杀上前。

捧腹大笑的杜小帅霍地跳起，以刀代剑，运足真力一招“毁天灭地”攻出。

但见刀影滚动，如万马奔腾，似排山倒海，挟着雷霆万钧之势，直向正

面冲来的十几名汉子怒卷而去。

忽呼一片惨叫声中，一颗颗的脑袋瓜满地滚，一条条的断臂断腿四处飞散，构成一副惨烈无比的骇人景象！

其他的汉子来不及收势，已被杜小帅回身挥刀乱斩，杀得惨叫连声，血雨飞洒，纷纷倒地不起。

宋一刀和四大护法看在眼里，也不禁惊得张目结舌。

他们虽然杀人不眨眼，可还没见过这种杀法！

即使杀人当家常便饭的宋一刀，刀法再快，也只能一刀杀一个，那能像杜小帅，一刀出手，就杀了一大片！

他们五人都曾听过死里逃生的人回报，说这小子的剑法和功力如何惊人，都以为夸大其词，吃了败仗灰头土脸地逃回，无法向帮主复命，不得不危言耸听，替小伙子“膨风”（吹牛）！加上红红出马，只不过略施小计，就把这小子给活捉了回来，难免对他有了轻敌之心。

现在他们可亲眼见到了，绝不是臭弹！

只是这五个人简直无法相信，天下会有这样霸道的刀法？！尤其宋一刀，更难以接受这事实，他绝不相信，天下竟有比“疯刀”更疯狂厉害的刀法！

古大护法猛然回过神来，疾喝道：“大家快退！”“退”字一出口，四大护法暴退。

除了狂笑不止的几十个壮汉，其他十几名戴人皮面具的，以及刀下余生的汉子，忙不迭跟着退出了大厅，连东方明也混在其中。

这时西门飞凤仍昏倒在大鸟笼中，那二三十名少女也被惊得停止了哭叫，躺在地上不敢出声。

而宋一刀却未退，他面对着杜小帅，惊诧好奇地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刀法？”

哇噻！这小子还真绝，连性命都不顾了，只想知道双方刀法的来龙去脉。

杜小帅脱眼斜笑：“我用的是剑术，手上没有剑，只好凑合合啦！”

宋一刀斥道：“来这套，刀法就刀法，剑术就是剑术，那能随便凑合！”

杜小帅弹了弹耳朵：“莫法度（没办法）！”

宋一刀一声：“姓杜的！一山不容二虎，我既要以刀法称霸武林，就决不容任何人的刀法胜过我。

今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进招吧！”

杜小帅一副吊儿郎当地捉笑：“你娘咧！我是看在你妹妹的份上，并不想杀你难道你非自己送死不可？”

宋一刀眨了眨眼，怒问道：“我妹妹跟你这小子有什么交情？”杜小帅贼笑不已，故意道：“说到交情，那可可不浅呢，说不定你就快有外甥当舅舅啦！”

宋一刀怒骂一声：“放屁！”人已欺身而上，抡刀就向杜小帅连连猛攻。

杜小帅又施展出“幽刀十八扭”边扭边惹笑：“哇噻！说打就打，你这大舅子是怎么当的啊！”

宋一刀气得差点脑血中风，咆哮如雷地叫骂：“臭小子！快说，把我妹妹藏在那里？”

杜小帅仍然不急于出手，嘻皮笑脸地：“大舅子，你可真没记性，我不是以告诉你了吗，她还是在苏州城那个旧宅子里呀。

再不快办喜事，她就要做未婚妈妈喽！”

宋一刀已经快抓狂了，挥刀一阵猛攻，连连施展杀手，却连杜小帅边也沾不上。

这对向来杀手一出刀取人命，从未失手的宋一刀来说，无异是奇耻大辱，等于砸了他“一刀”的招牌。

杜小帅连扭几扭，避开宋一刀的疯狂攻势，突然一个暴退，比个手势叫道：“暂停！”

宋一刀的攻势一顿，怒问道：“你有什么屁要放？”

杜小帅正经八百地道：“宋一刀！你很拽哦？你们的帮主已下令，任何人不得伤我一根汗毛，他要亲自下手杀我，难道你要跟他争？嗯！”

宋一刀果然为之一怔：“这……”

杜小帅逗惹道：“这个‘屁’虽然不臭，但很响，至少可以提醒你，违抗了你们帮主的命令，你可就没了混了！”

正在这时，不知从何时传来一统帮主的声音，狞笑道：“小杂种，你在那里挑拨离间，如果再不束手就擒，我就送碗‘醒酒汤’给你吃。

那可是用唐教主的心做的，保证新鲜味美，保你吃得赞口不绝！哈哈……”

杜小帅这下可瘪了，怒道：“你听着，不管你是谁，胆敢伤害唐姑娘，就要你死得很难看？！”

一统帮主的声音又响起：“让我死得很难看？小杂种，你的口气未免太狂了吧！”

左一声小杂种，右一声小杂种，听得杜小帅非常刺耳，不爽到极点，回骂道：“老杂碎！你不是要亲手杀我吗，怎么光要别人拼命，自己却变成缩头乌龟？”

这“乌龟”两字，紧骂人老婆不守妇道，红杏出墙，偷汉子让丈夫戴“绿帽子”的意思，似乎犯一统帮主的大忌，顿时怒斥道：“小杂种！你敢骂我？”

杜小帅憋声道：“骂都骂了，还有什么好怀疑的！”

一统帮主怒哼一声，喝令道：“一刀，把这小杂种带到‘寝宫’来！”

宋一刀恭应一声，向杜小帅挑道：“小子，你敢不敢去？”

杜小帅不在乎，一弹耳朵：“去就去！谁怕谁呀？”

宋一刀不敢再贸然出手，作个手势道：“跟我来！”说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扭就向左边拱门走去。杜小帅瞄一眼笼中昏迷不醒的西门飞凤，以及被丢在笼旁，被开腔破腹的西门小郎尸体，还有那些吓呆了的少女们。

这时他已管不了她们，那些仍在狂笑不止的壮汉，更是没时间解穴，只能三步作两步地跟着宋一刀向那道拱门走去。

四十七

杜小帅好是向天借了胆，啥都不怕，大步跟着宋一刀走向“寝宫”。

他原来的计划，是打算“空降”到岛上，潜入城堡，先救出唐诗诗和柳苔青再说的。

结果（摸）掉了十几处暗椿，却只混入那批蒙面壮汉的队伍中，跟随押着那二三十名赤裸少女，来到了正在“审问”西门飞凤的大厅。

虽然杀不了“一统帮”爪牙，把大厅搞得天翻地覆，却被“正点子”在慌乱中溜之大吉，使小伙子的原定计划整个泡汤，只好走一步算一步啦！

这会儿唐诗诗和柳苔青两个人质，仍在对方手中，他就缚手绑脚的，能干什么？

杜小帅这时已经吃了秤砣铁了心，明知“寝宫”内机关重重，却毅然下了决心，要跟一统帮主面对面把“问题”解决，即使死在对方手里也认啦！

来到“寝宫”外，宋一刀居然还很有礼貌，地向旁一退：“请！”杜小帅也不跟他客气，手提钢刀，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。

哇噻！这儿的场面，可比大厅里更精彩，更有看头！

只见一统帮主又坐在了那张太师椅上，两旁分立着二三十名戴着人皮面具的壮汉，手上都端着弩弓，个个箭已上满了弦，蓄势待发。

悬挂的大鸟笼已不同，大概是垂放下地下密室了，一统帮主正对面约三丈的墙壁前，排列竖着十二块大门板，后面似有木架支撑着。

每一块门板上，绑着一个赤裸裸的少女，被绑成“大”字形，姿式实在不雅观。

她们好像是“活靶”？

杜小帅揉揉眼睛，哇噻！这十二个“活靶”竟然是一模一样的唐诗诗！

红红曾戴上人皮面具，假冒唐诗诗，使杜小帅被她骗得团团转，那么眼前这十二个“诗诗”可能只有其中一个是真的，其他都是假的。

但哪一个是真的呢？

甚至可能十二个全是“仿冒品”。

杜小帅简直都看呆了，一点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否则一统帮主只要一声令下，弩弓的飞箭就会射向活靶，而且，如果诗诗在其中，目标淘定是集中射向她身上。

忽呼一统帮主笑问道：“你能认出那一个唐教主吗？”杜小帅瘪得很，因为他认不出来，索性冷声道：“也许一个都不是！”

一统帮主干笑两声：“那你可错了，其中有一个绝对是她，如果你不信，敢不敢试试？”

杜小帅斜瞄着他：“怎么试？”

一统帮主沉声道：“既然你认为没有一个是唐教主，你就把她们全杀了！”

杜小帅猛眨眼，这他可不敢试，万一其中真有唐诗诗在内，他不当场吐血才怪！

他呆了呆，突然想到：“你要姓宋的带我来这里，是要亲手杀我，干嘛搞这种飞机？！”

一统帮主手上仍在把玩着“心匕”，嘿然冷笑：“小杂种！我看你还不是普通的笨，连这个还要问？！告诉你，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混到岛上来的，但我不得不承认，你确实神通广大，也够大胆，这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

之外，只怪我低估了你。”

杜小帅揉揉鼻子，黠知道：“过奖啦！老杂碎，你自己也厉害嘛！”

一统帮主冷哼一声，接下去道：“你冒死又回来，自然是为了唐教主，一心想把她救出去，所以我要你到这里来，看你有多大本事，能把她救走？”

杜小帅又瞥了那十二名“活靶”一眼，眼珠子一转：“老杂碎，你可搞错了，她不是我娘，更不是我的老婆，我干吗要冒死救她？”

一统帮主“哦！”了一声：“小杂种，别嘴硬！”随即打出个手势。

听听连连一阵“咻咻”之声，弩弓已射出了箭。

哇噻！这批家伙的箭法还真够“神！”，二十四支弩箭，分射在十二名“活靶”的颈部两旁，每人两支，距离颈部不及一寸，钉在了门板上。

杜小帅看得脸都快成苦瓜了，还得一脸赞美道：“好箭法！”

一统帮主得意洋洋：“烧款代志（小意思）！这只是一要知道，如果想把唐教主活着救出去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

同样的，要取你这小杂种的性命，也易如反掌！”

杜小帅不屑地讪笑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反一下掌，何必脱裤子放屁，多此一举！”

一统帮主怪声笑道：“你知不知道，猫儿抓住老鼠有个习惯，舍不得一下把它咬死，先要玩弄个够？”

杜小帅瘪怒不已：“你娘咧！你把我当老鼠？”

一统帮主哼声道：“你在大枯已经亲眼看到，我要杀西门飞凤那娘们，也不过只是举手之劳。

但我不用杀她，要她吃了自己弟弟的心，痛心悲愤而亡！”

杜小帅痛恨骂道：“老杂碎，你确实有够狠毒！”一统帮主又狂笑道：“哈哈，你总算明白了。

我不能厚此薄彼，对你这小杂种，我也要一视同仁，只是方式不太一样罢了！”

杜小帅这才想到，一统帮主是要让唐诗诗死在他手里，然后再来收拾他。像这人这样毒的，实在也不多！

小伙子把心一横，瞪眼道：“老杂碎！你究竟想怎样？”一统帮主好笑道：“反正时间迟早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咱们不妨先来个游戏。

我不要你猜那一个是唐教主，只要你提出那一个不是，这样你占了很大的便宜，只有十二分之一猜错的机会，你想不想玩玩？”

杜小帅兴趣缺缺，揉着鼻子：“这我有什么好处？”一统帮主笑道：“好处可大了，只要你猜对了一个，我就取下一个交给你。”

杜小帅憋：“你娘咧！这倒可以跟你玩玩，反正猜对不会损失，猜错了反而更好，等于知道那一个是真正的唐诗诗了。

”一统帮主笑了一声，一打手势，就听“咻”地一声，弩弓的一支箭已疾而出，正中“活靶”心窝！

那少女哼都未哼出一声，就垂下了头。

杜小帅气得直跳脚：“你怎么杀了她？！”

一统帮主轻描淡写道：“反正又不是唐教主，你心痛什么！”杜小帅憋声：“那不等于是我杀了这姑娘！”

一统帮主摇摇头：“不！她们是西门飞凤那娘们的死党，反正活不成了，你让她早些死早投胎，免得活受罪，她下辈子都会感谢你呢。”

杜小帅弹耳朵：“我不玩了！老杂碎，你是跟我一对一，还是你们一齐上？”

一统帮主又狞笑道：“小杂种，你只要敢再向前一步，剩下这十一个‘活靶’就全射死，其中一绝对是唐教主！”杜小帅毛了心道：“那你们一个也别想活，包括你这老杂碎在内……不管你是谁？”

一统帮主忽问道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杜小帅幽然道：“我管你是什么死人骨头！像你这种人，除了你的狐群狗党，人人可杀！”

一统帮主勃然大怒，喝令道：“射靶！”

这一声令下，二三十把弩弓齐射，箭如飞蝗射向那十一个“活靶”。

杜小帅明知道“寝宫”内机关重重，地下，梁上都可能设有陷阱，但他唯恐这十二名少女中，当真有唐诗诗在内。

老杂碎心狠手辣，连西门飞凤都决心放弃了，那会舍不得杀冒牌的“唐教主！”。

虽然一统帮主对“血旗令”志在必得，但如今情势已过去不尽相同，即使没有那面令旗，只要使各大门派元气大伤，还怕天下武林不听命于“一统帮”？

所以，唐云萍的生死，对一统帮来说，已经不是绝对重要，只不过是用来威胁杜小帅就范而已。

既是杜小帅不受威胁，“唐教主”也就失去利用价值，不射杀她还留着当姑奶奶啊？

杜小帅一见那批弓箭手的箭发射，顿时不顾一切地扑向十一个“活靶”前，回身一声狂喝，挥刀乱斩，将射来的弓箭纷纷击落。

果然为出所料，梁上一个钢丝巨网撒下，罩向杜小帅所站的位置。

小伙子急使“幽灵十八扭”，扭身避开当头罩下的巨网，再一扭，已直向一统帮主扑去。

始终站在近门旁的宋一刀。

突然飞身挥刀拦截，只听“当”地一声金铁交鸣，竟与杜小帅各被震退两大步。

双方硬拼这一刀，强弱立分，虽然各被震退两大步，看起来势均力敌，都差不多。

其实才不是这样，杜小帅只是随手一刀挥出，宋一刀却是使出了全力，决心跟他拼啦！

这一来，宋一刀已不是杜小帅的对手，但在他“客拍”（义父）面前可不能泄气，仍然硬着头皮瘪笑：“好功夫！”

杜小帅被他挡住，气得脸都绿了：“你娘咧！是不是想找死？”宋一刀横刀在前，不甘示弱：“少说废话，今夜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！”

杜小帅揉揉鼻子，捉弄谚笑：“好吧！反正跟你这种胳膊往外弯的大舅子，也没啥搞头，要死你死！”

宋一刀气得怒哼一声，转身向一统帮主一抱拳，声道：“义父，请允许孩儿杀了这小子！”

一统帮主沉声道：“你不是他的对手，站开一边去。”

宋一刀窘道：“义父怎么这样看不起孩儿？我要杀不了他，就从此不再用刀，即使被他杀了也绝不后悔！”

杜小帅臭他道：“大舅子，你真爱说笑啊！如果你被我杀了，死人怎么后悔呢？”

宋一刀已忍无可忍，连一统帮主禁令也不用了，狂喝声中，欺身暴进，挥刀一招“横扫千军”猛向杜小帅拦腰砍去，想把人家一刀砍成两段。

一统帮主怒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但宋一刀已收势不及，刀锋横扫而至。

杜小帅身形一扭一闪，接一个倒翻，钢刀却突从后协下递去，这正是“玄天三剑”中的“扭转乾坤”，只是用的不是剑而已。

宋一刀这一刀砍空，刀势刚尽，还来不及变招换式，突觉刀把的护手一震，已被杜小帅以刀背击中。

“当”地一声，宋一刀被震得虎口一麻，刀便脱手被挑飞开去。

这是杜小帅手下留情，不想伤了宋一刀，才以刀背向他的刀把护手部位，如果用刀口移高两寸，那他的整只右手就完蛋啦！宋一刀从出道以来，还没这样被臭过，尤其是败在比他小好几岁的杜小帅手里，这脸可丢大了。

羞愤交加之下，气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，扭头就往外走。

杜小帅还故意糗他：“大舅子别恼火嘛……”

冷不防人影一晃，一统帮主已直射面前，出手比闪电更快，寒光乍现，“心匕”已然攻出。

杜小帅急以钢刀硬封，“当”地一声响，他手中的刀已被削断，只剩了半截。

小伙子暗自一惊，暴退两丈，把舌头一伸：“哇噻！出手连招呼也不打一声，不真要脸！”

一统帮主冷哼一声：“小杂种！你忘了上回在蒙蒙谷，不就是用这把破刀伤了我的吗？嘿嘿，今夜我就要用这把刀杀你！”杜小帅握着半截断刀，装出有恃无恐的模样：“谅你不敢杀我！”

一统帮主诧异道：“哦？我为什么不敢？”

杜小帅揉揉鼻子：“因为我娘不在场！”

一统帮主斥道：“我杀不杀你，关你娘个屁事！”

杜小帅耸耸肩：“我怎么知道，是你自己说的，要当我娘面杀我呀！”

一统帮主狂笑道：“哈哈，小杂种，现在我改变了主意，要像对付西门飞凤一样，让你娘吃下你的心！”

杜小帅睨眼黠笑：“我娘吃长斋哦，不沾荤腥……”一统帮主冷森森道：“这个不用你操心，我自有办法要她开荤！”

杜小帅将半截断刀晃着：“那得看你有没有本事，能把我的心挖出来呢！”

一统帮主干笑两声，喝令道：“大家听着，我要亲手宰了这个小杂种，谁也不许插手！”众壮汉齐声暴应：“是！”

杜小帅心知这将是一场殊死之斗，不敢再打屁了，忙握紧半截断刀，暗自运足功力，严阵以待着。

一统帮主有恃无恐，手中有了“心匕”，更是如虎添翼，充满必胜的信心，一步步向对方逼近……

就在双方距离已不到一丈，既展开立判生死的一搏时，突闻传来号角齐鸣，锣声急响。

一统帮主不由地一怔，停止向前逼进。

只见古大冲匆匆闯入，气急败坏道：“启禀帮主，各大门派的人大举来

犯，正强行渡湖向黄花岛攻来！”

一统帮主狂笑道：“不怕死的就来吧！哈哈……”

忽听“轰！轰！”连声巨响，如同晴天霹雳。

一统帮主顿时一惊，急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声音？”

古大冲忙道：“启禀帮主，他们用包有铁皮的大小船只，并且备有‘水雷’和‘火炮’，咱们的‘铁鲨’无法阻挡，湖中的‘食人鱼’也……”

一统帮主不禁惊怒交加，喝令道：“通知各堂的人坚守本岛四周，多备火箭，绝不可让对方一兵一卒登岸！”古大冲恭应一声，转身夺门而出。

杜小帅这下可爽呆了，嘲笑道：“老杂碎，这下你有得乐子逗啦，快出手吧！”

这时又听“轰！轰”连声爆炸巨响，而且距离愈来愈近了。

一统帮主咬牙切齿地恨声道：“好！先解决你这小杂种，再去收拾他们不迟！”

话声甫落，人已欺身暴进。

杜小帅手中虽然只握着半截断刀，但比“心匕”还长出几寸，双方等于是以短兵刃近身肉搏。

小伙子已运足真力，决心以“玄天三剑”迎战。就在他刚要出手的瞬间，脑际突然闪出一个意念，记起了钱如意的告诫：“他很可能就是你爹，即使他要杀你，你也万万不可杀他，以免造成终身的后悔和遗憾……”

这一迟疑，“心匕”已向胸膛刺到。

杜小帅急以“幽灵十八扭”，扭身闪避了开去。

一统帮主可不饶人，一刀刺空，回身又是连连几刀，出手毫不留余地。

杜小帅的“玄天三剑”不敢贸然出手，只能大跳“扭扭舞”，一面憋声道：“你真的非杀我不可？”

一统帮主无暇答话，连连挥刀猛砍，简直就“抓狂”嘛！杜小帅被逼得火都升上来了；大叫：“你，你不要逼我……”一统帮主根本不理睬，仍然一味抢攻，而且出手既狠又毒，专攻致命要害，似乎非把小伙子置于死地不可。

杜小帅心念一动，暗忖：“我只要把‘心匕’夺回，看你还有什么皮调？”

于是，他决定用“扭转乾坤”，来个出奇制胜。

只见他佯佯败退，使一统帮主趁势挺进追击，一刀向他胸膛猛刺时，突然一个倒翻，半截断刀反手由肋下攻出，直取对方左腰。

一统帮主果然收刀回封，荡开了半截断刀。

其实杜小帅是声东击西，趁机出手如电，一把扣住了对方的右腕。

那知一统帮主猛一夺回，好死不死的，“心匕”正刺进了他的腹部。

“啊！……”惨叫声中，一统帮主扑倒下去。

不料那批弓箭手，一见帮主受创倒地，顿时沉不住气，急向杜小帅发射弩箭，如飞蝗射来。

杜小帅来不及抢救一统帮主，身形暴起，狂喝声中“毁天灭地”已攻出。

随着疾扑的身一菜，只见刀影翻滚，如万马奔，似排山倒海，挟着雷霆万钧之势，卷向那批弓箭手。“啊！……哇……”

惊呼惨叫中，众弓箭手惊乱成一片。

十几名壮汉首当其部，纷纷倒地不起，其他逃得快的，刹时逃得清洁溜溜。

杜小帅哪有时间管他们，急忙回向冲到一统帮主身边蹲下，把断刀丢开一旁，将他的身子翻转一看，只见“心匕”的刀身，整个刺进了他的腹部，仅留着刀柄在外。

一统帮主似乎受伤极重，咬紧了牙关，但脸上戴着人皮面具，看不出他的痛苦表情。

杜小帅本想趁机先揭开人皮面具，看看一统帮主的面目，但这会儿救命要紧，也没这闲工夫，忙不迭拔出“心匕”，毫不犹豫地割开自己手腕，将涌出的绿血，对准一统帮主的口注入。

一统帮主已力不从心只有任凭别人摆布。

缘血比神丹还灵，不到片刻，一统帮主的痛苦似已减轻，居然能开口说话了，惊诧地问道：“你，你给我服的是什么？”杜小帅捉笑道：“我的血！”

一统帮主便觉惊讶：“你的血？”

杜小帅点了点头：“不错，我的血，其实就是‘钱塘江血龙’的血，因为我的血就是血龙血！”

一统帮主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小伙子年纪轻轻，能有如此深厚的功力了。

他问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杀我，反而用的你血救我呢？”杜小帅也不知自己为什么会哪此，干瘪笑道：“我，我……”冷不防一统帮主霍地挺身坐起，顺手抓起一旁的“心匕”，猛向杜小帅胸膛刺去。

杜小帅蹲着去施展“幽灵十八扭”，急净身子向旁一倒，就地滚了开去，才未被刺中。

一统帮主自待过去追杀，忽呼外面传来一片呐喊厮杀声，显各大门派的人已攻上岛来。

他不禁大吃一惊，顾不及追杀杜小帅了，跳起身就冲了出去。

杜小帅也挺身跳起，可是来不及追出，只听连声重物坠地巨响，所有门窗通道已落下了铁栅，封住了全部的出路。

就在同时，四壁和顶上地下暗藏的无数洞孔，喷射出一道道浓烟，刹时弥漫一片，整个“寝宫”如同在烟雾中。

杜小帅大惊，心知喷出的不是毒气就是迷烟，他虽百毒不侵，但迷烟照样能使他昏迷。

尤其不知那些“活靶”之中，是不是真有唐诗诗在内，她可是经不起毒气的。

小伙子正在犹豫之中，烟雾却停止了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所听铁栅外有人招呼：“杜兄，快快找块布，撒泡尿把口鼻捂住！”

杜小帅一听，就听出是雷行的声音，真是乐昏了，急问：“是雷兄吗？”

铁栅外果然是男扮女装的男行，他情急道：“杜兄快呀，闻到可是会死人的！”

杜小帅听说是毒气，他反而不在乎了，哈哈一笑道：“安啦！毒不死我的……”

突然想到，他虽不怕毒气，唐诗诗可不能跟这“怪胎”比，不由地一惊，憋笑：“雷兄，你能不能快把铁栅升起？”雷行道：“我正在找机关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一阵“轧轧”声响，铁栅已一一升了起来。

杜小帅那敢怠慢，忙不迭去把那些“活靶”，连人带门板，一块块抢救出“寝宫”。

雷行不敢走近“寝宫”，只站在走道一只盆景旁，原来机关就在盆景后。杜小帅放下门板就喊道：“雷兄，快替我把她们脸上戴的人皮面具除掉！”雷行刚应了一声，他已忙着又冲进抢救了。

小伙子的动作还真快，不消片刻，已将十二个活靶（其中一个已成了“死靶”），全部抢救出来，在走道里排成一排。

雷行已把她们戴的人皮面具，一一除掉，最后一个由杜小帅亲自动手除下，结果出乎意料之外，竟然没有一个是唐诗诗！小伙子气得破口大骂：“你娘咧！跟我搞这种飞机？”雷行指着那些赤裸裸的少女道：“她们都是西门飞凤的侍婢，有的连武功都不会，所以没跟‘七煞女’她们关一处，是跟西门飞凤她们关一起的。”

小伙子想李黑和杨心兰，上回在苏州城“如意赌坊”中了金天姬的诡计，掉下密室中毒昏迷不醒，被他带往桃花教求助，结果被唐云萍一语提醒，用他的血把她们救醒。

眼前这些少女，虽然跟他无关，看到了，总得要救嘛。

蹲下一一察看，她们不知是中毒，还是穴道受制，全昏啦。

难怪被弩箭射中的那少女，连哼都未哼声呢。

小伙子只好又做一次“捐血中心”了。

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他又取来断刀，割破手指，在每个少女口中滴几滴绿血，能不能救活她们，就看她们的造化了。

滴完血，再一察看，果然是被点了昏穴。

小伙子只好替她们一一把受穴道解开，又为她们松了绑，但却一个也没清醒过来。

难不成，这次白捐啦？

这次呐喊嘶杀声更近了，杜小帅眨着眼：“雷兄，各大门派的已经攻上岛来了？”

雷行点点头道：“要不是各处的人都赶去迎敌，我那能从秘道溜进来，刚好看见一统帮主从‘寝宫’冲出，扳动盆景后的机关下所有铁栅，同时喷出毒气，我躲在暗处等他走远，才敢去找机关……”杜小帅没空听他从头讲，截口捉笑道：“雷兄知不知道，前几天被抓来的一位姑娘，他们认为她是‘唐教主’的，还有一位柳苔青前辈，被关在什么地方？”

雷行摇摇头：“我知道她们是跟西门飞凤是关在一起的，那是一间密室，机关重重，可惜不知道在那里……”

突闻走道的一端，发出个冷冷的声音：“姓杜的，你要的人在我这里！”

杜小帅抬眼一看，发话的人竟是宋一刀，被他挟制的少女，果然是唐诗诗！

唐诗诗似被制住了穴道，被宋一刀左手拦腰挟持，右手用刀架在颈旁，使杜小帅看得又瘁又怒。

虽然杜小帅无法确定，这个唐诗诗是真是假，但又不能不用，总不敢贸然轻举妄动，只好嘻皮笑脸：“大舅子，咱们不是外人，有话好商量嘛。”

宋一刀怒哼一声：“姓杜的，别以为你刚才手下留情，没有伤我，我可不会领你的情！”

杜小帅邪笑：“烧款代志（小意思）哪，我也没打算要你领情，只是怕以后见了你妹妹……”

不等他说完，宋一刀接道：“我跟你打个交道，用唐教主换回我妹妹，

你看如何？”

杜小帅眼一转：“好哇！可是你妹妹又不在这里，咱们怎样交换？”

宋一刀道：“半月之后，咱们在苏州城见，我会去那旧宅找你！”杜小帅未置可否：“这……今夜各大门派的人已攻上岛来，你带着她能走得了？”

宋一刀充满自信道：“那是我的事，不用你操心”，半月后苏州见！”说完转身就走。

杜小帅这下可急了：“喂！‘烧担’（等一下）啊……”急起直追，追到走道尽头，眨眼之间已不见人影。

雷行追来道：“杜兄，有几个姑娘醒啦！”

杜小帅可不关心那些少女醒不醒，急着问道：“雷兄，这附近可有秘道？”

雷行点头道：“有，但我只知道通里的几条，其他几条不知道通往何处，可能那些姑娘比我清楚。”

杜小帅一听，这才急忙赶回去，果见已有四五个少女醒了过来。

她们还有些迷迷糊糊，似乎搞不清怎么会光溜溜地躺在这里。

一见杜小帅急步奔来，看他这身打扮，以为是“一统帮”的人，顿时吓得缩作了一团。

杜小帅灵机一动，索性将错就错，上前恶模样地喝道：“快些站起来，帮主有令，饶你们一死，赶快回去侍候你们的西门岛主！”几名醒来的少女信以为真，忙不迭声应着，去推醒其他几个尚未清醒的少女。

当她们发现其中一个少女，尚绑在门板上，胸前插着一支弩箭，早已死翘翘了，不禁吓得失声惊叫起来。

杜小帅龇牙裂嘴，一脸狠样：“你们再不快些，就跟她一样！”少女们吓得魂不附体，也顾不得身上光溜溜的没穿衣服，慌忙站了起来。

其中一个怯生生的问：“岛，岛主在那儿呀？”

杜小帅没好气地道：“原来关在这里，就送回那里去了！”

那少女忙道：“那得走秘道，可是咱们不知道怎么进入……”雷行已明白杜小帅的主意，把手一招：“大家快跟我来！”幅地他是男扮女装，众少女也搞不清他是谁，只好跟着他向一端急步走去。

杜小帅见计已集售，心里暗笑不已：“你娘咧！凭我这天才儿童，要唬不住你们才怪呐。”

他走在最后，见雷行如同识途老马，在道拐角的蔽处，推动一块伪装的石块，壁上一道活动暗门便迅速转开，领着少女们鱼贯而入。

当暗门迅速回复原状时，一大票黄衣壮汉匆匆奔向了走道，但他们迟了一步，啥也没见到。

秘道里一片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得摸黑前进。

好在雷行经常来来去去，已经摸清了方位，而且秘道又窄又长，只须摸着墙走，到了该转的地方就转弯，不会迷路。

秘道内已听不见呐喊杀声，不知双方战况如何，相信十分惨烈，一统帮主大概亲自赶去督阵，才会丢下“寝宫”的事不管了吧。

一统帮主真够毒的，所有出路均被落下的铁栅封住，又施放出了毒气，困在里面的还想活命？

偏偏小伙子的命大，谁也弄不死他！

走了很长一段，左转右拐，前面带路的雷行突然停止前进道：“杜兄，前面有好几条岔路，我从来未走过，不知道通往那儿啊。”

杜小帅拍一下走在他前面少女的光屁股，道：“该你们带路啦！”

少女们一个推一个，把走在最前面的推向前，摸了老半天才认出方向，选择其中一条，继续前进。

她们都是西门飞凰的近身侍婢，年纪都不大，是花银子买来，专门侍候岛主起居的，根本不会武功，只是闲来无事时，跟那些会武功的学着玩，学了那三招两式，其实一点也派不上用场。

正因为如此，她们才没跟那批会武功的关在一起，留在口头答应归顺的西门飞凰身边，以示对这有名无实的岛主特别优待，连被软禁的人还有人侍候。

带路的少女总算摸到秘道尽头，上了几级石梯才到地面，显然密室是在地上，脚一滑，差点一头撞上一道厚重的铁门。

“啊！……”少女轻呼一声，始道：“到了，开关的机括在石壁上，我看不见。”杜小帅忙赶到前面，伸手一阵乱摸，果然摸到石壁上突出个转盘，心里一爽，问道：“怎么开法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向左转动一圈，再往回转半圈，用力拉出转盘就行了。”

杜小帅憋骂道：“你娘咧，好像开保险箱这么麻烦！”

照着少女所说做了，便听一阵“轧轧”声响，厚重铁门缓缓向上升了起来。

难怪不须用锁，这可比锁更管用，要不知道开门的方法，就算本事再大，也开不了这道千斤重的铁门。

当铁门升起时，便见上面透出光亮，里面竟然点了灯呢。

铁门刚升起一半，杜小帅性最急一低头钻了进去。

只见正在打盹的四名高头大马女人，霍地从椅子上跳起，见了杜小帅这身打扮，误以为是自己人。

其中一人迎上前，刚问了声：“你……”小伙子已看出她们是守卫，出手如电，以“君邪手”分向四个女人“眉心穴”点去。

她们出其不意，被攻了个措手不及，几乎同时应声倒地，连哼都未哼一声。

杜小帅拍拍手，好像嫌她们脸太脏，沾污了他手似地谑笑：“各位辛苦了，躺一会儿休息吧。”

铁门这时已全部升起，那些少女见状，莫名其妙地怔住了，搞不懂是怎么回事。

杜小帅仔细放眼瞄去，密室中间是条走道，约三丈长，仅五六尺宽。

走道的两边，均有铁栅相隔，如同大牢的监房。

但西边的铁栅内，却有天壤之别，一边是布置的美轮美奂，如同千金大小姐的香闺，一应家俱齐全，不过话说回来，管设备尽善尽美，被关进这里里面的滋味还是瘪得很，毕竟仍是失去自由的“囚犯”。这时坦克面空荡荡的，不见一个人影。

另一边可大不相同了，里面啥都没有。天寒地冻的，不但不见一床棉被，连铺在地上的干稻草也没一根。是有够吝啬的！

可是里面却关了十几个女子，也像那批“活靶”一样，全身被扒得精光，赤裸裸地以“大”字形绑在门板上。

由于灯吊挂在中间走道，看不清那些女子的形貌，杜小帅便急向带路的少女问道：“有位叫柳苔青的女子，可关在这里面？”那少女茫然道：“我

不清楚……”

杜小帅也没法度，只好转向铁栅内大声问道：“柳苔青在不在这里？”
里面有人怒哼一声，却不知是谁发出的。

杜小帅心知是柳苔青，心下不禁大忙地迭除下蒙面，站近铁栅前叫道：
“干娘，你在里面吗？我是小帅啊！”

果然听得一个惊喜的声音道：“真是小帅吗？”

杜小帅兴奋地惹笑：“正字商标，如假包换！”

柳苔青急道：“小帅，不要往里看，我身上没穿衣服，快打开铁栅，机括在……”

她的话还没说完，忽听一声重物坠地巨响，那道千斤重的铁门已落下。

惊鸿一瞥，只见外面一条人影疾奔而去。

杜小帅赶到门口，运足真力连推几下，铁门连动都没动一下，急向那些少女问道：“里面可以开吗？”

一名少女答道：“只有外面的转盘才能开……”

杜小帅闻言，脸色发黑：“你娘咧，老杂碎好阴险，看我出去饶不饶得了他！”

怎么出去呢？他一时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啦！

四十八

除了少林寺的弟子，由掌门人法禅大师亲自率领，已返回嵩山，不愿参与围攻黄花岛，大开杀戒之外，其他各大门派的人，聚集在博望镇连夜召开“高峰会议”终于有所决议，决定第二天夜里三更行动，全力进攻黄花岛。

由于勾宁和马飞率领的人，在湖中吃了大亏，造成惨重伤亡，几乎全军覆没，使大家有了警惕。

既已知道湖中设“刺椿”，又有“食人鱼”，可不能送上门去“赴死”！

各大门派人才济济，其中更不失“鬼才”，尤其翻江龙马飞的“下江帮”，在大江南北可很得势的，这回竟在小小的石臼湖中栽了大筋斗，落得灰头土脸，实在有够瘪心的。

于是由马飞亲自出马，赶往数十里外当涂县，向沿江一带调借了几十艘大小船只，就地雇了大批人手赶工，在船壳外包上厚铁板以“陆地行舟”的手法，运到了距离最近的护驾桥。

各大门派的人，可也没闲着，尤其丐帮的人手较多，无形中成了攻黄花岛的主力，大伙儿在一些“鬼才”的设计和监工下，赶制了大批“水雷”及“火炮”。

最绝是“水雷”中，放剧毒药粉，一旦炸开来，不但威力惊人，足可炸毁设于湖中的水面下的“刺椿”，连带顺便毒死那一群群的“食人鱼”。

哇噻！一举两得，有够高竿！

天一黑，大个儿就开行动了。他们利用滚木，把几十艘大小船只，从护驾桥拖到了湖边。

三更一到，所有船只便推下水，各大门派的人纷纷登船，立即向黄花岛进发。

“水雷”首先发难，炸毁设在水面下的“刺椿”，开出一条水道，使船只能通行无阻。

今夜湖中的“食人鱼”，可拉风不起来啦，不是被炸死，就是遭“水雷”爆炸出的毒药毒死。

几十艘大小船只，浩浩荡荡直驶进湖中小岛。

突闻“轧轧”声大作，只见前面浪花飞溅，流浪翻滚，一条条“铁鲨”快速迎面而来。

谁也没见过这种“怪物”不知它是啥玩意，不过，没关系，照炸！一声令下，顿时“水雷”飞掷，“火炮”齐轰。

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此起彼落，只见一道道水柱冲天，高达好几丈，在湖中蔚成奇观。

两条并驾齐驱的“铁鲨”首当其冲，被炸得支离破碎，一塌糊涂，瞬间直沉彻底，“咕噜”地冒起一阵阵大水泡。

后面的“铁鲨”群仍能勇往直前，有几条侥幸避开，未被“水雷”和“火炮”击中，一直冲近带头的大船，展开了猛烈围攻。

但船壳外包上厚铁板，“铁鲨”可对它莫法度了。

这艘打头阵的大船，正是由马飞在船着上指挥，因为他一向是在水上讨生活的，在湖中作战，有经验，几位“旱鸭子”的掌门人，包括丐帮的寒帮主在内，都经不上他这“翻江龙”，只好让贤，由他当仁不让地负责打头阵啦。

马飞昨夜“扛龟”伤亡了不少手下，这会儿还能不连本带利讨回来！？只见他双手各抓一只“水雷”，由一旁的两人点燃引线，照准两条“铁鲨”就扔。

轰然两声巨响，两条“铁鲨”被炸得支离破碎，直沉湖底，冒起了两大片水泡。

可惜还没有爽，不知道是赶工的关系，还是偷工减料，这艘大船包的厚铁板，竟被一条“铁鲨”头部的钢飞钻，钻出个大洞。

舱底一涌进水，立时开始下沉。

却没想到，距离太近，“铁鲨”被炸沉，大船也在轰然巨响中，被强烈爆炸力震得船身倾斜。

船舷边所十几名汉子，顿时站立不稳，惊呼惨叫地跌落湖中，又成了“食人鱼”的“宵夜”。

马飞及时拔身耸起，凌空一个倒翻，直向距离最近的一艘船射去，落在船头上。

只见一个老叫化上前扶了他一把，急问：“马老弟，你没事吧？”马飞定神一看，原来是李黑，憋声道：“没事……他奶奶的！湖里不知是什么鬼玩意，铁板都能钻破啊！”

老叫化虽然见多识广，这回可把他问住了，一时也答不出来，露出一脸臭相。

正在这时，船身剧烈震动起来，两条“铁鲨”又钻这艘船啦！飞马给了这一句“国骂”，从一名丐帮弟子手中夺过刚点燃上线的“水雷”，冲到船舷，照准水花飞溅处用力掷下。

轰然一声巨响，又一条“铁鲨”被炸得四分五裂。

老叫化也不跟它客气，炸沉了另一条“铁鲨”。

附近几艘小船可没他们好命，硬被冲来的“铁鲨”撞翻，船上的人纷纷落入湖中，被“铁鲨”头部的钢齿飞钻，绞斩得血肉横飞，几乎成了肉酱。

“食人鱼”的“智商”一很低，只顾着争食，“水雷”的爆炸并未使他们惊逃，结果却被附近数十丈之内，遭剧毒污染的湖水毒得翘辫子，一条条翻了肚皮，飘浮在湖面上。

“铁鲨”共有三十二条，虽被“火炮”远轰，“水雷”近炸，片刻间消灭了十几条，但其余的仍然冲进了对方船队，发动疯狂攻击。双方短兵相交，这下可干上了。

只听“轧轧”声不绝，爆炸声连连，呐喊声更像千人组成的庞大啦啦队。

但见湖面水柱冲天，浪花飞溅，不时有小船被“铁鲨”撞翻，船上的人纷纷落水，虽没成“食人鱼”的宵夜，却被毒染的湖水灌进口中，照样死翘翘了。

哇噻！好一场惨烈的湖水激战！

老叫化真有一套，那可不是盖的，他眼看“水雷”消耗了不少，担心所剩数量不多。

而且“铁鲨”已冲近攻击，“水雷”爆炸极大，他们的船只也会被炸，可不能不小心些。

灵机一动，他急命船上的丐帮弟子，从舱里找来鱼网，撒向正在猛钻船底的一条“铁鲨”。

其实“铁鲨”的构造并不复杂，它是以厚铁皮打造成“鱼”身，里面的

空间可容一个人睡进去。

它的动力在尾部，睡在里面的人用双脚踩动踏板，如同踩了“脚踏车”一样。

置于“鱼”腹下的踏板有齿盘，以特制的牛筋，可带动“鱼”头下方的大齿轮，经由接合齿轴，由直转变换成横转，使较小的齿轮带动头部的主轴，“鱼”头的钢齿飞钻就快速转动起来了。

利用头部飞转之力，不但可作为攻击利齿，同时可使“铁鲨”向前推推，如果向后退，就用双脚朝向反的方向踏踏板，所以能进退自如。

而双手的拉杆，则是控制当作舵的“鱼”尾。

露出水面的三个管，两个是透气的，一个装有水晶折射镜，在“鱼”腹中可看到前方水面的景物。

妙的是平时它只能浮于水面，加上人的重量，刚好使它半浮半沉于水面下。

以现在的科学眼光来看，实是烧款代志，简直像儿童玩的玩具，可是在那个时代，能设计出这玩意，真可算是鬼才了。

但鬼才碰上了酒鬼，也照样吃瘪！

鱼网一撒下，撒了个正着，“铁鲨”头的钢齿缠绞住，可就动不了啦。

老叫化几乎乐歪了嘴立即传话所有大小船只如法泡制。

除了小舟，大船都是鱼船，舱内至少备有一两个大鱼网，全部派上了用场。

这一来，那要多久，一条条的“铁鲨”全“抛锚”在湖中了。

船队虽损失了十几艘，伤亡的也不下百人，但他们已不去理会那些失去作用的“铁鲨”了，立即调整队形，破浪前进，浩浩荡荡地直驶黄花岛。

距离一近，岛上的火箭便如飞射来。

湖面上，夜空下一团团火球，如同流星飞坠，还真好看！船队上的人早备有铁制盾牌，足可挡箭护身，只是火箭落在船舱顶上，由于箭头上绑的火球沾松油，极易燃烧，船上的人不得不急忙扑救，忙乱中有的跌落湖里，有的被乱箭射中。

“轰！轰！”火炮也发威了，连连向岛上还击。

强大的火箭掩护下，船队已逐渐驶近了小岛。

“火炮”连轰，使岛上的弓箭手伤亡惨重，惊乱成一片，已招架不住了。

号角，锣声急鸣中，弓箭手仓皇撤退，退回了城堡里去。

各大门派的一两千人，终于强行登陆，攻上了小岛。

一上岸，“旱鸭子”们可神气啦，一扫在水中的瘪样，个个精神大振，奋勇冲上九曲回桥，直扑城堡。

今夜真像一声武林“大拜会”，九大门派中，除了少林掌门法禅大师，已率众回嵩山去了，其他门派的人，只有华山派的九指剑客邵安，和昆仑派的飞云道长，两人身受重伤未能逢其盛，几乎全部来了，共襄盛举。尤其是丐帮，连寒帮主都亲自出马啦。

加上马飞率领的“下江帮”，威镇八方陈一峰带来的大批弟子，以及一批自告奋勇的武林人物，似已下定决心，今夜非一举歼灭“一统帮”不可！

“卡司”大，阵容坚强！

这么多江湖一流高手，城堡就算是铜墙铁壁，固若金汤，恐怕也守不住了。

各门各派的人兵分三路，由丐帮寒帮主一马当先，亲率众弟子攻打城堡正同，其他几位掌门人，则各领自己门下弟子从两翼包抄。

一两千入似潮水般涌去，“卡司”大，场面更大！

城堡上站满弓箭手，刹时箭如飞蝗，全力阻止各门各派的人逼近。

三路人马均各持盾牌，在寒帮主和几位掌门人身先士卒，个个如同不要命似地，冒着箭雨勇往直前。

“冲啊！……”

“杀！杀！……”

呐喊，嘶杀声震天，三路人马直逼城堡下。

城虽有三丈来高，对这些江湖一流高手来说，真是烧款代志（小意思）。”

夜色苍茫下，只见一条条人影拔身而起，掠上城堡，见人就杀，简直都抓狂了。

弓箭这会儿已失去作用，众黄衣汉急忙拔刀迎战，有的特长矛向箭垛子外猛戳。

但能一跃三丈，掠上城堡的绝不是“傲卡小”（烂货色），凭他们这批爪牙那能抵挡得住。

顿时惊惨叫声不绝，众黄衣汉子乱成了一片，被杀得溃不成军。

城堡内号角齐鸣，锣声大作，大批黄衣蒙面人，以及戴着同样人皮面具的赶来增援。

李黑见状，急向奋力杀敌的勾宁招呼：“勾宁，你掩护帮主，我下去开城门！”

李黑从三丈多高的城阙纵身跳下，以打狗棒把几个一拥而上的黄衣汉子，打得头破血流，冲天城门前，欲独力举起粗大的铁门杠。

哇噻！这根门杠可不轻，至少有好几百斤，居然举它不起……真够李黑又瘪又窘的！一个戴人皮面具的家伙，率领十几个黄衣蒙面壮汉赶来，李黑来不及放下门杠回身迎敌，突见城上两个中年乞丐，带着两个小叫化，替他拦截下了这票人。

其中一个中年乞丐双手齐扬，只见寒光连闪，几柄小飞刀疾射而出。

惨叫声连声，几个黄衣蒙面壮汉应声而倒，真是刀无虚发。

只听戴人皮面具的惊叫：“小邪飞刀！”

李黑听得一呆，难道是杨小邪也赶来凑热闹了？！

另一个中年乞丐已到身边道：“李长老，在下助你一臂之力！”李黑头一看，见这人满脸涂了灰土，好像刚从烟囪里爬出来的。

虽然他一时认不出，声音也听不出是谁。

但杨小邪既然来了，这人八成就是小小君啦！另两个小叫化呢？

连猜也不必了，九成九是他们的两个宝贝女儿，杨心兰和李圆圆！

老叫化这一爽，运足真力一举，在那中年乞丐的协助下，竟把沉重的铁杠举了起来。

放下门杠，城门一开，外面的人便蜂涌而入。

可是等李黑再一转身，两个中年乞丐和两个小叫化早已不知去向。

他们“溜”的真快，一眨眼就不见人影。各门各派的人如潮水般涌入，“一统帮”那还能抵挡得住，只好急急向后边战边退。

双方展开浴血混战，呐喊，嘶杀，惨叫声交织成一片……

刀光剑影中，拳脚也派上用场，直战得天地昏荡荡，日月暗无光，真是

有够惨的。

不多时，已是横尸遍地。

“一统帮”的人，抵挡不住各门派的疯狂攻击，节节败退，只好随人顾性命了。

各门各派的人却一路追杀，攻入了大厅。

这一来，“一统帮”的人眼见大势已去，不得不纷纷举白旗，弃械投降啦！尤其还有两三百人，原是西门飞凤的手下，黄花岛易主，为了保命只好归顺“一统帮”，如今各门各派攻破城堡，他们还卖鸟？

但直到目前为止，尚未见一统帮主现身，他这老小子躲在哪里？

这罪魁祸首可不能让他“绕跑”，几位掌门人各带了一批弟子，立即分头展开搜索。

李黑也带了二三十名丐帮弟子，东摸西摸来到一处内厅，正好与两个中年乞丐，和两个小叫化相遇。

老叫化忙把双手一拱道：“两位可是杨大侠和李大侠？”冷不防被一个小叫化踹了一脚，使李黑差点跌了个狗吃屎。

小叫化可“邪”得很，还指着他瞪眼：“你娘咧，咱们明明四个人，你这老酒鬼只招呼两位，是不是没把我看在眼里？”老叫化一听，这不是那小姑娘奶奶杨心兰是谁？

中年乞丐斜脱着：“小狗子，怎么这样没规矩，快扶李长老起来！”

果然他就是杨小邪，其他两人不用说，一定是小小君和李圆圆你女了。

杨心兰可被她老爹吃得死死的，只好上前伸手一伸，要拉老叫化一把。

李黑哪敢啊！忙挺身跳起：“不用，不用，老叫化这把老骨头没摔断，自己能站起来……”

杨心兰也是做做样子，她才懒得甩这老叫化，把嘴一撇，退了开去。

那丐帮弟子一见李长老吃了瘪，刚要一涌而上，却见老叫化以眼色制止，才不敢轻举妄动。

可是他们看不出，对方这四人啥来头，连帮中唯一的九袋长老，被挑了个筋斗居然不敢发火，实在有够大牌的！

李黑一站起，这下可学乖了，忙问道：“四位可是在找那罪魁祸首？”

不料杨小邪眼皮一翻，不屑道：“找他干嘛？咱们是找姓杜的小子！”

李黑一怔道：“昨夜他带着唐教主去护驾桥，被陈一峰他们一搅和，不知跑到那里去了，一直没再露面……他也来了？”杨心兰怒声道：“他要是没来，咱们来干嘛？！”

李黑不敢多问，忙陪笑脸：“是是是……”

心里却在想：“大姑娘家有够‘大面神’（不害臊）！难道你们不是为武林除害，却是混在各门各派的人之中，跑来找情郎的？”杨心兰可是眼睛里不揉沙子的，瘪怒道：“老酒鬼！你眼珠子转个不停，心里在想什么？”

李黑对这位小姑娘奶奶，一向如同老鼠见了猫，只好随机应变：“我是在想，怎么没见到杜老弟弟……”

杨心兰嘟小嘴：“废话，你们还没发动，他就来了，当然见不到他！”

杨小邪瞪她一眼：“小狗子，找不到那小子，你怎么可以拿李长老出气？”杨心兰刚要开口，小小君已催道：“咱们不要在这里耽搁了，快去找人啊！”

杨小邪贼笑道：“趁现在还没找到那小子，咱们可得先把话说清楚，谁先找到就是谁的！”

小小君同意：“一言为定！不过，咱们在一起找，如果同时找到，算是谁找到的呢？”

杨小邪脱眼斜笑：“你的意思是要分头找？”

小小君点了点头，惹笑：“这样才公平呀！”

杨小邪不假思索道：“好！咱们就这分头去找！”说完拉了杨心兰就走。

小小君那敢怠慢，忙不迭也拉了女儿，急急走往另一方向。

李黑心里不禁暗笑：“原来这两个老不正经的，是跑到黄花岛来，帮女儿争情郎啊！”丐帮跟小小君谈不上交情，寒帮主却是杨小邪的大舅子，关系可不一样。”

胳膊总是向里弯的，老叫化自然得向着杨家父女。

他立即交待那些丐帮弟子自行去跟帮中的人会合，便独自朝杨家父女去的方向追去。

杨小邪和杨心兰一听脚步声，身一看，见是老叫化追来，父女两的眉头几乎都打结了。

杨心兰毫不客气地撇嘴：“老酒鬼！你跟来干嘛？”

李黑陪着笑脸：“我刚才忘了告你们，杜老弟可能已经知道，令尊大人是杨大侠了……”杨心兰把眼皮一翻：“知道了又怎样？！”李黑碰了一鼻子灰，仍然得陪笑脸：“小姑奶奶，我是怕他见了杨大侠，万一……”

杨小邪捉笑道：“安啦，咱们已经见到他师父神龙子，把当年的结解开了。”

李黑惊喜道：“真的？”

杨心兰瞄眼道：“蒸（真）的，还煮的呢！告诉你吧，咱们不见见过他师父了，还见到了他娘呐！”

李黑诧异道：“哦？杜老弟的娘是……”

杨心兰截口憋声道：“就是黑白两道，闻名丧胆的‘血轿’主人！”

李黑惊诧了：“杜老弟的娘是‘血轿’的主人？”

杨小邪微微点头道：“也就是当年江湖三大美人之一的钱如意！”

李黑失惊叫道：“哇噻！难道杜老弟与众不同，果然来头不小，帅得很！”

杨心兰斥笑：“老酒鬼！你叫那么大声干嘛，怕别人听不到是不是？”

李黑忙笑道：“我是太高兴了，一时得意忘形啊！”

杨心兰眨了眨美目：“你高兴什么，得什么意？”

李黑正经八百地道：“杜老弟的娘是江湖三大美女之一，令堂也是，将来一旦……那不是传为武林佳话，江湖美谈了吗！”杨心兰这可泼辣不起来，心里一爽，脸都红了，幸好脸上涂满灰土，看不出她的羞窘之态。

杨小邪听老叫化恭维他老婆，列入当年的江湖三大美女之一，也东得哈哈大笑：“李长老，有那一天，我倒要跟你这‘醉龙丐’较量一下，看谁先喝得趴下！”

李黑可来劲了，不甘示弱：“一言为定，谁先醉就罚酒三大缸！”杨心兰黠笑不已：“真是老酒鬼！一听酒，还没喝就满口醉话了，谁醉趴下了还能再罚三大缸？”

杨小邪从容不迫，正准备从盘古开天地说起：“事情是这样的，说来也真巧……”

杨心兰却急啦：“爹！能不能以后再说嘛，万一让李叔叔他们先找到帅哥，咱们就没戏唱了，只有干瞪眼喽！”

杨小邪笑骂道：“不害臊！唉，真是女大不中留，心里只有你的帅哥，就没你的帅爷了？”

杨心兰干窘笑：“爹！人家可是为您着想哦，你老人家怎么能输给李叔叔呢？”

李黑趁机奉承：“是啊！这江湖三大美女，你们两家就占了两个，那多拉风，可不能让李大侠抢去一个，跟你杨大侠平分秋色呀！”

杨小邪把头用力一点道：“嗯！这话有道理，咱们快去找那臭小子。”

李黑心里暗笑：“你骂人家臭小子，那又何必跟小小君争呢？”一见杨家父女径自走出走道，老叫化也不敢闲着，忙不迭也跟了去。

其实他并不喜欢做屁虫，而是也急于找到杜小帅，更想知道钱如意怎会是小伙子的娘，以及杨小邪和小小君，神龙子之间的宿怨，是如何化解开的。太好奇的人，通常都要受点气的！

这时各大门派的掌门和弟子，陆陆续续遭到一批批戴人皮面具的，及蒙面的黄衣汉子负隅顽抗，最后才结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激战。

各门各派的人死伤也不少，“一统帮”更是伤亡惨重，在这场惨烈的激战中，双方死伤的人，共计不下七八百人！

真是浩劫！

到处横尸遍地，令人惨不忍睹。

但除下“一统帮”的有被杀死的，以及投降的，脸上有人皮面具和蒙面的，却不知道一统帮主在不在内。

“一统帮”除帮主之外，尚有他的弟子宋一刀，虽无职位，等于个副帮主，并设有四大护法，“天”“地”“人”“长”“外”六堂，以及十二分舵，各人均在左手中指上，戴一不同形状戒指，以资识别。

偏偏所有活人死尸中，竟没有一个是戴戒指的！难道是这些人见没戏唱了，事先已把戒指除了，必要时可以混充无足轻重的小角色，以求保命？

由于平时“一统帮”的重要人物，不是蒙面就是戴上人皮面具，对外采取行动时，则一律蒙面，不以真面目示人，所以连他们自己人都无法指认出，谁是帮主及那些护法，堂主和分舵主。

杨家父女和老叫化，三人一咱寻，东转西转地进了“寝宫”，只见满屋弥漫的毒气仍未消散，可不想死在这里。

在门外向内一看，不见一个人影。

三人只好退出走道，避开一批穿道装的昆仑弟子，又东摸西摸地，来到了后院。

闯进一幢精致的房舍，哇噻！好养眼的画面，只见地上躺着个姿色艳丽的女子，仔细一看，原来她是昏迷不醒。

她的身边横七竖八，躺了二三十个少女，双手被缚，早已声嘶力竭，哭叫不出声了。

杨心兰和李黑一眼就认出那女的，不由地齐声叫道：“是西门飞凤啊！”

杨小邪眨眨眼：“黄花岛岛主？”

李黑点头道：“是她啊！上回咱们应邀来黄花岛，还接受了她的‘特别招待’呢。”

杨小邪惹笑道：“原来是李长老的‘老相好’呢！”李黑忙解释道：“不是哪……”

不等他说完，杨心兰已憋讪笑：“老酒鬼！你别在那里假正经，上回在

太平县，你不是还常去‘留香院’？”

李黑窘笑不已：“那是为了，为了……”

杨小邪使个眼色，制止女儿再臭老叫化，逐道：“小狗子，你快过去看看西门岛主是死是活，也许她知道那小子躲在那里。”

”杨心兰应了一声，忙过去在西门飞凤身边蹲下，伸手一探她的鼻息和脉搏，即道：“老爸是活的……”杨小邪作笑道：“废话，你老爸我当然是活的！”

杨心兰一本正经道：“爹，我是说这个女人没死，可是她的心脉很衰弱，好像是受了很重的内伤哦。”

杨小邪想了想，问道：“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及时以深厚内功助她疗伤，那她就死定喽？”

杨心兰道：“是啊如果帅哥在就好了……”

杨小邪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年纪一把了，还是邪里邪气的，凡事都往歪处想在女儿面前也不例外。

他：“哦？”了一声道：“小狗子，你让那小子为这光溜溜的娘们疗作，心里不醋吗？”

杨心兰白眼道：“不是哪，爹，你想到那儿去了嘛！我是说如果帅哥在，他就可以做个‘快乐的摆脱血人’，用他的血救活这女人啊。”

杜小帅这才恍然大悟：“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可是我那未来的‘帅婿’找不到他，只好用‘土法’以深厚力助她……”说完眼光瞄向老叫化。

李黑连忙瘪笑道：“老叫化的功力远不及杨大侠……”杨小邪黠笑道：“我已名草有主，有妇之夫，当着女儿面前，虽然很想，但总得装一下，避点男女授受不亲之嫌，李长老却不同，不但功力深厚，还是位最有价值的单身贵族除非李长老见死不救，否则这疗伤的事，就非你莫属了。”

李黑面有难色：“这……”

杨心兰邪媚：“老酒鬼！你少装纯情啦，上回在太平县的‘留香院’里，还左拥右……”

李黑这下可臭大了，情急道：“我来助她疗伤就是了嘛！”杨心兰得意捉笑：“早说不就结啦，偏要我抖出你的风流史！”李黑无可奈何，只好走过去，在西门飞凤身边盘膝坐下，运起功力，把双掌分接在她“丹田”和“华盖”两处大穴上，将功力传送过老叫化活这了一大把年纪，生平还没以本身功力，替女人疗过伤，尤其当着杨家父女面前，实在是瘪得可以！

无可奈何，他只好双目一闭来个眼不见为净。

杨心兰也没兴趣看老叫化为西门飞凤疗伤，过去向躺在地上的少女眼光一扫，认出其中“七煞女”，便蹲下去，向其中一个问道：“喂！谁把你们脱得精光，捆在这里的？”

那少女神志有些不清，像个大白痴似的：“你……我……他……”

杨心兰斥笑道：“黑皮奶奶！什么‘你我他’，又不是卖杂志！我问你，你们双手被反缚，脚又没捆住，为什么不逃走，情愿光着身躺在这里挨冻？”

那少女似乎稍稍回过些神来，断断续续道：“岛……岛……主……他们杀……杀了岛主的弟弟……让……让岛主吃……吃了少爷的心……”杨心兰可也吓到了：“什么？那小子的心被他姐姐吃了？！”那少女好像突然想起当时的情景，惊得大声哭叫起来，如同抓狂地满地打滚。

杨心幸只好转向另一少女问道：“你们岛主被什么人打成重伤的？”

这少女比较清醒，怯生生道：“岛主知道吃了西门少爷的心，当时就喷出一大口鲜血，人就昏了过去……”

杨心兰好奇地憋心道：“哇噻！她怎么知道吃自己弟弟的心？”这少女答道：“岛主吃的时候不知道，以为是加了解药的醒酒汤，喝了可以解掉酒中的强烈春药……”

杨心兰眼珠子一转：“谁给她喝的？”

这少女愤声道：“一统帮主！”

杨心兰瞥了杨小邪一眼，追问下去：“一统帮主会给你们岛主喝了药酒，又给她吃了那小子的心？”

这少女把当时的情形，大略说了一遍，最后加上一段：“后来赶来一批人，把那些点了笑穴，狂笑不止的人解开穴和把岛主和我们送到这里来……”

杨心兰听完，忙又问道：“你说那个窝里反的蒙面人，知不知道他是谁？”

这少女道：“看他左扭右扭的身法，像以前来过岛上的杜小帅。”

杨心兰一听，来精神，迫不及待地连声追问：“他在那里？他在那里……”

杨小邪讪笑道：“小狗子，她们怎么知道，问也是白问，既然那小子搅和了一场，证明他命大，已经用空降安全上垒，没掉进湖里喂了‘食人鱼’啊！”

杨心兰弹了弹耳朵（被杜小帅传染的）：“这会儿各门各派的人已攻上了岛，破了‘一统帮’他干嘛还躲着呢？”

杨小邪道：“大概他也没穿衣服，一副瘡样，不好意思被人见到那副臭相吧！”

杨心兰瞪着她老爸：“人家跟您说正经的！”

杨小邪耸耸肩：“要说正经的那就赶快去找那臭小子吧！”这对父女真够邪的，也不替这些少女松开被缚的双手，更不管正为西门飞凤运功的李黑了，居然说走就走，老叫化运功正值紧要关头，不敢分神，急也没有个屁用。

杨小邪和杨心兰，以及小小君和李圆圆这两对父女，寻遍了全城各堡各处，仍未发现杜小帅的踪影。

各门各派的人，也搜遍了各处，未能搜出一统帮主，以及他的那些手下大将。

寒帮主亲自率领一批丐帮弟子，寻到后院来，发现李黑尚在运功为西门飞凤疗伤，可觉得奇怪啦！

那些丐帮弟子，尤其是年轻力壮的，见了这个难得一见的场面，一个个都是眼睛睁成两个大，猛吃冰淇淋，瞪着地上那二三十个光溜溜的少女，连口水都滚了出来。

寒竹见老叫化正在行功，不敢惊扰他，只好把弟子们轰了出去。

正在这时，勾宁匆匆寻来，执礼甚恭地上前道：“启禀帮主，各位掌门人判断，一统帮主很可能亲眼见大势已去，趁乱带着他的一批手下，从岛后乘船逃离了黄花岛，要属下来通知帮主，他们决定去追了。”

寒竹问道：“投降的那批人，各位掌门人打算怎么办？”

勾宁恭声道：“各位掌门人决议，把他们全部逐出黄花岛，放他们一条生路，并且要属下转告帮主，如果咱们丐帮最后离去，请代劳放火把城烧毁，以免日后再被歹徒利用，作为藏奸聚恶的地方。”

寒竹沉吟一下：“勾宁，你带一些弟子留下，为李长老护法。

我带其他弟子去跟各大门派的人会合，去追那罪魁祸首，绝不能让他们

逃脱，后患无穷，等李长老为那女人运功疗伤完毕，你们放火烧了城堡，随后尽快赶来。”

勾宁恭应道：“是！属下遵命！”

寒竹立即带了一批武功较高的弟子，匆匆离去。

这些被带的弟子心里真够瘪的，早知如此，何必苦练武功，如果武功差劲，不就被留下，可以大饱眼福了吗？

可是留下的这批弟子，勾宁却不许他们进屋，分布在四周警戒，无法看到里面的春色无边，衰啊！

杨小邪和杨心兰，小小君和李圆圆这两对父女，可说是在勾心斗角。

他们是天塌下来也不管，只关心一件事，就是看谁先找到杜小帅。这小子为何始终未露面呢？

他们那里知道，杜小帅等一大票人，被关在密室里出不来，以为小伙子一定是去追一统帮主了。

两对父女既然这么想，也混在各门派的人之中，像来时一样搭了个便船，一登岸就分头直追，继续展开他们的一场“帅婿”争夺竞赛。

这一来，岛上除了横尸遍地，只剩下了几院的那些人尚未走，而天色也微微露出光。

就在这时，突然有四个人来到了后院。

这四个人一个是神采飘逸的白面书生，看上去不到三十岁，称得上是人中龙凤，挺帅的！

他的身旁像是个小剑童，以身材来说，只有十一二岁，也是长得白白净净，手上还捧屯剑。

跟在他们身后的两人，则是一个俊美小伙子，及一个其貌不扬的汉子，他们站在一起，就像“潘安”与“钟馗”！戒备的丐帮弟子们，一见这突如其来的四人，立即一拥而上，将他们拦住。

其中一名弟子喝阻：“什么人？请止步！”

这口气已经算客气了，因为把他们看成了各大门派的人，否则早就出手干上啦！

小剑童抢步上前，不屑道：“你们不配问，快闪开一边去！”哇噻！别看他小小年纪，口气倒大，大概是那白面书生很有来头，有点狐假虎威吧！

勾宁闻声射身而去，以手势阻止了蠢蠢欲动的丐帮弟子，挺身而出，双手一抱拳道：“恕在下眼拙，不识各位是那一门派的？”小剑童仍然盛气凌人：“臭要饭的，就算你是丐帮帮主，也不配问！”

哎呀，这就太瞧不起人喽！勾宁这“火爆浪子”，可岂不是叫着玩的，“哦？”了一声，把脸一沉：“是吗？”

正要发作，白面书生已发话：“玲儿，不可无礼，退下！”小剑童重恭应一声：“是！”这才瞪了勾宁一眼，撇着嘴退后两步。

勾宁不知道这四个的来头，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又把双手一拱：“抱歉，敝帮的李长老，正在里面为人运功疗伤，各位如果有事，可以跟在下……”

白面书生问道：“阁下是谁？”

勾宁自我介绍：“在下勾宁，身为丐帮护法。”

白面书生微微点头：“原来是勾大护法！”

勾宁忙谦道：“不敢！在下泰帮主之命，在此为李长老护法，尚请各位不要惊忧……”

白面书生道：“好吧，咱们就在这儿等着。”

人家既已让步，没有坚持闯入，你老兄就适可而止，别得寸进尺了吧。

偏偏勾宁是个死心服儿，脑筋转不过来，又一抱拳道：“抱歉，你们最好离开这儿！”

白面书生并不生气，置之一笑：“勾大护法，咱们在这儿站站都不行吗？”

勾宁断然道：“不行！”

白面书生仍不动怒，笑问道：“勾大护法把这儿当成了君山？”勾宁呆呆地道：“这儿虽不是君山，但各大门派的掌门人决议，已将黄花岛交由敝帮全权处置！”

白面书生道：“哦？咱们不属任何门派，更不是贵帮的人，难道也要听你的？”

勾宁恼羞成怒，大声道：“不错！”

小剑童忍不住叫道：“错了！你不但错，还错得离了谱！”勾宁怒问道：“小鬼！你说哪点错了？”白面书生微微一笑，也不阻止，任由小剑童理直气壮道：“因为你不过是个丐帮的护法，管不了帮外的事，就算鸡婆，喜欢多管闲事，也睁大眼睛，看看站在你面前是什么人，够不够资格管啊。而你这么不识相，不配管的也乱管一通，不是大错特错吗？”

堂堂丐帮的中大护法之一，又是号称“火爆浪子”的勾宁，竟被个小鬼头，贬得一文不值，他脸上那还能挂住。

若不发怒，就不叫“火爆浪子”喽。

怒骂一声：“小鬼！”人已冲了上前。

他刚一把抓向小剑童，这小鬼头可机灵的很，身形一闪，已绕到白面书生身后，还向他抢了个鬼脸。

勾宁这下可毛了心，怒不可遏道：“你这小鬼，既然你主人失于管教，我就替他管教！”

“火爆浪子”名不虚传、脾气一发就不可收拾，也不管面前有白面书生阻挡，就一掌，劈出。

不料白面书生一出手，就吓得勾宁暴退一丈，失声惊叫：“红花血指！”

其实人家并不出手攻击，只不过把手一抬，但见手掌与掌人无异，而且细白娇嫩，如同女子的茅夷，五指手指却是血红手。

勾宁虽未亲自见主只过“红花血指”，可是没吃过猪肉，总也看过猪走路。

尤其丐帮弟子习武最后一课，就是要能识别天下武林中，各门各派的武功。

“红花血指”是天山派的独门奇功，他哪会没有听过，所以一见白面书出手，就认了出来。

白面书生只是吓吓他而已，随即收手惹笑：“勾大护法倒识货啊！”

勾宁被臭得面红耳赤，但不敢再出手，憋想：“怪事！听说天山派是一脉单传，当年的‘洪花娘子’被逐出师门，如今毁誓复出，在苏州我已见过她，这会儿怎么有个男子也会施展‘红花血指’？”

他不禁惊诧问道：“阁下可是‘红花娘子’洪薇的门下？”白面书生嘲笑道：“我不是她门下，是她‘门上’！”勾宁莫名其妙道：“啥叫‘门上’？”

小剑童走出道：“真‘驴’！连这个也不懂，门下的意思，是表示弟子。门上嘛，当然就不是弟子啦！”

勾宁实在有够呆的，自作聪明道：“我明白了，门下是某人的弟子，门上就是某人的师父，但‘红花娘子’的师父是天山神尼，这位小剑童鼻子一皱：“臭要饭的，你最好不要问，否则胆破了可划不来。”

勾宁可不服这口气，哼了一声：“小鬼！你也太瞧不起人了，勾宁虽然武功平平，好歹也是丐帮四大护法之一，不至于听了这位的名号，就会吓破胆吧？”

小剑童故意问道：“你真敢听？”

勾宁不甘示弱道：“我洗耳恭听！”

小剑童咯咯笑，又问道：“那你知不知道，江湖中黑白两道闻名丧胆的是谁？”

勾宁想了想道：“是……”突然惊道：“难道是‘血桥’主人？”白面书生来不及阻止，小剑童已拍手捉笑道：“答对了……没奖！”

勾宁急向白面书生打量两眼，连声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风闻‘血桥’主人是女的……”

小剑童“噗哧”一笑，道：“我还听说公鸡会下蛋呢！”勾宁若有所思地道：“莫非这位是女扮男装？”

小剑童不耐烦道：“好啦，你别问个没完没了，真是鸡婆，外带‘长舌夫’！”

勾宁虽不知小剑童的话是真是假，但他刚才已亲眼见到，白面书生露的那一手，确实是传说中的“红花血指”，一点也假不了。

除非，是这人事先把五个手指染红，存心唬人！

但目前为止，还没人敢摆这种乌龙！

“红花血指”太霸道，“血桥”的名气更不小，这两者加在一起，勾宁居然没有吓破胆，已经可以得个“最佳勇气奖”了，他那还敢多问。

“火爆浪子”没皮调了，只好瘪笑不已：“勾某真是有眼无珠，不知是‘血桥’主人驾到，有失远迎，但不知各位来此……”小剑童眯眼讪笑道：“真罗嗦！你到底有完没完？”

忽听一个悲的声音：“完了，完了，我完了……”

来的四人闻声一抬眼，勾宁也转回头去，只老叫化像斗败的公鸡，垂头丧气地自言自语着，从屋里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。

勾宁忙回身迎上前把他扶住，惊问道：“李长老，你怎么了？”李黑根本没发现来了四个陌生人，一脸好像人家倒了他多少会钱：“唉！我完了，一切都完了……”

勾宁莫名其妙道：“李长老，究竟怎么回事，是不是那娘们翘啦？”

李黑摇头，又叹了口气，瘪透了心：“唉！想我老叫化活了这把年纪，一生吃，喝，嫖，赌，样样精通，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，什么样的女人没玩过，谁知刚才为那娘们运功疗伤，居然一时把持不住，一冲动，竟情不自禁地一泄如注……”

勾宁憋住了笑，慰道：“李长老，反正你又不是老‘在室男’，也不是练的‘童子功’，这也没什么……可是，刚才李长老不是穿的整整齐齐，盘坐在那娘们身边，没跟她‘那个’吗？”

李黑气恼道：“你懂个屁！我虽然没跟她‘那个’，可是我下面一泄气，上面就真元不聚失，失去控制，把毕生的功力，全部由双手掌心，传送到那娘们体内去啦！”

勾宁这才恍然大悟，知道这下可惨啦，不由地惊问：“老长老已失去全身功力？”

李黑的声音几乎要哭了：“我，我完了，一切的一切都完……”那四人忍不住憋笑出声，老叫化一抬头，才发现他们，不禁窘怒道：“这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小剑童天真无邪，对男女之间的事只是一知半解，并不真懂，嘻笑：“这有什么好伤心的，去把功力收回来不就结啦！”李黑连怒道：“小鬼，你是不是存心臭我老人家？我的毕生功力已经输送到她身上，怎么能收得回？！”

小剑童耸耸肩逗笑道：“这还不简单，你能给她功力，她当然也能送还给你，这叫礼尚往来嘛！”

李黑气得差点吐血：“小鬼！你……”

勾宁急忙拉住要上前的老叫化，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几句，大概是告诉他那白面书生的来头。

李黑一听，果然大大地一呆，急向白面书生打量一阵，惊诧道：“你，你真是‘血轿’主人？”

白面书生淡淡一笑：“我姓钱……”李黑马上接道：“当年的江湖三大美人之一钱如意！”白面书生笑而不答，问道：“西门飞凤怎么样了？”李黑那敢拒绝，急忙退开一旁，做个手势，连说两声：“请！请！”

白面书生微微把头一点，便带着小剑童和身后的两人，径往屋里走去。

四十九

密室内，杜小帅耗了一个多时辰，想了各式各样怪点子，包括以他惊人的内力轰击，仍然无法把那千斤重的厚重铁门打开。

密室不但筑在地下，而且像是一整块大坚石挖掘出来的除了正面的厚重铁门，其他三面石壁上，连个老鼠洞都没有。

一丈来高的顶上，四角各有两个饭碗大小的通气孔，不知通往何处。

幸好“一统帮”的人忙于应战，大概后来大势已去，又匆匆逃走，来不及“修理”他们，否则，如果从通气孔灌水，或是施放毒气进来，非把这些人淹死、毒死不可！

但外面的情况，他们全都莫宰羊，尽管整个岛上喊杀连天，快被拆啦，密室里一点声息都听不到，仿佛置身在“隔音设备”极佳的房间里。

杜小帅在“寝宫”内，已见过他们搞施毒气的飞机，怕他们再来一下，他这“怪胎”虽是百毒不侵，其他人可没有“防毒”的本事，那就惨啦！

于是他扒下地上一名地上女守卫的衣服，打开铁栅，命那些少女进去为柳苔青松绑，把衣服给她穿上，免得干娘赤身露体的，实在很臭。

其他的女子只能从门板上松下，没衣服给她们穿了！因为另第三个女守卫的衣服，已被杜小帅扒下，撕成一条条的布片。

这是搞啥飞机？

原来小伙子是就地取材，临时赶制“防毒面置”。

他想的真绝，居然要大家集体撒尿，把布片浸湿，以防万一通气孔中施放毒气，至少可以暂时防毒，多支持一阵哦！

如果是灌水，那他也莫法度，只好大家做同命鸳鸯啦！柳台青出了铁栅，没时间跟杜小帅闲嗑牙，也忙着想主意如何打开厚重铁门，不能在里面坐以待毙。

可是这道铁门非常固执，任你有千方百计，它有一定之规，不让你们把这打开！

杜小帅已累得精疲力尽，瘪样问道：“干娘，这鬼门打不开它，怎么办？”

柳苔青想了想，眨眼道：“你那把‘心匕’呢？”

杜小帅笑得很苦：“被一统帮主黑吃黑啦！”

柳苔青又问道：“我送你的‘断魂剑’，是不是也被他‘暗杠’了？”

杜小帅这才想起，那夜在苏州城的“如意赌坊”，把“断魂剑”交给了李圆圆，此后就一直未再见面。

他只好瞎掰：“我把剑借给了别人，没有带来。”

柳苔青大失所望，叹口气道：“唉！如果有这两件利器在手，你用‘玄天三剑’中的‘毁天灭地’，或许可以试试，现在……”

杜小帅接口憋声道：“现在没戏可唱啦！”

这道铁门设计非常有学问，它不是开、关，而是外面的机括控制，由上面升起和落下。整个门的里外两面，光溜溜的连个门把都没有，纵有千斤之力也无从着手把它举起。

小伙子都认输于瞪眼，再也想不出点子，别人还有皮调？

就在大家愁眉不展，准备要怎么死比较爽时，奇迹突然出现！只听一阵“轧轧”声响，厚重铁门竟缓缓升了起来。

杜小帅又惊又喜，急忙示意大家退后，由他手握半截断刀，以一夫当先

的姿态严阵以待着。

门刚升起不两尺不到，突见一个小剑童伏地钻了进来。

杜小帅一眼就认出这女扮男装的小剑童，惊喜交加地大叫：“小师妹！”

原来这小剑童，竟是跟他从小在一起，由神龙子抚养长大的玲儿！

玲儿站起来，也不管小帅身后还站了那么多人，而且几乎全是没有穿衣服的少女，冲上前就跳起来，抱住他高兴地叫道：“帅哥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死的……”

杜小帅也当别人全是透明的，抱起她又跳又叫，笑声不断：“小师妹，师父是不是也来了？”

玲儿来不及回答，柳苔青已走上前问道：“小帅，这就是你师妹玲儿吗？”

杜小帅这才想起，没替这对母女介绍，忙道：“对！对！她就是这时铁门已整个升起，首先出现在门口的，正是那白面书生，身后紧随着“潘安”与“钟馗”似的两人。

杜小帅一眼认出白面书生，来不及放开玲儿就放声大叫：“娘！被他叫娘的，自然就是钱如意了。

钱如意见爱子安然无恙，心中顿时一宽，她并不进来，站在门口急切招呼：“大家快出来。”

杜小帅这才放下玲儿，一手拉着她，一手拉了柳苔青走出密室，其他人忙跟着出来。

小伙子一见扳动石壁上转盘的女人，竟是西门飞凤，可觉得奇怪了，眼道：“你没死？”

钱如意催促道：“话别这么多，有事到上面去再说。

”大伙儿由西门飞凤带路，好在这会儿提了提宠进来，一路拐弯抹角地走出了秘道。

西门飞凤这时又是主人了，她带着大伙来到“寝宫”后的起居室，向一名少女吩咐：“你带大家到里面去，各人自找衣服穿上。”这少女是她的近身侍婢，恭应一声，便带领那些没穿衣服的少女，走进里面的藏衣间去。

钱如意这才向杜小帅道：“帅儿，快谢谢西门岛主，要不是她想到，你们可能被关在地下密室里，带我们下去看看，还真不知道你们要关到什么时候呢？”

杜小帅揉揉鼻子，把手一拱，谢谢啦！”

西门凤凰忙答礼道：“不用客气，要不是你的那位朋友救了我，我已经早就没命了。”

杜小帅弹弹耳朵：“我的朋友救了你？是不是东方明……”玲儿接道：“不是啦，是那个姓李的老叫化。”

杜小帅简直莫名其妙：“是他？”

玲儿眨眼惹笑道：“老叫化不但救活了这位西门岛主，还把自己的毕生功力也传给了她呢？！”

杜小帅瞪大双眼，向西门凤凰怒问道：“你也会‘阴阳合功’？”西门凤凰真是瘪死了：“不！不！我不会……”

杜小帅哪里肯信，正待追问，忽听钱如意笑问道：“这位可是芙蓉玉女柳苔青？”

柳苔青微微头了下头，也笑问道：“刚才听小帅叫你娘，你大概女扮男装吧？”

她还没空听杜小帅讲古，所以还不知道，小伙子的娘就是钱如意，也就是“血轿”主人。

这时玲儿却惊喜地问道：“这位前辈，您真是芙蓉玉女柳……柳前辈？”

柳苔青又点点头，含笑道：“小帅叫你师妹，那你就是玲儿喽？”玲儿突然双膝一屈，自然跪下去，哭叫道：“娘！……”柳苔青忙把她扶起，拥进怀里，也哭声道：“我可怜的乖女儿母女相认，顿时哭作了一团。

赴小帅一旁像个呆子：“怪了！我还没介绍，小师妹怎么知道……”

钱如意笑道：“是杨小邪带女儿去九华山，告诉你师父和师妹的。”

杜小帅这下可吃惊了，不等她说完，就紧张兮兮地问道：“小师妹来了，师父怎么没有来，是不是遭了他们的毒手？”

钱如意斥笑道：“哪有这么严重，他们两对父女去九华山见你师父，是为了化解当年“亡魂谷”的误会哪！”

杜小帅猛弹耳朵：“化解开了没有？”

钱如意道：“没有化解开，怎会一起出山……下山？”杜小帅高兴得像个孩子：“哇噻！师父也来啦，他老人家呢？”钱如意瞄了仍在拥泣的那对母女一眼，把杜小帅拉一旁，轻声：“你乘风箏飞上大，割断长索后，娘遥见风箏飘向这岛上，心里实在放心不下，独自找一段树木渡湖赶来接应你，但红红极力劝阻，说湖内‘食人鱼’和‘铁鲨’，这样太危险……”

杜小帅这时才注意到，那两个“潘安”和“钟馗”，原来是女扮男装的红红和范桃花。

接着听钱如意道：“娘不顾她的极力劝阻，正决心要冒险渡湖时，忽见来了一行人，其中两人还抬着我留在山边的‘血轿’！”

杜小帅惹笑不已：“谁有这么大胆把您的‘血轿’偷去？”

钱如意笑道：“他们不是偷，只是借用‘血轿’抬你师父啊！”

杜小帅还追问：“抬‘血轿’的是什么人？”

钱如意道：“杨小邪和小小君！”

杜小帅可意外啦，捉笑：“哇噻！大侠怎么改了行，干起轿夫来啦？”

钱如意笑了笑，正色道：“你师父虽已练成‘御风飞行术’，可以代替不良于行的双退，便不能远行，从九华山到石头湖，一路上都是要小邪和小小君，两人替换着背你师父，到了山边，无意间发现藏在林内的‘血轿’，干脆就暂‘借’一用，用来抬你师父，同时，杨小邪的女儿认出，那天在蒙蒙谷中，你昏迷时是由诗诗，以那‘血轿’带走的，猜想我可能就在附近，所以沿着湖边一一路找来。”

顿了一下，她继续说道：“几个姑娘一见有人抬着‘血轿’行来，顾不得上身没衣服，就冲了上去。

娘急忙上前喝阻，问明双方的身份，才知道轿肉坐的是你师父。娘立即也表明身份，上前向你师父道谢，感谢这十几年的养育之恩，杨姑娘和李姑娘，却争着问你的下落，你可真有女人缘哦！我就把你想的怪点子，已经冒险“空降”黄花岛的情形告诉了他们。”

杜小帅一脸好奇的脸色：“那娘是怎么上岛上来的？”

钱如意道：“当时各大门派的人，正从护驾桥方面发动攻击，咱们一商议，决定留下娘的手下，以及那个叫桃儿的小姑娘，守卫你师父，其他的赶造木筏渡湖。

幸好杨小邪他们是有备而来，带来几身乞丐装，他们两对父女扮成丐帮

的人，以免惹人注意娘就穿了小小君的衣服，另外拿出三套给红红姑娘他们穿上……”

玲儿这时已经不哭了，提着一把剑过来：“帅哥，那李姐姐说这把剑是你的，交给我替你保管，现在还你。”

杜小帅接过剑，毫气于云：“哼！我正要需要它，把‘一统帮’杀个痛快！”

钱如意摇头道：“不用哪，已经没人可杀了。”

杜小帅还不知道激战已经结束，呆呆地：“娘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钱如意便将整个战况，大略说了一遍。

杜小帅听毕，真快气昏了：“你娘咧！要不是被困在地下密室里，也不会错过这场衰啊！衰到了姥姥家！”

钱如意问道：“帅儿，你怎么被困住了？”

杜小帅也把受困的经过说了一遍，最后一脸臭相：“唉！费了不少心机，又冒了九死一生的险，结果却全部‘杠龟’，还要娘赶来把孩子救出来！”

柳苔青走过来笑道：“你要不闯进地下密室，干娘就是困死饿死在里面，恐怕也没人知道啊。”

钱如意接道：“当时西门岛主也不知道帅儿在哪里，幸亏她想起密室里还有柳姐，和她的一些手下被关着，带我们来救人，想不到帅儿真在里面。”

柳苔青转向西门飞凰道：“多谢西门岛主！”

西门凤凰忙谦道：“不！不！不用谢我，应该谢那位丐帮的李长老……”

杜小帅一拍脑袋：“啊，我忘了老哥，咱们快去看看他呀！”李黑一生游戏人间，放浪不羁，拿得起放得下，向来不知愁滋味，唯一令他发愁的就是没酒可喝。

但这时却独自坐在后院的屋内，一脸白痴样，没有任何表情，眼泪却不自觉地流个不停。

勾宁和丐帮弟子，都守在屋外，没人敢去惊扰他。

这时杜小帅走了进来，一直老到老叫化面前，他还一点感觉也没有。

杜小帅叫了声：“老哥哥！”

李黑这才抬起眼来，有气无力地应了声：“呃……”

杜小帅在他身边坐下，伸手搭上他肩头：“老哥哥，还没到世界末日啦，咱们去找些酒来，痛快痛快……”

没等他把话说完，李黑已转身抱住他，大哭特哭：“小兄弟，我，我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今后就像废人一样，不能再跟你一起走南闯北啦！呜呜……”

杜小帅拍拍他肩膀，捉笑：“安啦，这有什么关系，大不了我把功力输送一半给你！”

李黑哭着脸：“小兄弟，别讲这些有的没的，难道不知道，我犯了运功的大忌？”

杜小帅还真不知道：“什么大忌？”

李黑苦着一张脸，叹气问道：“小兄弟，你知道为什么运功疗伤时，必须有人在旁护法吗？”

杜小帅白了他一眼：“老哥哥，我又不是白痴，要连这个都不知道，连练个屁功？这是为了怕受外力惊扰呀！”

李黑又问道：“如果不幸受到惊扰呢？”

杜小帅不思思索地道：“正在运功为人疗伤时，万一受了惊扰，就可能

导致走火入魔，可是，老哥哥，又没有人去打扰你。”

李黑声道：“受本身内魔攻心，比外力干扰更没救。

尤其是在运功要关头，真元一泄如注，不但功力跟着狂泄而出，全身经脉血路也为之错乱，幸好老叫化功力深厚，才能把一条老命保住，否则就算没死，也走火入魔，真正成了个废人，但经脉错乱，血路走岔，就算你老弟把一身功力输入，老哥哥也接受不了啦。

”杜小帅也没了辙：“唉！老哥哥，你既然知道这种严重性，怎么还会搞出这种飞机？”

李黑头气：“那娘们实在太美了，太诱人了，尤其是光溜溜的没穿衣服，老叫化的两手，又按住她……唉！当时我只是不知不觉地，偷瞄了她一眼，警觉时已经来不及。

算啦！算啦！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反正我也活了这把年纪，废人就废人吧，至少救了她一命。”

西门飞凤突然走了直来，上前双膝一屈，跪在老叫化面前道：“妾身西门飞凤，拜见老前辈救命之恩！”

李黑忙站起来，避开一旁：“这，这是干嘛？老叫化承受不走，西门岛主别这样，快请起来……”

西门飞凤仍然跪着道：“身一事相求，如果老前辈不答应，那我就长跪不起！”

李黑不知所措道：“我已功力尽失，形同废人，能答应你什么……”

西门飞凤正色道：“正历为老前辈为了救我失尽功力，使妾身除了感恩之外，也深感于心难安，所以希望老前辈能成全，给妾身一个报恩的机会。”

李黑忙问道：“西门岛主，你要老叫化恭应什么？”西门飞凤恳切道：“答应让妾身终身侍奉老前辈。”

哇噻！这下可不应了那句老词，无以为报，只好以身相许啦！李黑惊道：“不行！不行！这算什么？我不答应！”

杜小帅跳起来，指着他道：“为什么不行，现在很流行老少配呀！”

李黑斥道：“你少跟着起哄！老叫化这把年纪，足可做她老爸、甚至爷爷……”

杜小帅臭他道：“老哥哥，你别假正经啦！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那娘们实在太美太诱人了，尤其光溜溜的没穿衣服……”李黑情急喝阻：“小兄弟！不要说了……”

杜小帅揉揉鼻子，噘着嘴道：“我偏要说！老哥哥，你要是不喜欢西门岛主，怎会在运功的紧要关头，还不知不觉地偷看人家？”李黑脸早红得像颗熟苹果，甚至一直红到了脖子，也许连全身都红了，窘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西门飞凤忽然泪光闪动：“妾身虽然连嫁七嫁、但至今仍属完璧，那七个有名无实的丈夫别说碰触过我的身体，连看都没有看过，而前辈今夜……如果老前辈认为妾身是不祥之人，不愿接纳妾身，那我就把这条命还给老前辈！”

话刚说完，霍地站起来，冷不防把小帅的剑抽出，就往自己脖子上一横。幸好杜小帅跟疾手快，一把将她的手腕抓住，大叫遁：“拜托，死不得呀？老嫂嫂这一死，老哥哥也话不成了，剑可是我的，不要闹出两条人命啊！”

西门飞凤伤心欲绝地道：“我吃了自己亲弟弟的心，根本就不想活了。”

只是念在李老前辈，为了救我功力尽失，才想到偷生报此大恩，既然李老前辈对妾身不屑一顾，就请小侠放开手，成全了我吧！”

杜小帅故意瞄眼问道：“老哥哥，让你自己说，是不是要我放开手，让她用剑一抹脖子算啦？”

李黑一时没了主意，不知该怎么办才好：“西门岛主，老叫化一大把年纪，而且就这么一身光溜溜的，两手空空，我怎么能误你一生……”

杜小帅接道：“这人家愿意嘛！”

李黑为难道：“这……”。

正僵持不下，突见钱如意走了进来，逗笑道：“李长老，西门岛主是出于一片诚意，就让我来做个现成的大媒如何？”杜小帅捉弄笑道：“娘，老哥哥是丐帮唯一的九袋长老，拽得像二五八万似的，才不会甩您呢！”

李黑瞪眼道：“你少乱讲，老叫化一向对‘血轿’主人十分敬仰，哪敢在钱女侠面前托大……”

杜小帅趁机捉狎问道：“那你给不给我娘一个面子，娘她当媒人啊？”

李黑瞥了仍抓住剑的西门飞凤一眼，又看看钱如意，再向杜小帅苦瘁笑道：“小兄弟，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？”

杜小帅讪笑道：“不！我赶的不是鸭子，是头鹅，而且是头假正经的呆头鹅！”

李黑一脸无奈：“小兄弟，你实在有一套，老哥哥一生从不服人，就服了你。”

杜小帅呵呵笑道：“老嫂子，老哥哥已经答应啦，你不再放手，他可要吃醋喽！”

西门飞凤这才破涕为笑，把抓住剑柄的手放开。

杜小帅好像自己要讨老婆似的，甚至比自己讨老婆更兴奋，要不是钱如意催他，快去湖边把他师父接上岛来，小伙子还要跟老叫化胡闹没完没了呢。

那艘美轮美奂的彩凤凰画航，已经被轰得七零八落，一塌糊涂了，好在各大门派的人离去时，留有几艘小船，准备给丐帮的人放火烧了城堡以后，撤退之时之用。

勾宁和十几个丐帮弟子，陪同杜小帅乘船渡湖，去接候在“血轿”里的神龙子。

不料登上岸，赶到大风筝起飞的湖边，“血轿”早已不知去向，却见从枝林内奔出那护轿的中年壮汉。

杜小帅忙迎上前问道：“两位大叔‘血轿’呢？”

中年壮汉道：“被杨大侠他们借去了呀。”

杜小帅可呆，急问道：“轿内坐的那个老头……老人家呢？”中年壮汉似已知道神龙子是谁，恭声道：“杨大侠他们带着他人家，去追寻主人了。”

杜小帅“哦？”了一声，追问之下，才知道杨小邪和小小君两对父女急急赶回这里，向神龙子说明了岛上钱如意她们四人，在岛上也没找到杜小帅，一定猜想杜小帅是追一统帮主了，所以也追去了。

他们两对父女不能把神龙子留下不管，便赶来通知大伙儿一齐去找啦！”

但两个中年壮汉唯恐钱如意在岛上寻杜小帅，不敢离开这里，而且他们

和藏在树林内的八名少女，身上都等于没穿衣服，哪能一路裸奔……妨碍风化嘛！所以决心留下等候。

杨小邪一想也对，便同意让他们留下等候，但得要借用“血轿”，好让不良于行的神龙子代步。

他们不敢擅自作主借出“血轿”，便又不便断然拒绝，真是瘪样得很，不料杨小邪和小小君手脚乱快的，两个人抬起“血轿”就飞奔而去。

说到这里，中年汉子叹了口气，一脸无奈：“杨大侠和李大侠两位，在江湖中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咱们又不敢得罪，只好……”杜小帅嘻嘻笑道：“烧款代志，我娘下会怪你们的，快把那些姑娘叫出来，跟我到岛上去吧。”

中年壮汉忙问：“主人呢？”

杜小帅惹笑道：“在岛上哪！”

另一壮汉已奔回林内，把那八名运功御寒的少女叫了出来。

哇噻！这下可把勾宁带来的十几名丐帮弟子，一个个乐歪了嘴，大喊：“解严万岁！嗬呼！”

大伙儿来到湖边，分乘小船回到岛上。

既知神龙子他们已经走了，钱如意便把这事暂且搁在一边，吩咐两个中年汉子和八名少女，去找衣服穿上，决心先替李黑和西门飞凤办完喜事再说。

大伙儿都很起劲，聚在一起猛出馊主意。

喜事终于决定在黄花岛上办了。

李黑是丐帮唯一的九袋长老，地位仅次于帮主，实际上论辈份还比寒竹高。

他老人家的喜事，勾宁及留下的那批丐帮弟子，自是忙得不亦乐乎，格外起劲。

西门飞凤的手下，只剩下几十名少女及侍婢，她们帮着丐帮的弟子，将各处扁地尸体，全部抬到岛后空地集中掩埋，处理完毕后就开始忙着张灯结彩了。

岛上存的食物和酒多得很，足够几百人吃喝大半年的，可以尽量取用。

几个女红不错的侍婢，还特地连夜为李黑赴缝新衣，要当新郎官了，总不能还穿那一身破破烂烂的乞丐装吧？！

这时杜小帅、钱如意、柳苔青、玲儿、李黑、勾宁、范桃花、红红和雷行等人，都聚在厅内。

本来各大门派的几位掌门人决议，是要把黄花岛上的一切烧毁，以免日后再被江湖败类利用，变成为非作歹的根据地。

但杜小帅又有了新点子，他提出主张：“这黄花岛本来就时老嫂子的产业，别人凭什么烧它，如今老哥哥和老嫂嫂成婚，不妨就以岛为家，而且善加利用，保证财源滚滚，不久成了亿万富翁富婆呢！”

钱如意微微点了点头，笑问道：“帅儿，你不是已经有了腹案？”

杜小帅站了起来，一副发表演讲的气势：“过去人家一听黄花岛就吓得半死，谁也不敢走近，连附近的博望，漆桥，和护驾桥三镇都连带受到影响，市面萧条，谋生不易。

如果把这里改为‘观光乐园’、‘渡假胜地’，再想些新点子，譬如豪华大赌场，‘牛肉场’的‘穿帮秀’、‘泰国浴’哪，‘马杀鸡’啦……”

钱如意接道：“慢着，慢着，帅儿，你说的除了赌场之外，其他的又是牛肉，又是马又是鸡的，怎么我一个也听不懂？”

杜小帅揉揉鼻子，黠笑道：“娘，这些可是最流行的新鲜玩意，您不懂，可就落伍啦，不过也没关系，我是为老哥哥和老嫂嫂想，替他们想些生财有道的点子，对了，娘，有钱大家赚，咱们也可以投资呀！”

钱如意斥笑道：“小小年纪就成了钱奴！”

李黑也起哄：“小兄弟说得对，有兴趣大家一起来，欢迎在场的各位多多捧场，多多投资！”

西门飞凰倒很大方，捉笑：“投什么资，今日在场的每一位都算于股，本钱由我全部负责，赚了大家分。”

杜小帅睨眼斜笑：“哇噻！新嫂子就是新嫂子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比老哥哥‘上路’多啦！”

李黑一脸臭相：“度法度（没办法）啦，小兄弟，老哥哥我是叫化子命，从小讨饭，讨到老了还在讨……”

杜小帅接口道：“现在你不是讨饭了，是讨老婆！”

大伙儿听得哄堂大笑，老叫化是又乐又臭，不断拿眼光瞟着身旁的西门飞凰，直把她瞟得不好意思低下了头。

谈谈笑笑，已经到了饭口上。

吃完午饭后，大家昨夜经过一场惊天动地的场面，都感到有些疲乏了，便各自休息。

钱如意和杜小帅，始终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，这会儿，母子俩到房间，不受干扰，钱如意便问道：“帅儿，一统帮主被‘心匕’刺心他自己，身受重伤，你为什么不杀他，反而用你的血救了他呢？”

杜小帅痛苦道：“我，我当做突然记起娘的话，即使使他要杀我，我也不能杀他……”

钱如意愤声道：“他确实决心杀你，虽然你用自己的血救了他，他还是照样要杀！”

杜小帅沮然道：“如果他真是爹，孩儿纵然死在他手里，是没办法的事，师父教过的书上说：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……”

钱如意深深一叹：“唉！你这孩子聪明绝顶，又心地善良，有孝心，重义气……只可惜生的这么个命，有了这么个老爸，否则真是人中龙凤！”

杜小帅皮笑脸：“娘，您别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了，我有这么好吗？”

钱如意勉强扮出个笑容，正色道：“帅儿，我当初只是怀疑，但现在已经可以确定，一统帮主就是当年的阎王堡主，也就是你老爸。”

杜小帅笑得很难看：“这我也感觉得出来，娘，孩儿……”孩儿有句话，可是不知该不该问……”

钱如意似乎已看穿他的心意，微带怒容道：“你是想问我，究竟你是不是‘阎王堡’堡主的亲骨肉，对吗？！”杜小帅惶恐道：“孩儿不敢……”

钱如意怒哼一声，激动道：“如果不是，我就不会阻止你杀他！”说完泪水已夺眶而出。

杜小帅这下吓到了，忙跪下：“娘！”……

正在这时，忽听一阵轻快的脚步声奔来，钱如意急道：“快起来，有人来了。”

杜小帅刚站起来就听房门外有个娇柔的声音：“帅哥，你睡了没有！”

一听是玲儿的声音，钱如意使个眼色，示意杜小帅出去。

杜小帅走出房，只见玲儿已恢复了女装。

哇噻！真是女大十八变，十几个月不见，这小不点的小师妹，俨然是个少女啦！

尤其过去十多年来，住在九华山的深山石洞中，即使女装，也不过是普通粗布衣衫而已。

这时她换上一身宫装，且刻意打扮了一番，简直像个小公主。

小伙子看傻了眼，要不是她在门外已经先叫了声帅哥，真不敢相信她就是玲儿！玲儿被他看得很不自在，嗔声道：“看什么看！”杜小帅啧啧有声，惹笑道：“哇噻！小师妹，卡水哦（漂亮），好像是你要做新娘子嘛！”

玲儿脸上一红，窘迫道：“喝喜酒，人家总要穿得像样些嘛！”杜小帅猛眨眼：“说的也是……”

玲儿像模特儿表演似的原地转了一圈，弄笑道：“帅哥，你看这身衣服好不好看？”

杜小帅向她从头到脚打量一遍，媚笑着：“小师妹，你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不但看起来长大了，而且变成了个小美人！”玲儿这才转嗔为喜，羞窘直笑：“人家都一样啦，是这身漂亮的衣服不一样。

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嘛。”

一小师妹开始笑了，杜小帅道：“你来找我有事吗？”玲儿把小嘴一嘟：“没事就不能找你聊一聊？”

杜小帅怕她又生气，憋声道：“当然可以！当然可以！我正想你，杨小邪他们找上九华山，去见师父的详细经过呐。”两人正好走过一个空房间，便走了进去，把房门顺手关上，在八仙桌前相对坐了下来。

玲儿便将杨小邪等人前往九华山的情形，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

杜小帅听毕，笑得更甜：“赞！他们之间的仇恨既然没有了，那我就轻松啦。”

玲儿却道：“你才不轻松呢！”

杜小帅眨了眨大眼睛，怎么说呢？”

玲儿斜瞄着他：“我看杨小邪和小小君他们两个，对师父好巴结，一路上都争着背师父，本来我还以为是为了当年在亡魂谷，使师父两腿残废，心里歉疚，过意不去呢。

有一天我无意间听到他们在争，才知道讨好师父，是为了争你呀！”

杜小帅瞪大眼睛：“争我？”

玲儿酸溜溜地道：“争你做他们的女婿呀！”

杜小帅翻了个白眼：“拜托，别臭弹，哪有这回事！”玲儿哼声道：“不但两个老的争，两个小的也在争，一路上为了李姐姐带着的那把‘断魂剑’，杨姐姐冷言冷语，没完没了的，说是你送的定情物，李姐姐一气之下，才把剑交给了我，要我替你保管。”

杜小帅憋心解释道：“其实，其实我也没把剑给李姑娘，地次在苏州城一家关门大吉的赌场里，遭到‘一统帮’的突袭，后来杨小邪又闯来，我急着去追杨小邪，又怕没带兵器的李姑娘再次遭袭击，只好把剑当结她护身，等我追不上杨小邪，再转回赌场之时，李姑娘已经走了，以后就一直没有再遇见，根本不是什么定情物，杨姑娘黑白讲！”

玲儿一厥嘴：“是不是，你们自己心里有数，跟我没有关系。

反正我是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已经把剑当面交还给你了。”

杜小帅见她又要生气了，憋声道：“真的没有这回事……”

玲儿接口道：“好啦，我又不是要你招供干吗向我解释，帅哥，这大半年来，你遇上什么新鲜事儿，说些儿给我听听吧！”杜小帅正巴不得换话题，忙整理一下思绪，才把离开九华山后的一切，除了把有关“限制级”、“儿童不宜”的部分删掉，全部述说了一遍。

自然有关杨心兰和李圆圆，以及唐云萍母女的部分，还是尽量避重就轻，不是点到为止，就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。免得又有人要“呷醋”了。

尽管如此，听在玲儿的耳里，还是一肚子酸味！这可是她从的神情和反应上看出。

听完，玲儿果然酸溜溜地道：“哇噻！除了杨姐姐和李姐姐，还有个唐诗诗，帅哥，你可是真‘花’啊！”

杜小帅苦笑不已：“其实，我跟她们之间，什么也没有，结果是羊肉没吃，反而惹了一身骚！”

玲儿默了默，忽问道：“帅哥，如果由你自己决定，你会挑选她们哪一个？”

杜小帅揉揉鼻子：“小师妹，你真爱说笑，把我当成了谁？我又不是唐伯虎，还来个点秋香！”

玲儿一咬嘴唇：“如果师父一定要你选一个呢？”

杜小帅故意装出拿不定主意道：“……那……那我选……突然指着玲儿道：“选你！”

玲儿一个大呆，娇嗔道：“哼！帅哥，你别想再欺负我了，现在我有娘在，可不怕你啦！”

杜小帅惹笑问道：“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你，我有这个胆吗？”玲儿一时也说不上来了，只了撇了撇小嘴：“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有数！”杜小帅歪头想了想：“啊哈，我想起来了，欠你的债还没有还！”玲儿反而茫然了：“欠我什么债？”

杜小帅邪笑道：“你记不记得，那天送我下山，你闭上眼睛，仰起脸来，要我……”

玲儿猛然想起来了，当时她要杜小帅吻她，结果她闭上眼睛在等，她的帅哥却趁之溜之大吉，真瘪透了她的心！

她愤然起身：“不跟你说了，我去告诉娘！”

杜小帅忙跳起，蹦到她面前：“小师妹，别这样啦，让你自己说，要怎么罚都可以！”

玲儿美目一转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罚你先还‘债’！”杜小帅暗自一怔，憋想，“哇噻！我还当真命犯桃花啊？！”但又想到，以前他们是师兄妹，怎么玩都可以，如今他已拜了柳苔青为干娘，成了玲儿的干哥哥，怎么可以对于妹妹……”正在伤脑筋，玲儿已催问道：“你还不还？不还我就去告诉娘，说你以前怎样欺负我！”

杜小帅莫法度了，突闻从“寝宫”那边，传来一片惊乱声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债”也不必还啦，两人立即冲了出去，急向“寝宫”赶去。

五十

黄花岛自从被“一统帮”霸占，“寝宫”便被一统帮主占得死死的，身为过去岛主的西门飞凤，已经很久没有睡在这里的权利了。

她连作梦也没想到，今生还能有“重温旧梦”的福气和机会。

连日来，她都快崩溃了，尤其昨夜被一统帮设计，吃下她亲弟弟心脏的醒酒汤，使她悲愤攻心，当场心脉衰竭。

若不是老叫化以本身深厚功力，助她疗伤把命保住，此早也被掩埋在岛后了。

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她自愿委身老叫化，这也许是缘份吧？但她自己到现在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以前连嫁七夫，都是在成婚之夜，莫名其妙地就无疾而终，死在了洞房里……碰都没有碰过她呢？难道她是“帚把星”。

西门飞凤独自在“寝宫”，一面更换宽松舒适的丝质睡袍，一面在默默想：“李黑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即将成为我的第八任丈夫，今夜他会不会也……”

这种想法太瘪了，她不也再往下想，赶紧上了床，希望能好好睡上一会儿，养足精神晚上好当新娘。

大概是太疲惫了，不消片刻，她已昏昏欲睡。

这时，走道上的通秘道的暗门，正在缓缓开动……

奉命来“寝宫”外巡逻的几名少女刚好走来，暗门立即自动关上。

当他们走过之后，过了片刻，暗门再度开了，从里面闪出个鬼鬼祟祟的少女。

哇噻！赫然是唐诗诗！

真是玄了，她不是被宋一刀挟持么，怎么会在这时候，突然又从秘道里冒了出来？

只见她蹑手蹑脚掩至“寝宫”门口，探头向内一张，似在查看西门飞凤是否已经熟睡了。

直到听出床上的西门飞凤，已发出轻微鼾声，她才闪身进房，先镇定心神，踮着脚尖又走近床边。

突然从袖中抽出预藏的锋利匕首，扑向床上熟睡的西门飞凤，照准她的胸膛猛刺。

西门凤突然从梦中惊醒，身子急向一旁滚开，似被匕首刺中胸侧，痛得她失声惊叫：“啊！来人哪……”同时负伤翻身而起。

唐诗诗一见没有刺中要害，让她一刀毙命，心知西门飞凤武功极高，纵然受伤，自己也万万不是她的对手。

心中一惊，爬起来掉头向外逃去。

她刚夺门而出，几个巡逻的少女已闻声赶到。

少女们齐声喝：“站住！”

唐诗诗一看暗门正好被挡住，只得再回身往走道另一端逃去。

不料走道的另一拐弯，就是“七煞女”的住处。

她们虽然也是快累死了，但仍随时保持警觉，不敢全都上床，轮流四个先睡，三个坐在桌旁打盹。

一听走道传来喝叱声，打盹的三个立即惊醒，跳起来抓了剑就冲到房外。

唐诗诗刚好奔来，被堵了个正着。

情急之下，她再回身欲逃，巡逻的几个少女也追到。

这一来，左右夹攻，她成“三明治”啦！

唐诗诗把心一横，一头就向墙壁撞去。

突闻一声大叫：“诗诗！……”

只见杜小帅推开挡在前面的几名少女，身如流星射到，一把拉住了唐诗诗，使他只撞伤了点头皮。

好险！如果迟了半步，她就脑袋开花了！

杜小帅紧紧抓住她双臂，愕苦惊心：“诗诗！干嘛呀！”

唐诗诗恨声道：“我要杀西门飞凤，为韩兄报仇！”

杜小帅听得差一点呆掉，再神一看，哇噻！这个“唐诗诗”的身材，居然跟他差不多，而且声音怎么变粗啦？

他猛然醒悟：“你是雷兄？！”

这个“唐诗诗”果然是雷兄，昨夜杜小帅从施放毒气的“寝宫”中，抢救出十二个维妙维肖的被当作“活靶”的少女，她们脸上都戴着跟唐诗诗一样的人皮面具。

当时雷行帮着把面具一一揭下，以便辨认哪一个是货真价实的唐诗诗，他顺手藏起了一个面具。

这时他戴着人皮面具，穿上女装，除了身材变不了，乍看这下，简直就是如假包换的唐诗诗！既已被杜小帅识破身份，他便咬牙切齿愤道：“韩兄与我合称‘阴阳双剑’，情同手足。

不料被‘祁门八怪’掳上岛来，更由西门飞凤这帚把星，用毒酒散尽咱们功力，还贴上了‘勾魂符’。

韩兄一头撞死，我忍辱偷生，忍受符毒之苦，为的就是等候机会，为韩兄报仇。

如今既然被你们抓到，要杀要剐就看着办吧！”

杜小帅抽翘角：“雷兄，韩兄的死，其实是为了我，再说，事情是西门小郎惹起来的，跑来找他姐姐替他报仇，西门岛主为她弟弟报仇也没错。

如今西门小郎都翘辫子了，而西门岛主也已痛改前非，马上就是咱们的老嫂子了，看在老哥哥的情份上，这事就……”

雷行固执得很，断然道：“不！就算今天那扫把星不杀我，我只要有机会还是要杀她！”

西门飞凤已赶来，胸前一片红，手上拿着那把匕首，递向前道：“现在就请动手吧！”

雷行怒哼道：“你以为我不敢？”一时冲动，猛将杜小帅一把推开，转身伸手就夺西门飞凤递过来的匕首。

西门飞凤以刀柄向前，任由雷行一反夺过去，当真半眯起眼睛，一副从容不死的神态。

雷行可不玩假的，举刀就刺，但被杜小帅抓住他手腕，怒声道：“别这样！”

西门飞凤却神色自若：“杜公子，不要拦阻，让他杀吧！”忽听有人接口：“要杀，连老叫化也得杀！”

杜小帅转眼一看，不但李黑赶到，连钱如意，柳苔青等人也被惊动赶来了。

他不禁怪叫：“哇噻！杀人也‘大落价’，买一送一啊！”雷行眼光向众人一扫，终于气馁地松开手，匕首便掉落在地上。

李黑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，上前道：“雷兄弟，咱们哥俩找地方谈谈去。”

雷行还在考虑，已被老叫化不由分说，一把拖了就走。

杜小帅瘪叫道：“喂喂喂，不行抢生意啊！”

李黑有听没有到，拖了雷行就“绕跑”了。

这边钱如意和柳苔青，劝慰着西门飞凤，陪她回到“寝宫”里去。

杜小帅跟进来，见西门飞凤的刀伤虽不重，仍然割破自己手指，滴了些绿血在她口中，又做了一次“快乐的捐血人”。

一场惊乱，总算平息下来了。

这一来，瞌睡虫已被赶跑，大伙儿不必再睡啦。

忙活了一阵，天色已逐渐暗了下来。

天一黑，整个大厅顿时灯火通明，张灯结彩，布置得喜气洋洋，果然像办喜事。

吉辰一到……正堂供桌上一对巨大红烛高烧，鼓乐响起，充当喜婆的范桃花，引出一对新人。

李黑穿上一身新郎官服装，样子真是乱好玩的！

西门飞凤一点也不马虎，虽然是第八次作“新娘”照样是凤冠霞披，全身佩带，一丝不苟。

范桃花充当喜婆，可是最佳人选，身上穿得花枝招展，脸上不知涂抹了多少层胭脂花粉。反正岛上这些玩意儿多的是，又不花钱，不用白不用嘛。

司仪是勾宁，这位丐帮的大护法也很称职，拉开嗓门朗声宣布：“婚礼开始！”

观礼的人还是原班人马，但除了留了下来的丐帮弟子，杜小帅，勾宁，雷行及护轿的两名中年壮汉之外，其他几乎全是女的，形成阴盛阴衰的场面。

“一拜天地”之后，双方都没有家长在场，“再拜高堂”就免了，新郎新娘对拜完毕，接下去就是“送入洞房”啦！

杜小帅正想没事可玩，哪能放过闹洞房的机会，但被喜婆范桃花挡了驾，说什么也不通融。

钱如意也劝阻：“帅儿，就放你老哥哥一马吧！”

杜小帅捉弄谑笑：“娘，孩儿是一片好心，要保护老哥哥啊！”钱如意笑道：“李长老要你保护什么，西门岛主又不是母老虎，你还怕他被吃了？”

杜小帅忙上前，在钱如意耳边轻声滴咕了一阵。

钱如意微微点了点头，便把范桃花叫到一旁，轻声交待几句。

范桃花连连点头恭应道：“是是是，我会留神的！”

这时勾宁来请大伙儿入席了，杜小帅眼看洞房闹不成，只好耸耸肩，随着众人回到了大厅。

哇噻！厅内席开近二十桌，场面还挺热闹的。

这一桌的首位，并坐着钱如意和柳苔青，玲儿粘杜小帅粘得死死的，不愿跟小伙子分开。

由于上桌的只有七人，坐得太空，才把护轿的两名中年壮汉召来凑数，让他们敬陪末座。

其余都是丐帮弟子，西门飞凤的手下少女，钱如意的八名护轿少女，她们可不能定下来坐着，看得轮流帮忙上菜，那能真像贺客似的坐着大吃大喝哪！

酒席都是“欧巴桑”做出的，鸡鸭鱼肉中独缺鱼，因为湖中养的各种鱼

类，大部分已被“食人鱼”吃掉，剩下的昨夜又被毒死光光。

纵然还有“大难不死”，逃过两次浩劫的，谁还敢下湖去抓它来吃？

趁着酒菜尚未开动，好奇的玲儿，不住向身旁的杜小帅轻声问：“帅哥，刚才你跟伯母嘀咕些什么？”

杜小帅笑道：“这是大人的事，小孩子有耳没嘴别问啦！”玲儿嗔声道：“哼！你以为自己有多大，不过比我大两岁，有什么了不起，不问就不问嘛！”

杜小帅扮了个鬼脸，忙向钱如意道：“娘，咱们可以开动了么？”钱如意微微点头笑道：“开动吧。”

杜小帅兴奋地丫起来，大声宣布：“大家开动啊，不吃白不吃，不喝白不喝。”

这一喝，大伙儿立即开动，毫不客气地大喝大吃起来，只有雷行始终闷闷不乐，红红沉默寡言，好像各怀心事。

他们这桌除了钱如意，柳苔青和玲儿不喝酒，勾宁和两个中年壮汉却是海量，只是不好意思大声干杯而已。

幸好钱如意不拘小节，向两位中年壮汉示意：“壮武，魏刚，你们替我多敬勾大护法几杯。”

两人齐声恭应，开始轮流敬酒了。

他们几杯下肚，就原形毕露，还管他什么主人下人，酒杯不过瘾，换上了海碗，一碗接一碗地猛敬。

勾宁也不甘示弱，来者不拒，照单全收。

杜小帅反而被冷落在一旁，酒兴大发道：“喂喂喂，怎么没人找我拚酒呀？”

钱如意笑道：“帅儿，你敢与壮武和魏刚拚酒？！知不知道他们的外号？”

杜小帅眨眼惹笑道：“没听娘说过呀，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外号？”

钱如意一示意，壮武便自我介绍道：“我的名号叫醉不死！”魏刚也笑道：“我叫死不醉！”

杜小帅弹一弹耳朵：“醉不死，死不醉？”

壮武道：“这表示我是醉不死的！”

杜小帅把鼻子一揉：“哇噻！有够厉害！那么死不醉的意思，就表示死也不会醉喽？”

魏刚把头一点：“正是！”

杜小帅揉揉鼻子嘲惹笑道：“你们的解释错了，应该是醉了不会死，但会醉得趴下，所以叫醉不死。”

致于死不醉嘛，表示人生百年，总难免一死，只可惜不敢多喝，当然不会是死了还醉熏熏的，有没有道理？”

不料两人齐声道：“没道理！”

杜小帅趁机挑雾：“那人欠敢不敢跟我喝？”

钱如意来不及阻止，两人已恭声应道：“有什么不敢！”杜小帅爽到了：“好，拿酒来！”

壮武立即将身旁的酒缸捧起，放在了桌上。

一缸是三十斤，杜小帅瞄了一眼，谑道：“这够谁喝的？”壮武听得一怔，诧异道：“公子嫌不够？”

杜小帅呵呵弄笑：“够！够噱口的！”

壮武与魏刚同时起身离座，便走去不远处排列的一堆缸，各提了两缸回

座，连勾宁也算上，放在各人面前一缸，以示公平。

不料杜小帅摇摇头：“这一缸喝完了又要去拿，实在太麻烦，我有个好主意……”

钱如意喝阻道：“帅儿，不许胡闹！”

杜小帅捉笑道：“娘，喝喜酒就是要闹嘛，拚酒更要闹，不闹多没意思！”

难道要我们安安静静的喝酒？也太逊了吧！

柳苔青一旁笑道：“钱姐，下不为例，今晚就让他闹个够吧！”钱如意这才笑了笑道：“既是你干娘说情，就通融你一次，可不许闹得太离谱啊！”

杜小帅嘻皮笑道：“安听！这两位大叔还要替娘抬轿，孩儿不会让他们醉死的。”

壮武已迫不及待问道：“公子，你要怎样喝法？”

杜小帅意气飞扬：“到藏酒的酒窖里去喝！”

壮武毫不犹豫道：“好！这主意真不赖，免得酒缸抬来抬去太辛苦了，也才喝得爽！”

魏则和勾宁自然也不堪示弱，齐声道：“就这么办！”钱如意却喝阻道：“不行！要喝就在这儿喝，那有跑到酒窖里去喝的，太不像话了！”

杜小帅像小孩子似的撒着娇：“娘，您刚才不是说，看干娘的面子通融一次吗？就这一次，下不为例好不好嘛……”柳苔青直摇头道：“不不不，小帅，干娘可不知道你会想出这个怪点了，别拿我做挡箭牌啊！”杜小帅转向柳苔青噘着嘴：“干娘，这一次，好不好嘛，保证就这一次！人格担保，信用担保，脖子上的人头担保……”说到最后，已想不出拿什么担保，急得小伙子猛拍自己的脑袋！

柳苔青与钱如意相视一笑，这才勉为其难地同意：“好吧……不过，如果今晚你喝醉了，从此以后就不许再喝酒！”杜小帅兴奋地跳起来：“醉不死的，死不醉的，大家一起来吧！”

玲儿也站起来起哄：“我也要去！”

杜小帅瞄着她：“你也要喝？”

玲儿瞪回去：“不喝就不能去？看你们喝总行嘛！”

杜小帅黠笑道：“咱们在地窖里喝酒，可是要把全身脱得精光喝的哦！”

玲儿鼻子一皱，不信道：“少盖！那有这样喝酒的……”杜小帅一把拉了她，故意道：“不信你就去看！”

玲儿吓得忙把手夺回，窘得面红耳赤：“不！不！我才不要看呢！”

这一来，顿时引起哄堂大笑。

杜小帅趁此机会，赶快偕同勾宁，壮武和魏刚，由四名少女提着灯笼引路，带着几盘下酒的卤味，来到了藏酒的酒窖。

哇噻！这酒脚还真大，里面整整刘齐地排列着，大大小小的酒坛，至少有好几千坛呐！

四人这下赚死啦！

杜小帅看在眼里，真是爽到心坎里：“哇噻！这下可够咱们喝的！”

壮武笑道：“大概我的外号，可以省掉当中一个（不）改成‘醉死’啦！”

魏刚也凑趣道：“那我就成‘死醉’！”

杜小帅哈哈大笑：“死罪（醉）可免，活罪难逃，咱们开始脱吧！”勾宁诧异地问道：“脱甚么？！”

杜小帅一谑笑不已：“当然是脱衣服，难道还脱皮不成！”勾宁莫名其

妙：“喝酒和脱衣服关系？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！”杜小帅一看四个少女还不走，笑问道：“你们是不是要留下看‘穿帮秀’？”

少女窘道：“咱们侍候公子和三位……”杜小帅故意道：“随你哪，喜欢看就看吧！”说完他就当真脱起衣服来。

真够豪放的！

四名少女互望一眼，这才忙不迭挂上灯笼，将卤味和空碗放在地上，匆匆“逃了出去。”

杜小帅哈哈大笑，真够逗的：“别走啊，免费看的，不收门票！”勾宁笑问道：“杜老弟，你是故意把她们吓跑，还是当真要脱？”杜小帅一本正经：“当然是真脱！”

壮武不解道：“公子，咱们是来喝酒，干吗要脱掉……”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杜小帅已肥全身脱了个精光，这才弄笑道：“这酒窖里闷热得儿一喝酒就更热，而且酒喝多了要尿尿，咱们边喝边尿多方便！”

三人一听，不禁相顾愕然，差点没笑抽了肠！这是甚么论调嘛！

杜小帅催促道：“快脱呀，脱光了咱们就开始！”

三个中年大男人，遇上了这小伙子，可真一点皮调都没有了，你瞄我，我看你，最后无可奈何，只好也脱了个精光赤裸。

酒窖里的酒，为了长久贮藏，坛口都是用泥封。

他们四人各自搬了一坛到面前，席地坐下，伸手轻轻一拍，坛口的泥封便裂开脱落。

再撕掉密封的油纸，打开缸盖，一阵酒香便冲出。

四不约而同，齐声赞道：“赞！好酒！”

杜小帅已迫不及待，一声令下：“干杯！”

四人各自拿起空碗，便向缸里舀出酒来，一碗接一碗地猛灌。

他们谁也不服输，从一碗接一碗，喝成一坛接一坛……反正大家都光着身，没穿衣服，喝胀了就地撒泡尿，继续再喝，连裤子都不必解，有够“方便”。

小伙子这个主意真想绝了！

面前地上放的几盘卤味，根本没人去动它，只顾着猛喝酒，甚至连大碗也不须要，双手捧起酒坛，仰起脖子就往张开的口里倒。

四人愈喝愈起劲，各式各样的怪招也出笼，仿佛是在表演特技。

壮武存心露一手深厚功力，以单掌吸住酒坛，高举过头，将酒源源不断倒入口中！

魏刚可不让他专“喝”于前，站在酒坛前摆出骑马之式，低头对准口，运功一吸，一道酒箭便向他口中直射。

勾宁也不是盖的，整个人往地上一躺，双手平伸，用两脚高举酒坛倒酒，不时还将酒坛蹬起好几尺高，酒竟一滴不洒地继续倒入口中。

杜小帅更是绝了，搬来只百斤的大坛，从坛口将头钻进酒里，上面埋头猛吸，下面就不断猛尿，整个人好象成了一条水管！

这时大厅里也热闹非凡，而且个场面是阴盛阳衰，丐帮弟子可乐得心花怒放。

尤其李黑正在洞房花烛，勾宁又去酒窖拚酒了，他们更毫无顾忌啦。

他们好像幼稚园的小朋友，老师一走开，那可就闹翻了天。

只见丐帮弟子川流不息地，争向少女的桌上去敬酒，敬完就“插花”坐

下不走了。

少女们除了钱如意护轿的八人，几乎全是西门飞凤的手下和侍婢，岛主在洞房里，她们自然也没人管啦。

留下的这批丐帮弟子，年纪都比较轻，一个个能言善道，耍嘴皮子的本事是一流的，还专爱说些荤笑话，逗得少女们不时咯咯娇笑，跟着笑闹成一团。

喝喜酒，本来就是愈热闹愈好！

可是这一点却不同了，钱如意和柳苔青是一见如故，而且，她们不但同是当年江湖上的三大美女之一，如今更结为干亲家，自然是有很多话可聊。

雷行虽已放弃为死去的韩森报仇，毕竟他们是生死之交的好兄弟，心里还是很疼，加上每夜得忍受符毒之苦，使他一点也爽不起来。

红红纵已“弃暗投明”，“改邪归正”，毅然决然地脱离了“一统帮”。

但她毕竟跟在座的这些人都不太熟，无话可聊，只好呆呆地喝着闷酒。

最无聊的是玲儿，她既不会喝酒，钱如意和柳苔青的谈话她又插不上嘴，更一心想着酒窖里的杜小帅，可真使如坐针毡，恨不得酒宴赶快结束。

忽见范桃花匆匆走来，钱如意暗自一怔，忙问道：“桃花，你怎么不守在洞房外，有事吗？”

范桃花手上拿着个白瓷瓶，恭声道：“西门岛主刚才突然想起，雷大侠身上贴的‘勾魂符’还没解除，特地要我把这个送来。”

钱如意这才松了口气，笑道：“真难得，新娘子在洞房里还记得这事，快交给他吧。”

范桃花应了一声，转身将瓷瓶递给雷行道：“西门岛主交待，每晚午夜时服三粒药丸，连服七天，‘勾魂符’更会自行脱落了。”

雷行接过瓷瓶，这才笑得山来：“多谢范大姐！”

范桃花笑道：“你谢错人了，解药是西门岛主给你的，我只不过替她送来罢了。”

钱如意招呼道：“桃花，你今天很辛苦，快坐下喝两杯。”

范桃花恭应着坐下，眼光一扫，诧异道：“咦，杜公子他们人呢？”

钱如意还来不及回答，玲儿抓住机会，站了起来：“娘，帅哥可能已经醉倒了，我去看看。”说完就蹦蹦跳跳走了。柳苔青急加喝阻：“玲儿！不要去……”

玲儿却假装没听到，跑得更快。

到了厅外，才想起概不知酒窖在那里，忙又溜回去拖了个少女带路。

来至建在地下的酒窖，拉开厚重的木门，向下一看，哇噻！四人全身一丝不挂，作出各种奇形怪状在狂饮，大概已醉得天昏地暗啦！

玲儿惊呼一声：“啊！……”顿时又窘又羞，吓得双手捂住眼睛，掉头就逃。

她忘了身后跟着那带路的少女，两人撞个满怀，跌作了一堆。

杜小帅，勾宁，壮武和魏刚四人，整整醉了一天一夜！

本来钱如意打算第二天一早就走的，这样一来，只好留在黄花岛一天了。

杜小帅清醒来，眼睛一睁就向坐在床边的钱如意：“娘，老哥哥没事吧？”

他大概担心李黑娶了“七嫁夫人”，当上西门飞凤的第八任丈夫，又像以前一样，在新婚之夜就很好死（无疾而终）。

钱如意微微一笑：“没事，李长老好端端的，今天一早就来找你陪他喝

酒，结果见你醉得瘫在床上，乱失望的，只好由范桃花陪他喝了。”

杜小帅这才松了一口气，仍然躺在床，双手垫在脑后，悠闲问道：“娘，为什么她以前嫁的七个丈夫都是在新婚之夜，就莫名其妙地就死翘翘啦？”

钱如意道：“李长老去喝酒时，她没事跑来找我和你干娘聊天，谈起这件事，她说当年才十二岁时，曾拜‘苗疆老人’为师，那老怪物非常好，尤其喜欢‘幼稚’，竟对她起了色心，企图非礼，她情急之下拔剑刺中老怪物致命要害。

当时她吓坏了，也不管老怪物的死活就逃走，远远地还听老怪物传来咒骂声，诅咒她将来嫁一个丈夫死一个丈夫……”

杜小帅惊道：“那一定是老怪物在她身上放了虫啊！”钱如意微微点头：“我也听说，苗疆一带的人会放虫，但毕竟是传说，不过西门岛主的事，确实有些邪门，令人不能不信。

”杜小帅眨眼斥笑：“哇噻！这玩意还真有够厉害！可是，老哥哥怎会没事呢？”

钱如意道：“据西门岛主判断，也许是当时‘苗疆老人’并未死，只是身受重伤而已，所以他仍能放虫施展巫术。

如今他可能死了，巫术法力也跟着消失，李长老才能安然无恙。”

杜小帅伸了个懒腰：“好极了，我去找老哥哥喝酒！”钱如意反脸一沉：“你还喝？你干娘已经说过，昨晚你如果喝醉了，从此以后就不许再喝酒！”

杜小帅涎着脸，贼媚道：“娘，孩儿跟老哥哥是生死之友也，如今他功力已失，心情一定很不好，我去陪他喝几杯……”钱如意眼皮一翻：“用不着，他心情好得很！”

杜小帅机灵得很，忙启：“那我去向他道喜，敬他两杯……”钱如意断道：“不行！你的两杯会变成两大碗，再变成两大坛，最后就没完没了！”

杜小帅还想，忽听玲儿在房门口问道：“钱阿姨，我可进来吗？”钱如意应道：“进来吧。”

玲儿进房斜睨了杜小帅一眼，似乎在生气，不用他，径向钱如意道：“钱阿姨，娘说太阳快下山了，让我来同一声，今天走不走？”钱如意当机立断：“走！玲儿，麻烦你去通知壮武他们准备一下，我一会儿就出来。”

玲儿应了一声，又给杜小帅一个大白眼，才匆匆出房而去。

杜小帅一弹耳朵：“娘，这么急干嘛，怎么说走就走？”钱如意正色道：“不是你喝得烂醉如泥，今天一早就要走的，被你这一耽搁，不知追不追得上了。”

杜小帅一扬双眉：“追一统帮主啊？”

钱如意把头一点：“据红红说，‘一统帮’还有一部分人留在苏州城内，他们能会逃往苏州去。”

杜小帅兴奋得一拍掌：“我知道那个地方，我可以带路！”

钱如意站起身：“谢啦，红红已经告诉我了，那里叫‘醒园’，原是一退休御史苏大人的府第，‘一统帮’强占，并且把苏家上下三十余口赶尽杀绝！”

杜小帅掀被而起，迫不及待地穿上鞋：“娘，咱们快去苏州！”母子俩出了房，相偕来到大厅时，众人已经结束停当在等候他们了。

李黑虽然失去功力，却是春风满面，容光焕发，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哪！忙不迭迎上前：“钱女侠，别急着走，多留几天嘛，老叫化还没跟杜兄弟痛

痛快快喝一场呐。”

钱如意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咱们已经耽搁了两天，必须尽快赶到苏州去。”

杜小帅也上前道：“老哥哥反正苏州离这儿近得很，办完事我就会来的，到时候咱们还得好好计划一下赚钱的大买卖呢。”

李黑点点头，一脸无望又无奈地道：“正事不能耽误，那老叫化就不强留了。”

西门飞凤赶过来：“说的也是……”

杜小帅把手一伸：“拿来！”

李黑猛眨眼：“什么拿来？”

二小帅笑瘪着嘴：“老哥哥，你刚才这句‘说的也是’，是我申请了专利的口头禅，谁要冒用，就得付二十两银子专利费。

这样好了、昨天我没送贺礼，二十两银子你也不必给我了，咱们就算扯平”

李黑却道：“不！咱们的帐扯不平的！”

杜小帅刚要问，西门飞凤已打个手势，只见两名少女各捧一个沉甸甸的包袱，走到了母子俩面前来。

钱如意诧异这是干吗？”西门飞凤一脸诚：“这是咱们一点心意，请钱女侠笑纳！”

钱如意微笑道：“能不能给我个收它的理由？”

李黑瞥了柳苔青一眼，捉笑道：“当然可以，以前柳女侠认杜老弟做干儿子，赏了大红包，被我这没出息的老叫化，在苏州讹去输了不少，就算还债，杜老弟也该收呀！”

杜小帅一下笑道：“你娘咧！哥哥，你跟我还算得这么清楚？”李黑认真道：“亲兄弟，明算帐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啊！”杜小帅把鼻子一揉：“好！要算是不是？这个我内行，我的血一滴值百万两黄金，上回在‘桃花教’，为了你中毒昏迷不醒，我捐出十八滴，昨天新嫂子……”

钱如意喝阻：“帅儿，别胡扯了，他们两位的厚礼，咱们怎么能收。”

杜小帅把头一点：“对！绝不收！”

李黑见母子俩人要走，把他们拦住：“不收就不让你们走！”哇噻！头一回见到送礼还有霸王硬上弓式的！

柳苔青见他们双方收纠缠下去，干脆也别走了，只好上前：“小帅，干娘如今一无所有，就算我向他们借的，你替我收下吧！”她这么说，杜小帅可没话讲，只好把两个包袱接了过来，故意一个踉跄：“哇噻！好笋啊，是不是金砖啊？！”

众人见状，被他逗得忍不住瘪笑不已。

忽卹红红匆匆奔来，手上抱着个小铁箱，振奋地一路道：“找到了，找到，我找到啦……”

杜小帅眨眼惹笑：“你找到什么了？”

红红拍拍小铁箱：“这个呀！”

杜小帅猛然记者，这是她的药箱，里面装的是各种迷药，忙道：“当心些啊，可别把大伙全迷倒了，那这个鸟笼就摆大啦！”红红笑道：“安啦，我会小心的。”

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况且钱如意他们尚有大事未了，这对老夫少妻也就不便强留了。

雷行功力已失，自知跟去反成了累赘，所以自愿暂时留在黄花岛，协助李黑他们筹划“观光乐园”。

李黑是丐帮唯一的九袋长老，勾宁便把那些丐帮弟子留下，协助重建城堡，自行去向寒竹覆命。

去苏州的这一行，实际上是以钱如意和杜小帅母子为主。

但家丑不外扬，总不成要他们大声嚷出来，所以他们与一统帮主之间的恩怨，以及微妙关系，在柳苔青母女面前绝口不提。

同样，柳苔青的心里究竟作何打算，在这对母子面前也秘而不宣。

于是，这一行包括一对母子，一对母女，尚有勾宁、范桃花、红红、壮武、魏刚及八名少女。

李黑和西门飞凤，亲率众男女，一直送他们登船。

夕阳已渐西沉，款乃声中，两艘小船逐渐去远，岸上的人乃在频频手……

“血轿”已被“借”走，这倒也好，免得目标太大，也太拉风招摇。

由石臼湖南行，经由长兴和吴兴两县，绕太湖过吴江县境，是往苏州最近的一条捷径。

杜小帅他们这一行，当然不会绕远路。

离开石臼湖不久，天色就已经黑了下來。

钱如意之所以急着要走，就是为了夜里好施展轻功赶路，尽快赶往苏州。

玲儿不知在生那门子的气，一路上不用杜小帅，只是紧随着范桃花，跟她聊个没完没了。

杜小帅看眼里，憋想：“小师妹跟范大姐有啥好聊的？哎呀呀！八成是在问唐诗诗的事儿！”

因为离开清江县后，杜小帅，唐诗诗和范桃花三人，就一直在一起。

而范桃花始终把唐诗诗当成了唐云萍！

其实，到目前为止，范桃花仍然地没搞清楚，唐诗诗是不是她最崇拜的那位“桃花教”教主。

她所能提从给玲儿“情报”，也仅限于一路上所有发生的种种事情而已。

就这些片断的“情报”，听在玲儿的耳里，已经很不是滋味啦！这关她甚么屁事？

杠小帅眼一瞪，瘪笑起来！想到小师妹长大喽！

时近三更，这一行到山边。

钱如意收住奔势，向紧随身旁的柳苔青问：“柳姐！咱们在这里歇一会儿好吗？”

柳苔青并不感到疲乏，但考虑到那八名少女的体力，便停下笑道：“好呀！”

大伙儿没吃晚饭离开了黄花岛，幸好西门飞凤已想到这点，让八名少女带了不少食物和饮水。

一口气奔了两三个时辰，确实感到又累又饥渴，大伙儿便席地而坐，由少女们从包袱里取出食物和饮水，分送给大家吃喝。

柳苔青吃了几口冷馒头，忽向小帅道：“唐教主一直没找到她女儿？”

杜小帅一听，心知道是玲儿从范桃花口中探得“情报”，不禁惹笑道：

“不是唐教主一直没找到她女儿，是她女儿一直没找到娘！”

柳苔青一怔，莫名其妙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我简直听不懂啊！”

杜小帅斜瞄了坐在远处的范桃花一眼，讪笑不已：“其实是范大姐搞错了，跟我们在一起，根本就是唐教主的女儿唐诗诗，咱们这位范大姐自己没搞清楚，竟认定了唐诗诗是她娘。”

柳苔青从未见过唐诗诗，可惊讶了：“哦？她们母女长得一模一样？”

杜小帅认真得很二百五一样：“嗯！不但长得一模一样，而且看上去年龄都分不出大小！”

玲儿忍不住插嘴：“骗人！既然是母女，年龄至少相差十几二十岁，那会看不出来。”

杜小帅耸耸肩：“不信就拉倒……噢，对了，娘，您没告诉于娘，已经收了唐诗诗做女弟子？”

钱如意微微摇了摇头，似乎想说甚么，但却欲言又止，把到嘴边的话咽回去。

杜小帅并未察觉，又问道：“刚才玲儿听范桃花说，近来有人冒充唐教主，杀了不少人，会不会是‘一统帮’干的？”杜小帅瞥钱如意一眼，笑得有点瘪：“这个……”

能说实话吗？

玲儿接口道：“当然可能是‘一统帮’干的，他们不是做了好多唐教主的人皮面具吗？”

杜小帅曾经把唐云萍“旧病复发”的情形，告诉了钱如意，但为了唐诗诗，尽管江湖上早已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几乎到达谈虎色变的程度，他却不好直截了当就出来。

所以他这个那个，不知该说什么好了：“这……也许……很难说……”

钱如意犹豫之下，忽道：“柳姐，不瞒你说，这不是‘一统帮’干的，而是唐教主本人！”

杜小帅苦着脸：“娘！……”

但柳苔青已惊诧道：“哦？小帅不是用他自己的血，把唐教主医治好了吗？上回我见到她时，她都和常人一样哪。”

钱如意叹了口气，向杜小帅示意：“帅儿，你干娘不是外人，知道了没关系，你把一切实情告诉你干娘吧。”

杜小帅莫法度，只得从太湖寻找唐云萍母女，在西洞庭山的山洞里，发现“骷髅七友”被杀，唐云萍避而不见逃走说起，一直说到听说她大开杀戒，以及铁老太君亲自出马，率众为她死去的孙儿寻仇，少林掌门法禅大师，率弟子在圆城湖边拦截，误认唐诗诗是唐云萍，是后被迫交出“狗头令牌”，答应三月之内，交出“血旗令”才能脱身为止。

最后又补充说明：“我被范大姐抢救到林内时，唐教主把我遗留在客栈里的一包东西，送去后就一言不发的走了，以后就没有再见到她出现过。”

柳苔青听毕，不由地深深一叹：“这样看来，恐怕唐教主已走火入魔，无药可救了！”

杜小帅坚持地：“不！用我的血，也许还有救，上回她人都快断气了，就是用我的血把她救的呢！”

钱如意摇摇头道：“希望不会太大……”

杜小帅激动得可以：“不！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我是不会放弃的！”

钱如意沮然道：“帅儿.不是娘浇你冰块，也不是阻止你救诗诗的母亲，事实上唐教主自己也知道，是不可自我振奋，无可施救了，如果你的血真能救得了她，为什么见了你就逃开，把那包东西送交给你后，连句话也没说就走了？由这一点可以看出，她已明白你救不了她啊！”

杜小帅不以为然，撒嘴道：“娘，孩儿认为唐教主还不到没药可救的地步。至少，她心里仍然很清楚，能分辨敌友和善恶。否则去林内送那包东西，怎会把我放过？”

玲儿毕竟还是个小女孩，她不懂“放过”，所代表的意义，天真地道：“她跟你又没仇，而且你还替她照顾女儿，她当然不会对你下手啊！”

杜小帅心里一急，口无择言地冒出一句：“你懂个屁！”

玲儿小嘴一嘟：屁你懂啊！”

柳苔青差点笑了出来，忙喝斥：“玲儿，对你帅哥怎可如此无礼！”玲儿不服道：“是他骂我的嘛！”

杜小帅瘪透了心，是陪笑道：“对不起，行个礼……”玲儿大叫：“娘，帅哥又骂我了！”

柳苔青笑道：“小帅已经向你陪礼了，你怎么说他骂你？”玲儿气得脸都涨红了：“娘，您不懂哪，他说‘行个礼’，下两句就是‘放个屁，臭死你’啊！”柳苔青和钱如意一听，都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玲儿撒娇道：“娘！钱阿姨，帅哥欺负我，你们还笑！”杜小帅故意逗她：“不笑，还要她们两位老人家哭不成？”玲儿一气之下，跳起来就向杜小帅冲去。

杜小帅大叫一声：“妈妈救哦！……”一个滚身，爬起来就逃。

钱如意沉吟了一下，忽道：“柳姐，我想问你一件事……”柳苔青可会错了意，以为是要问她关于一对小儿女的事，便笑道：“钱姐有话请尽管说。”

钱如意几乎又想把到嘴边的话咽回去，犹豫片刻，才鼓起勇气问道：“柳姐，你有没有想出，或者是怀疑到，一统帮主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柳苔青暗自怔，她没料对方会突然有此一问，一时有些不知如何回答，讷讷地道：“这……钱姐，你怎么会突然问我这个问题？”钱如意不动声色问道：“柳姐，你是不是已经怀疑……”柳苔青突然爆发似地恨声道：“他们就是同一个‘阎王堡’堡主杜林！”

仿佛晴天一个大霹雳，震得她整个人呆住了，热泪立即夺眶而出。

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

“苏”即是指的苏州。

苏州地面不但山明水秀，景色宜人，城内更是繁华热闹，园林处处，小桥流水，居家闹中取静，真是洞天福地。

最近几天，可就更加热闹啦！

形形色色的人物，好像来赶庙会似的，陆陆续续涌到了苏州，还有不少人络绎不绝于途。

这一行看似丐帮的人物，简直又像是逃难的，但如今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没听说那儿有旱灾，闹饥荒呀！

谁知道那里来的难民！

他们六人有老有小，带头的是个小叫化，紧随着他是个中年人，那一身打扮实在有够寒酸，就算不是讨饭的乞丐，大概也是口袋空空，一毛也没有的落魄人。

走在中间的是个中年文士，虽然衣衫褴褛，却是红光满面，一脸福相，但这并不表示他比别人有福气，实际上他最衰，背上还背着个小儿麻痹……该说是不良于行的老人。

最后面是两个小叫化，年龄差不多，最多只相差一两岁，两个人一路窃窃私语，吱吱喳喳个没完没了。

当他们经过大街时，在一家临街的酒楼上，坐在靠近窗口的两个江湖人物，正相对而酌，一面注视着街上来往的行人。

他们居高临下，一眼发现由那中年文士背着老人，其中一人不由地一惊：“老罗，你看那是谁？”姓罗的猛眨眼：“那不是神龙子吗？”

先发言的那人道：“可不就是他！老家伙十几年不知龟缩到哪里去了，突然跑到苏州来，该不会也是来凑热闹的吧？”

姓罗的问道：“老石，你有没有认出背他的是谁？”

由於姓石的只注意神龙子，没有留神仔细看其他人，这会儿人已经走过去，只能看到那些人的背影，他那知道是谁。

他只好摇摇头，耸耸肩：“我没有看清楚，你认出是什么人了吗？”

姓罗的轻声道：“很像小小君李小小！”

姓石的一怔，诧异道：“怎么可能呢？神龙子跟李小小和杨小邪两上仇可大了，绝不可能走在一起，而且李小小还背着神龙子……这岂不是天方夜谭！”

姓罗的道：“说不定走在他们前面的那个，正是杨小邪呐！”姓石的把酒杯端起，一饮而尽，放下杯子：“他奶奶的！这真有点邪门！老罗，咱们要不要跟上去看春？”

他们一路悄然尾随，跟踪到达一个巷口，遥见那一行人进了一座书宅。

姓石的甚觉间外：“奇怪？他们怎么不去‘醒园’或‘如意赌坊’。

却跑到这地方来？”

原来这一两天内，来苏州的各路人马，目标几乎全是“醒园”和“如意赌坊”。

而这一行六人，竟然“不按牌理出牌”，难怪姓石的会感到意外了。

姓罗的摸摸下巴，一脸不解的神情：“难道他们不是为‘一统帮’……”

忽听身后有人接口：“黑皮奶奶！‘一统帮’关我个屁事！”两人差点没吓昏，猛然回身，只见面前站着个吊儿郎当的中年人，可不正是杨小邪！

人们刚才分明亲眼看见，一行老少六人进了那书宅，怎么会一眨眼反来到两人的身后？

杨小邪一见这两人，似乎也甚觉意外，而且对姓石的有些面熟，抓抓耳朵：“咦？这位老兄，咱们好像在那儿见过哦？”

姓石的心虚道：“不！不！咱们从来没见过，杨大侠一定认错人了……”

杨小邪左眉一挑，讪笑道：“有够厉害的！咱们既然不认识，又没见过，你怎么知道我姓羊（杨），而不是姓牛或姓马？”

姓石的暗自一惊，随机应变：“噢！噢！因为阁下长得很像那位鼎鼎大名的杨大侠，所以……所以……大概我认错了人吧！”

杨小邪精得跟鬼似的，马上抓住他的话柄“这么说，你一定见过了杨小邪，不然怎么知道我很像他？”

姓石的自觉失言，急道：“杨大侠是人中龙凤，名满天下，江湖中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在下虽然无缘亲见，总听人说过杨大侠的宝相……”

前面说的头头是道，把个杨小邪听得心花怒放，后面却说溜了嘴。

杨小邪把眼一瞪：“黑皮奶奶！宝相的意思，就是骂我长的一副宝里宝气之相喽？”

姓石的吓得又摇脑袋又摇手：“不不不，不是啦！宝相通常是种佛像庄严，所谓神仪内莹，宝相外宣……”

杨小邪斥道：“少在我面前卖弄，我没念过几天书，不必跟我拽文！”

姓石的忙顺从道：“是是是，这年头‘之乎者也’已经不吃香，流行白话文……我的意思是说，杨大侠的相貌与众不同，谁见了他都知道是杨大侠！”

今天他大概起身后记了刷牙漱口，反正说什么都有问题，杨小邪白眼一翻道：“我有那点跟别人不同？是多和了一个鼻子，还是没长耳朵？那不成了怪胎！”

姓石的惟恐又说错话，简直恨不得将嘴缝起来，只好闭起嘴巴，一面摇头，一面暗向姓罗的连使眼色，示意赶快开溜。

杨小邪很邪气地道道，瞄了姓石的两眼，突然把手几乎指到他的鼻尖上：“嘻嘻！你也嗖一个长得很像……像十几年前，替神龙子下战书给我的那个人！”

姓石的大惊，矢口否认：“不不不，我根本不认识神龙子，也没替他下过什么战书……”

杨小邪冷哼一声：“你当然不认识神龙子，因为他并没有要你代下战书，而是别人授意要你这样做的！”

姓石的情急道：“那有这事，你不要黑白讲……”

姓罗的心知不妙，趁着杨小邪没有注意他，撒腿就朝巷外狂奔。

他一口气奔出两条街，回头一看，杨小邪没有追来，也不见姓石的人影，憋想：“哇噻！好险哪！幸亏我跑得快，老石一定被杨小邪抓住啦！”

那知再一转过来，却发现杨小邪和他肩关肩则跑，好像两个人在比赛！

这一惊，吓得他差一点屁滚尿流，裤底一包，急忙拔脚狂奔起来。

他忘了杨小邪的“跑功”，号称天下第一，要想把这位老兄抛掉，下辈子吧！

杨小邪并未使出全力，只是不快不慢，如影随形地跟在他旁边。

街上行人看在眼里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纷纷向他们行注目礼，还以为这两人在练习“马拉松”赛跑，准备参加“奥运”呢！

姓罗的一直奔至城门脚旁下，实在跑不动了，只好收住奔势，高举双手，气喘如牛地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投降了！”

杨小邪讪笑着道：“继续呀！我还没跑过瘾呐！”姓罗的急喘道：“杨……杨大侠……不……不关我的事，放我一马吧……”

杨小邪睨眼斜笑道：“什么不关你的事啊？”

姓罗的只求自己能脱身，可不在乎出买姓石的，忙道：“冒神龙子的名，下战书给杨大侠的是老石。

不是我呀！”

杨小邪“哦！”一怕，两眼逼视着他：“既然不关你的事，那你为什么要逃？”

姓罗的一呆，呐呐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杨小邪似笑非笑：“嘿！我猜冒名向小小君下战书的，大概就是你老兄吧？”

姓罗的急道：“不瞒杨大侠说，咱们实在是没得混了，为了一百两银子，才……”

杨小邪怒哼一声，喝问道：“是谁指使你们的？”

姓罗的沮然道：“那个人咱们不认识，当时他先付了咱们每人一百两银子，要咱们分别去找杨大侠和李大侠下战书，问起来就说是神龙子派咱们去的，咱们一想，这银子太好赚了，不赚的是白痴。”

但那个人当场露了一手惊人武功，伸手轻轻一按，就把一双装酒的铜壶压扁，警告咱们说，如果拿了银子不办事，或是战书送不到两位大侠的手里，就让咱们的脑袋像酒壶一样！”杨小邪皱了皱眉头：“真是这样？”

姓罗的连连点头：“千真万确，在扬大侠面前，我向天借胆也不敢瞎编，事后那个人竟想杀咱们灭口，害咱们这些年一直东躲西藏……”

杨小邪眼珠子转了转，又开口：“那么冒我和小小君的名，去向神龙子下战书是不是你们？”

姓罗的忙摇头：“不！不！不是咱们……”

“那是谁？！”姓罗的一脸呆样：“在下实在不清楚……”

冷不防杨小邪出手如电，点了他的笑穴，顿时他狂笑不止起来。

杨小邪瞄着他，一把拖了就往回飞奔。

这一路上可就热闹了，不但行人看得莫名其妙，店家连生意不顾了，纷纷跑出店外来争看，以为是疯人院的病患跑出来被抓回去。

街上的儿童，跟了一大群在后面起哄，又叫又笑的。

杨小邪不用他们，把姓罗的一直拖回那书宅前，才回身赶走那些一路跟来的儿童。

一进大门，就听得大厅内传出狂笑，跟姓罗的笑声一模一样，好像有人也被点了笑穴。

答对啦！

大厅里笑得快断气的家伙，正是那姓石的！

他真衰，眼看杨小邪去追姓罗的，以为丢下他不管了，正心中暗爽，还没来得及脚底抹油开溜，却被赶出来的小小君逮个正着，点了他的笑穴。

原来杨小邪他们早就发现有人跟踪，却不动声色，一进书宅，杨小邪就从后门绕了出去，小小君则伺机而动。

难怪杨小邪可以自顾自地去追姓罗的，丢下姓石的不管，交给小小君去收拾啦！

杨小邪把姓罗的拖进大厅一看，只见姓石的笑得满地乱滚，就像神龙子当年在亡魂谷中一样。

三个扮成小叫化的少女，一见杨小邪又扑回个狂笑不止的，忍不住也笑了起来。

倒是坐在椅子上的神龙子，脸上没有一点表情，闭目默默沉思着，仿佛老僧人定似的。

小小君这时站了起来，迎上前惹笑问道：“你们的‘马拉松’赛跑，谁得到冠军？”

杨小邪嘻皮笑脸地道：“比‘跑功’要让他拿了冠军，我就没得混啦！”

小小君已认出了姓罗的，哼声道：“当年跑去向我下战书的，就是这家伙！”

杨小邪点点头：“地上这个已招了吧？”

小小君斜笑道：“他说是为了一百两银子，我可不太相信，所以让他笑够了，看他说不说实话！”

杨小邪耸耸肩道：“免啦！他们说的是事实。”

小小君瞄着他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杨小邪把姓罗的向前一推：“这家伙也是这么说的。”

小小君有点瘪小：“虽然他们说不出主使人是谁，至少证明了一点，咱们告诉神龙子老哥的话不是乱盖。”

杜小帅笑了笑：“这就够啦！咱们还有正事要办，不能让他们在这里笑个没完没了吧？”

杨心兰突然出声道：“爹，我倒有个主意！”

杨小邪瞥了她一眼：“虽然你的主意一定很馊，不过我可以听听看。”

杨心兰似乎不好意思当众说出，上前在杨小邪耳旁，轻声嘀咕了几句。

杨小邪一听，不由地讪笑道：“小狗子，大姑娘家想出这种怪点子，也不害臊！”

杨心兰红着张脸：“又不是我要看！”

小小君忙问道：“小邪，是什么怪点子哪？”

杨小邪谑笑不已，两手像拎小鸡似地叱喝道：“清场！清场！这是‘限制级’，‘儿童不宜’哪！十八岁以下少年不易观看，快到里面去！快到里面去……”

主意是杨心兰出，她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李圆圆和枫儿虽莫名其妙，但她们看杨心兰转身入内，也就跟了进去。

杨小邪即道：“歪歪，动手吧！”

小小君眨了眨眼：“动什么手。‘修理’他们吗？”

杜小帅一剑邪笑：“‘修理’一顿太便宜他们了，把衣服全扒光，赶出门去，让他们凉快凉快，当街表演裸奔！”

小小君真有点笑不出来：“这是你宝贝女儿想出来的主意？”杨小邪可得意非常：“天才！真是天才！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女啊！哈哈……”

小小君直摇头，但心里不得不服，他自己的宝贝女儿圆圆就绝对想不出

这么“绝”的点子。

神龙子不知在想啥，想出神，甩都不用这一对宝。

杨小邪和小小君立即对手，三下五除二，很快就把狂笑不止的两人全身扒光，拖起来轰出了大门。

朗朗乾坤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两个一丝不挂的大男人，居然勾肩搭背，踉踉跄跄，大声笑着在大街上“散步”！

这在苏州城里，真是破天荒的“鲜”事！

就在大家议论纷纷，争着看热闹时，一个小伙子拖了个小姑娘，连推带挤地排众人而入，挤到了人群前面。

可却听有人怪叫：“啊！那是杨小邪的飞刀！”

小伙子听，急忙循声看去。

急忙循声看去。

既然攫上了杨小邪，小伙子可不能不管，非得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不可了。

他趁着一片惊乱，冲到了倒地不起的两个家伙身边，蹲下一看，只见他们喉间各插一柄锋利的小飞刀。

哇噻！这份劲道和准头，那真不是盖的。小伙子憋想：“江湖中以飞刀为暗器的大有人在，只是‘小邪飞刀’特别出名而已。刚才并未见到出手的人，自动会有人大叫‘那是杨小邪的飞刀’？而这两个当街裸奔的家伙，又是什么人……”

正在大伤脑筋，忽见小姑娘奔来叫道：“帅哥，有人来，快走！”原来这个小伙子正是杜小帅，小姑娘就是玲儿！

杜小帅转间一看，就见一个捕头模样的汉子，正带着四名捕快赶来。

开玩笑，被捉到可麻烦大啦！

小伙子加快动作，伸手拔出一柄飞刀，跳起来拖了玲儿就绕跑。

捕头大概把他们当作了凶手，急起直追，一面大声喝令：“站住！站住……”

杜小帅当他在放屁，拖着玲儿狂奔如飞，一口气奔过两三条街，转进僻静的菜市场后，见捕头和捕快已被摆脱，才停了下来。玲儿气得把被拉着的手甩开，小嘴一翘：“叫你别看你偏要看，这下可看出麻烦来了吧！”

杜小帅没有答腔，把那柄飞刀仔细一看，果见刀柄上刻有一个“杨”字。

他子不禁揉了揉鼻子：“哇噻！这飞刀真是杨小邪的？！”玲儿斜瞄着他：“是又怎样？关咱们个屁事！”

杜小帅正经八百地道：“谁说不关咱们的事？小帅妹，你别忘了，帅父可跟他们在一起啊！”

玲儿美目眨了眨：“那……那被杀的两个家伙，一定是‘一统帮’的人喽？”

杜小帅点了点头，又揉了揉鼻子：“看那两个家伙当街裸奔，很像是杨小邪父女的杰作，当街杀人，而且还用自己的‘注册商标’的飞刀，这也太大胆了吧！”

玲儿接道：“帅哥，我看是有人栽赃，故意让杨小邪背黑锅。”杜小帅惊讶道：“哇噻！小帅妹，你真不简单嘛！”

玲儿耸耸肩，轻描淡写道：“这有什么了不起，除非是白痴，谁都会想得到！”

杜小帅一下子说溜了嘴：“我就想……”一想自己想不到，那不成了白痴？，还来不及改口，已玲儿抓住了小辫子，大笑道：“哈哈！你终于承认自己是白痴啦！”

一路上这位小师妹都在赌气，对他爱理不理的，这会儿让她嘴上捡了个便宜，乐一乐也无妨，何况自己又少不了一块肉。

杜小帅扮个鬼脸：“不容易，小师妹可笑了。”

不说还好，一说玲儿就收起了笑容，板着脸：“不喜欢看我笑，不笑就是了嘛！”

杜小帅急忙又陪着笑脸，可真够他累的：“爱说笑！我怎么不喜欢看，小师妹一笑百媚生，连杨贵妃都不够瞧的！”天残子眯眼道：“你看过杨贵妃笑？”

杜小帅怔怔地道：“我...我...当然...没看过！”

玲儿哼了一声：“你才离开九华山大半年，就学得油腔滑调，专会耍嘴皮子，一定是交友不慎，才会好的没学到，坏的学了一箩筐！”

杜小帅真是伤透了心，憋想：“哇噻！小师妹的口气，简直像师父教训徒弟嘛！”

但他可不敢说废话，以免祸从口出，忙把话岔开：“小师妹，杨小邪他们既然在苏州，咱们快去找师父，娘和干娘她们还在城外等消息呢！”

玲儿问道：“你猜他们会在哪儿落脚？”

杜小帅想了想：“他们以为我在追一统帮主，一路追来，自然是以‘一统帮’那批龟孙为目标，‘一统帮’在苏州虽有好几处据点，但‘大成客栈’和‘如意赌坊’都关门大吉，‘醒园’也烧了，不知这些龟孙还有什么地方可窝藏……”

玲儿接道：“红红姐不是说，那个叫金玉姬的女人一直留在苏州，而且神通广大吗？如今‘一统帮’如同丧家之犬，逃出黄花岛的人数也不太多，来苏州自然是由那女人负责替他们安排地方藏身，只要打听出她的下落，就等于知道一统帮主藏在那里，师父他们八成就在那附近了。”

杜小帅把大拇指一竖，赞道：“有一套！凭小师妹的脑筋，可以说推理小说啦！”

玲儿把嘴一嘟：“你少臭我！”

杜小帅惹笑道：“我哪敢，不过，小师妹忘了一点，师父追到苏州来是找我，可不是等着咱们去找他老人家哦！”

玲儿给他个白眼：“哼！我又不是大白痴，连这个都不知道？我看呐！不但是师父急于找你，连杨小邪他们也在急着找，尤其是杨姐姐和李姐姐呐！”

杜小帅一弹耳朵：“师父腿不方便，他们自然得帮着找……”

玲儿接口道：“所以我刚才说，只要打听出姓金的女人下落，师父他们很可能就在附近，因为他们并不知道，大举进攻黄花岛的那夜，你被困在地下密室里，还以为你在一路紧追一统帮主呢！”

杜小帅想起那夜被困的事，实在是臭：“小师妹，你怎么老喜欢‘哪壶不开提那壶’哟？别说这些了，咱们快去找师父吧！”

玲儿把头一点，刚走了几步，就问道：“你不是说，那几处据点都关门

大吉了，这会儿咱们上那里去找？”

玲儿一听，马上停步，追问道：“你见过？”

杜小帅已领教了这位小师妹的醋劲儿，哪敢说实话：“我是听李黑老哥哥说的，当年那娘们跟杨小邪比赌技，结果她连连‘杠龟’，只好遵守约定，剃光头发和眉毛，赌十年不穿衣服。”

玲儿忍不住“噗哧！”一笑，随即又皱起眉头：“这就麻烦了，一个没有头发和眉毛，又不穿衣服的女人，总不会公然露面的，上哪去找她呢？”

杜小帅捉弄谑笑：“人怕出名，猪怕肥，金玉姬既然知名度很高，总会有人知道，‘如意赌坊’关门后她去哪里了。”

而且，你不要不相信，瞎猫有时候会遇上死老鼠的。”

玲儿耸耸肩：“好吧！咱们快去找那只死老鼠！”

两人绕出菜市场，杜小帅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猛伸手一拍脑袋：“我真‘驴’啊！”

玲儿奇怪的瞪着他：“你干嘛骂自己？”

杜小帅兴奋地道：“我真二百五，竟忘了宋妙妙租下的那幢旧宅，杨心兰去过，他们很可能就在那儿落脚啊！”

玲儿急道：“那咱们快去看看呀！”

杜小帅把头一点，刚要赶往那旧宅去，却被一阵清脆的撞击声，夹杂着呼吆喝六之声所吸引。

这声音对他充满诱惑力，使他不慎停下了脚步。

玲儿敲了他一记：“帅哥，你怎么不走啦？”

杜小帅没时间答话，拖了她就往回走。

循声来到菜市场旁的墙角，只见十几个衣衫褴褛的小叫化，正蹲在上围成一圈掷骰子，赌得乱起劲一把的。

其中一个大概输光了，只有蹲在一旁看热闹的份儿。

他一眼认出走来的杜小帅，忙跳起身来，迎上前振奋的问道：“杜大哥，是不是又要‘寻人’了？”

杜小帅见是上回“招募”的那批小叫化，吃吃笑道：“这回不用穿上‘寻人启事’的衣服满街跑啦！只要你们认能打听出，以前开‘如意赌坊’的那些人，如今在哪里，我就有重赏！”大伙儿一听，也不赌了，一个个站起来围着杜小帅和玲儿，急着问道：“赏多少？”

“可不可以先付点银子花花？”

“打听到了怎样通知杜大哥？”杜小帅掏出一锭银子，交给一个年纪较大的说道：“一有消息，你们就去上回那幢旧宅找我。”

小叫化接过银锭，嘴巴都快笑裂了：“咱们这就去！”另一个急道：“杜大哥，前两天我还见到赌坊的那位胡二爷啦！”

杜小帅急道：“你在那里见到他的？”

那小叫化眨了眨眼道：“就在‘如意赌坊’嘛！”

杜小帅左眉一扬：“赌坊不关了门吗？”

那小叫化点点频：“是呀！那天我经过门口，看见胡二爷站在外面东瞄西看的，好像在等人，我正想向他讨几文钱花花，刚即有个人过来，他就急忙转身进去了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那小叫化又道：“那十几个人也追了进去，好久都没出来，我就走啦！”

杜小帅马上作了决定，向玲儿道：“走，咱们去看看！”玲儿虽然已经不是小女孩毕竟还没见过世面，只好让她的帅哥牵着鼻子走。

杜小帅向小叫化们交代几句，便带着玲儿，匆匆赶往“如意赌坊”。

如意赌坊门前冷冷清清，连个鬼影子也没有，而且门环上还挂了一把大铜锁。

玲儿看了门上那块黑底金字的大招牌，好像发现了新大陆，忙问道：“帅哥，这家赌坊起的名字，怎么跟伯母的名字一样？”其实杜小帅早已想到这问题，而且有了答案，但却不能说啊！只好随便就道：“我……我也搞不懂……”

说着已走上前，伸手去扭门环上挂的大铜锁。

玲儿瞪着他道：“帅哥，你要干嘛？”杜小帅贼笑道：“呼们又不是来看招牌的，不弄掉锁，怎么进得去？”

玲儿刚说了声：“可是……”

杜小帅已用力一扭，扭下了铜锁。

两人迅速推门而入，又把门关上。

虽是大白天，整个赌场里仍是一片昏暗，而且阴森恐怖。

玲儿心里宜发毛，不自觉地挨近杜小帅身旁，双手抱住他的胳膊，胆层地轻声道：“帅哥，我看这里不会有人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咱们快走吧！”

杜小帅来了好多次，已是识途老马，眼光一扫，拍了她的手背，安抚道：“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咱们各处看看。”

玲儿既害怕，偏又好奇心重，只好不吭气了。

赌坊已关门多日，场子里除了一张张的大赌桌，连赌具都没有，。

到处都是灰尘，有的墙角已结起了蛛网。

专供赌客“休息”找乐子的那些房间，这会儿绝不可能有人躲阍，在里面胡搞瞎搞，实在没啥看头，大呆不必浪费时间。

杜小帅只向场子里各处查看一遍，便带着玲儿，迳往那晚跟金玉姬见面的专用赌室。

室内一切布置依旧，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

但杜小帅知道活动地板下有密室，从秘道可通达两条街外的巨宅，只是找不出机关在何处。

好在带着“断魂剑”，管他娘的三七二十一，干脆来个蛮干，用剑乱砍来破坏地板下的机关。

赌桌四边的高背太师椅下，每块五尺见方的直条地板四周，若不仔细看，很难看出它的缝隙。

杜小帅和杨心兰及李黑三人，上回在这里吃过亏，自然知道其中玄机。

地板虽然足有三寸厚，但“断魂剑”是断金削玉的利器，加上小伙子运足真力，一剑就刺穿地板。

再顺着四周的缝隙，将顶承地板的活动铁架斩断，整块地板连同太师椅，便掉了下去。

这一来，露出了个五尺见方洞口。

玲儿见状，看得有点傻了：“帅哥，你怎么知道地板下有名堂？”杜小

帅大刺刺地买弄道：“这就叫江湖经验啦！等你将来多在江湖上闯闯，也会像我一样‘神’了！”

玲儿才不信他这一套，鼻子一皱：“少盖！你一定以前来过这里，否则怎么敢横冲直撞，好像回到自己家里似的？”杜小帅摸摸鼻子，捉笑指着洞口：“我要下去看看，你是留在上面，还是……”

玲儿靠着他紧紧的道：“不！不！我不要一个人留在上面，可是……下面会不会有危险？”

杜小帅耸耸肩：“谁知道呢？要下去看了才知道啊！”玲儿向洞口下瞄，大惊小怪地道：“下面好黑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帅哥，咱们还是别……”

好的话还没说完，杜小帅已蹲下身，双手攀住洞口边缘，一个倒悬，以翻“单杠”的姿式翻落下去。

玲儿吓得大叫：“帅哥！当心……”

下面距洞口大约三丈，杜小帅稳稳地落足地上，抬头向上面招呼：“小师妹，快跳下来吧！”

玲儿胆怯道：“我……我好怕！”

杜小帅笑道：“有什么好怕的，我在下面接着你嘛！”玲儿哼了一声：“我就是怕你在下面接！”好像怕这命犯桃花的师哥不坏好意，趁机乱吃她豆腐。

杜小帅白眼一翻道：“那我不接好了！”

玲儿说声：“你敢！”

人已向洞口纵下。

杜小帅哪敢真的摆这乌龙，双手一拱，把她的娇躯托抱了个正着，一面取道：“哇噻！小师妹，你好香啊！应该节食减肥啦！”

玲儿娇嗔道：“少臭我，快放我下来！”

忽听杜小帅惊叫道：“妈妈嘍呀！满地都是蛇……”玲儿以为他在放屁：“别想吓人，这一套早就不新鲜了，我才不怕呢！快放我下来！”

杜小帅争道：“我骗你干嘛？你快把我怀里的‘辟水珠’取出来，照照看就知道了。”

玲儿见他如此认真，还不太相信，伸手到他怀里摸出个黑布袋，取出‘辟水珠’一照，吓得她魂飞无外，几乎昏了：“哇！我的妈呀……”

不但是她，连杜小帅也大吃一惊，只见整个密室里都是蛇，至少有好几百条。

由于小伙子曾服龙血和内丹，百毒不侵，毒蛇不敢攻击他，只在四周乱钻动。

再一看，上回被他以掌力轰出个缺口，通秘道的那堵墙，已被石块封死。

杜小帅故意道：“准备好，我要放你下来喽！”

玲儿吓得尖声大叫：“不要！”

杜小帅讪弄道：“不是你自己要我放下你的吗？”

玲儿紧紧抱住他的脖子：“我……我……帅哥，这些蛇好怕人，咱们快上去吧！”

杜小帅耸了耸肩，一副吊儿郎当样：“没啥好怕的，一条条抓回去，煮上一大锅美味可口又营养的蛇汤，够大伙儿吃上好几天，来个冬令进让大家补补身体。”

玲儿都快歇斯底里了：“好帅哥，求求你，快抱我上去好不好嘛！”

杜小帅又故意问道：“你刚才叫我什么。”玲儿窘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叫你好帅哥。”

杜小帅把脸一偏，竖起耳朵：“我没听清楚，再叫一遍。”

“玲儿只好对着他耳朵大叫：“好帅哥！”

杜小帅的耳膜差点被震破，居然眉开眼笑道：“叫得好，叫得妙，比黄莺儿唱歌还好听，再叫两声。”

玲儿赌气地噘嘴道：“不叫了！你抱不抱我上去嘛？”杜小帅抬头望望洞口：“拜托！地面离洞口至少有三丈高，抱着你怎么上得去，你当我是‘太空超人’呐？！”

玲儿急问道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杜小帅想了想，慢条斯理道：“唔……办法倒是有，可是得耗去我不少真力，你打算怎么谢我？”

玲儿推了推他：“你说嘛！”

杜小帅趁机威胁：“亲我一下！”

玲儿扭了一下：“帅哥！你……你简直是趁火打劫！”杜小帅得意道：“那当然！亲不亲随你，我可绝不勉强。”

玲儿瞪了他一眼，只得在他额上亲了一下。

杜小帅却摇头道：“不得，要亲这里！”说完把嘴一噘。

玲儿羞愤交加：“我不要！”

杜小帅有够毒的：“那我就放你下地，你自己上去！”说完当真把手一松。

玲儿吓得大叫一声，双手更搂紧了他的脖子。

也怕她的脚一落地，万一被毒蛇咬伤，那可不是玩的，虽然他的血可以解毒，这个玩笑还是少开为妙。

就在玲儿双脚落下时，他急忙一手在她腿弯处，一手搂住细腰，把她又托抱了起来。

杜小帅笑着拍拍她屁股：“好啦！你骑到我脖子上来吧！”玲儿莫名其妙：“骑到你脖子上干嘛？”

杜小帅又拍了下：“你要不要离开这里？要就别多问！”玲儿双手向上一托，玲儿藉力把腿一抬，便跨骑上了他的脖子。

不料杜小帅却道：“小师妹，把‘辟水珠’拿出来替我照着。”

玲儿应了一声，自怀中取出‘辟水珠’，高高举起，只见满地的毒蛇四下游窜，似乎怕这玩意儿。

“杜小帅一步步移向被石块封的那面墙，关照道：“小师妹，坐稳啦！”

玲儿不知他要搞啥飞机，又应了一声，一手举着“辟水珠”，一手紧勾住他的脖子。

杜小帅走到距墙五尺处站定，先调息一下，运足功力，猛然发掌向那堆石块轰去。

轰然一声巨响，接着是一阵倒塌声，那堆堵死缺口的石块，已被震得向秘道内倒塌。

玲儿被震落的尘土，弄了个灰头土脸，样子真够瘪的：“帅哥，你这是干嘛呀？”杜小帅惹笑道：“行了，你可以下来啦！”

玲儿眼光一扫，见那几百条毒蛇惊得到处乱游乱钻，她那敢下地，急道：“我不要！我不要！帅哥，快带我出去……”杜小帅猛翘嘴角：“出路已经

打开，你还要骑马，骑在我脖子上出去吗？”

玲儿央求道：“好帅哥，好人做到底嘛！待会儿我再好好谢你杜小帅逗惹道：“你刚才不是说，待会儿要跟我算帐吗？”玲儿眼珠子灵活地一转，道：“算帐归算帐，谢还是要谢嘛！”杜小帅憋声道：“我看一笔勾销吧！你别跟我算帐了，我也不要你谢好不好？”

玲儿猝然道：“随你！”

杜小帅这才迈开脚步，一步步走向缺口，跨入秘道，由玲儿举起“辟水珠”照着，一直向前走去。

那几百条毒蛇显然被困久了，一旦有了出路，竟然比他们行动更快，争先恐后地游入了秘道。

幸好玲儿没有下地，否则不被咬死，也会被吓昏！杜小帅虽然是识途老马，使仍怕秘道内又有别的花样，不得不拔剑在后，一路小心翼翼地提防着。

走到秘道尽头，已是那口枯井下了。

那几百条毒蛇早已先到，却由于找不到出路，乱钻乱游地纠缠在一起。

杜小帅定神一看，真是瘁透了心！

原来枯井也被一大堆石块封死！

五十二

各门派的大批人马，一路急追猛赶，并未发现敌踪，这倒大出意料之外。

几位掌门人会商之下，根据种种迹象研判，一统帮主和他的手下残余亲信，极可能是逃往苏州暂避风头了。

于是大伙儿浩浩荡荡地，一直追到了苏州。

由于人数众多，万一被官府误为草寇作乱造反，那可真是衰死了！

一到苏州附近，大批人马便分攻在城外一带等候消息，只选派了一二十人入城。

那知等了两天，入城查探的这些人，竟然成了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

你娘咧！这是怎么回事？

几位掌门人猜也知道有问题了，觉得这事可大大的不妙，便决心亲自出马，各带了几名弟子，分批入城。

虽然他们已从丐帮获知，“一统帮”攻占寅花岛后，便将苏州城内的几处据点放弃，但仍然分头前往暗中一查，以免漏掉了什么。

丐帮设在苏州的分舵，自从被“一统帮”挑了，至今尚无暇另行派人前往主持，以致城内的大大小小的叫化子们，这些日子没人管，简直都玩疯了。

除了各自讨生活，讨到几个钱，不是喝酒就是聚赌，天塌下来也不管。

寒竹不想惊动他们，心想反正也问不出什么重大消息，又何必多此一举。

丐帮的跟踪术和查探一事，那可是一级棒的，其他门派哪能比得上。

寒竹领着几个得力弟子，不往热闹的地方走，专查那些冷僻不惹眼的地方，尤其是久无人住的古宅书院。

“大成客栈”是李黑首先发现可疑的，“如意赌坊”则是事后才知道，它也是“一统帮”在苏州的据点。

如果不是勾宁向丁帮主复命时，说出在苏州遇见杜小帅的一切，谁都不会想到“醒园”也会被“一统帮”利用，退休御史苏大人一家三十余口全部翘蛋。

可惜李黑为了面子，不好意思说出在“如意赌坊”中了金玉姬的诡计，与杨心兰中毒昏迷不醒，由杜小帅把他们从秘道救出的臭事，否则寒竹就会去“如意赌坊”，查明那条秘道的出路了。

他们转来转去，正好发现这座好像没有人住的巨宅。

既觉可疑寒竹当然不会看过就算了，立即带着几名弟子，飞身越墙而入进入宅内，迅速分头展开搜索。

寒竹可是很厉害的，见厅内家俱上的灰尘只有薄薄的一层，心知不久前曾有人住过。

尤其在一间房的墙角，散乱的堆了一大堆空酒罐，罐内残留的酒底，酒味尚未散发尽，更足证明这旧宅不但最近住过人，而且是住了不少酒鬼。

哇哇哇！

这可找对了地方！

正在各处继续查看，忽听从后院传来惊呼：“帮主！快来啊……”

寒竹忽忽赶到后院，只见一名弟子站在柴房外，手指着推开的门大叫：“帮主！你看……”

这时其他几名弟子也已赶到，随着寒竹冲到柴房门口一看，顿时吓得嘴

巴张得大大的。

哇噻！房里堆看一二十具尸体，赫然正是两日入城查探，结果全部失踪的各门派的弟子！

寒竹惊怒交加，即命两名弟子去通知其他几位掌门，并且继续各处搜索。

一名弟子刚走近枯井，就听出井中发出异声，往井口一看，只见封井的石块，正逐渐下陷，不由地惊呼：“帮主快来！”寒竹闻声赶到井边，见状急向留下的几名弟子一施眼色，示意他们守住井口，准备应变。

石块继续缓缓下陷。

突然“轰隆隆”一阵巨响，如同山崩地裂，井中的石块整个陷下！

井边守着的人吓到了，忙不迭退后几步，如临大敌地严阵以待着。

过了片刻，忽听井底有人说话：“我先上去，找根长绳放下来救你。”

接着一个少女的声音：“快点啊！我好怕……”

男的刚应了一声，便见从井口射起个小伙子。

寒竹一打手势，示意几名弟子散开，自己则冲向井口，打狗棒一抡，已向小伙子拦腰扫去。

小伙子想不到井边有人在守株待兔，一出井口就遭到突击，差点冷不防挨了一棒。

幸好凌空一个倒翻，避开寒竹的攻势，落身井边大叫：“哇噻！臭要饭的改行了，干起打闷棍的强盗啦！”

寒竹挥棒落空时，已认出了小伙子，笑得乱瘪的：“杜小帅？！”杜小帅揉揉鼻子，邪笑道：“你好像是叫化子头儿嘛！”寒竹把打狗棒一收：“老叫化正是……”

忽听井底的玲儿急声叫道：“帅哥！快点呀！好些蛇又游过来啦！”

杜小帅想起玲儿还在下面，忙道：“叫化子头儿，底下还有人，等我把她接上来，咱们再打交道吧！”

说完眼光一扫，见井边正好有条系着破水桶的井绳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抓住一端，就把另一端连桶一起往井中放下，一面招呼道：“来啦！”

井底的玲儿眼看毒蛇已近，吓得抓住放下的井绳惊叫道：“帅哥！快！快拉……”

杜小帅哪敢慢啊，一面应着，一面急忙用力将井绳往上拉。

那知才拉了几把，井绳竟然崩断！

只听玲儿一声惊叫：“啊……”重重跌回了井底。

杜小帅大吃一惊，忙不迭从井口纵身而下。

其实玲儿并没有摔痛，反而压死了几条毒蛇，却被游到她身边，乱钻乱窜的蛇吓得又哭又叫起来。

杜小帅气倒了，扑向她身边，双手乱抓，抓一条就向上方井口抛一条，憋叫道：“叫化子头儿，给你们加菜，打牙祭吧！”守在井口边的几个小叫化突见井下抛出一条条的毒蛇，这下可乐了，如获至宝地忙着抓蛇。

而杜小帅这“怪胎”，曾经服过龙血和内丹，正是毒蛇的克星，一闻出他身出的特殊气味，就不敢再游近。

这时井口的寒竹已探头问道：“小兄弟，下面要不要帮忙？”杜小帅仰起脸来，苦笑道：“你找条长索放下来吧！”寒竹应了一声，便吩咐弟子去找长索。”

杜小帅忙扶起玲儿：“有没有被蛇咬伤？”

玲儿哼声道：“要你管！”

杜小帅碰了个大钉子，真是有够衰的，幸好井口已放下了长索。

寒竹向下招呼：“绳子来啦！”玲儿又哼了一声，才迳自双手抓紧长索，由井口的人合力把她拉上去。

这几个丐帮弟子都很年轻，一见拉上个灰头土脸，但体态婀娜的少女，不禁齐声吹出了口哨。

玲儿尚不知上面的情况，乍见井边这些丐帮人物，不由地一怔，眨眼道：“你们……”

杜小帅刚好拔身而起，射出了井口，忙向寒竹一指道：“小师妹，这位就是丐帮的头儿。”

玲儿不知该如何称呼，只好微微点头，算是打招呼。

寒竹已是忍不住问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怎么被困在这枯井下的？”杜小帅弹耳朵：“拜托！什么困不困的，我是杜小帅也！我们是从秘道过来，谁知道枯井出口已被封死。”

寒竹惊诧道：“秘道？”

“就是从‘如意赌坊’通到这里的嘛！”

寒竹愤声道：“这里果然是‘一统帮’的！”

杜小帅憋想：“废话！不是‘一统帮’的还是我的不成？”但他对这位天下第一帮的帮主，说话总是客气点，正经八百地问道：“叫化子头儿，你在这里干嘛？”

寒竹正色道：“咱们从石臼湖一路追来，未见那一统帮主的影踪，两天前，由各大门派选派了一批人人城，结果一去不回，所以今天几位掌门亲自出马，各带了几个弟子进城来查看究竟，没想到竟在这里发现他们的尸体，全部遭了毒手！”

杜小帅揉了揉鼻子：“尸体在那里？”

寒竹向紫房一指：“在那柴房里！”

杜小帅摇头晃脑，若有所思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杜小帅心问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想到了什么？”

杜小帅又揉揉鼻子：“咱们来这里之前，遇见一群小叫化，据他们说，两天前见到‘如意赌坊’一个姓胡的家伙，在赌坊门口东张西望，看见有十几个人来了，就赶快进去，那些人也追了进去，但一个也没有再出来……”

寒竹怒声骂道：“他妈的！这是诱敌之计。”

杜小帅道：“赌坊里一定早就有埋伏，他们大概出其不意遭了暗算，被人把尸体从秘道移到这里来，姓胡的家伙怕被人发现秘道，所以在地下密室放了几百条毒蛇，再把人口封死，最后又用石块堵住了这枯井，封死出口。”

你娘咧！这一来，可害苦了我和小师妹；在下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石块一块块移开，死了我不少细胞呢！

寒竹怒形于色道：“哼！各大门派虽然损失了一二十人，至少证实一统帮主确已逃来了苏州！”

杜小帅憋不住了，可不管他是一帮之主，照样臭他：“我说叫化子头儿，你这笔帐可没算对吧？用一二十条人命，来证实这一点，实在不划算，况且，我用膝盖想也知道，他们那一票人是躲在苏州城里啊！”

寒竹一脸尴尬，忙把话题转移：“小兄弟、日前各路人马大举围攻黄花岛，怎么没见到你？”

这回轮到杜小帅臭大了，他可不顾说出因为被困在地下密室，才错过了那场热闹，那也太逊啦！

杜小帅道：“嘻嘻！我那会儿正忙着替老哥哥做媒，那有时间当鸡婆，管那些闲事呀！”

寒竹心想：“一场关系天下武林的大事，你这小子居然当成小事，还比不上替人做媒的！”

但他嘴上却问道：“那个老哥哥？”

杜小帅惹笑道：“就是你们化子帮的酒鬼李黑嘛！”

寒竹可傻了眼，诧异道：“小兄弟替李长老做媒？”

杜小帅黠笑道：“其实也不是算是做媒，他们是自己很来电，王八看绿事，看对了眼！”寒竹“哦！”了一声，追问道：“那么女方是谁呢？”

杜小帅一本正经道：“就是黄花岛的西门岛主呀！”

寒竹差点憋不住笑出声来，忙咬了下舌尖，才算忍住，正色道：“小兄弟，你真爱说笑，李长老那么大把年纪了，足够资格当西门飞凤的爷爷，他们怎么可能来电？”

杜小帅习惯地弹了弹耳朵：“哈！叫化子头儿，你的思想太落伍了，跟不上时代潮流啦！这是目前最流行的‘老少配’……”始终保持沉默，一言不发的玲儿，终于按捺不住：“帅哥，你有完没完？城外还有好多人在等咱们的消息呐！”

杜小帅只好向寒竹拱拱手：“叫化子头儿，咱们还有事要去办说完一把拖了玲儿就走。

寒竹来不及挽留，他们已掠身越墙而出。

杜小帅带着玲儿，一路直奔往宋妙妙以前租下，大张艳帜，经营“幼齿俱乐部”的那幢旧宅。

刚到巷口，便见一个线民模样的汉子，领着捕头和二三十名捕快，正向宅前掩近，使小伙子看了乱头大的。

只见那线民比手划脚道：“他们老少六个人，其中一个就是杨小邪，绝对错不了！”

杜小帅听得脸都歪了，急向玲儿问道：“小师妹，你练过‘跑功’没有？”

玲儿莫名其妙：“练‘跑功’？”

杜小帅笑道：“你在这里等着！”

玲儿还没来得及追问，他已奔入巷内。

杜小帅奔近那批捕快，破口大骂道：“你娘咧！你们这些饭桶不是宴抓凶手吗？来抓呀！”

捕头回身一看，认出正是追丢了那小子，立即振声喝令道：“快抓住他！”

杜小帅舌头一伸，扮个鬼脸，掉头撒腿就跑。

捕头喝令：“站住！别跑……”

杜小帅当然不会甩他，冲出巷口，拖了玲儿就狂奔而去。

捕头也不管那带路的线民了，率领众捕快就追了上去。

玲儿这才明白，杜小帅为什么问她练过“跑功”没有了。

这会儿“跑功”真派上了用场，杜小帅似乎故意要把捕头和那些捕快引

开，一路“保持距离，以策安全”，既不把追的人摆脱，也不让他们追到。

路上行人见到这场“官兵捉强盗”，急忙纷纷避开，谁也不愿自告奋勇，当鸡婆多管闲事——

小心挨揍啊！只是驻足街边看热闹。

小伙子的怪点子一箩筐，他拖着跑得娇喘不已的小师妹，东奔西跑一阵，居然转回了“如意赌坊”。

捕头眼看两个“凶手”逃进赌坊，一声令下，挥众追了进去。

“如意赌坊”正属他的“管区”，自然知道不久前已关门大吉，主持人和管事的早就溜啦！

冲进空荡荡的场子，捕头立即下令：“搜！”

众捕快齐声恭应，分头向各处展开了搜索。

其中两个误打误撞地，摸进了那间“特别赌室”，发现桌边地上一个五尺见方的洞口。

两人互望一眼，露出得意之色，表示他们找对了地方。

当他们从身上摸出“火摺子”，用力摇了几下燃着了，向洞口下一照，顿时吓得失声大叫起来。

捕头闻声赶来，跟夺门而出的捕快，正好撞了个满怀，三人跌撞作一堆。

这下捕头可火大了，破口大骂：“你奶奶！见了鬼啦！”两名捕快一看撞倒了顶头上司，那不了得，搞不好连饭碗都会砸啦！吓得忙不迭爬起身来，双双上前扶起插头，连声赔罪：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不是咱们的错……”

捕头牛眼一瞪，怒道：“那是我的错喽？！”

一名捕快结结巴巴道：“不！不！不是您的错……是……是另一捕快手指房门道：“您……您自己看了就知道……”捕头怒哼一声，从捕快手中夺过“火摺子”，冲了进去一眼瞥见那个洞口，也不由地暗自一怔。

他自以为是苏州城的“名捕”，上前大喝道：“两个小鬼头听着，你们跑不了的，别躲在下面，快出来束手就擒吧！”

洞口下毫无反应，好像根本不用他。

一名捕快在门口道：“蔡捕头，他们没有手……”

搏头哼声道：“没手就绑脚！”

那搏快道：“他们也没有脚啊！”

捕头还呆呆的，一时未能会过意来，怒哼一声，用力摇燃了“火摺子”，走近洞口向下一照，吓得他鸡皮疙瘩掉了一地，惊呼一声：“啊……”

手一松，“火烟子”便掉了下去。

原来地下密室里，尚有近百条毒蛇找不到出路，在那里乱窜乱钻地游动！

就在捕头失声惊呼，两个捕快在房门口窃笑时，壮小帅又背着玲儿，到达了秘道那端的枯井下。

玲儿一路在嘀咕：“帅哥，你发什么神经，又回到这里来，是不是尝到了甜头，又想占我便宜？哼！没那么好的事，这回我从出口上去！”

杜小帅吃瘪得很，只当有听没看见，一直到了秘道尽头，才一整脸色，正经八百地道：“小师妹，我解释给你听吧！我不是闲着没事干，吃饱撑了在赛跑，自我这个麻烦。

引开那批捕快，是怕师父他们真正在那个旧宅子里。”把他们引到赌坊里来，是让他们发现秘道。

这样‘一统帮’以后就不能再利用了，至于说想占你便宜嘛……”

玲儿捶了他一下：“好啦！快放我下来，我自己会上去！”原来她已看见，井口上垂下的长索仍在，所以才神气起来了。

杜小帅故意问道：“你不怕蛇了？”

猛眨眼，急忙拿着“辟水珠”向四下一照，果见尚有不少毒蛇在游动。这一来，她可拽不起来了。

不过小姑娘很精，她把“辟水珠”向四下一照，果见尚有不少毒蛇在游动。这一来，她可拽不起来了。

不过小姑娘很精，她把“辟水珠”揣入怀中，双手在杜小帅两肩上一按，身子向上一窜，已站在了他肩头上。

杜小帅刚叫道：“小师妹，你别玩特技……”

玲儿已两脚一蹬，拔身而起，双手抓住井口垂下的长索，迅速向上攀去。

杜小帅这下没皮调了，只好眼睁睁地看她出了井口，这才运足真力拔身而起。

两人出了井口，眼光一扫，竟已不见半个人影儿。

整个后院静悄悄的，不但没见几位掌门人，连寒竹和那几个丐帮弟子也走的光光了。

杜小帅急忙冲向柴房，那有什么尸体。

哇噻！不愧是大门派的高手，行动真够快！

玲儿跟过来，往柴房里一瞄：“咦？那个叫化子头儿不是说杜小帅接道：“移走啦！”

玲儿扯着他的衣袖：“帅哥，那咱们也走吧！快去见师父。”

杜小帅头大猛摇：“还不行，会儿那批捕快可能还在附近一带搜索，咱们不能又把他们引回那旧宅子去。”

玲儿皱起眉头：“那……那他们万一搜到这儿来呢！”杜小帅弄笑道：“安啦！洞口下有那么多毒蛇把关，他们那有那个有胆下去，发现不了秘道可通这里啦！”

玲儿瞄眼道：“咱们就在这儿耗着？”

杜小帅曲样邪笑道：“有什么不好？咱们玩了半天‘官兵捉强盗’也玩累了，正好在这儿休息休息，也许待会儿还要练‘跑功’呐！”

玲儿娇嗔地哼了一声，不再搭腔。

两人进入宅内，各处察看了一遍，选中一间看来是主人的上房，里面居然寝具齐全，只是被褥上积了薄薄一层灰尘。

杜小帅上前拿起被来丢开，又将床上的灰尘用双手掸去，然后往床上一躺，拍拍身边：“小师妹，你出来躺一会儿吧！”

玲儿俏脸一红，啐声道：“谁要跟你躺在一起，臭美！”杜小帅嘻皮笑脸：“好吧！你不躺，我可要睡一会儿了。”

玲儿气得大叫：“帅哥！”

杜小帅假装没听到，故意发出了鼾声。

玲儿把脚一跺：“好！你去睡，我走了！”杜小帅睁眼一看，玲儿竟当真向外走去，他只好一把跳起：“别走啊……”

不料突闻冲出房的玲儿一声惊呼：“啊……”

杜小帅情知有异，刚挺身跳起，就见房门口出现个身披黑色斗篷的女人。定神一看，哇噻！竟是金玉姬！

杜小帅弹了弹耳朵，心知房外可能还有人，而且出其不意地制住了玲儿。他可有顾忌了，只好故作轻松地笑道：“嗨！光脑袋没眉毛的娘们，咱们又见面啦！”

金玉姬似乎有恃无恐，冷笑道：“小伙子，你真有一套！上回那个小妞儿玩了没多久，就玩腻了，又换了个‘幼稚’的来玩啦？”杜小帅耸耸肩：“没什么啦！换换口味而已嘛！”杜小帅不动声色，等她一走近，突然施展“幽灵十八扭”，闪过她夺门而出。

那知冲出房外一看阒然不见一个人影，玲儿早不见啦！只听金玉姬放浪形骸地大笑：“小伙子，你慢了半拍啊！”杜小帅一脸痛苦，回身冲进房，喝问道：“你把她弄到那里去了！”

金玉姬装出一脸无辜：“我把她弄到那里去了？小伙子，你可不以冤枉好人，我不站在这里，哪儿也没有去嘛！我看呐，大概是你想‘欺侮’她，她一气之下，去告诉她娘了吧！哈哈……”杜小帅一听，憋想：“你娘咧！这地方一定也有机关秘道，小师妹刚才说的话，才会被这鬼娘们听见！”

显然玲儿已受制，被人从暗门秘道扶持而去。

杜小帅怒哼声中，‘君邪手’已向她攻出，杜小帅憋想：“你娘咧！把你这娘们制住，不怕你不交出小师妹来！”

一气之下，他连连出手猛攻。

江湖上只知金玉姬是“赌国艳后”，似乎没人提起她会武功，就算知道，也搞不清她师出何门何派，或武功的来龙去脉，师父是哪位高人。

神龙子传授的“君邪手”是苦心研创，专为用来对付杨小邪和小小君！

这两人比活泥鳅还“滑”，要想制住他们，出手就必须以快制快，招式更要以“滑”制“滑”，否则还是拿他们没皮调。

为了万无一失，神龙子更创出了“幽灵十八扭”，配合“君邪手”，那就如虎添翼了。

但杜小帅这时连攻七八手，居然连金玉姬的边都未沾上，不知这娘儿施展的是什么怪异身法？

好像还有“两步七”（本事）哦！

她的每一个动作，都暗含极为诡异奥妙的身形和步法，竟与“幽灵十八扭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
杜小帅当然不会比她差，随即也施展出“幽灵十八扭”。

这一来，两人就像在大跳“扭扭舞”，只差来点热门音乐伴奏了。

杜小帅一面猛扭，一面暗中注意金玉姬的一举一动，憋心：“这娘们绝不会是舞瘾犯了，一定是在伺机出手！”

小伙子突然发现这娘们的双手与众不同，人家为了爱美，是把蔻丹涂在十个指甲上，而她涂的却是绿色，且隐约散发着磷光。

他终于明白，玄机就在她的指甲上！绿色而带磷光，表示她的指甲上染有剧毒。

杜小帅这下可爽呆了，因办他是百毒不侵的“怪胎”！杜小帅装出一个失神，被她抓了个正着。

哇噻！娘们好大的手劲，一把抓下，竟如同钢爪般，五指全抓进了他肉里。

要不是及时肩头一塌，肩骨几乎被这娘们抓断！

小伙子痛呼一声：“啊……”

其实还真是痛哪！倒不完全是装的。

他干脆来个跛子拜年，就地一歪，顺势倒地不起，而且两眼一闭，好像昏死了过去。

金玉姬反而一呆，有些莫名其妙起来，她不相信自己指甲上涂的毒，竟有这么厉害。

难道这小子是装的？”

她既生疑心，那敢走近，冷笑一声：“别装啦！我指甲上又不是血封喉的剧毒，不会没命的！至多不过是昏迷……”

你娘咧！他这不是昏迷了吗？真是“一元捶捶”（笨）哦！金玉姬暗自一笑，还是不敢大意，笑道：“小伙子，我还没玩够，再起来陪我玩玩嘛！”杜小帅躺着动也不动，似已暂停止呼吸。

金玉姬不由地一惊，心想这可糟啦！万一这小子真死了，如何向帮主交代？

情急之下，她只得急忙走近杜小帅身边，蹲下伸手去探他鼻息。

冷不防小伙子出手如电，点中她的“华盖穴”！

金玉姬拱手不及，只觉全身一麻，惊呼一声：“啊……”人已倒在地下，摆平啦！

杜小帅一挺身，坐了起来，捉弄谑笑道：“骚娘们，现在咱们怎么玩？”

金玉姬惊怒交加道：“你……你果然是装的！”

杜小帅黠笑道：“废话！骚娘们，我可没那么多外国时间逗你消遣，快说吧！刚才那个小姑娘在那里？”

金玉姬哼声道：“你找不到的！”

杜小帅揉揉鼻子：“这么说，你是不肯告诉我喽？”杜小帅是下定决心以酷刑逼供，金玉姬见杜小帅脸色不对头，心中一吓，道：“我说。”

杜小帅逼问：“那姑娘在那里？”

金玉姬支吾道：“在……在……”

杜小帅喝令道：“说！”

金玉姬吓得急叫：“我说，我说，在……在密室里！”杜小帅轻扯：“密室在那里？”

金玉姬哭着脸：“你找不到的，要我带路……”

杜小帅怒哼一声，起身过去把她脱下的大斗篷，撕成一条条的布条，再绞结在一起，拿了过来。

他蹲下把金玉姬的身子翻转，两手扳到背后反缚，绑得结结实实，才拍开她的穴道，一把提起：“好了，你就带路吧！”金玉姬已吃到苦头，心知这小子不解风情，凭自己的动人胴体诱惑不了他，还是放老实些比较安全。

常言道：“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她这“歹女”自然也不愿吃亏。”无可奈何，她已莫法度了，只好乖乖地带路。

她被杜小帅多出的布条牵着走在前面，走出房外，就把嘴向前一噘道：“暗门的机括，就在那根柱子后。”

杜小帅瞄眼道：“你最好别动歪脑筋，否则我只要轻轻一掌，定要你这光溜溜的脑袋开花！”

金玉姬愤声道：“既然不相信我，何必要我带路！”杜小帅讪笑道：“因为这里没有别人！”

金玉姬气得怒哼了一声，不再吭气。

杜小帅把她推到柱旁，伸手向柱后一摸，果然摸到突出下个短木条。

金玉姬又道：“向下扳！”

杜小帅依言下一扳，柱旁立时现出一道暗门。

不由地一喜，捉笑道：“骚娘们，你好像没骗我嘛！”金玉姬毛开了：“小鬼！你别左一声骚娘们，右一声骚娘们的，我哪点骚？！你闻过吗？”

杜小帅伸手在鼻孔下挥挥：“没这种嗜好，你带路吧！”说完又把她推在了前面。

金玉姬仍被他牵着，进入暗门，也不关门了便一直向前走去。

“辟水珠”在玲儿身上，无法用来照明，墙壁的平夹层秘道中又长又黑，但金玉姬不知是识途老马，还是练过夜视目力，既然放心大胆向直往前走。

走了大约两丈，只听她叮哼道：“要下阶梯了！”

杜小帅漫应一声，憋想：“你娘咧！这知大嗓门，是要警告下面的人，准备突袭我吗？嘿嘿！要突袭你就会死得很难看！”紧随着金玉姬，走下约二十级阶梯，已到了地下。

又走出两三丈，突见狭长的秘道中，隐约现出一道绿色光芒。

杜小帅眉头一皱，心想：“这不是‘辟水珠’发出的光芒吗？”金玉姬刚说道：“前面就是……”杜小帅已从她肩旁看到，果然是那颗“辟水珠”，掉落在敞着门的密室门口地上。

小伙子急将金玉姬向前走着走，才到门口，就看到了玲儿。

小伙子突然想到了室外的金玉姬，霍地跳起身来，回身夺门而出，那娘们竟不知去向了。

五十三

苏州城外数里。

一处废弃的祠堂，丐帮设在苏州的分舵。

丐帮的人有所顾忌，这次未加利用这地方，正好被钱如意他们用来落脚。

杜小帅带了玲儿入城找到神龙子，顺便探听各大门派追踪一统帮主，以及残余份子的消息。

他们已去了大半天，到现在还没见人影。

勾宁急于向丁帮主复命，便骗得钱如意和柳苔青的同意后，也独自进了城。

壮弄和魏刚正在祠堂外把风，遥见杜小帅同玲儿终于回来，不禁大喜，立即由壮武迎上前去，魏刚则飞奔入内报讯。

不一会儿，祠堂里的人全迎了出来。

寒暄了一会，众人各自回房。

杜小帅刚进房中，忽听范桃花叫道：“柳前辈，柳前辈她们走啦！”

杜小帅一听，霍地跳起身，就要冲出房。

钱如意这时进来喝阻：“帅儿，让她们走！”

杜小帅瞪大双眼：“娘，为什么？”

钱如意深深一叹，沮然道：“你干娘已经怀疑，一统帮主极可能就是当年‘阎王堡’堡主！”

杜小帅搓鼻头：“那又怎样呢？咱们不也同样怀疑吗？”钱如意一脸菜色：“帅儿，难道你忘了，当年毁了飘花宫的是谁？”

杜小帅眼珠子滴溜溜地一转：“干娘查明了？”

钱如意微微把头一点：“听你干娘的口气，她已确实那个黑衣蒙面人，就是炸死‘阎王堡’堡主，也就是你爹！”杜小帅“噢！”了半声，惊愕住了。

钱如意接着又道：“如果一统帮主真是你爹，他就是杀你干娘丈夫，算你小师妹父亲的仇人，就算我同意，你干娘会让她的女儿嫁给仇人的儿子吗？嗯！”

杜小帅胸子里一轰，震得他全身如遭雷击，半晌才回过神来，激动叫道：“为什么干娘和师妹，说都有限我说一个字？”钱如意语音像冰一样地冷：“在我面前却提过！”

杜小帅苦着脸：“哦？什么时候，我怎么不知道？”钱如意道：“就是离开黄花岛那晚，在途中歇脚时……”杜小帅截口急问道：“干娘怎么说？”

钱如意平静地道：“是我试探问你干娘的，她坦然表示，根据种种变象判断，当年毁了飘花宫的黑衣蒙面人，就是‘阎王堡’堡主，而如今的一统帮帮主，极可能就是同一个人！”

杜小帅嘴角一垂：“小师妹知道吗？”

钱如意摇了摇头：“你干娘可能一直瞒着她。”

杜小帅憋声问道：“那干娘为什么还跟咱们走在一起？”钱如意沉吟一下：“她虽没有明说，但我看得出，你干娘一心要扫当年的大仇！”

杜小帅觉得真是要哭没眼泪，连话都不知该说什么。

钱如意深深叹了口气：“你干娘是个非常冷静，又坚强的女子，为了她已收你做干儿，你和玲儿是师兄妹，所以她不让玲儿知道真相，但如今你……”

她就不得不把真相说明，带着玲儿走了。

”杜小帅激动道：“我去追她们回来！”

钱如意喝阻：“帅儿！不许……”但是杜小帅不理她，已夺门而出。

这在房外的范桃花，被他撞得跌了个四脚朝天，红红和八个站得较远的少女看在眼里，想笑不敢笑。

杜小帅冲出祠堂，急起直追，不料追出一两里路，竟然未见柳苔青和玲儿母俩的踪影。

这条路是去苏州城的，以杜小帅的轻功全力追赶，不可能追不上。

难道她们走了别的路，不是去苏州城？

杜小帅这会儿要再回头去追，那就更甭想啦！

他不禁又是失望，又是烦乱，望望去苏州城的路，又望望回祠堂的路，他该往哪里走？

她们母女俩，为何匆匆不辞而去？

杜小帅愈想愈烦乱，心情坏透了，他不顾急着转回祠堂，去看娘那张苦脸，只想找个地方独自清静一下。

突然间，他想直了数月前，曾经救助过的丁老头和丁文康父子。

由于无意间撞见了丁老头被吊在树上，遭三名壮汉毒打，一时路见不平，出手摆平了那三个家伙，救下丁老头，因而当夜前往“桃花教”赴约，才结识了唐云萍和诗诗母女。

如今唐云萍“老毛病”犯了，唐诗诗又被宋一刀掳去，才不过几个月，世事的变化实在有够大的。

杜小帅感慨万千，深深叹了口气，决心去探望一下这对与事无争的父子。

在他们那里，也许可以获得片刻心灵上的安宁吧？

好在丁老头他们住的地方，离这儿不远，只不过几里路而已，能够暂时抛开烦恼，跟这对父子聊聊，跑一趟也是蛮值得的。

想到就做，小伙子立刻施展轻功，直奔丁老头家而去。

他惟恐丁家父子因以前的事，会被他吓到，所以才到山坡下，就拉开嗓门大叫：“丁老爹！丁老爹……”那知一路叫到屋前，却未见这对父子出迎。

莫非他们搬走了？

这当然也有可能。

因为他们并不知道，杜小帅独自前往桃花教的结果，说不定连夜就逃之夭夭啦！

杜小帅在门外又大声问道：“丁老爹在家吗？”

大门敞着，屋里毫无声息。

杜小帅一弹耳朵：“奇怪……”

反正他又不是来“闯空门”，想趁人不在家来个“大搬家”的，便大大方方的走了进去。

屋里静悄悄的，不见半个人影。

这里不是深宅大院，除了厅堂之外，只不过两间耳房而已，两眼就睷完了。

杜小帅向两间耳房一看没人，浑身蛮失望的，正想走人，猛然想起丁文康房里的床下有个小密室。

当时他就是躲在下面，才逃过那三个家伙的搜索，却害他老爹吃足苦头，挨了不少的皮鞭。

会不会是听到人找上门来，父了俩吓得躲进了床下的密室？反正来都来了，也不差这一会儿工夫，杜小帅便回身走进了丁文康的房间，走近床前一看，发现进口的木板竟已掀开。

杜小帅急忙取出“辟水珠”，蹲下去向密室里一照，顿使他大吃一惊。

丁文康却是全身清洁溜溜，“那玩意”已被割掉！

杜小帅失声惊呼：“啊……”

这景角看在他眼里，猛然间想，难道这又是唐云萍的杰作？！

五十四

今天神龙子等一行老少六人，进了苏州城就由杨心兰带路，跑到那旧宅落脚。

先是由杨小邪和小小君，把一路跟踪的两个家伙抓住，逼问当年冒名下战书的事，结果问不出个所以然，只好让他们也尝尝狂笑不止的滋味，外带裸奔。

这两上家粉也真够衰的，当街裸奔出尽洋相不算，还被飞刀穿咽喉丧命。

不但上了黑锅，更有线民带路，领了捕头和一批捕快赶来抓人，幸好被杜小帅把他们引开了，才让老少六人在旧宅里安下心来。

宅内除了还藏有不少坛酒，找不出什么可吃的，小小君使命枫儿上街去买下酒菜和食物。

小姑娘提了大包小包的回来，刚到大门口，就听得身后有人叫她：“枫儿姐姐！枫儿姐姐……”

枫儿回头一看，却不见人影。

正觉得奇怪，一只可爱的白色小鸟，已落她肩上。

啊哈！原来是“小乖”。

这只乖巧的九官鸟在她肩头上又蹦又跳，好像非常兴奋地叫着：“帅哥！帅哥！小乖看到帅哥了……”

枫儿大喜，急问道：“小乖，你在那里看到的？”小乖叫道：“小乖带枫儿姐姐去！”

枫儿看看手上提着的大包小包，想了想：“小乖，你在这儿等着，别让老爷看到你，我去叫小姐出来。”

小乖又叫道：“枫儿姐姐快啊！快啊……”

枫儿赶紧进了大门，匆匆进入大厅，把买回的热菜和食物，一样样取出，放在了早已置于桌上的空盘里。

神龙子、杨小邪、小小君三人，等不及下酒菜买回，早就喝上了。

杨心兰和李圆圆则是各怀鬼胎，默默坐在一旁，谁也不理谁。

有了下酒菜，神龙子他们三人就更开怀畅饮起来。

杨小邪在女儿面前，从来不拘小节，把手一抬：“小狗子，来陪老前辈和李叔叔喝几杯。”

杨心半正中下怀，倒了一大碗酒，双手端着站身道：“老前辈，晚辈敬您！”说完一饮而尽。

神龙子哈哈一笑：“好，好，有其父必有其女，好酒量！”老人家当然不能示弱，她端起大碗就喝。

枫儿趁着他们在敬酒，暗向李圆圆一使眼色，径自先出了大厅。

这主仆二人很有默契，李圆圆心知必定有事，便故意用手按按额头，装出头痛的模样。

小小君正好看到，当然关心地问道：“圆儿，你怎么啦？”李圆圆表情逼真道：“爹，我头好痛，想到院子里去透透气。”

小小君还没点头，李圆圆已起身离座，走了出去。

等在院子里的枫儿，一见李圆圆走出大厅，忙不迭上前附耳轻声：“小姐，小乖找到杜公子啦！”

李圆圆喜出望外，问道：“在哪里？”

枫儿也说不出杜小帅在那里，一把拖了李圆圆就走。

主仆二人溜出大门，便由小乖带路，出了长巷，直奔大街而去。

小乖虽然极通灵性，又会说话，但它毕竟还是只鸟。

其实，天还没黑，官就发现杜小帅进了“香妃院”。

但“香妃院”太大，厅房又多，等它飞进去，已不见杜小帅的人影。

偏偏大客院里饲养有几只羽毛艳丽，也会说话的鹦鹉，悬挂在大门前的屋沿下，一有客人上门，它们就会齐声叫道：“欢迎光临，请进！请进！”

客人临去，它们则会叫：“慢走，慢走，有空请再来！”这下可吸引了小乖，飞近悬空高挂的鸟笼，跟它们打上交道，闲话家常聊了起来。

鸟总归是鸟，虽然用人语交谈，聊的却是飞禽之类的话题，绝不是风花雪月。

这一聊，可忘了正事。

物以类聚，话一聊开呵就没完没了啦！

等小乖想起是追踪杜小帅而来，早已过了半近半个时辰。

它这才依依不舍地告别，几只鹦鹉也齐声叫道：“慢走，慢走，有空请再来。”

你娘咧！把它也当成嫖客？！

每晚华灯初上之后，这里就开始热闹起来，客人川流不息，那会注意一只小鸟飞人？

小乖飞来飞去找呀找，终于发现杜小帅由一群姑娘，前呼后拥地进了一个大房间。

它还没来得及飞进去，房门已关上了。

既然进不去，它只得急忙飞出，赶回那旧客去通知小主人。

这时由小乖带路，领着李圆圆和枫儿，来到了“香妃院”前。

李圆圆的江湖阅历和见识，虽比不上杨心兰丰富，但这是什么地方，只要不是白痴，一看门前的排场和招牌就知道。

自己心目中的偶像，竟然跑进这种地方来找女人？

李圆圆一气之下，往门里就闯。

龟奴欲阻不及，主仆二人已闯了进去，情急大叫：“快拦住这两个臭要饭的……”

听外檐下的几只鹦鹉，一见有人来，习惯地齐声叫道：“欢迎光临，请进请进……”

“香妃院”雇有保镖，一听龟奴的鬼喊鬼叫，忙不迭从房门赶出来。

但他们慢了半拍，主仆二人早已闯进大厅，顿时引起一片惊乱。

几个保镖追进大厅，被回身反扑的枫儿，打得落花流水，李圆圆则由小乖在前面带路，一路横冲直撞，没人能拦得住，直奔那间大房。

杜小帅这时正在大圆床上，她的悲愤和痛心，可想而知。

枫儿迎面奔来，主仆二人几乎撞成一团。

只见李圆圆满面热泪，咬牙切齿地恨声道：“枫儿，你在这儿等着，待会儿替我告诉杜小帅，我恨他，永远不要再见他！”说完就哭着走了，丢下枫儿不管啦！

枫儿真不知怎么办才好，要跟着追出去嘛！李圆圆已交代她等着，有话当面转告杜小帅。

留在这儿嘛！“香妃院”的人可不会让她等。

一时好奇，她决心闯进房去，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，竟把小主人气成这样？

小姑娘哪见过这种场面，吓得一个倒退，差一点没站稳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

突见人条人影疾掠而至，惊怒交加之下，竟以“红花血指”出手，疾点小伙子背心“灵台”重穴。

只听小伙子沉哼一声，扑在枫儿身上昏了过去。

出手制住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娘钱如意。

随后又一条人影掠至，竟是神算子方杰。

他见状不由地惊遭：“钱女侠，你下手也大重啦！”钱如意痛声道：“我只用三成真力，以这畜生的行为，我应该毙了他才是！”

方杰叹道：“唉！不能怪他，是他命中注定有此一劫，只怪我来迟一步，未能及时替他化解。”

这时红红、范桃花、壮武、魏凤及八名少女也已赶到，他们一见这情形，赶紧后退十步，开始“悠闲”的散步，假装没见到。

方杰正色道：“幸亏钱女侠以重手及时制住令郎‘灵台穴’，如果再迟一步，欲火攻心，纵然能保住一条小命，只怕也走火入魔，终身残废了。”

钱如意诧异道：“欲火攻心？”

方杰点点头，神色凝重：“令郎定是误饮了掺有强烈春药的酒，而且过量，才会有这种现象，如果不把体内欲火发泄出来……”说到一半，他似乎有所顾忌，不肯爽快说出。

钱如意追问：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方杰轻声道：“在下不便宜说，但好有一比，洪水犯滥，宜疏导而不宜强堵，令郎误饮药酒过量，体内的欲火如同洪流，正到处流窜，如果找不到出路泄洪，必然泛滥成灾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”

就见红红也不“散步”了，自告奋勇：“晚辈可以吗？”

钱如意意外地一怔：“红红姑娘，你……”

红红上前道：“晚辈的这条命，是杜公子救的，可惜晚辈无以为报，如果能救杜公子，就请钱前辈成全晚辈一番诚心诚意吧！”钱如意皱着眉头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方杰一旁纵恿：“钱女侠，令郎快没救啦！除此之外，也没什么别的方法可救，这位姑娘既有这番心意，不如就成全了她吧！”钱如意叹道：“唉！红红，这太委屈你了……”

红红略带窘惹笑：“钱前辈别这样说啦！这是晚辈心甘情愿的。”

钱如意犹豫了一下，深深叹口气，终于微微点头，上前紧紧执住红红的双手：“红红姑娘，我保证帅儿不会辜负你的。”红红顿觉脸部热热地，窘迫地低下了头，其实心中暗爽……长期饮票有着落啦！

杜小帅醒来时太阳早已晒到了屁股。

他睁眼一看，好像是回到旧祠堂的小房间，躺在一张竹床上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昨夜的一切，他只觉得一片混乱，一点记忆也没有。

房内静悄悄的，但隐约可以听见，从房外传来的说话声，只是听不清是谁，也听不出说些什么。

小伙子霍地撑身坐起，掀开厚厚的棉被一看，身上穿得整整齐齐，他那把剑和“辟水珠”，都置于枕旁。

他下了床，穿上鞋，蹑手蹑脚走近门旁，附耳在门上一听，听出一个既像熟悉，又似很陌生的男子声音：“华山派的人赶回去，恐怕也来不及！”

接着是钱如意声音：“华山与嵩山相邻，由石臼湖前往，除非是绕道。否则必须先经嵩山才到华山，他们怎会舍近求远？”

那人又道：“少林掌门人已率众回了嵩山，他们自然不敢去踢铁板，而华山掌门和门中精英，如今尚在苏州，正好趁虚而入啊！”

钱如意哼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灭了华山派又有何意义？就算被他们赶尽杀绝，华山派仍可重新开始。”

那人不以为然道：“他们的目的，就是要攻占华山，不但灭了九大门派之一，说不定像黄花岛一样，想据为东山再起的基地呢？”杜小帅终于听出这人的口音，竟是他见过的师叔，神算子方杰。

他立即开门走出，只见方杰与钱如意面对而坐，其他人都恭立一旁，可是红红不见啦！

钱如意一见他也房，问：“帅儿！你醒啦！觉得怎么样？”杜小帅逗惹道：“我很好呀！您是怎么把我‘抓’回来的？”

钱如意斥道：“小命才捡回就贫嘴了，还不快来叩谢你方师叔！”

杜小帅还傻的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但才姑既然这么说了，只好上前双一屈，跪下道：“多谢师叔……”

方杰笑道：“不用谢我，该谢的是红红姑娘。”

杜小帅一怔，莫名其妙道：“谢她？”

钱如意神情肃然道：“为了救你，她自己几乎把命送掉，这份救命之恩不该谢吗？”

杜小帅猛弹耳朵：“为了救我，把自己的命几乎送掉……”他似乎记不起，自己带玲儿进入苏州城后，曾遇过什么凶险，即使是在“如意赌坊”的地下密室，困了几百条毒蛇，或是秘道尽头的枯井被封死，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

倒是废客里，由于一时大意，致使玲儿出其不意地受制，被胡老三挟持到剥光了。

没想到没说清楚，反而使柳苔青母女不辞而别，匆匆离去，等他追出数里，早已不知她们去向。

一时心烦意乱，他急干找个地方冷静一下，才想到以前救助过的那对父子。

结果却发现丁氏父子早就死翘翘了，下文刃的死状，竟与“骷髅七友”，以及近月连续丧在唐云萍手中的一两百人如出一辙。！还用想吗？这又是唐云萍的杰作！

小伙子承受不起这一路来的双重打击，才决心去苏州城里买醉，而且要好好地“骚包”一番。

于是，他挑中了“香妃院”。

杜小帅逐渐想起来了，记起了。

记起了自己灌下整壶掺有强烈春药的酒，使他欲火难禁，兽性大发。忽

听钱如意：“帅儿，你先去看看红红姑娘，谢过她之后，就到房间来，我有重要话对你说。”

杜小帅恭应一声，便由范桃花带着他，来到另一个小房间。

进房一看，真把小伙子吓了一跳。

只见红红躺在竹床上，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，也才一天不见，她竟变得形容憔悴，脸上苍白得毫无血色，如同患一场重病。

红红似乎睡得很熟。杜小帅刚要上前叫她，范桃花忙把他拉住，轻声道：“让她多睡一会儿吧！”

范桃花抿嘴一笑，神秘兮兮地道：“还不都是为了你！”杜小帅抓了抓头皮：“为我？我又怎么？告诉我好不好？”范桃花似乎难以启齿，呐呐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杜小帅眯眼道：“难道有什么不能说的？”

阿哈！这叫化婆居然也会脸红呢！

只见她窘笑：“杜公子，还是等她醒来，你亲自问她吧！”他只好耸耸肩，把鼻子一揉，走了出去。

范桃花却留在房内，负责照顾红红。

堂上的人已散，方杰也不知去向，杜小帅来到小房间，见钱如意默默坐在床边，若有所思，便上前叫一声：“娘！”钱如意这才回过神来，拍拍床边，示意他坐下后，说道：“帅儿，红红姑娘醒了没有？”

杜小帅摇头晃脑：“还没……娘，她好像病得很重？”钱如意叹了口气道：“她那有什么病，还不都是为了救你，这可比大病一场更严重呢？”

杜小帅笑得很瘁：“娘，别再打哑谜了，快告诉孩儿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钱如意与杜小帅虽是母子，这码子事也个好意思直说，但她还是把情形简单扼要地说了一遍，重点不在描述，而是说明当时的严重性，以及红红不惜“舍命”相救的经过。

杜小帅听毕，终于明白范桃花为什么支支吾吾，不便当面相告想不到红红为了救他，竟不借以她自己的身体，还得采取主动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使出深身解数，一到快天亮，才逼使他发泄出体内旺焰的欲火。

杜小帅真是哭笑不得，窘透了心，羞死了：“唉！真难为了红红姑娘……”

钱如意责道：“你这孩子，跑到哪儿去喝了这种歹酒？”

杜小帅苦着脸：“我，我只是心情不好，想喝酒，谁知道……”

钱如意深深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男人都是一个德性，受不了一点打击，就想供酒浇愁，当年你爹……算了，不提过去的事了，现在你打算给红红怎样个交代？”

杜小帅还能说什么：“娘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做啦！”

钱如意沉吟一声，问道：“玲儿怎么办？”

杜小帅眨了眨眼：“小师妹？”

钱如意正色道：“虽然你干娘不会同意，但你对玲儿做出的事，却不能不负责啊！”

杜小帅弹了弹耳朵，忽道：“娘，没有啦！我什么都没做……钱如意脸色一变，斥道：“畜生！昨天你已经承认了，怎么今天就推得一干二净！”

杜小帅瘪笑道：“小师妹只是被剥光了衣服……”

钱如意沉了一下，问道：“玲儿知道吗？”

杜小帅耸耸肩道：“那就不清楚了，当时小师妹已昏迷不醒他已不能隐

瞒，只得把实情说出来。

钱如意听毕，抱怨道：“哼！你这孩子，要你带着玲儿去苏州，是要找你师父，干嘛放着正事不办，到处去乱闯，否则怎会遇上这事？”杜小帅耸了耸肩：“所以事情不是孩儿做的，孩儿自愿对小师妹负责。”

钱如意叹道：“唉！你方师叔说的没错，你是命犯桃花，让我替你算算，除了儿小小君的女儿，还有诗诗、玲儿，现在又加上红红……”

杜小帅都快成苦瓜脸了，忙把话岔开：“娘，孩儿忘了告诉你，诗诗的娘也在苏州。”

钱如意“哦？”了一声，诧异道：“你见到她了？”杜小帅摇摇头：“没有，但城外又出了两条人命，看情形绝对是她干的。”接着便说出了前往丁家，发现父子俩尸体的经过。

最后为自己找了个藉口：“孩儿就是为了这个，才心情烦乱，想喝酒嘛！”

钱如意的气叹不完了，神色凝重道：“唐教主已是善恶不分，杀孽深重，就算你能治好她的旧疾，恐怕别人也不会轻易放过她了。”

”杜小帅急道：“娘，无论怎样，为了诗诗，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呀！”

钱如意苦笑道：“怎么救？”

杜小帅想都不必想：“只要能找到唐教主，用我的血绝对可以治好她，然后劝她走得远远的，找一处深山隐居，人家就找不到她钱如意不置可否：“这……”

杜小帅对唐云萍有种特殊的感情，苦着脸求道：“娘，看在诗诗的份上，咱们一定要尽全力救助唐教主啊！”

钱如意瞄眼道：“你能找到她吗？”

杜小帅信心满满：“只要唐教主还在苏州一带，孩儿一定能找到她。”

钱如意面有难色：“可是，那得花多少时间，目前咱们还有更重大的事呢！”

杜小帅皱鼻子：“你方师叔刚得到消息，昨夜特地赶来通知我，现一统帮主逃出黄花岛后根本未来苏州，而是用了声东击西计，派了少数手下，把各大门派的人马引到苏州来。同时故布疑阵，命人制造事端让人误以为是在兴风作浪，其实，他带了一批逃出的高手，直奔华山，决心趁虚而入，攻华山派个措手不及。”

杜小帅一听，顿时脸都绿啦！

华山派以剑术闻名天下。

所以“华山论剑”，是武林中一大盛事。

很多人想打知名度，每年都跑来凑热闹，一旦能技惊群雄，那就扬名天下，红啦！

不，光凭剑术高明，不见得就能称霸下林，天下无敌，须知人上有人，天外有天。

像华山派的掌门人，“九指剑客”邵安，曾经接连三年拿第一，以剑术夺魁，结果在蒙蒙谷还不是照样吃瘪，伤在一统帮的手里。

一为了十一月十三日的蒙蒙谷之约，邵安抱定只能成功，不许失败的决心，亲率华山派大批精英前往，命他师弟“追魂官”叶明留守，暂代掌门人

职务。

邵安在蒙蒙谷受伤的消息，一传回华山，叶明就选派了一批弟子赶往增援，这批弟子在途中与受伤的掌门人会合，攻破黄花岛后，自然也跟着邵安追往苏州去了。

这一来，留守华山的人，只剩下了叶明和几十名弟子，好在华山派是武林九大门派之一，除了“一统帮”，谁也不敢来找倒楣。

但如今武林正值多事之秋，叶明可不敢掉以轻心，仍命众弟子轮流日夜戒备，以防发生意外。

五十五

华山位居西岳，以其西有少华山，故又名太华。

山高五千仞，地占十里广，峰顶与嵩山透相对峙。

由于嵩山正点，但它山势险峻，在五岳之中，别有一种朴实不华，深沉稳重的庄严风貌。

今夜，月黑风高，山中一片静寂。

刺骨的寒风吹个不停，冻得散布半山中戒备的那些弟子，一个个缩着脖子，两手不断搓着取暖。

好在他们已有经验，各自带了一小瓶烈酒，必要时拿出来喝上两口，可以暖暖身子。

正在这时，放明哨的几名弟子，突然遥见山下出人影幢幢，定伸一看，哇噻！一大批人，浩浩荡荡直奔山上而来。

弟子们立即全神戒备，一面派人飞奔上山报警，一面发出暗号。

通知散布附近的明哨暗樁，赶来严阵以待。

山下来的这一行人，足有三十人，其中四人合抬一副担架，上面躺着的人好像身受重伤，已经快没气啦！

弟子们不等他们走近，就一拥而上，拦住了去路。

由为首的弟子喝问：“什么人？胆敢擅闯我华山重地。”

对方一人破口大骂：“你娘咧！瞎了你的狗眼，连咱们都不认认啦？”

那弟子一听这口音和语气，不是二师兄“大嘴巴”田冲吗？

再一看那魁身材，虽然夜色朦胧，也可看出果然是田冲，忙不迭双手抱拳，上前执礼甚恭：“抱歉，天色太黑，没认出是二师兄。”田冲哼一声，大刺刺吩咐：“掌门人身受重伤，命在旦夕，快招集本门所有弟子，集合练武场听命，掌门人有重要大事宣布。”

大家一听，敢情是邵安活不成了，要在死之前，当众宣布继任的华山派掌门。

他们哪敢怠慢，立即分头去告诉大家，再通知散布各处戒备的明哨暗樁，赶回山上去集合。

这一行人继续上山，还没到大门，叶明已领一二十名弟子迎出。

叶明一向心细，做事谨慎，所以邵安才放心派他留守华山，暂代掌门人职务。

他虽认出田冲没错，但其他的都不是本门弟子，可就怀疑了，奔势一收，朗问道：“田冲，随行同来的这些是什么人？”

田冲恭声答道：“师叔，咱们的人攻打黄花岛伤亡惨重，几乎全军覆没，这些是少林俗家弟子，奉命护送咱们掌门人回华山……”

叶明“哦？”了一声，似乎还不敢深信，一个箭步上前，来到担架旁一看，只把头露在毯外的果然是掌门邵安，那可绝对错不了。

不料刚叫了声“师兄……”

冷不防毛毯一掀，担架上的邵安出手如电，手中握的短匕已刺入叶明胸膛。

叶明惨叫一声：“啊……”踉跄急退几步。

还没站稳，田冲和几名弟子已一拥而，刀剑齐上，使身受重创的叶明，连还手的机会也没有。

惊怒交加的叶明，连究竟是怎么回事都还没搞懂，就不明不白地丧命在刀剑之下……真真够他瘁心的。

由于变生肘腋，华山派弟子全惊得呆住了。

只见邵安从担上霍地坐起，一个翻身落地，身手利落的很，好像根本没有受伤。

一声令下：“杀！”让送他的三四十人，立即出手，杀向出迎的那批华山弟子。

分明是本门的掌门人，怎么突然发起狂来，手刃同门师弟，还下令攻杀？！

华山弟子真呆了，既不敢出手抵抗，又不能束手待毙，真教他们无所适从起来。

但冲来的这批人却毫无顾忌，一拥而至，见人就砍。

等到华山弟子猛然省悟，想到这位“掌门人”可能是冒牌的“仿冒品”时，可惜已慢了半拍，那还来得及应变？

实际上，既使来得及，也抵挡不住对方疯狂攻势。

这一迟疑，先机已失，被那批冲杀来的人，刀剑齐攻，砍杀得他们惨叫连声，纷纷倒地不起。

冒牌邵安一马当先，率领众人一路冲杀，势如破竹，锐不可挡。

一直杀进建在山腰的山门。

从各处赶回山门的众弟子，刚排列在门前，准备恭迎掌门人，却听得喊杀声震天，夹杂着惊呼惨叫，由远而近，一路传来。

他奶奶的！这是怎么回事？

这些弟子跟叶明他们一样，还没想明白，冒牌邵安已率众杀到。

冒牌邵安居然做贼喊贼，怒喝：“大胆狂徒，竟敢假冒华山弟子，杀！”

众弟子急叫道：“掌门人，弟子们……”

“杀”字一出口，哪批人根本不由分说，抡剑挥刀地冲杀上前，出手毫不留情，见人就杀，管你是谁？

华山弟子仓惶应变，那能抵挡得住对方的疯狂攻势，不消片刻，已是横尸遍地，被赴尽杀绝。

一片乌云飘过，遮掩了当空明月，似乎不忍看这一幕怵目心惊的惨剧。

但冒牌邵安和他的手下，却是爽到极点，齐声发出了狂笑……

各大门派的人尚在苏州，分头搜索敌踪。

尤其是丐帮寒竹，在那废宅的紫房内，发现各派的一二十名弟子尸体，更断定一统帮主逃出黄花岛后，领了一批残余手下潜来了苏州。

不料方杰来了个惊人的消息，当各大门派合力攻击黄花岛时。

一统帮主根本来不及邀出。

他与手下的一批亲信重要干部，在混乱中戴上事先备好的人皮面具，摇身一变，成了无足轻重的小角色。

由于罪魁祸首是一统帮主，既然树倒猢狲散，几位掌门不愿落个心狠手辣，赶尽杀之绝之名，便决定网开一面，放那些弃械投降的小角色一条主路。

那知一念之仁，竟让一统帮主和他的重要干部，得以成了漏网之鱼，混

在那大批小角色中，保住了性命。

当各大门派的人马，被误引一路追住苏州时，一统帮主却亲率那“大难不死”的手下，直奔华山而去。

消息是由东方明设法传出的，绝对错不了。

伤势未愈的邵安听到都快昏了，急率本门弟子赶回华山。

其他门派的人同仇敌忾，既知一统帮主和他的残余手下，志在华山，企图趁虚而入，那就没有留在苏州的必要了。

于是，各大门派的人马，便决定随邵安赶往华山，这回绝不再让一统帮主溜掉。

惟恐远水救不了近火，寒竹即以飞鸽传书，通知丐帮开封分舵前往驰援，同时请嵩山少林就近相助一臂之力，以解华山之危。

由苏州到华山，即使走最近的捷径，也有八九百里路，尚须绕过大别山，进入桐柏山区，再穿过伏牛和熊两座大山才能到达。

就算他们避开官道，以免途中引起路人大惊小怪，走僻静山路可以施展轻功，最快也要三四天才能到，还得日夜马不停蹄的赶路，还得劳弟子们轮流前他。

一路上，邵安都快急死了，无奈腿伤未愈，还得劳弟子们轮流背他。

风吹日晒，披星戴月，连赶了三日三夜的路，直到第四天黄昏时分，峰顶矗入云霄的华山，终于看见啦！

各路人马直奔下，却未见丐帮的人出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尤其他们好几百人，浩浩荡荡而来，居高临下，几里外就可看见，除非是华山重地已被“统一帮”攻占，否则华山弟子那能毫无动静……又不是死人！

就算如此，丐帮的人也该守在附近，以便得向赶回来的人示警呀！

邵安已觉出不太对劲，急向其他几位掌门道：“咱们先别上山，先派人上去探探动静。”

这里属华山派的地盘，几位掌门人总得给他个面子，只好听他的了。

邵安即命几名弟子上察看，大批人马则留在山下。

不到一柱香时间，上山几名弟子，已飞奔下山来复命。

一名弟子上前恭声道：“启禀掌门人，弟子们一登山，未见本门的明椿暗哨，也未遇拦阻，山中的大门敞着，看不到一个人，也没有任何动静，弟子们不敢贸然闯入，只好回来复命，请掌门人定夺。”

邵安闻报心往下一沉，似已预感大事不妙，也不征询其他几位掌门的意见，便振声喝令：“华山弟子随我上山！”

华山众弟子齐声恭应：“是！”

寒竹忙上前劝阻：“邵掌门，我看有点不对劲，只怕……”邵安意气飞扬：“寒帮主不用担心，如果敝派已被‘一统帮’入占，咱们正好来个围攻，使他们一个也跑不掉，万一敝派留守的人已悉遭毒手，被‘一统帮’赶尽杀绝绕跑，那咱们就更没什么好怕的了。”

寒竹婉转道：“邵掌门，老叫化不是怕，而是觉得事情很奇怪，咱们从苏州出发时，我已以飞鸽传书，通知敝帮的人赶来驰援，并且商请嵩山少林相助，但一路未见敝帮和少林的人，这不是很不寻常吗？”

邵安轻描淡写道：“也许是传书的飞鸽途中有失吧！这又有何分别，反正咱们已赶回，就得面对现实，决不能什么事都不做，站在山下吹西北风吧？！”

青城派掌门玄真子提议：“邵掌门，依贫道之见，咱们不如把华山山门围困住，使他们插翅难飞，同时派人火速赶往开封，查明飞鸽传书是不是飞错了，往返至多不过一日……”

不等他说完，邵安已不以为然道：“道长也太过谨慎了，在下方才已说过，无论山门是否仍被占据，敝派弟子必已凶多吉少，在下既已赶回，岂能再耽搁一日？不如请大家暂留山下，由在下亲率华山弟子，登探虚实吧！”

玄真子见他执意甚坚，一脸无奈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贫道就率青城弟子相随，陪邵掌门一同上山。”

邵安忙抱拳道：“多谢道长盛情。”

华山与青城两派，皆以剑术闻名武林，他们经常派出弟子切磋剑术，交往频繁，自然够得上这份交情。

但其他门派不然，不原被邵安牵着鼻子走，彼此交换一下眼色，都不说话。

只有寒竹热心得很：“咱们这群要饭的，大用场派不上，只能帮个人场，摇旗呐喊，凑凑热闹，走吧！”

邵安爽到了，少不得又谢了两句，便由一名弟子背着，领了七八十人登山，直奔华山山门。

华山山门的建筑形式，如同一座大庄院，朴实无华，与嵩山少林寺的庄严雄伟，简直没的比，但别有一番情趣，令人有毫无拘束的亲切感。

夜色朦胧下，果见大门敞着，没有丝毫动静和声息。

哇哇哇！莫这是诸葛亮摆的“空城计？”

邵安看在眼里，心中不免有些犯嘀咕，不敢贸然闯入，便召了几名弟子到面前吩咐道：“你们先进去看看，有情况立即退出。”

、几名弟子那敢说不？各自亮出兵器，小心翼翼地大门掩近。

从敞开的大门望进去，看不出任何异状，但见大厅关着的正门上，好像贴着一大张白纸，写有两行不知什么字。

为首的弟子迟疑一下，把手一抬，示意其他弟子跟着他进入大寨。

走近大听向前一看，贴在门上的白纸，赫然写着：“先灭西岳，再歼八门”八个大字。

为首弟子刚骂了声：“他奶奶的！……”

另一弟子已沉不住气，怒哼一声，已冲上了台阶。

为首弟子来不及阻止，那弟子已纵而起，一把扯下那张大纸条，飞起一脚将门踹开来。

哇噻！厅内的景色有够吓人的，竟然倒挂着几十具赤裸裸的尸体。

那弟子吓得失声惊叫：“啊……”一个暴退，把正要上前查看的为首弟子，撞得两人跌作了一堆。

其他弟子早已惊得魂飞天外，还没等他们两个爬起，就已冲出山门，好像见了鬼似的。

邵安知道一定出了问题，急问道：“有人？”

一名弟子结结巴巴道：“有……有……不是活人，是死人哪！”邵安惊问：“什么死人？”

那弟子定了定神：“启禀掌门人，好像是师叔和留守的师兄们，全都被……”

邵安真是又惊又怒，喝令道：“华山弟子跟我进去！”紧随在后的玄真

子急叫道：“邵掌门……”才到台阶前，已见到了厅内骇人的景象。

你娘咧！这种“穿帮秀”可真没看头，不看也罢，看了真教人倒胃口。

背着邵安的弟子，吓得两腿一软，师徒两人跌坐在地上。

两名弟子忙不迭上前，扶起了掌门人。

邵安目睹厅内的骇了景象，一时悲愤填胸，再也按捺不住，热泪夺眶而出。

惨呼不已：“师弟，是我害了你们，才会死得这么惨……”

扶住他的弟子劝道：“掌门人请节哀，善后事宜尚待处理啊！”另一弟子恨声道：“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只要咱们华山派有一个活着，这个大仇非报不可！”

邵安强自镇定一下，怒哼道：“一统帮主你老匹夫，等着好了，我绝不会放过你的！”

这时玄真子也赶到了身边，目睹厅内的情景，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。

他惊怒交加：“哼！真够心狠手辣，只怪咱们攻陷黄花岛时太疏忽，没有仔细辨认弃械的那批人，才被那老匹夫有机可趁，混在其中成了漏网之鱼，想不到咱们当时一念之仁，放了他们一条生路，结果……”

他的废话还没说完，邵安已大喝：“扶我进去！”

两名弟子哪敢怠慢，一左一右，扶着他就走上台阶，直往大厅里去。

谁也没有注意到，门里距地面仅半尺高，横拉着一条细钢丝，两端系上机括，若不低下头察看，根本不易发觉。

邵安与扶着他的两名弟子，同时绊得向前冲跌，结结实实摔了一跤。

摔一跤是烧款代志（小意思），牵动机括麻烦可就大啦！师徒三人还没爬起，就听轰然巨响连起，埋设大厅各处的炸药，几乎同时爆炸开来。

接着，整个大寨内，爆炸声连连响起，不绝于耳。

只见火光冲天，爆炸声震耳欲聋，不但师徒三人首当其冲，被炸成了肉酱，连尚未进入大厅的华山弟子们，也走避不及，被炸得血肉模糊。

玄真子紧随在后，一听大厅内发生爆炸，急忙向后暴退。

可惜已经慢了半拍，整个山门内均埋没了炸药，几乎同时爆炸，他们那还能逃得出去？

一片惊乱和惨叫声中，哇哇哇，简直就像世界末日来临。

尚在大寨外的寒竹，以及一群丐帮弟子，虽然吓得四散逃开，也被强烈爆炸力四射的火烧伤，痛得一个个满地乱滚。

哇噻！好一个惨烈骇人的场面。

其他门派的人一听爆炸声连起，火光冲天，就知道糟了，再也顾不得危险，急忙冲上山去。

等他们赶来，整个山门已陷入一片火海，浓烟弥漫中，丐帮弟子们连带爬地逃了出来。

几位掌门人也没办法，只有急命自己门下弟子抢救逃出来的丐帮弟子，一面大骂一统帮主心狠手辣。

寒竹总算命大逃出，背后却灼伤了一大片，好像“铁板烧”牛排……人排！

昆仑掌门云道长忙迎上前，急问道：“邵掌门和青城掌门呢？”寒竹已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那还管得到他们：“两位掌门只怕是凶多吉少！”

飞云道长一听，不禁咬牙切齿地恨骂道：“杜森老匹夫，我……”

寒竹奇怪道：“杜林？！你说的是当年‘阎王’堡主？”

飞云道长一怔，自知一时激动说溜了嘴，忙掩饰道：“噢，噢，贫道只是怀疑而已……”

寒竹却追问道：“不知道长是根据那一点，怀疑如今的一统帮主，说是当年的杜林？”

飞云道长迟疑一下，始道：“这……贫道是那日在蒙蒙谷，看他的出手和武功路数，虽然极力掩饰，仍然被贫道看出些破绽，而且，寒帮主难道忘了，据传闻，杜林的武功出自‘千面怪叟’元坤，而那元老怪物一生杀人如麻，善恶不分，只为剥取人皮制面具为乐哪！”

寒竹这才猛然想起，在蒙蒙保健中，出现“一统帮”好几百人，戴上一模一样人皮面具的场面。

各大门派攻破黄花岛时，一统帮主又是靠人皮面具，混在投降的那批人之中，得以漏网逃出的。

那么突袭华山派，想必也是重施故技，以人皮面具扮成邵安，使留守的人被攻了个措手不及。

寒竹不由地赞道：“道长高明，看来一定是他！”

飞云道长颇为得意：“寒帮主过奖了，贫道只不过是随便猜猜罢了。”

寒帮主沉思一下，突然想到什么，惊道：“不好！‘一统帮’既向华山派下手，绝不可能放过其他门派，说不定已经选中了下一目标啊！”

飞云道长虽未见到大厅门上的字条，也有同感地把头一点：“不错‘一统帮’志在报复，绝不会单挑华山派一处，但不知下一目标会是那个门派……”

寒帮主顾不得背上的伤痛，情急道：“咱们不必全耗在这里，只须留下些作处理善后，其他人尽速各自赶回，以防万一，如果发现敌踪，立即互相呼应，火速赶往围剿，必须将‘一统帮’一举歼灭，永除后患，不知各位掌门意下如何？”

飞云道长首先赞成：“寒帮主这个主意不错，咱们就这么办。”

其他几位掌门毫无异议，事实上各人都怀有私心，惟恐自己的门派，遭到华山派同样的命运。

只是各大门派此番共襄盛举，抱着同仇敌忾的决心，合力对付“一统帮”，合为武林消除大患。

总不好意思强敌尚未除去，就各自忙着回家去抱老婆了吧？

既然寒竹提议，飞云道长又附和，其他几位掌门自然正中下怀，谁也不会反对啦！

于是，各路人马就在山下分道扬镳，连夜急急往回赶，惟恐被“一统帮”趁虚而入，又重施故技，来个赶尽杀绝。

寒竹率领一批丐帮弟子，连夜绕过嵩山，直奔开封。

他之反以过少林而不入，主要是为了处事谨慎，必须先向开封分舵查明，为何未能及时赶赴华山驰援的原因。

否则，怎能莫名其妙地，跑到嵩山去兴师问罪。

华山距开封，相去三四百里路，第二天深夜才能赶到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传令的飞鸽不知野到哪里去了，开封分舵根本没有接到消息，那怎能怪少林派按兵不动？

但第二天凌晨，从好几百里外的清凶分舵，以飞鸽传书带来了噩耗，北

岳恒山派被突袭，遭到了华山派同样的命运。

五狱中，华山与恒山派相继遭殃，下一个目标将是谁呢？

杜小帅还在苏州城，陪着的是范桃花和红红。

当他听到方杰带来的消息后，立即赶往城里的那处旧宅，可惜去迟一步，神龙子、杨小邪和小小君两对父女，不知又到哪里去了。

钱如意从枫儿口中问出，那夜在“香妃”院中的情形。

李圆圆眼看心目中的偶像，竟然跑到风月场中寻欢作乐，不伤心才真是怪事？

她可不知道是那强烈春药的酒作怪，使小伙子乱了性啊！

悲愤之下，李圆圆才撂下话，要枫儿转告杜小帅：“我恨他，永远不要再见他！”

难道她奔回旧宅哭诉，使杨小邪父女，连他师父神龙子都不齿他所为，一气之下，全都跑掉了？

杜小帅愈想愈衰，怎么会跑到“香妃院”去卖醉，偏偏又一时逞强，一口气灌尽了整壶强烈药酒。

这一业，不但“花心”跳到黄河也洗不清，还险些玷污了枫儿这小如娘的清白，更让红红为救他差点没把命送掉。

唉！真衰啊！

小伙子心里一烦，又想喝酒了。

偏偏留在桌边地上的酒坛，一个个全是空的，喝得连酒底都不留。

小伙子气得用脚把空酒坛乱踢，憋声骂道：“你娘咧！我走的什么衰运，尽遇上些不顺心的鬼事，连想喝酒都……”

话炎还没说完，忽听一个冷声道：“我来陪你喝！”

杜小帅抬眼，使他几乎不敢相信，无声无息出现在面前的，竟会是不良于行，躺在石床上十几年的师父神龙子。

他不由地惊喜叫道：“师父……”

神龙子脸色铁青“如今你已经出了名，凭我这点武功，还配做你杜小帅的师父吗？”

杜小帅揪着苦脸：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你老人家永远是弟子的师父啊！”

神庞子不屑道：“哼！我可不敢有你这种弟子！”

杜小帅心知李圆圆回来，一定告了他一状，识相的双膝一屈跪下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别生气，弟子知错了，但不是弟子的错……”

神龙子斥道：“这叫什么外国话？你既知错，又不是你的错，难道是我的错？！”

杜小帅也自觉语无伦次，瘪笑：“不不不，不是师父的错，是弟子错了，弟子不该跑到那种地方去喝酒，喝了那种，那种……”

神龙子喝问：“你究竟喝了什么酒？”

杜小帅一脸苦窘，臭相道：“弟子也搞不清楚，听娘说，那是一种让人乱性的酒，喝上一小杯就受不了，弟子糊里糊涂喝了一整壶。”

神龙子已明白那是啥酒了，脸色缓和下来：“你见到你娘了？”杜小帅

点点头，便将母子相会的经过，简单扼要地说了一遍，接着又道：“师父，弟子自从出山……下山……”

神龙子作个手势：“我都知道，起来吧！”

杜小帅忙站起来，眨眼道：“师父怎会知道的？”

神龙子道：“杨姑娘已经把一切告诉我了，看情形，她和那李姑娘，都对你很有意思，可是，现在却对你非常失望，两个都被你气跑啦！”

杜小帅急死了：“师父，她们去那里了？”

神龙子却答非所问，深深一叹道：“唉！你师叔说的一点也没错，你还真是命犯桃花！”

杜小帅脸又一红，但是不放弃：“师父，她们……”神龙子反问：“你师妹玲儿呢？”

杜小帅有点呆了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呐呐地道：“小师妹，她……她……”

神龙子眼神一变：“快说！玲儿怎么啦？”

杜小帅只好硬着头皮，把实情全说了出来。

神龙子一听，脸都绿了，但他随即叹了口气道：“唉！这事也不能全怪你，你师叔上回去九华山，就跟我说过，要我小心点玲儿，因为杨小邪他们找上山去，为了化蟹当年亡魂谷的旧隙，坚邀我一同下山查明真相，我为放心留玲儿一人在山中，只好……唉！”杜小帅瞄着神龙子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的腿……”

神龙子袭嘴一笑：“其实，在你离开九华山不久，我的腿就渐渐复元了，只是为了防杨小邪和小小君，所以连玲儿都不知道。”

杜小帅把鼻子一揉，弄笑：“哇噻！师父也会‘暗杠’哪！”神龙子道：“那是你师叔上回去，为我带去一瓶灵药，还有一部医书，要我自行运运复健，想不到真有神效，不到两个月，我就能行走了。”

杜小帅一弹耳朵：“那杨小邪他们找上九华山时，有没有看出师父的腿已复元？”

神龙子摇摇头：“他们看不出的，不过，我倒看出他们的心意，各自带着女儿找上九华山，为化解当年的旧隙倒在其次，主要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女儿，不得不跟我套交情，所以一路还争着轮流背我呢！”

杜小帅揉了揉鼻子：“他们害师父躺了十几年，背一背也是应该的，不过，如果他们以后知道，师父自己能走，却故意要他背，不气炸了才怪！”

神龙子轻啜一声：“不用等以后，为了你，他们已经气得快抓狂了，大概已不打算争取你做女婿，所以也不再甩我，丢下我不管就气呼呼地走啦！”

杜小帅故作轻松地耸耸肩，表示才不在意他们呢，干笑道：“师父怎么知道我会来这里？”

神龙子道：“这是杨姑娘说的，你一定会来，所以我才留下在这里等啊！”

杜小帅歪头想了一下，眨眼：“噢，我告诉你老人家，师叔也来苏州啦！”

神龙子喜出望外道：“哦？他在那里？”

杜小帅正色道：“师叔特地赶来见我娘的，据他老人家得到的消息，‘一统帮’是故布疑阵，把各大门派的人马引来苏州，他们却溜到华山，打算趁虚而入呢！”

神龙子惊问道：“各大门派知道吗？”

杜小帅点了点头：“师叔已去通知他们了。”

神龙子沉吟一下，当机立断：“帅儿，咱们快到华山去。”

杜小帅笑得有点干：“不行啊！弟子在这里还有重要个约会……”

神龙子瞄着他：“什么约会？”

杜小帅弹了弹耳朵：“娘新收的女弟子，也就是唐教主的女儿唐诗诗，被‘一统帮’的头号杀手，叫宋一刀的抓去了，他以为他的妹妹宋妙妙在我手里，所以在黄花岛被攻破的那夜，约定我半月后在这里见面，互相交换人盾，现在距约只有十来天了，我走不开啦！”

神龙子又问道：“宋一刀的妹妹在你手里吗？”

杜小帅揉揉鼻子，黠笑道：“连他姐姐都不在我手里。”

”神龙子斥道：“胡闹！到时候你拿什么交换？”

杜小帅耸耸肩：“我还没想到，到时候再说嘛！”

神龙子脸色一沉：“华山危在旦夕，比这重要，咱们必须……”正说之间，忽听一阵车轮和蹄声由远而近，停在了大门外。

杜小帅急道：“有人来了！”

说完就冲出厅外，奔向大门。

开门一看，门外停着一辆马车，只见赶车的车把式旁，正坐座位上跳下的，竟然是范桃花。

杜小帅奇怪地猛眨眼，忙问：“范大姐，车里是什么人？”范桃花神秘地一笑：“你自己看就知道。”

杜小帅忙去打开耳门一看，在车内的竟是红红，更觉莫名其妙：“红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红红裹着厚厚的毛毯，似乎仍很衰弱，还不能说话。

范桃花已上前道：“她的身体还没复元，不宜远行，钱前辈交代，送她来这里休养，要我帮着你好好照顾她。”

杜小帅眉头一皱：“我娘去那里了？”

范桃花道：“钱前辈要我转告杜公子，上一代的恩怨，由上一代去自行了断，公子只须做好两件事，一是好好照顾红红姑娘，一是务必救出诗诗姑娘，至于其他的事，你就不必管了，一月之内，钱前辈自会回苏州来与公子见面。”

杜小帅猛弹耳朵：“这……”

忽听跟出的神龙子接口道：“帅儿，既然如此，你也不必赶往华山了，一月之内，我再回苏州。”

说完，只见他身形一掠，已直奔巷口而去。

范桃花不禁失叫道：“哇噻！好俊的身法，杜公子，这位老人家的腿不是……”

杜小帅耸了耸肩，上车去把红红双手托抱起来，由范桃花上前帮着下了车，一直抱进宅内去。

范桃花等车把式斜车驶走，才进内把大门关上。

跟进大厅已不见杜小帅，不知他把红红抱到哪里去了，忙大声问道：“杜公子，你在那儿呀？”

里面传来杜小帅的声音：“‘家啦’（这里）！”

范桃花循声穿过厅后走道，到一个布置像模样的房间，只见杜小帅已将红红放在床上，站在一旁默默看着她。

这房间是宋妙妙当时大张艳帜，搞“幼齿”把允时，以“大姐头”自居

时住的，所以选用了原来主人的上房。

其他房间都是“幼齿”用来接客的，只要有地方“乐乐”，不太注重排场，陈设就有差多了。

红红既须休养，杜小帅自然选了最好的房间给她。

杜小帅见红红似仍很衰弱，没有力气说话，看了她片刻，转身走向范桃花，轻声道：“范姐，麻烦你照顾她，我去替她买些补品，再配两副补药。”

范桃花郑重其事叮咛道：“杜公子，钱前辈临行交代的，你可千万不能再去喝‘花酒’啊！”

杜小帅微微点头，瘪笑着走了出去。

这回他倒很安份，在街上一家大药铺里，选购了一些老参、鹿茸、虎骨等珍贵补品，并且当场开了个药方，配了两大包补药。然后又买了些热菜和食物，就匆匆赶回旧宅。

红红已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

杜小帅便把大包小包的食物放在桌上，径自找来两坛酒，和范桃花在房里吃喝起来。

他不时地看看床上沉睡的红红，心里对她实在有够的歉疚和感激。

看到她那衰弱的模样，小伙子真是瘪上加瘪，不禁想起了他娘的话：“现在你打算给红红怎样个交代？”

钱如意安排红红留在苏州休养，有什么特殊用意？

小伙子猛然若有所悟，心里憋叫道：“原来娘要我娶红红啊！”这个玩笑可开大了，红红虽然已弃暗投明，改邪归正，但她毕竟曾是“一统帮”的重要人物，就以她善于使用各种迷药及大胆的作用，猜也知道，这娘们不知阅历了多少个男人了。

说不定跟宋一刀，甚至一统帮主都有过“亲密关系”，上过床呢！

小伙子虽已不是“在室男”，但他怎能娶一个能跟自己父亲上过床的女人为妻？这……也太离谱了吧！

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啊！

范桃花察觉他神情怪怪的，忙问道：“杜公子，你怎么啦？”杜小帅这才拎回心神，掩饰道：“没事，没事，咱们喝酒！”范桃花刚端起碗，又放下道：“不行啊！钱前辈临行交代过……”

杜小帅白眼一眼，笑骂道：“你娘咧！这又不是‘花酒’，有什么不能喝的？”

范桃花道：“不是这个哪！一统帮主虽然不在苏州，但城里仍不少他的手下潜伏着，我怕万一……”

杜小帅左掌击右掌：“不怕死的尽管来，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，杀几个人解解闷！”范桃花惊道：“杀人解闷？”

杜小帅喝了一大碗酒，揉揉鼻子道：“有什么不可以？不信你杀几个试试看，爽得很哪！”

范桃花龇牙裂嘴地干笑着：“不，我不想玩……”

忽又接道：“杜公子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，想问你又始终没机会……”

杜小帅一面倒酒，一面问：“‘暇买代志’（什么事）？”范桃花呐呐道：“我，我实在搞不清了，被宋一刀掳去的那个姑娘，她究竟是不是桃花教的唐教主？”

杜小帅暗中偷笑，反问她的：“你说呢？”

范桃花一脸迷惑：“我就是搞不清，才问你呀！一会儿你称她唐教主，一会儿又叫她诗诗，最后她又成了钱前辈的女弟子，而且最近又出现了个到处滥杀，闹出一两百条人命的桃花教教主，这究竟是一笔什么帐，真把我给搞糊涂了。”

杜小帅弄笑：“范大姐，你就继续糊涂吧！这笔帐就是请‘会计师’来，用‘电子计算机’，恐怕也不容易算清呐！”范桃花问不出所以然，不禁皱起眉头，自言自语：“奇怪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杜小帅不用她了，只顾一碗接一碗地灌。

好小子，又在借酒浇愁哪？

五十六

一连三天，书宅里平平安安，一点事也没有。

红红在补药与补品又管齐下之下，身体慢慢好起来，脸色也开始恢复了红润。

但杜小帅反而不敢多留在房里尤其不想单独面对红红，似乎有所顾忌。

他倒不是不信任自己，怕面对红红把持不住，突然见色起意，又想胡搞瞎搞，而是不知该向她说些什么。

总不能“那壶不开提那壶”，老提那夜的臭事，向她抱歉：“红红，那夜你为了救我，害你累得差点送命，我实在……”你娘咧！这话怎么说得出口！

可是，不说这个又说什么嘛？

同样的，红红也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她脸色红润，虽是补药与补品的功效，和见了杜小帅难免不太好意思，至少也有点关系，而且还不只一点吧！

两人都无话可说，只有呆呆相对了。

杜小帅以配药为由，独自又上了大街。

“一统帮”兴风作浪，把整个武林搞得天翻地覆，似乎一点也没影响到苏州城的繁华和热闹。

该吃的照吃、该喝的照喝、该嫖的照嫖、该赌照赌……反正，该干啥的就照旧干啥，也没差。

命中注定该讨饭的，也只有继续讨饭，认命啦！

杜小帅又买了两大包补药，刚走出药铺，就见守在店外的一名老叫化，低着头把发抖的手向他一伸，有气无力地声道：“好心的大爷，老叫化三天没吃了，赏两个小钱吧……”

刚好买药找了块碎银，杜小帅见老叫化可怜兮兮的，便随手丢给了他。

不料才走出几步，老叫化却跟上来：“就赏这一点？不够老叫化买酒喝的！”

你娘咧！没听说乞丐讨钱，居然嫌少，还跟施舍的人讨价还价。

尤其刚说天天没吃，给了他银子，竟说不够买酒喝的！摆明是找碴的嘛！

杜小帅这几天心情本就够瘪的，一气之下，回身骂道：“你娘咧！嫌少就……”

伸手正要把老叫化托在掌心的碎银收回，不料老叫化手掌一翻，竟然使出“小擒拿”法，一把扣住小伙子的腕穴。

哇噻！这一手“小擒拿”干净利落，真不是盖的！

杜小帅惊怒交加，急忙运功冲向腕穴，同时左手丢下药包，掌已向老叫化当胸推去。

不料老叫化惊叫一声，撒手掉头就绕跑。

杜小帅当然不肯这样就算，跟在后面猛追。

街上行人见状，以为老叫化扒了这小伙的钱包，被失主发觉追去，这种事最好是自己管自己的，免得帮了倒忙，强出头当鸡婆多管闲事。

杜小帅一路紧追不舍，一直追到僻静的小街口上，突见老叫化止步回身，好像中了“六合彩”爽得狂笑不已。

小伙子被他笑得莫名其妙，仔细一看，哇噻！想不到竟是才做了几天新

郎的李黑呐！

他不由一搓鼻头，捉笑：“老哥哥！你怎么跑到苏州来，是不是逃婚跳家啦？”李黑止住了笑声，脸一秋，叹口气道：“唉！一言难尽啊！”杜小帅弹了弹耳朵：“那你就多说两句好了。”

李黑瞪了他一眼，沮然道：“小兄弟，这老少配实在配不得啊！你想想，老叫化年纪这么一大把，一只脚已经跨进了棺材。西门岛主才三十郎当，正值‘狼虎之年’，我这把老骨头那吃得消她啊！”

杜小帅一听，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不禁逗惹笑道：“老哥应付不了咱们的新嫂子？”

李黑深深叹口气：“唉！人老了啊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力不从心啊，一点皮调都没有！”

杜小帅眨了眨眼：“老哥哥就为这个跳家？”

李黑一脸臭相：“我那有！我是来苏州，想买些壮阳补肾的药物，不料刚要跨进药铺，一眼发现你老弟在里面，只好守在店外，跟你开个小玩笑，苦中作乐嘛！”

杜小帅突然想起“香妃院”的药酒，把耳朵一弹：“有了！老哥哥，我带你去买壶酒，带回去每晚一小杯，保证你老当益壮，金枪不倒，越战越勇，欲罢不能，让咱们的新嫂子对你又爱又怕，愈怕愈爱，最后吃不消只有求饶，向你无条件投降！”

李黑听他连珠炮似的，好像在作广告，莫名其妙：“小兄弟，你是拿老哥哥寻开心，还是真有这种酒？”

杜小帅黠笑道：“老哥，信不信由你，这酒找不到门路是买不到的，服下之后，你当‘午夜牛郎’都没人敢嫌你，而且绝对是第一流的！”

李黑喜得眉飞色舞：“真的吗？”

杜小帅嘻皮笑脸地道：“骇你我会死！不过，每晚只能一小杯，否则咱们的新嫂子就要倒大楣了！”

李黑迫不及待道：“那就快带我去买呀！”

杜小帅谑笑着：“没问题，不过咱们先说好，除了买酒，一切开销也得由你买单。”李黑穿的仍然是乞丐装，拍拍背挂的麻袋，笑道：“安啦！如今老哥哥别的没有，银子最多！”

杜小帅这几天真是有够烦的，一见老叫化可就乐了，早把他娘叮咛的话殷到九霄云外，忘了个一干二净。

一老一少几天前才分手，却像阔别多年的老友重逢，两人一路勾肩搭背，有说有笑地直奔“香妃院”。

只见老鸨三步当两步，从大厅里冲出，迎上前装出一副笑脸：“哟！什么风又把公子爷吹来啦？”

杜小帅翻了个白眼：“大概是‘急惊风’吧！”

老鸨仍然陪着笑脸：“真抱歉，上回侍候公子爷的小西施、小嫦娥那些姑娘，全累得病倒了，到今天还不能起床。”

其他姑娘都在‘当班’，接了客人，公子爷还是改天再来吧。

哇哇哇！财神爷上门，竟然往外推！这老鸨也太想不开了吧？杜小帅捉弄谑笑：“没关系，咱们是来喝酒的，不需要姑娘！”老鸨不能说酒卖完了，急中生智：“真不巧，今儿个不知是什么好日子，所有厅房都客满……”

杜小帅指着地上：“咱们就在这里喝！”

说完当真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

李黑是更不怕弄脏衣服了，跟着也坐了下来。

这种随遇而安的客人，倒还真没见过！

老鸨没皮调了，在大院里待客也太难看啦，只好把他们往里请。

杜小帅进了花厅便吩咐：“先来两大坛酒，随便配几样下酒的菜，酒菜钱爱怎么算就怎么算。反正咱们这位老哥哥是土财主，炒地皮发了，银子太多没地方花，你们尽量敲好了。

瞧他说的是什么话嘛！不过老鸨一听，不禁心花怒放，忙恭应道：“是是是，我这就交待下去。”

说完一施眼色，领着几个丫环匆匆出厅而去。

李黑不由地斥笑道：“他奶奶的！小兄弟，你真不够意思，把我当‘凯子’？”

杜小帅讪笑道：“你本来就是老‘凯子’嘛！”

老少两径自坐了下来，李黑有些迫不及待，追问道：“小兄弟，咱们不是要那种酒吗？”

杜小帅把鼻子一揉：“别急呀，这酒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，咱们要让那老鸨自己来兜生意。

否则，她以为咱们是来查案的，一口回没有，还买个屁呀！”

李黑点头道：“说的也是……”

杜小帅把手一伸，不等他开口，李黑已知道他要口头禅的专利费。

如今的老叫化，已不是过去苦哈哈的穷酸了，随手向麻袋里随便一摸，就抓出七八个金元宝，每个足有十两，往桌上一放，推向小伙面前：“笑纳！笑纳！”

杜小帅憋声讪：“哇噻！老哥哥，你这下可是真的抖起来啦！”李黑笑：“烧款代志（小意思）哪！”

老鸨正好领着各捧一只酒烟的壮汉进来，一眼瞥见桌上几只黄澄澄的金元宝，眼睛顿时睁的一个变成两个大。

小伙子故意骚包，反正是慷他人之慨，随手抓起两只金元宝，抛向桌边：“两位大哥辛苦了，赏你们喝茶！”

两名壮汉惊得呆住了，只不过送烟酒进来，一赏就是各人十两黄金，出手如此大方的豪客，不要说他们从未见过，就是整个苏州城里，恐怕也没有人听过！

眼前这小子，不是当今太子，也是小王爷了！

他们忙不迭放下捧着的酒坛，双双跪下，连连叩首称谢：“谢太子爷厚赐！多谢小王爷厚赐……”

这两人原是走镖的镖师，身手马马虎虎还过得去，由于“香妃院”树大招风，经常有当地的混混上门找麻烦，敲诈勒索，贪得无厌，老鸨才不惜重金，把他们“挖角”挖了过来，果然从此相安无事，钱没有白花。

老鸨以为他们常走江湖，见多识广，认出了这小伙子的身份，吓得也忙跪下，恭声道：“恕民妇有眼无珠，不知是太子爷，小王爷驾临，罪该万死！罪该万死……”

杜小帅乐得过过瘾，大刺刺道：“不知者不罪，起来吧，恕你们无罪！”

老鸨如释重负，连磕了三个响头，才起身道：“多谢太子爷！多谢小王爷……”一时她也搞不清，究竟是太子还是小王爷，干脆两个称呼都用上，

比较保险。

两名壮汉也站了起来，却不敢去拿桌边的金元宝。

李黑快笑抽了肠，看面却一本正经：“小王爷赏的，你们还不快收下！”

两名壮汉连声恭应，这才上前拿起两只金元宝，又要向“小王爷”叩谢，却被杜小帅作个手，阻止道：“免了，免了。

这儿不用你们招呼，喝茶吧。”

老鸨一施眼色，两名壮汉立即退出。

杜小帅睨眼斜笑：“老板娘，坐呀！”

老鸨仍然恭立一旁：“不敢，不敢，民妇不是老板娘，小王爷就叫我金大妈好啦。”

杜小帅不便开门见山就要买药酒，耐着性子和她麻菇：“哦？谁是这儿的老板？”

老鸨似乎有所顾忌，很不干脆：“这，这……”

杜小帅瞄着她：“怎么，不能告诉我？”

老鸨面有难色：“请小王爷原谅，这是老板交待的，不愿让人知道‘香妃院’是她出钱开的。”

杜小帅瞄眼道：“开妓院又不犯法，为什么怕人知道？除非是有前科，或是通缉犯。”老鸨情急！“不不不，我妹妹从来不……”突觉说漏了嘴，急忙一个话止住。

杜小帅却毫不放松，追问：“这儿的老板是你妹妹？”老鸨只好点头：“是的……”

杜小帅又问道：“那她也姓金喽？”

废话！金大娘的妹妹不姓金，难道还姓银？

除非是金大娘从夫姓。

金大娘这个二百五也没有反驳杜小帅的话，只是又点点头：“是的……”

李黑的嘴刚一张，还没来得及开腔说话，正好又进来四名壮汉，送上下酒菜，摆下碗筷匙碟。

这回老鸨可很知趣，不等杜小帅开口，已向他们吩咐道：“你们退下去，叫阿娟她们来侍候小王爷！”

四名壮汉唯唯应命而退，一个个脸上露出失望之色，大概是没拿到“小王爷”的赏赐。

李黑则心里干着急，不断向杜小帅眨眼，催他赶快言归正传。

杜小帅会意地抿嘴一笑，向老鸨比个手势：“金大娘，坐下陪咱们‘老王爷’喝两杯吧。”

李黑干咳两声，摸摸被杨心兰拔得稀落落的胡须，好像他真是“老王爷”似的。

杜小帅是随口说的，说出口才觉得要死啦！称李黑“老王爷”，“小王爷”，那不成他的儿子？！

不过又想想，老叫化那么大把年纪，做自己的爷爷都没问题，让他占点便宜也吃不了什么亏，反正又少不了一块肉。

老鸨一听可当了真，忙道：“老王爷和小王爷在，那有民妇坐的……”

杜小帅抽翘嘴角，揉揉鼻子：“青菜（随便）！不过老王爷的脾气可不太好，你不坐下陪他喝两杯，老人家生起气来可不关我的事哦！”老鸨吓得赶快坐下，杜小帅已打开酒坛封口，用碗一面舀酒，一面问道：“金大娘，

这酒是你们自己酿的吗？”

李黑也帮腔：“还没喝就闻到了酒香，喝起来一定很够劲儿！”

老鸨听老小两位王爷夸奖，得意得笑开了嘴：“不瞒老王爷和小王爷，这可是咱们金家的祖传秘方，以古法酿制的。

每烟酒都得在地窖贮藏五年以上，市面上可不容易喝到呢。”

杜小帅舀了三碗酒放在桌子，起机问道：“那么上回小嫦娥给我喝的那壶酒呢，是不是……”

没等他说完，老鸨脸色大变，急道：“不不不，咱们不会酿那种酒！”

杜小帅一弹耳朵：“买来的？”

老鸨支吾道：“是……是是是，是买来的。”

李黑已迫不及待地追问：“上那里去买？”

老鸨面有难色：“这……没地方买啊。”

杜小帅瞪着大眼：“真爱说笑！既不是自己酿的，又无处可买，你们是偷来抢来的？！”

老鸨可真急了：“不不不，是我妹妹……”

杜小帅截口讪笑：“噢，原来是你妹妹偷来抢来的？”老鸨急辩道：“不是哪，是我妹妹配制的啊！”

杜小帅双掌互击：“好哇，快请你妹妹再配制一壶，老王爷定有重赏！”

老鸨一听心里直发毛，其实酒有现成的，却故意眉头皱：“真不巧，仅有的一壶，上回被小王爷一口气喝完了，如今我妹妹又不在……”

李黑急问道：“你妹妹上地里了？”

老鸨叹口气：“她开的赌坊关了门，人就不知跑到那儿去了，大概是躲债……”杜小帅和李黑都一呆，不由地交换一下眼色，心照不宣，似乎都想到了“如意赌坊”！

开赌坊是一本万利，稳赚不赔的买卖，经常是一开就好几代，哪有那么容易倒闭的。

如今苏州城里，宣告关门大吉的只有一家“如意赌坊”。

“如意赌坊”的主持人是金玉姬，而金大娘的妹妹正姓金，不是金玉姬还会是谁？

你娘咧！实在有够巧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呢，爽到啦！

杜小帅眼珠子滴溜溜一转，把桌上的几只金元宝，推向老鸨面前，笑道：“金大娘，这个你先收下，赶快派人去找你妹妹，请她配制一壶，让老王爷带回京城去，老王爷一高兴，另有重赏！”老鸨望望李黑，诧异道：“是老王爷要服用？”

杜小帅揉揉鼻子：“莫法度（没办法）哪，老王爷的年纪大了，妻妾又一大把，应付不了，只好靠药酒帮忙啦！”

老鸨信以为真，憋想：“一定是小王爷上回灌了整壶药酒，大发神威，回去把老王爷带了来。”

黄澄澄的金元宝看在眼里，诱惑力还真大，老鸨心中真是“乒砰彩”（跳得很快）：“民妇可以试试，立即派人各处去找她，可是没把握能找得到……”

杜小帅邪笑道：“没关系，反正咱们不急，可以边喝边等。”

老鸨立即起身，贪婪伸手一把抓起几只金元宝，眉开眼笑地道：“民妇这就派人去找她，两位王爷慢慢喝……”

等她一出厅，李黑就把身卫挪近，轻声道：“小兄弟，你看这老鸨子的妹妹，会是那光头没眉毛，不穿衣服的娘们吗？”杜小帅兄弟咬牙切齿：“错不了，铁定是她！”

李黑耸耸肩：“她不过是‘一统帮’的一条小鱼，抓住了也没啥意思。”

杜小帅却恨声道：“这鬼娘们害我小师妹被人剥光，我绝不会轻易饶了她！”

李黑诧异道：“你小师妹……怎么回事？”

杜小帅便将全部经过，简单扼要地说了一遍。

李黑听毕，不由地愤声道：“他奶奶的！玲儿才多大，这鬼娘们真饶她不得！”

杜小帅想起来还是毛火得很，不禁怒从心起：“哼！我可不像杨小邪，光剥她的毛发，非挖出她的眼珠，割掉她的耳朵和鼻子，教她永远见不得人！”

李黑沉吟一下道：“唔……说不定那鬼娘们，就躲在……”正说之间，门口有人探头一张，随即离去。

杜小帅哧哧讪笑：“老哥哥，我真带你来对了地方，待会儿就有好戏可看了！”

李黑大声叹气：“有戏看，买酒大概就泡汤啦！”

杜小帅捉笑道：“安啦！老哥哥，挖眼睛、割鼻子耳朵之前，我一定让那鬼娘们交出酒来，给你带回黄花岛去‘威风’啦！”李黑这才高兴道：“那我可了老‘炮王’啦！哈哈……”杜小帅也跟着他爽，端起碗：“来，敬老‘炮王’！”一老一少连干了三碗，才见两个花枝招展的年轻姑娘，带着几名丫环，摇曳生姿地走了进来。

这倒不是两个姑娘勇气可嘉“不怕死”。

而是几只金元宝的魅力，加上“王爷”的身份，老鸨可不敢怠慢了这老少两位贵人，何况，只要不喝药酒，怕什么！

两个姑娘一屁股坐下，一个坐在杜小帅身旁，一个坐在李黑身边，先妩媚地嫣然一笑，随即自我介绍：“老王爷、小王爷，奴家叫‘小心肝’，请多指教。”

另一个道：“我是‘小宝贝’，招待不周，还请两位王他多包涵！”哇噻！“心肝”“宝贝”，这名字听了就教人心痒！杜小帅听到很爽，精神了：“好名字！心肝宝贝，快陪咱们喝酒吧！”

丫环不待吩咐，忙上前斟酒。

杜小帅突然表情地失声叫道：“糟了！皇上交待的事，刚才我忘了对金大娘说……”

你娘咧！吹牛也不打草稿，吹得简直太离谱，今当皇上也扯上啦！

李黑一怔，一时没听懂，呆呆问道：“皇上交待的什么事？”杜小帅弹了弹耳朵：“老王爷真是贵人多忘事，皇上不是最近要微服来江南一游，要咱们替他安排此乐子吗？这‘香妃院’很够水准，皇上一定会喜欢。”

李黑这才会意过来，很有默契地连连点头：“对对对，这事得跟金大娘商议商议，说不定皇上一乐，还会选几个姑娘，带回宫去当纪念品呢！”

杜小帅更正道：“不是啦，带回宫去当宠妃！”

他们一拉一唱，听得姑娘们真当回事，小心肝忙道：“娟，快去请大娘来呀！”

阿娟哪敢拒绝，忙带了杜小帅出厅，匆匆来到后楼。

金大娘住在后楼上，她只不过是个老鸨，而且还不是真正的老板，居然派头不小。楼梯口站有两个壮汉把守，没有她的允许或召唤，任何人也不敢擅自乱闯。

两名壮汉一见阿娟带着个陌生小伙子走来，立即上前拦阻，喝问：“干什么？”

阿娟答道：“这位小王爷要见大娘……”

壮汉打量杜小帅两眼：“等着，我上去通报一下。”

杜小帅知这一通报，金大娘绝不会他上楼，要见也是下楼来见。

他当机立断，突然出手如电，点中两名壮汉昏穴。

两壮汉应声而倒，滚在梯口，吓得小娟失声惊呼：“啊！……”

杜小帅一回身，出手朝阿娟头一拍，她便昏倒在地上了。

这可拖不得，杜小帅一个纵身窜射上楼，只见走道两边各有两个房间，不知哪一间是金大娘住的。

掩近右边房门口，附耳在门上一听，里面静寂无声，显然没人在房内。

再走近另一间，才到房门口，就隐约听见房内有人说话，似在争论什么。

附耳门上一听，听出说话的女人正是金大娘，只听她急道：“不行啊，这里闹出人命，以后生意怎么做……”

杜小帅想都没想地，退后一步，飞起一脚踢向房门。

“砰”地一声巨响，房门被开，他也冲了进房。

房内一男两女，正围着一张八仙桌在密商，背向房门的正是金大娘，另两个一个是长发披肩的妖艳女人，及一个獐头鼠回的汉子。

三人出其不意地一惊，同时跳了起来。

金大娘回身一看，惊道：“小王爷！你怎么……”

杜小帅眼光一扫，似觉那妖艳女人很面熟，一时却想不起她是谁，冷哼一声：“心肝宝贝向咱们告密，说你想谋财害命，我不太相信，所以跑来看看！”

妖艳女人一使眼，那汉子突然双手齐扬，两杯小飞刀已向杜小帅疾射去。

哇噻！看不出这家伙貌不惊人，一手冰刀的手法，劲道和单势，倒蛮厉害的！

小帅急施“幽灵十八扭”，避开迎面射来的两柄刀，人已冲至八仙桌前。

金大娘不会武功，又首当其冲，被杜小帅一脚踹出飞出一丈开外，一头撞在床脚架上，顿时头破血流，昏了过去。那汉子飞刀落空，立即拔出腰间的两把短匕，但他未及出手，已被杜小帅迎面一掌，劈得他仰面一个倒栽，翻了大筋斗。妖艳女人几乎是同时出手，从宽大袍袖里伸出纤纤玉指，一把向小伙脸上抓来。

杜小帅头一偏，闪身避开，虽只惊鸨一瞥，已看清这娘们的指甲涂成绿色，且发现磷光。

妖艳女人一把未抓中，似乎自知不是小伙子对手，一刀将“蝴蝶装”似的宽袍一脱，露出一身黑色紧身劲装，直向房门口冲去，就要逃啦！

杜小帅射身拦阻，一把抓住她的长发。

妖艳女人大惊，用力一挣，假发竟被扯掉，露出五百烛光，可不正是金玉姬！

杜小帅那容她逃出，就地一滚，扑身扯住她的右脚，使她一跤摔倒在房门口。

金玉姬惊叫一声：“啊！……”

来不及叫救命，已被杜小帅拖回到房里。

那汉子虽被小伙子一掌劈得差点昏过去，但他还经得起揍，爬起来甩甩头，一见金玉姬被拖回房，立即奋不顾身地扑去，双手各握短匕就向杜小帅背后猛戳。

杜小帅还拖着金玉姬的右脚，一个大施身，竟拖她当兵器，使那汉子欲避不及，被扫得踉跄冲跌开去。

偏偏被金大娘的身体一绊，一跤扑跌倒地，双手握着的两柄短匕，好死不死正好进他自己腹部。

只听一声惨叫：“啊！……”那汉子伏在地上不动……一命呜呼啦！

杜小帅的“旋转飞车”可还没停，拖着金玉姬的右脚猛转，直转得她头昏眼花渐渐感到吃不消了，大叫：“停！停！我受不了啦！我投降……”

小伙子这才由快而慢，逐渐停止旋转，但抓住她右脚的手仍不放，瞪着她：“你也有讨饶的一天！”

金玉姬喘个不停：“我，我已经认输了……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还要我怎样嘛？”

杜小帅冷声道：“那我问你一件事，刚才玩飞刀的家伙是谁？”

金玉姬答道：“他叫‘鬼手飞刀’张松，是‘一统帮’的四大护法之一。”

杜小帅“哦？”一声，又问道：“那天录街马飞刀射杀两个裸奔的男人，嫁祸给杨小邪的是不是他？”

金玉姬不敢再鬼扯，应道：“是的。”

他原是奉命把各大门派的人引来苏州，再故布疑阵，使人误以为一统帮主在这里。我也得到消息。得知杨小邪一行来了苏州，想起当年栽在杨小邪手下，被迫剃光毛发，十年不穿衣之恨，我就商请张护法替我找机会报复，正好在黄花岛混战中，他捡到几把小邪的飞刀，又偏那天在大街上，遇上那两个没穿衣服裸奔的倒楣鬼……”

杜小帅耸了耸肩：“这不关我的事，就算啦，但有件事却是由你而起……”

不等他说完，金玉姬已急道：“那也不关我的事，谁知胡老三那龟孙，会突然见色起意，把那小姑娘弄到密室去……况且，你已经勒死了他，出了气呀！”

杜小帅怒气冲天：“要不是你缠住我，龟仔子有机会下手！”

金玉姬惊道：“你，你要把这笔帐，算在我头上？”

杜小帅斩钉截铁：“不错！我已发过誓，除非永远找不到你，否则要你好看！”

金玉姬吓得全身发抖，惊问：“那……那你打算把我怎样？”

杜小帅的声音，冷得几乎冻成冰：“我一向是有样学样，没样自己想，杨小邪修理你，是剃光你的毛发，我觉得那样太便宜你了。

所以决定挖出你的眼珠，割掉你的耳朵和鼻子，让你永远见不得人！”

金玉姬知心小伙子不是吓人，说得出做得到，不禁花容失色叫道：“不不不，你不能对我这样残酷啊！”

杜小帅揉鼻头：“你们能一个个心狠手辣，坏事做尽做绝，我只是和你们一样，有什么不能的？！”

金玉姬沮然道：“我……我也是被迫的，在一统帮主和淫威之下，不服从他只有死路一条……”

杜小帅冷哼道：“如今你落在我手里，大概也不会有第二条路由你选择了！”

金玉姬哭了起来：“杜，杜小侠，我跟你打个商量好不好？”杜小帅抽翘嘴角：“哼！跟你这种臭娘们，还有什么好商量的！”

金玉姬急了：“只要杜小侠高抬贵手放过我，我可以交出一个姑娘……”

杜小帅一听，以为是唐诗诗，眼珠子转：“谁？”

不料金玉姬却道：“宋一刀的妹妹！”

杜小帅虽觉失望，但还是很奇怪：“宋姑娘怎会在你手里？”金玉姬不敢隐瞒，只好照实说：“咱们是奉一统帮主之命，由胡老三把宋姑娘骗来，一直藏在这里的。”

杜小帅弹了弹耳朵：“宋一刀知道吗？”

金玉姬摇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

因为一统帮帮主生性善疑多忌，他虽收了宋一刀为义子，仍然怀有戒心，怕宋一刀是混进‘一统帮’卧底的。

所以得知宋姑娘在找寻她哥哥时，灵机一动，命咱们把宋姑娘骗来挟持在手上，必要时可以威胁宋一刀，使他不得不为‘一统帮’卖命啊。”

杜小帅终于恍然大悟，难怪宋妙妙会突然失踪，从此好像石头沉入海中，始终没有她的消息。

而宋一刀也被蒙在鼓里，为了她妹妹宋妙妙，不惜挟持唐诗诗，跟他定下交换之约。

唉！毕竟是手足情深啊！

想不到宋一刀这“一统帮”的头号杀手，也有人性善良一面呢。

本来杜小帅还担心，到时候宋一刀来换人，他可不知用谁来交换唐诗诗。

现在问题可解决了，有了宋妙妙，不怕宋一刀不交出人质？！

杜小帅不禁暗爽，当然一口答应，以交出宋妙妙为条件同意放金玉姬一马，不使她面目全非，永远见不得人。

但附带有个条件，就是得给老叫化一缸特制的药酒。

……够意思吧！

旧宅里又多了两个人，李黑和宋妙妙。

宋妙妙这姑娘真不知天高地厚，说她头脑少根筋嘛，她居然能混进赌坊干三只手，还能独当一面，搞起“幼齿”的花样，当起“大姐头”来。

要说她聪明嘛，简直笑话，否则会被胡老三骗去，被他们软禁在“香妃院”的后楼上。别说下楼自由，连房门都被反锁不许出房一步，竟还能把金大娘和金玉姬当成好心。说什么这是她哥哥宋一刀交待的，办完事就来跟她兄妹团聚。

你娘咧！这种三岁小孩的鬼话，她居然能够信以为真，还真是有够纯（蠢）的！

金大娘是金玉姬同父异母的姐妹没错，只是大了十几岁。年轻时也颇有几分姿色，可惜命太衰，被嗜赌如命的老子金大顺，输得倾家荡产，把她卖身青楼，从此注定了一生在风月场中打滚的命运。

金玉姬是她老子后来姘上个江湖女子生的，有其父必有其女，从小就嗜

赌如命，不过她天生有赌的细胞，终于“行行出状元”，在赌的圈子里混了名堂，还被捧为“赌国艳后”，可真有够拉风的。

偏偏刚荣登“后座”不久，就遇上了克星杨小邪，落得剃光毛发，还得受约十年全身一丝不挂！

后来无意间发现金大娘在苏州，已是人老珠黄不值钱，沦落到当私娼湖口，还有一顿没一顿的。

念在同父异母的份上，金玉姬便出资开了这家“香妃院”，交由金大娘出面主持，从此姐妹俩财源滚滚，在苏州城里抖了起来。

宋妙妙直到被救出，由杜小帅和李黑把她带回旧宅，还糊里糊涂，呆呆的搞不清是怎么回事。

当然，更不知道她老哥哥宋一刀，是‘一统帮’的头号杀手！

李黑获得一缸药酒，恨不得立即赶回黄花岛，在西门飞凤面前，一展他“老当益壮”的雄风。但诗诗尚不救回，他决定留在苏州，要助杜小帅一臂之力。

宋妙妙天性活泼好动，好像一头花脚猫，喜欢到处乱跑。以为这下恢复了自由，又可以随便她玩了。

那知杜小帅管的更严，非但不许出大厅，还要李黑负责，整天寸步不离地守着她，搞得她莫名其妙却又找不到答案。

杜小帅更不敢掉以轻心，离开宅子一步，惟恐宋一刀随时会找上门来，万一趁他不住，李黑已和普通人一样，红红尚未复元，范桃花武功平平又不怎么样。凭他们三人如何能守护宋妙妙，真被宋一刀把宋妙妙抢走，那可没戏唱了。

搞个不好，非但救不回唐诗诗，连老叫化他们三人的命都要送掉。

杜小帅心知道自己责任重大，只好天天呆在旧宅里，吃的喝的全让范桃花上街去买回。

这是宋妙妙获救的第二天黄昏，范桃花采购食物回来，也顺便带回了些听来的消息。

“香妃院”关上了大门，门上贴着：“内部装修，暂停营业”的字条。

甬说了，金玉姬是为了保全“花容”，交出了宋妙妙这下子可没法向一统帮主交待，受起罚来只怕比挖眼睛，割耳朵鼻子更残酷，所以不得不远走高飞，逃之夭夭。

这是意料中的，杜小帅对这消息并不感到兴趣。

另一个消息可就令他震惊了，据说近来连续闹出一两百条人命的“魔女”，又在苏州境内出现，目前在城内发现四五名壮男子遇害，尸体赤裸，下面“那玩意”被利刃割掉。不知是带因去做“纪念品”，还是故意要留下她独特杀人手法的“标志”？！

魔女，指的就是“桃花教”教主唐云萍！

杜小帅那天发现丁氏父子的尸体时，就料到唐云萍仍在苏州附近一带，但想不到她已“入侵”到城内。

李黑听了急问道：“范桃花，你有没有听说，那几具尸体是在何处发现的？”

范桃花对老叫化十分尊敬，恭声道：“回禀李长老，听说就在最近被烧毁的‘醒园’哪。”

杜小帅一弹耳朵，憋声道：“醒园”？被害的是些什么人？”范桃花道：

“听说都是些江湖人物，好像是从外地结伴来苏州的。”

杜小帅喃喃自语：“几个江湖人物，从外地来苏州，怎么在‘醒园’遇害？”他们跑到烧毁的‘醒园’去干什么？怎么遇上她……”李黑接道：“依老叫化分析，只有两种可能，一是他们被诱去的，另一个可能就是双方都去‘醒园’，在那里撞上了。”

“杜小帅微微点了点头，敲了敲自己的额头：“如果是第二种情况，双方跑到烧毁的‘醒园’去干啥？”

李黑想了想，若有所思：“可能是去找寻什么玩意吧。”

“杜小帅揉一揉鼻头：“对啊！说不定就是寻的那‘血旗令’！”除了宋妙妙不知‘血旗令’是什么东西，其他老少三人齐齐一个震惊。

李黑更是眼睛一个睁得两个大：“‘醒园’的主人是那位告老还乡的御史苏大人，他又不是江湖人物，‘血旗令’怎么可能藏在那里？！”

杜小帅又弹了弹耳朵：“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很多事情都是出乎意料之外，‘血旗令’在少林寺被盗去，那是将近两百年前的事了，咱们最好能打听出，‘醒园’建造之前是什么地方，也许可以理出个头绪来。”

李黑自告奋勇：“这事老叫化去打听……”

宋妙妙讪笑道：“我笑你们真‘驴’，这点小事还要小题大做，跑出去到处打听，问我一声不就结啦！”

杜小帅睨着她：“你知道？！”

宋妙妙轻描淡写道：“你们问住在城里的人，十个至少有九个半知道：‘醒园’是苏家的祖产，建造至少两三百年来了，只是苏大人告老还乡后，又全部重新翻修一次。”

杜小帅忙问道：“苏大人回苏州有多少年？”

宋妙妙耸了耸肩：“我哪知道得那么清楚。”

杜小帅想了想，忽道：“老哥哥，今夜我想去‘醒园’看看，只是……”

李黑谑笑道：“安啦！我的功力虽失，但外人并不知道。”

凭老叫化这块招牌，唬唬人还是管用的。”

杜小帅不以为然道：“那小子是个拚命三郎，他连当年的七大魔头之道：‘红花娘子’洪老前辈都敢惹，只怕你这‘醉龙丐’唬不住他哦！”

李黑瞥了宋妙妙一眼，灵机一动，起身走过去，在杜小帅耳边轻声嘀咕了几句。

杜小帅听完，犹豫了一下，终于拿定主意道：“好吧，那就看你老哥哥的了！”

五十七

一场大火，把“醒园”烧得面目全非。

夜色朦胧下，只见到处断垣残壁，如同一处废墟。

尤其日前这里出了几条人命，连大白天都没人敢来，夜里就更没人有那么大的胆子了。

如果有人胆子长毛，敢深更半夜跑来，那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的杜小帅！

他根本没啥好怕的，最好是能遇上“魔女”，只是不放心那几个“老弱残兵”而已。

但老叫化的主意不错，万一宋一刀真突然闯去，他们只要制住宋妙妙，那小子投鼠忌器，绝不敢乱来的，除非是把唐诗诗带去交换。

杜小帅一听，这才放心大胆地留下他们，单枪匹马跑到“醒园”来，而且脸上抹了锅底烟灰，让人认不出他。

夜深人静，眼前只见断垣残壁，一片凄凉景象。

小伙子并不打算搜寻“血旗令”，即使有这个打算，也不知怎么找。

况且，纵然令旗真藏在“醒园”，那夜一场大火，恐怕早已把它烧掉啦！

只是他不明白，一位当朝退休的御史，家中怎会藏着“血旗令”？

可是不知道这位苏大人的祖先，究竟是干什么的，否则，也许可以探寻出一些蛛丝马迹。

不过，“一统帮”杀害苏大人一家三十余口，目的是看中这座大宅院，可供他们暂时藏身苏州城内，并不一定是为了搜索“血旗令”的下落，那唐云萍被害的几个江湖人物，又怎会突然跑到“醒园”来？

那几个家伙究竟是什么人，他们跑来难道真是为了……正在胡思乱想，突见一条人影疾掠至。

虽然距离七八丈外，但夜色朦胧下，仍可看出是个身材玲珑的蒙面女子。

真会是唐云萍？！

籍着半倒的墙垛，杜小帅急忙掩藏身形，暂时停止呼吸地暗中注视那女子的一举一动。

蒙面女子并不发现已有人先来，也许根本料不到，日前刚出了几条人命，还有不怕死的跑来送死！

只见她站定方位，东看看，西望望，似在测算自己所站的位置。

好像觉得不对，微微摇了摇头，又开始重新算。

杜小帅看在眼里，已确定这女子是在找寻什么目标。

但他无法确定，蒙面女子究竟是不是唐云萍。

蒙面女子这时站在后院中，由被大火烧得乱七八糟，到处都是倒塌的断垣残壁，以及烧焦的残柱断梁，使她辨认方位十分困难。

杜小帅终于憋不住了，突然现身而出，一个疾掠，接连两三个起落，到七八丈外那女子的身后。

蒙面女子大过聚精会神，专心辨识方位，以致杜小帅落足在一丈之内，才猛然惊觉蓦地回身，发现小伙子已站在她面前。

杜小帅不管对不对，冒出一句：“唐大姐……！”

蒙面女子不由地一怔，转身就疾掠而去。

这一来，杜小帅更认定她是唐云萍了。

因为唐云萍自从“旧病”复发后，每次都是见了他就开溜，似乎自渐形

稊，没有脸再见他。

小帅这回再让她溜掉就太逊了，急忙施展“幽灵十八扭”，以囡仔玩老鹰捉小鸡游戏的姿势，双臂齐张，拦住了她的去路。

蒙面女子情急之下，掉间又逃。

但杜小帅身表一扭一闪，又把她给拦住，噘着嘴：“唐大姐，我是帮助你，为什么不愿见我？”

蒙面女子心知遇上这小伙子，打是打不过他，想脱身也不容易，急得大声求援：“太君快来……”

“太君”是谁？

杜小帅猛眨眼，还没转过念来，只听“飕飕”连声响起，黑暗处射出一八条人影。

哇噻！全是蒙面女子呐！

杜小帅这可傻了眼，因为唐云萍“旧病”复发后，一直是独来独往，显然判断错误，最先出现的蒙面女子并不是唐云萍。

那么这批蒙面女子是什么人呢？

小伙子刚才听那女子求援叫了声：“太君快来！……”再一看她们的人数，且其中一人手执龙头拐杖，顿时若有所思，不禁惊诧叫道：“铁老太君！”

手执龙头拐杖的蒙面女子，尚款认出杜小帅，不料反被识破她们的身分，不由沉声道：“好小子，真有力。既然你已经知道是我老太婆，那就留不得你活口啊。上！”

一声“上”字出口，就见几个蒙面女子剑已出鞘，不由分说就围攻上来。

杜小帅施展“幽灵十八扭”，在她们七八口剑围攻下，如同穿花蝴蝶似地窜来窜去，一面捉谗道：“你娘咧！你们这些寡妇，就算太久没男人，想男人想疯了，也不能这样急嘛，一个个排队慢慢来啦！”

几个蒙面女子气得加紧猛攻，偏偏小伙子身法既快又滑溜，她们的剑还没刺到，早已悄见人影。

“呼”地一声，铁老太君已出手，抡杖向杜小帅拦腰横扫而至。

别看她年纪这么大，这一杖扫来，竟有力逾万钧之势。

杜小帅拔身而起，避开扫来的龙头拐杖，身形尚未下，嘴上已不饶人道：“老太婆，你这么大年岁了，怎么也……”一想老人家的年纪，做他祖奶奶都足足有余，才把溜到嘴边的话止住，不好意思说出口。

今夜龙头拐杖又告失灵，未能一杖击毙。

铁老太君当年一杖力毙“关外七凶”，扬名天下，可见这根龙头拐杖的威力。

想不到不久之前，亲率几个寡媳及大批人马赶往漆桥镇，为孙儿报仇，竟奈何不了杜小帅，结果只好知难而退，鸣金收兵。这满脸抹了锅底烟灰的小子，难道真是功力大不如前了？铁老太君可不服老，她不信这个邪，抡杖连连猛攻，似已怒不可遏。

几个蒙面女子一见老太君毛开啦，她们立即收剑退开，以免碍手碍脚。

杜小帅始终不拔剑，只以“幽灵十八扭”身法，跟老人家好像闹着玩似的，愈扭还愈起劲。

铁老太君突然杖势一收，沉声问道：“你可是那夜在漆桥镇见过的杜小侠？”

杜小帅也停止了乱扭，把鼻子一揉：“哇噻！老太婆的眼力也不赖啊！”

铁老太君干巴巴地一笑：“那就难怪了，我还以为是自己太老，杖法失去了威力呢。”

杜小帅捉：“我一向敬老尊贤，你可以休息一会儿，喘过气来咱们再玩。”

铁老太君道：“不用了，那夜在漆桥镇上，实在是出于误会……”

杜小帅怔了怔：“误会？”铁老太君微微把头一点道：“只怪消息不确，原来跟杜小侠在一起的那姑娘，并不是那‘女魔’，才会引起那场误会。”

杜小帅眼珠子一转：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铁老太君竟然卖起关子：“这个你就不必问了，总之，我已知道跟你在一起的姑娘，绝不是那‘女魔’。”

杜小帅哼了一声：“不说就不说，有啥了不起！不过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”

铁老太君道：“杜小侠请问！”

杜小帅一点也不拐弯抹角：“前些天有几个人在这里遇害，大概是你们干的吧？”

铁老太君把头一点：“不错！”

杜小帅冷哼一声，抽着嘴角：“如果我没猜错，你们故意和唐教主的杀人手法，是存心嫁祸于她吧？！”

铁老太君又把头一点，赞道：“全对，一百分！”

杜小帅毫不保留道：“那么你们是自己对付不了唐教主，无法报仇，所以想出这种歪点子，把那几条人命也算在她头上，让别人找她算帐喽？”

铁老太君微微摇头道：“这回不及格，只给你五十分！”杜小帅左眉一扬，道：“怎么说呢？”

铁老太君冷声道：“我们对付不了那‘女魔’，或许是事实，但要假手别人找她算帐，我们可不干，有办法报仇！”

杜小帅憋声道：“既你们自信有办法向唐教主报仇，又何必滥杀无辜！”

铁老太君干笑两声道：“杜小侠，你的智商怎么像股票市的‘跌停板’，一路往下滑，这回竟得了个零分啊！”

杜小帅不服气：“我说错了？”

铁老太君道：“大错特错！因为不是我要杀他们，是他们自己来送死！”杜小帅晃了晃大头，把耳朵一弹：“我明白了！你们是来这里找什么东西，他们也跑来凑热闹，撞上你们，结果嘛，当然是他们不但送了命，还断了‘命根子’，对不对？”

铁老太君强自一笑：“这回勉强及格！”

杜小帅趁机试探：“那么你们双方都要找的这玩意，一定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喽？”

铁老太君沉声道：“杜小侠可必明知故问！”

杜小帅抓抓尖皮装模作样地想了想，故作吃惊：“‘血旗令’？”铁老太君道：“你又拿了个满分！”

杜小帅怪声叫道：“哇噻！想不到‘血旗令’竟藏在这里，大家快找，谁人找到谁人要啊！”

他还真能耍宝，当真低着头满地乱找起来。

铁老太君突将龙头杖，朝地上重重一拄，喝道：“慢着！”杜小帅把头一抬，贼媚道：“老太婆，别紧张好不好，我找到了绝不独吞。

见者有份，咱们现在这儿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一共十个人，我把

它撕成十份，每人各拿一份总可以了吧。”

你娘哩！这是什么话，“血旗令”撕成十份，那还成令旗吗？！铁老太君怒声道：“杜小侠，咱们是在谈正经事，请你不要乱开玩笑！”

杜小帅耸耸肩道：“好吧！我一向敬老尊贤，你说怎么分就怎么分好啦。”

瞧他一副“假仙”样子，好像真自愿让步，少分一些了。

真是的！“血旗令”又不是金银财宝，怎能撕开来分？真是爱说笑！

铁老太君并不跟他胡扯，倚老卖老道：“杜小侠，听说你年纪虽轻，倒很‘正点’，不失为一个有为的‘青年俊才’……”

杜小帅又怪叫：“哇噻！那好呀，我可以参加十大杰出青年选举啦！”

铁老太君懒得理他，继续道：“所以我深信，你绝不会自甘堕落，与那‘女魔’为伍，跟她一鼻孔出气，对不对？”

杜小帅呵呵弄笑：“老太婆，少来这一套，别尽拍我的马屁，有话就直说吧！”

铁老太君仍然从容不迫地道：“杜小侠，如果你寻得了‘血旗令’，真打算送回少林寺？！”

杜小帅认真道：“那当然！丐帮的‘狗头令牌’给了老和尚，我总得换回来呀，东西又不是我的。

只是，‘血旗令’也不一定能找得到呢。”

铁老太君道：“杜小侠有没有想到，如果有‘血旗令’，就可持旗令命少林寺交还‘狗头令牌’？”

杜小帅眨巴着眼：“唔……这个我倒设想到，老太婆，你不愧姜是老的辣啊！”

铁老太君又干笑两下，忽问道：“杜小侠，你想不想当武林盟主？”

杜小帅翻了个白眼：“我当武林盟主？老太婆，别开玩笑啦，凭我这块料……”

铁老太君接道：“有了‘血旗令’，就可号令九大门派，那不就是武林盟主了吗？”

杜小帅耸耸肩，两手一摊：“问题是我手里没有‘血旗令’哪！”

铁老太君以为武林盟主的诱惑力，使小伙子终于心动，振奋道：“安啦！‘血旗令’我一定可以寻获，并且以铁家的全部人力财力，支持杜小帅登上武林盟主宝座。不过，你得答应我两个条件。”

杜小帅对武林盟主毫无胃口，倒是这批寡妇充满信心，好像“血旗令”她们要就跑不掉颇感兴趣，便问道：“哦？不知道要答应那两个条件？”

铁老太君郑重其事道：“第一，我铁家只有一脉单传，如今我孙儿遭那‘女魔’毒手，已无子孙继承铁氏香烟，所以，杜小侠必须改名换姓，做我的孙儿！”

杜小帅贼眼乱转：“嗯……第二个条件呢？”

铁老太君恨声道：“杀那‘女魔’为我孙儿报仇！”

杜小帅憋想：“你娘咧！你这老太婆想得真美，不但要我做你孙儿，还想要我为你孙儿报仇！我就真的那么想当武林盟主？”

但他故意问道：“你们真有把握，能找出‘血旗令’？”

铁老太君道：“不瞒杜小侠说，那夜咱们从漆桥镇回去，庄里已有几位不速之客在候。他们是从京城来的，奉一位老武师之命，查访他们师母的下落……”

杜小帅暗自一怔，猛然想起壮武和魏刚等四男八女，护送好位前来苏州，途中遇“一统帮”拦截，吓死在宫轿中，临死前只说出“血旗令”三字的老太太？

他没有插嘴，继续听铁老太君说下去：“那位老武师的妻子，虽不是江湖中人，但提起她的父亲，却赫赫有名，他就是当年‘阴阳教’的十二代教主沈阴！”

一听“沈阴”两字，小伙子不由地全身一个大地震。

关于唐云萍寻死未成，绝处逢生，在深山的岩洞内，发现沈阴的遗骸，及他临死前用鲜血写成的一本武功秘笈，终成为“阴阳教”冥传十三代弟子的经过，小伙子曾听他的“唐大姐”详述过。

这会忽听铁老太君提到沈阳，他自然特别感兴趣竖耳听下去。

铁老太君接着又道：“据说沈阴在壮年时，风度翩翩，加上他常‘采阴补阳’，所以青春常驻，四十岁时看上去还象个年轻小伙子，有一次他亲自往京城采购药物，无意中被他看中了药铺的年轻老板娘，当夜就潜入把劫持而去，掳到深山中加以非礼。由于那年轻老板娘确实太美，使沈阴非但不忍杀害，反而动了真情，竟然男欢女爱，彼此都乐不思蜀，在山中只羡鸳鸯不羡仙，一住就住上了半年！”

杜小帅愈听愈带劲了，那还有时间开口打岔！

铁老太君顿一顿，又道：“这半年中，年轻老板娘有了身孕，沈阴不能把她带回‘阴阳教’，好说歹说要送她回京城去。

但她已深爱沈阴，说什么都不肯答应，最后沈阴只好点了她昏穴，趁夜把她送了回去。”

杜小帅忍不住问道：“她老公没找她？”

铁老太君瞪眼道：“怎么会不找，上那里去找呢？发现她带着身孕回来，她老公虽然看得脸都绿了，但由于不顾家丑外扬，而且那年轻老板娘的娘家，是京城很有声望的富豪，她老公只好一切不加追究，何况事实上也不是她的错。为了怕遭人背后议论，闲言闲语，药铺老板生意也不做了，回城外老家去，几个月后她生下个女儿，就是后来那位老武师的妻子！”

老人家大概口都说干了，吞了两口口水，才继续往下说道：“当年沈阴被九大门派围剿，负伤突围逃出，曾逃至京城，想看看他与那年轻老板娘的爱情结晶，究竟生是男是女。但药铺已关门大吉，后来打听出他们已返回城外老家，居然找上门去，表示非见年轻老板娘一面不可。

由于沈阴已如同亡命之徒，药铺老板又不会武功，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。

沈阴倒很守信用，单独见老板娘和她生的女儿后就离去，从此不知去向。”

杜小帅歪头道：“沈阴后来不是死在一处深山的山洞中吗？”

铁老太君微微点头：“那是多年以后的事了，当时那药铺老板，只求妻女平安无事，也没追问沈阴说了些什么。

后来女儿长大了，嫁给当年在京城颇负盛名的年轻武师，那就是‘神威太岁’黄大昌。”

这名号杜小帅没听过，只是耸了耸肩。

铁老太君见他毫无反应，诧异道：“杜小侠不知道这号人物？”

杜小帅揉揉鼻子，有点臭道：“没听过！”

铁老太君道：“杜小侠知不知道并不重要，反正这不是重点。”

而多年相安无事，黄大昌年老时中风半身不遂，不能行动，却不甘寂寞，在京城广收了一批男女弟子，以传受武功自娱，而他的老妻也患有严重心脏病，似乎自知不久人世，竟突然要去苏州一趟，却坚持不肯说明原因。”

黄大昌拗不过老妻，只好派了四名男弟子，八名女弟子以宫轿护送她去苏州，结果竟一去不返！

杜小帅忍不住想问，老太婆是怎会知道这些的，但他尚未开口，铁老太君已接下去说道：“黄大昌久候老妻不归，连那十二名男女弟子也毫无消息，心知一定出了事，要派他晚年收的义子赶往苏州去，才发现在老妻出发离京前，他的义子早不知野到哪里去了。这一来，他更觉事有蹊跷了，在老妻的房中各处时查看，希望能查出些眉目，终于在床角的木板下，发现一封遗书！”

杜小帅讪笑道：“他妻子早就知道去苏州是送死？！”

铁老太君摇摇头：“不对，你又拿了个零分！”

杜小帅可臭大了：“遗书不是那老太太留的？”

铁老太君道：“是她母亲，也就是当年那药铺年轻老板娘，临终前留给女儿的遗书，关照她要藏妥，不能给任何人见到。”

“遗书上说些什么？”

铁老太君郑重道：“遗书上说明女儿的身世，并且说出沈阴最后去见她时，已自知多吉少，可能不久人世。”

所以要求她，万一从此永无相见之日，必须好好把女儿抚养长大，拜名师学武功，艺成之后，再去当年他们藏身半年的山洞中，并且绘了一图，以便寻找他留下的武功秘笈，重振‘阴阳教’，继承十三代教主之职。

同时说明，‘血旗令’藏于丸中，由于奉尊历代教主遗命，‘血旗令’的下落只能让继承的教主一人知道，所以连那年轻老板娘也不便明告。”

杜小帅弹耳朵：“真鲜啊！去苏州的那位老太不是不会武功吗？”

铁老太君道：“没错，她是不会武功，因为当年的年轻老板娘，已知道沈阴是武林公敌，不愿女儿再步她生父的后尘，所以并未照沈阴的话去做。

非但不让她学武，甚至绝口不提往事。直到临死前，才交给女儿那封遗书。

她女儿也不愿涉及江湖事，后来嫁给了黄大昌，也未把遗书让丈夫看到。

但黄大昌结交的，全是武林中人，对江湖上的事时有所闻。做妻子的当然知道，‘桃花教’就是‘阴阳教’的化身。

所以她在自知心脏病严重，而且已是风烛残年，不久人世时，便想到临死之前，必须为早已死去多年的生父完成遗命，就私下派义子前往‘桃花教’，约那‘女魔’在苏州城外相见，以便当面告知一切，那知他们一行尚未到达苏州，途中就出了事。”

杜小帅啧啧称奇道：“这可奇怪了，‘一统帮’怎会知道，那位老太太去苏州是干吗的呢？”

铁老太君道：“据我判断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‘一统帮’一直在监视‘桃花教’的一举一动。黄大昌的义子去送口信见过那女魔后，离开‘桃花教’时落在了‘一统帮’手里，被酷刑逼差别出一切，所以才会派人在途中拦截黄大昌的妻子。”

杜小帅点了点头，似觉得这判断跟他想的一样……眯眼问道：“那你们又怎会知道这一切的呢？”

铁老太君并不隐瞒，坦然道：“黄大昌发现那封丈母娘的遗书后，就知

道事情不妙，立即派出两批弟子，一批按照地图赶往山洞中搜寻蜡丸，另一批则赶来苏州找他失踪的老妻。先夫曾与黄大昌是莫逆之交，所以来苏州的那批弟子，奉命来拜会我，要求我就近全力协助。

那个弟子口风很紧，起先不肯说出实情。但事情既然牵涉到那‘女魔’，我就非得问个明白不可了。软硬兼施下，他们才不得不说出一切。为了找那‘女魔’报仇，我只好强把沈阴遗骸的骷髅口中，找到了那个蜡丸！”

杜小帅憋想：“唐大姐有够粗心的，当年只发现武功秘笈，却疏忽了骷髅口中尚含有蜡丸，否则早就得到‘血旗令’啦！”

只听铁老太君冷哼一声：“那几个该死的家伙，居然起了野心，不回京城去向黄大昌覆命，擅自跑到苏州城来搜寻‘血旗令’，正好被咱们堵个正着，那不是他们自寻死路吗！”

杜小帅嘲弄笑道：“这回我准拿满分！你们一定是以酷刑，让他们吃足苦头，被迫交出虹丸中的纸条，才送他们‘上路’的吧？”

铁老太君沉声道：“这是替黄大昌惩罚他们！”

杜小帅又揉揉鼻子：“老太婆，你‘讲古’也讲完了，现在言归正传吧。

你们既已有了蜡丸中的纸条，怎么找了几天，还找不到‘血旗令’？”

铁老太君轻喟道：“纸上只有四句，是‘醒园后院中，月移中天时，梅下花划影，摇拽东八步。’第一句的意思是‘血旗令’藏在‘醒园’的后院中，第二句表示必须在月移中天时，才能有所发现。第三句和第四句指出要根据一株梅花树影，向东方走出八步，就可找到了。问题是，整个宅院烧成了一片虚虚，花草树木全烧光了，怎知那一株是梅树呢？”

杜小帅一时也记不起，那夜来探“醒园”时，哪会注意后院内种了些什么。

铁老太君忽道：“杜小侠，我已将一切坦诚相告，表示我的诚心诚意。

关于我所提出的两个条件，你不会不答应吧？”

杜小帅眨了眨大眼睛，贼样笑道：“老太婆，这些是你自己要告诉我的，我可没有强迫你……”

铁老太君一听，不由地怒道：“哼！你敢不答应，日前那几个家伙就是你的榜样！”

杜小帅故作吃惊，和她们瞎扯：“哇噻！真是晴时多云偶阵雨，说变天就变天。刚才还要我为你们铁家传宗接代，这会就要我的小命，还要剥光了吊我的……”铁老太君断喝道：“住口！你只要说一句，答应不答应？”

杜小帅尚未及答话，忽听一个冷冷的女子声音接道：“他答应，你们就不问问，我答不答应？！”

在场的一男九女老少十人，杜小帅是“怪胎”，铁老太君是功力深厚，自不必说，就连那八个铁家壮的中年寡妇，任挑一人，在武林中也可算得一流高手，居然有人来到了附近，他们全都“莫宰咩”！老少十人全呆听，不约而同循声看去，只见断墙垛上，不知何时巍然站着个身穿绿色劲装，身材婀娜多姿的年轻女子。

定神一看，哇哇哇，简直无法分辨得出，她究竟是唐云萍还是唐诗诗？！

唐诗诗尚在宋一刀手中，绝不可能是她！

但唐云萍……也年轻得太离谱了吧！

杜小帅突觉血脉贲张，失声叫道：“唐大姐！”

那女子未加理会，径向铁老太君冷森森道：“钱老婆子，你们不是要找

我报仇吗？”

哇噻！果然是唐云萍那“魔女”呢！

铁老太君怒哼一声，突向杜小帅问道：“杜小侠，你站在那一边？”

杜小帅犹豫一下，揉揉鼻子道：“杀人的不是我，我也不是铁家庄的什么人，那我只有靠边站了。”

铁老太君哼声道：“好！那你就一边凉快去，看我收拾了这‘女魔’，再跟你小子算帐！”

杜小帅邪笑道：“老太婆，你的算数不及格，要不要我替你找个算盘，或是‘电子计算机’来？”

铁老太君大概气得人都绿了，但她蒙着面看不见。

这时她不敢再树强敌，因为在漆桥镇那夜，已经领教过小伙子的身手了。

只听她冷冷一哼，接着一声狂喝，身形已暴起，直向数丈外的唐云萍疾扑而去。

这老婆子报仇心切，身犹未近，已抡起一片杖影。

唐云萍站墙垛上，如玉树临风，眼见铁老太君形同疯狂地扑来，居然不闪不避，随手一掌向雷霆万钧的杖影中劈出。

铁老太君可是识货的，明明见对方仅单掌劈出，穿过她不透风的杖影，竟化作一寒一灼两股劲道，向她迎面击至。

老婆子大骇，疾扑的身形凌空一个倒翻，暴退出两丈，失声惊呼道：“阴阳夺魂掌！”

杜小帅也大吃一惊，因知一旦练成“阴阳夺魂掌”，唐云萍的“阴阳合功”，必已练至十三层最高境界了！

当初他以本身的绿血，救活奄奄一息的唐云萍，她的“阴阳合功”才练至第八层。

想不到短短数月，唐云萍已突飞猛进，练至了十三层至高境界，难道说那一两百条人命发生的奇效？！

武功一道，必有极限，到达一定的“临界点”，不突破升华为返朴归真，就是走火入魔！

如今的唐云萍，究竟属于何种情况呢？老天保佑，可千万别是后者才好！

铁老太君身形一落时，龙头拐杖已回旋猛扫两个大圈，似乎惟恐唐云萍趋势追击。结果人家仍然站在墙垛上，根本连动都未动一下，真臭啊！

幸好老婆子蒙着面，看不出她的窘态。

只听她怒哼一声，强自镇定道：“想不到你这‘女魔’，竟然超地了当年的‘淫魔’沈阴！”

唐云萍仍然是冷森森地道：“老婆子，我现在还不想杀你们，如果在我改变主意之前你们还不快滚，那就怪不得我了！”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炉香，铁老太君就是真想开溜，听她这么一说，也忍不下这口气。

怒道：“哼！我决心要杀你这‘女魔’为孙儿报仇的主意，可永远也不会改变！”说完身形已动，一步步向墙垛移近。

唐云萍好像脚下生了根，纹风不动，但脸上已隐隐现露出杀机。

八名蒙面的中年寡妇也暗中蓄势待发，只要铁老太君一发动，她们很可能就一拥而上。

这是剑拔弩张的紧张一刻……

杜小帅却像是没事人似的，谁死谁活都跟他没关系，居然低着头各处走

动查看地上，嘴里一面喃喃自语的念道：“醒园后院中，月移中天时，梅下花弄影，拽……你娘咧！走就走嘛，还又摇又晃的卖什么风骚！”

他虽是故意耍宝，自言自语的，但最后两句话，却是在暗示铁老太君，要她们赶快走吧。

偏偏这群寡妇只当耳边风，根本没人听出他的弦外之音，也没人理会他，只顾全神贯注在唐云萍的身上。

就在铁老太君一步下移近，距离唐云萍不足一丈，正提杖要出手的一刹那。杜小帅总不成见死不救，突然身形一扭一晃，挡在了双方中间，大叫：“老太婆，快走！”

铁老太君已运足毕生功力，决心豁出去了，要唐云萍全力一拼。这一出手，只怕比当年力毙关外七个番僧更具威力。

但她心里仍然打着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，要收杜小帅做孙子，为铁氏门中继承香烟。

小伙子突然挡在双方中间，这一杖出手，他必首当其冲，毙击了可就玩完啦！

老婆子这一迟疑，未及出手，唐云萍那边可火了，怒问：“杜小帅！你是什么意思？！”

杜小帅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掌逼退铁老太君，回身向唐云萍大吼大叫：“你杀的人已经够多了，我不许你再杀任何一个人！”铁老太君被逼退两步，先是怒不可遏，以为小伙子在帮唐云萍。

把心一横，连传宗接代的事也忘了，决心一杖毙了杜小帅，再与八个媳妇联手跟唐云萍来个“大车拼”！

那知小伙子回身又向唐云萍乱叫，才知他的用意，原来是想掩护她们开溜。

这一来，铁老太君非但不走，反而向杜小帅怂恿：“杜小侠，今夜绝不能放过这‘女魔’，咱们合力为武林除害！”

唐云萍怒喝道：“老婆子找死！”身形突然一拔两丈，打算凌空飞越过杜小帅，发掌向铁老太君。

不料杜小帅也同时腾身拔起，凌空双掌齐发，与唐云萍发出的“阴阳夺魂掌”，两股阴寒火灼掌力撞个正着。

只听“乒”“乓”两声响，双方都被震得倒飞两丈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哇噻！双方的功力，竟然差不多呢！

唐云萍惊怒交加，霍地挺身跳起，气昏了头：“杜小帅！你竟帮她们来对付我？”杜小帅也跳了起来，垂着嘴角：“唐大姐，我……我只是阻止你再杀人啊！”

唐云萍冷哼道：“杀一个也杀，杀一百个，一千个也是杀。我杀的人已经够多，再多杀几个还不是那么回事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！”杜小帅痛苦道：“到此为止，你不能再杀了！”

唐云萍不屑道：“你凭什么管我杀不杀人？！”

杜小帅挺身上前，一副很神勇的样子：“如果你还想杀人，那就先杀我？”

唐云萍怔了怔，问道：“你这话可当真？”

杜小帅昂然道：“难道还当‘煮’不成！不过，你在动手之前，最好先衡量一下自己，杀不杀得了我。”

唐云萍狂笑不已：“哈哈，杜小帅，你实在狂得……可爱！”杜小帅咬

牙切齿：“可惜你却让我觉得失望，痛心，可恨！”唐云萍横了心，怒问道：“杜小帅，今夜的事你非插手不可吗？！”

杜小帅断然道：“非插手不可，而且插定了！”

唐云萍眼皮翻了两下，也以他刚才的同样语气：“很好！不过在你决定插手之前，最好也问一下自己，插不插得了手。现在，你仔细看着！”

杜小帅不知在她要搞啥飞机，睁大眼睛：“好！我看着！”只见唐云萍横跨两大步，突然一转，缓缓将左掌向前推出。这一掌丝毫看不出威力，好像打“太极拳”的出手架式，有气没力，软不溜溜的。

但在掌力缓缓接触地面时，突觉四周散发了一片阴寒之气，令数丈外的八个中年寡妇，都感到了寒气逼人。

站得较近的杜小帅和铁老太君，更是冷得牙齿直打架。这还不算稀奇，稀奇的是寒气过处，竟如同狂风扫落叶，把满地的破砖碎瓦，残柱断梁，烧焦的花木，以及灰烬中的乱七八糟的玩意，全部卷扫得清洁溜溜，比清洁工打扫的还干净。

顿时，地上铺的一块块五尺见方青石板，几乎全现露了出来。

就在这时，唐云萍右掌已推出。

只听轰然一声巨响，宛如晴天霹雳，火灼的掌力，挟雷霆万钧之势，震得一块块青石板四分五裂，连下面的土地都翻了起来。

哇噻！这石破天惊的掌力，还真不是盖的，有够吓人的！如果请她用这掌力犁田，那倒真可节省不少人力。

杜小帅和九个寡妇，惊得张大了嘴巴，但并不是完全被唐云萍的吓人掌力所慑，而是大家都看到了，从一块被震裂的青石块上，翻起的泥土中，赫然呈现着一只约三尺长五寸宽的白玉匣！难道匣中藏的就是“血旗令”？！

五十八

铁老太君一眼瞥见白玉匣，不假思索就疾扑过去。

但唐云萍反应更快，她哪容铁老太君夺到手，娇叱声中，已双掌齐发，已“阴阳夺魂掌”轰向了老婆子。

杜小帅叫了声：“老太婆……”

已来不及抢救，设法子了，全力一掌攻向了唐云萍。

她只顾攻击铁老太君，根本不防杜小帅会出掌攻来，更料不到这跟她有过“亲密关系”的小兄弟，竟会突然出此重手，以致被攻了个措手不及。

只听她一声惊呼：“啊……”已被小伙子的掌力，震得口喷鲜血，斜斜地飘跌出两丈开外，倒在了地上。

八个中年寡妇哪能错过报仇良机立刻一拥而上。

八支剑齐向受伤倒地的唐云萍刺下。

杜小帅狂喝声中，断魂剑已出鞘，身形疾掠而至。

寒光过处。

“叮叮当当”一阵金铁交鸣，八个寡妇手中的利剑，便齐齐被削断，吓得她们八人魂飞天外。

小伙子厉声喝道：“还不快滚！难道非逼我杀人？”八人寡妇大概没穿“纸尿裤”，吓得屁滚尿流，裤裆湿了大片。

她们哪敢再留下，掉头就四散逃开，随人顾性命！

唐云萍虽身受重伤，倒地不起，却不忘大叫：“快！‘血旗令’……”

杜小帅转头一看，铁老太君已抓起白玉匣，连八个寡妇的死活都不顾了，若获至宝地疾掠而去。

如果要追，小伙子绝对有把握可以追上，但他担心唐云萍的伤势，竟不去追铁老太君，急忙来到唐云萍身边，蹲下：“唐大姐，我决不是有意要伤你，实在是一心要阻止你再杀人，一时失手……”唐云萍截口尖叫：“不要管我，快去追回‘血旗令’！”杜小帅猛摇着头：“不！‘血旗令’对我一点也不重要，唐大姐，让我看看你的伤势……”

唐云萍凄楚问道：“如今，我是我样人如麻的‘女魔’你还想救我？”

杜小帅苦脸一张：“唐大姐，你请相信我，我一直在找你，就是为了帮助你，治好你啊！”

唐云萍苦笑道：“太迟了，你已救不了我！”

杜小帅急道：“不！无论你受了多重的内伤，用我的血一定可以救得了！”

唐云萍深深叹了口气：“小帅，纵然你能医得好我的伤，能救得了我的‘病’吗？”

杜小帅信心一百：“救得了！救得了！一定救得了！上回不是……”

唐云萍截口：“上回我的‘阴阳合功’，只练到八层，现在你知道我练到了几层吗？”

杜小帅睁大眼睛：“这有分别？”

唐云萍干瘪沮然道：“分别太大了，如今我已练到十三层最高境界，超越了‘阴阳教’过去所有的教主之上。

也就是说，层次越高，中毒越深，已经到了不可自拔，万劫不覆的地步！即使以‘阴阳合功’，吸尽你的真元和精气，再吸干你的血……”

杜小帅不怕死地勇敢道：“只要能救得了唐大姐，吸尽我的真元和精气，

甚至吸干我的血，都没关系！”

唐云萍惊道：“你不要命了？”杜小帅一脸真诚：“为了唐大姐，我可以连命都不要！”

唐云萍深深叹了口气，欣慰道：“有你这两句话，我已经死而无憾了。”

杜小帅激动得很：“不！你不能死，救人如救火，不能拖的，咱们这就开始吧！”

唐云萍笑得开心：“小帅，你是当真的？”

杜小帅反问道：“我几时在唐大姐面前‘假仙’过？”唐云萍一阵激动，使伤痛加剧，但她强自忍住了：“小帅，谢谢你对大姐这番心意，但我杀孽太重，如今已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

就算你能救得了我，天下武林的人能放过我吗？”杜小帅早就替她想好了：“你可以远走高飞，找一处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隐居起来，那就没有人能找到你了。”

唐云萍凄然苦笑：“那诗儿靠谁救她呢？”

杜小帅几乎忘了唐诗诗的事，不禁有点瘥样：“这……宋一刀的妹妹已经在咱们手里，到时他必须把诗诗带去交换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。”

唐云萍勉强忍住加剧的伤痛，不愿被杜小帅看出她的伤势严重，装出笑容问道：“小帅，说真的，你喜欢不喜欢诗儿？”杜小帅想不到她会突然问这个，有点傻住：“大姐，咱们先救你要紧，其他的事以后再说嘛！”

唐云萍却固执得很：“不！你一定要现在告诉我！”杜小帅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，伤了半天脑筋，才道：“只要是女人我都喜欢，不，我是说当然喜欢，连我娘也很喜欢她……噢，对了，大姐还不知道，我娘已经收诗诗作女弟子呢！”不料唐云萍微微点头道：“我已经知道，这是诗儿的造化，但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我只关心她的幸福。小帅，告诉大姐真话，你们相处这一段时日，关系到了怎样的程度？”

杜小帅笑得很窘：“大姐说的是什么关系？”唐云萍对他毫无顾忌，有够干脆：“男女关系，就象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一样。”

杜小帅猛摇头：“没有，绝对没有！”

唐云萍似乎并不太相信，追问道：“真的从来没有碰过她，连吻都没吻过？”

杜小帅窘笑道：“这……说到吻……倒是有过……”唐云萍毫不放松，又问道：“只是吻而已？”

杜小帅窘红着脸，幸好脸上抹了锅底烟灰，一点也看不出。但他嘴皮牵动了两下。却说不出话来。

唐云萍道：“年轻男女在一起，绝不会吻吻就算了，说实话！”杜小帅只好承认：“我……我看过她的光身体，不过她也没吃亏，我也被她看光光了呀……”

唐云萍哼声道：“你还说没碰她，鬼才相信！”

杜小帅瘥急道：“真的没有啊！大姐，我可以发誓，绝对没有碰过她！”

唐云萍惊异道：“怎么可能呢？你又不是柳下惠，更不是‘同性恋’！”

杜小帅为了表示清白，只好照实说了：“不瞒大姐说，第一次是她自己脱衣服要我看的，刚好我娘的病发作，我就赶到帐篷里去了。

后来，在漆桥镇的客栈房间里，被她出其不意地，用我娘教的独门点穴法把我制住，剥光了我全身的衣服，她自己也脱得清洁溜溜……”

唐云萍不等他说完精彩的部分，就打断他的话：“那你当时是不是觉得诗儿太随便，看不起她的大胆作风，所以不愿碰她？”

杜小帅哪敢说是：“不不不，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……”

唐云萍又问：“那你知不知道，她为什么这样做？”

杜小帅不能装傻，把头一点：“第一次是她问我，为什么跟大姐那么亲近，而不愿跟她……所以，她要证明自己，是不是她不能让我动心。”

唐云萍沉默了一会，才又开口：“在客栈那次呢？”

杜小帅笑得甚苦：“当时她制住我，是不让我去送死，准备穿上我的衣服，冒充我去赴宋一刀的约。大概她已抱定赴死的决心，认为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想让我留下一些回忆，所以……唉！谁知道那夜她就落在了‘一统帮’的手中！”

唐云萍的伤似乎加剧了，只见她咬紧牙关，强忍了一下，才能说出：“小帅，难道你还看不出，诗儿为什么拿自己跟她娘比？为什么决心赴死前，不惜把清白的身子献给你？你是真的这样‘驴’，还是装糊涂？”

杜小帅因窘癩笑，无言以对。

唐云萍憋声道：“你不爱她，我不怪你，因为你命犯桃花，接触过的姑娘太多，比诗儿更美，更……”

杜小帅忙把话岔开：“大姐，别讲这些了，什么事都比不上救治你的伤重要，有话以后再说吧！”

唐云萍也不拂逆他：“好，不过，万一我有什么不测，你能答应替我照顾诗儿吗？”

杜小帅迟疑一下：“这……我答应大姐就是，但你不会有什么万一万二的，又不是打麻将，还听边‘三万’呐。”

他说两句俏皮话，原想博唐云萍一笑。

但唐云萍已经笑不出来，嗔嗔气道：“那我就放心了……”

杜小帅截口急道：“好啦，大姐，咱们快开始吧……”

唐云萍突然紧张道：“有人来了！”说着向杜小帅背后一指。

杜小帅反射性的回头一看，啥也没有看见。

不料再回头时，只见唐云萍正双手紧握他丢在一旁的剑刃，而剑身已有一半刺进她的胸膛右侧，正好刺在心脏部分。

小伙子真快吓死了：“大姐！你……”

唐云萍脸上毫无痛苦的表情，平静而衰弱地说：“小帅，你真正救了我，使我得到解脱……”

杜小帅不敢贸然替她把剑拔出，他知道剑一拔出真元立泄，当场就翘辫子，只能痛声嘶喊：“大姐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救你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唐云萍强自振作：“小帅，你大概不知道，‘阴阳合功’练到十三层最高境界，不但能永保青春，而且等于成了金风不坏之身。不畏刀剑，百毒不侵，更不怕水火，可说想死都死不了。

但必须不断吸取男子的真元和精气，就象吸毒上了瘾一样，毒瘾会越来越大。一但不吸，受不了就痛苦万分，让人感觉生不如死！”

杜小帅激动道：“大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杀人。只要有决心，就可以克制自己，象几个月前……”

唐云萍叹道：“那时我才练到第八层，为了决心克制自己，已是奄奄一息。如果不是你及时赶去我哪还有命在。唉！当时死了多好……”

杜小帅泪光闪动：“大姐，这回我不是又赶来了吗？你干嘛非死不可啊？”

唐云萍笑得好苦：“如今我已练到了十三层，就算你愿意为我牺牲，让我吸尽你的真元和精气，再吸尽你的血，也只能治标，治不了本，如同毒瘾大的人，痛痛快快过足一次瘾，顿觉精神百倍。但下次犯瘾时，毒瘾更大，到时候那里去找你这样的人让我‘过瘾’呢？”

杜小帅没话可说了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：“大姐，你不是说，已经练成了金风不坏之身，不畏刀剑……”

唐云萍道：“没错，所以近几个月来，我不想杀人，却情不自禁，身不由己。想死却死不了，使我越来越痛苦，甚至想找个能杀了我的人都找不到！”

她喘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练任何武功，却有一个破功的‘罩门’。而‘阴阳合功’却不同，它有两处‘罩门’，一在头顶‘百会穴’，一在肛门前的‘会阴穴’。

一旦练到十三层，全身诸穴都有阴、阳两股元气相护，阻止任何外力破功。刚才你的两股掌力向我攻来，使我突然灵机一动，把你的掌力吸入，配合我自己全身的功力，上冲‘百会’，下冲‘会阴’，终于自行冲破了两处‘罩门’，散去全身功力。”

杜小帅泪流满面：“那不等于我杀了你？”

唐云萍摸摸他的头，甚为爱怜地道：“不！你是救了我，使我终于散去了邪功。但是，你虽救了我，别人却不会放过我。如今我功力一旦尽失，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置我于死地，想到这一点，与其终有这一天死在别人刀剑之下，不如自我了断，至少可以死在你面前！”

杜小帅大哭出声：“大姐，你干嘛要这样做嘛，既然邪功已尽，我可以负责保护你的……”

唐云萍的全身突然一阵抽搐，急道：“不要说了，小帅，快……快……”

杜小帅惊问道：“大姐，你要我做什么？”

唐云萍弱声断断续续地道：“快！快抱紧我……吻我……”杜小帅不用她说第二遍，毫不犹豫地双手抱紧了，低下头去，吻上她不住哆嗦的嘴唇。

四唇相交，仿佛是一个永恒的长吻……

唐云萍已失去了往常的热情，妙舌不再卷动翻腾，散发那种足以令钢铁般男子也会被熔化的媚力。

杜小帅却形同疯狂地，展开他的‘舌功’，仿佛要回报她以前对他所付出的热情，又象是要以热，温暖她逐渐变冷的身体。

吻！吻！吻……

直到怀里的唐云萍双手垂落，全身余温已攻尽，杜小帅才猛然惊觉，放开她冷冰冰的嘴唇，撑起身一看，他的‘唐大姐’已香消玉殒。

唐云萍安详地闭上了眼睛，脸上露出欣慰和满足的笑意，如同甜睡中的娇美少女。

自从杜小帅决心夜探‘醒园’，独自离开旧宅后，留下的老少几人，就好像把心提在手掌心上，坐立难安。

他们倒不是担心杜小帅，而是怕‘一统帮’的人突然闯来，尤其是怕来

的正是宋一刀！

当然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宋妙妙，她是一点也不怕，在床边跟一见如故的红红又说又笑。

最不安的是范桃花，如今老叫化功力已失，红红的体力尚未完全复元，万一真有情况发生，那就得看她的了。

哇噻！平时只是‘烧卡小’（小角色）的叫化婆，今夜可挑起大梁来啦！

可惜她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很拉风，反感到瘁得很，不时走出房外张望，又回进房间向李黑暗使眼色，示意他随时在宋妙妙左右，不能离开太远，必要时非得用这姑娘做挡箭牌不可的。

如果宋一刀突然闯来，见到宋妙妙受制，加上不知老叫化功力已散，自然顾忌很大，绝不能轻举妄动。

时间在紧张中溜过，不知不觉，又将近四更，仍不见杜小帅的人影儿。

大家正等得焦灼不安，尤其是范桃花，更象是热锅上的蚂蚁，不停地走出去走进来，突然有了动静。

那时快速脚步声，已从院中直奔大厅。

来人不太可能是敌人，敌方派来的必然是高手，行动经不会出这么大声。

如果是宋一刀，除非是存心突袭，否则一到院中就会大叫：“杜小帅，我来赴约啦！”

那知一定是杜小帅回来了。

范桃花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但不敢大意，急向老叫化一使眼色，才提剑冲出房去。

刚出拱门，就见杜小帅双手托抱着唐云萍的尸体，已经进了大厅。

范桃花如释负重地弄笑着，迎上前：“阿弥陀佛，杜公子总算平安回来啦！”

那知定神一看，不由地惊问：“啊！唐教主怎么了？”这回她可叫对了……可真不容易……杜小帅双手托抱的不是唐诗诗那“冒牌货”，而是货真价实，如假包换的唐云萍！只见杜小帅面无表情地，冷声说道：“这就是你最崇拜的唐教主，可惜她已经死了！”

李黑也闻声赶了出来，后面跟着由宋妙妙扶住的红红，三人均惊愕地一怔。

老叫化没听清楚前一句，刚好只听到后一句，睁大了双眼！“唐姑娘遭了毒手？”

杜小帅脸上仍然毫无表情：“她不是唐姑娘，她是唐教主！”李黑急忙上前一看，他曾见过唐云萍，简直无法相信，这么年轻貌美的少女会是近数月来连杀了一两百人的“女魔”。

而且，她已经死了。

死在杜小帅的臂弯中，难道是他杀的？

李黑不知该怎么问，范桃花却恨声问道：“杜公子，是谁杀了唐教主？”

杜小帅仍然双手托抱着唐云萍的尸体，似乎舍不得把她放下，痛声道：“是我杀了她！”

此言一出，大伙儿全呆住了眼，谁也说不出话啦！

杜小帅似乎不愿意说任何一句话，他双手托抱着唐云萍的尸体，默默向拱门里走去。

其他的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只好跟在他的后面后面。

进了房，杜小帅走向红红刚才睡的床前，回过头问道：“红红，你不睡了吧？”

红红已明白他的意思，忙道：“我不睡了。”

杜小帅这才把尸体放在床上，替她盖好被，如同熟睡中的少女一样。

老少几人看在眼里，都觉得怪怪的，但没有人敢抢第一发问。

床边有张椅子，是宋妙妙搬进过来，坐下跟红红聊天的。杜小帅坐了下来，就这样一言不发，傻傻地凝视着床上的尸体。

李黑实在憋不住了，上前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是想痛哭一场，还是狂饮一番？哭，老叫化是没兴直到，你就痛痛快快地一个人去哭。

喝酒嘛，老叫化可以奉陪！”

杜小帅不加思索道：“拿酒来！”

李黑功力已失，力不从心，只好带着范桃花去，合力抬来个装了五十斤的大酒坛来。

范桃花知道他们喝酒从不用酒杯，那太逊了，又出房去取来几只海碗，准备大家陪杜小帅大醉一场。

不料杜小帅却下起逐客令：“我只想跟李长老对斟，天都快亮了，三位姑娘请到别的房间去休息吧！”

范桃花、红红和宋妙妙，三人互瞄一眼，只好退出了房去。

杜小帅动手启开坛口泥封，用海碗舀出酒来，老少二人就一碗接一碗地，默默猛灌起来了。

一阵狂饮，哪用多久，坛里的酒已去了一大半。

杜小帅突然放下了碗：“老哥哥，我不想喝了，我……我想哭！”

李黑捉笑道：“这我就没有法子了，恕不奉陪，你哭你的，我喝我的好啦！”杜小帅又改变了主意：“一个人哭没意思，我不想哭了！”李黑斜瞄着他：“那你想干嘛呀？”

杜小帅瘪哭骂道：“你娘咧！老哥哥，我抱回来的是个死了的人啐，而且又是唐教主！难道你连问都不问，她是怎么死的？”李黑耸了耸肩：“范桃花刚才问过了，你也回答啦！是你杀了她的嘛。”

杜小帅更生气了：“你就不问我，为什么杀她？”

李黑眨了眨眼：“好吧，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杀了唐教主？”杜小帅突然抓狂地大叫：“我没有杀她啊！”

李黑一伸手，摸摸他额头。

杜小帅愤然把老叫化的手甩开，没好起地问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李黑正经八百道：“看看你有没有发烧呀！怎么说话已经乱七八糟，黑白讲啦！”

杜小帅也觉得自己有些语无伦次，瘪苦的干笑两声，定了定神，终于把今夜前往‘醒园’的全部经过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

李黑听毕，摇摇头道：“小兄弟，你不必自责，唐教主根本不是你杀死的。”

杜小帅痛声道：“可是，如果不是我以双掌全力攻去，她的功力就不会散尽，也就不可能夺剑自行了断啊！”

李黑又摇摇头，非常的不以为然：“你难道情愿她生不如死，终日活在痛苦之中？而她多活一天，也就多受一天痛苦哪！况且还有不知多少无辜的人，将丧命在她的手下？”

杜小帅喃喃道：“今夜要不是我去‘醒园’，至少她还活着……”李黑白眼：“你难道不知道，她多活一天，别人要为她付出多大代价？”

杜小帅愤声道：“老哥哥，你也认为她该死？”

李黑坦然道：“如果我的功力未失，被我撞上了，我是会干掉她的，虽然不一定能杀得了她。

而她能够这样自行解脱，应该是最正确的选择，也是最幸运的死法了。”

杜小帅没话说了，又拿起碗来舀酒猛灌。

李黑突然起身道：“酒只剩下这些，你一个人留着慢慢喝，老叫化要去找地方睡觉啦！喝完酒，最好能够痛痛快快地哭一场，把情绪发泄出来，心里就会舒坦些，想喝，明天咱们再喝。”

说完，他就径自走出房去。

杜小帅突然将手上的海碗，猛向地上摔下，砸了个粉碎，随即扑向床上唐云萍的尸体，抚尸痛泣起来。

天一亮，杜小帅连眼睛都没合一下，就去大街上，选购了一具最好的楠木棺材，为唐云萍盛殓。

并且把一直带在身边的‘辟水珠’放入棺中，停柩在大厅，把它布置成灵堂。

他毫无顾忌，甚至不用李黑的劝阻，坚持在灵牌上刻了“桃花教教主唐云萍灵位”。哇噻！小伙子为了唐云萍表示对他的最好一片心意，竟甘冒天下人之大忌不惜犯众怒，可见他对死去的这位“唐大姐”情意之深，实在不是盖的。

中午，李黑就近去了趟吴江县城，向设在城内的丐帮分舵，打听各大门派赶往华山驰援的消息。

结果令老叫化大为吃惊，据丐帮吴江分舵日前刚得到的消息，五岳中的华山派已遭灭门。

不但使赶回来的邵安及多名华山派弟子再中伏，被埋设的炸药悉数炸毙，连青城派掌门玄真子，和他的一批弟子也遭了大殃，垫背去了。

甚至丐帮弟子也有伤亡，寒帮主及时逃出，背上也被烧得不轻，还好死不了。

除了华山派，北岳衡山及东岳泰山，不到数日之内，也相继被“一统帮”挑了。

所幸这两派的人马要赶回时，又有华山派的前车之鉴，未再中伏，使“一统帮”枉费心机，埋设的炸药没再“发作”一爆炸！中岳嵩山是少林重地，人多势重，寺中高手云集，法禅大师又已率人回寺中坐镇，使“一统帮”不敢乱来。

衡山派则位居南岳，路途较远，总算逃过一劫。

由于“一统帮”留的字条，扬言要歼五岳，再灭九门。使得各大门派的人马，急急各自赶回，表成了鸟兽散。

把当初各门各派共襄盛举，联手围剿“一统帮”，为武林除大害的宏旨，只好暂时搁下了。

李黑得到这惊人的消息，以丐帮九袋长老的身分，命江舵主带了十几名弟子，随他匆匆赶回苏州城，必要时人手多些好办事。当他们一行回到旧宅时，不料新婚燕乐的西门飞凤，竟率手下的“七煞女”追踪“逃夫”而至，找到了旧宅来。

哇噻！这一来，旧宅可热闹啦！

西门飞凤一见李黑，劈头就问：“你溜到哪里去了，疯狂到现在才回来。”一副管家婆的模样。

啊哈！一辈子无拘无束，放荡不羁的老叫化，如今可有人管啦！

李黑虽觉当众被训很糗，但心理又感到甜蜜蜜的，理直气壮道：“我是去办正经事哪，你瞧，江舵主他们不是跟我一起来了吗？”江舵主忙上前行个人礼：“属下江福，拜见李老夫人！”西门飞凤只好敛衽答礼：“不敢当，江舵主请起。”

江福谢了一声，刚站起又被李黑拖开：“来来来，见过我的杜老弟……”

不料定神一看，杜小帅坐在灵枢旁，不知想什么想出了神，连眼睛都不眨动一下。

李黑走上前，伸手在他面前晃了几晃。

忽听杜小帅憋声道：“我没瞎，看得见！”

李黑弄笑道：“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你变成了‘植物人’呢？”如果是往常，杜小帅非顶回他几句不可，但这时只是懒懒地揉揉鼻子道：“嘿嘿，我猜他们又折回苏州来了！”

李黑忙问道：“谁是‘他们’？”

杜小帅这可逮住了机会，斥笑道：“你娘咧，真‘逊’，除了‘一统帮’还会是谁？”

李黑斜睨着他：“小兄弟你凭什么猜他们又折回苏州来了？”杜小帅手一指：“根据老嫂子带来的最新消息！”

李黑忙走向西门飞凤面前，问道：“什么消息？”

西门飞凤郑重其事道：“‘一统帮’已灭了华山派，扬言将先歼五岳，再灭九门，如今……”

不等她说完，李黑已怪叫：“他奶奶的！害我老人家辛辛苦苦跑到吴江县城去，得到的竟是最旧消息！”

西门飞凤糗他：“这消息早已震惊了整个江湖，连苏州城到处都可听到，你居然特地跑到吴江县城去打听。

杜小侠骂你的一点也没错，你真‘逊’啊！”

杜小帅嗤嗤讪笑：“连老嫂子都说你‘逊’，你不承认都不行啦！”

李黑只好一脸糗想：“唉！唉！逊就逊吧，反正也少不了一块肉……”

杜小帅起身走近，向他附耳轻声道：“老哥哥，昨夜才出土的‘血旗令’，可能落在宋一刀手中！”

李黑眉头一皱：“哦？你不是告诉我……”

杜小帅“嘘”地一声，阻止他说下去，招他拖过一旁：“小声点，宋姑娘她们在里面，别让她听见了。这也是老嫂子带来的最新消息，铁老太君的尸体，今晨被人在太湖南方的南浔发现，胸前一刀毙命，除了宋一刀，谁能有这么厉害的刀法？关于‘血旗令’的事，我在老嫂子面前可没提到一个字，你千万别说溜了嘴啊！”

李黑微微点了下头，若有所得：“所以你猜‘一统帮’又折回苏州来了？”

杜小帅一副老谋深算的表情，跟真的一样：“宋一刀是‘一统帮’的头号杀手，既然扬言要先歼五岳，再灭九门，绝对少不了他。宋一刀有重要任务在身上，怎么可能把一个人质唐姑娘带在身边？所以，如果不出我所料，唐姑娘即使不在苏州城里，也一定是被藏在城外附近什么地方。”

李黑又点点头：“有道理！”

杜小帅继续道：“由一统帮主把宋妙妙骗去，藏在‘香妃院’不让宋一刀知道，必要时当作手里的王牌，以便逼他卖命这一点看来。一统帮主对这个义子，大概总有什么可疑或不信任的地方，否则何必留这一手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李黑笑道：“你说对就对，何必问我，那你岂不是‘肉呆’了！”

杖小帅愈说愈带劲了，弹了弹耳朵：“同样的，宋一刀手足情深，一心要见到分别几年的妹妹，不惜私下跟我打交道，定了交换之约，这事他也瞒着一统帮主。虽然半月之约只剩下几天了，但有重要任务在身，他绝不敢独自溜回苏州来。

况且，一统帮主诡计多端，他既然能用疑兵之计，把各路人马诱到苏州来，实际上却带了人去华山。那他为什么不可能故意扬言，要先歼五岳，再灭九门派，使人人自危，纷纷赶回自己的门派，他却带着人马悄悄溜回苏州来呢？”

李黑想了半天：“唔……他们已经用武力吃了瘪，只好回头再动‘血旗令’的念头！”

杜小帅又反耳朵一弹：“不错，宋一刀一定是找个藉口，先行潜回苏州，结果在南浔附近，遇上了‘血旗令’得手，急急赶回广德铁家庄的铁老太君。”

李黑想了想，竟得有点奇怪：“但宋一刀不可能知道，白玉匣中装的是‘血旗令’呀！”

杖小帅瞄眼道：“事先当然不可能知道，但杀死了老太婆，夺取到了白玉匣，打开一看，还不知是什么东西啦！而且，能够使老太婆毙命的除了宋一刀还有谁？”

李黑又点点头：“说的也是……”

杜小帅习惯地刚要伸出手，那边西门飞凤已经不耐烦地道：“喂！你们这一老一小，鬼的色崇崇的，在说什么悄悄话哪？”李黑忙应道：“来啦！来啦！……”

杜小帅咬着嘴唇：“老哥哥，‘血旗令’出土的事，千万不可露出口风啊！”

忽听厅外院中一阵骚动，使他们都呆了一下。

杜小帅一个剑步，射出了厅外。

只见江福带来的十几名丐帮弟子，正在院中围着一个黑布包袱，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。

杜小帅忙上前问道：“这包袱是从那里来的？”

一名丐帮弟子答道：“刚从院墙外抛进来的，不知里面是啥玩意……”

杜小帅猛然想到华山派中伏的惨剧，憋急道：“大家快退开，可能是炸药！”

十几名丐帮弟子一听，吓得急忙分向四下退开。

杜小帅也不敢走近，站在两丈外，打量着地上的黑布包袱，见它的大小和形状，好象包了个大西瓜。

可是不对呀！真要是西瓜，从院墙外势进来，在地上这么一摔，那不摔个稀烂！

如果真是炸药……

忽听到厅外的李黑，站在台阶上纵声大笑道：“啥！咱们这里怎么这样

多的‘驴’，我看可以组织一个‘驴帮’啦！”杜小帅回过头问道：“老哥哥，你认为包袱里不可能是炸药？”李黑笑骂道：“有够呆的，如果是炸药，这一摔不早就爆炸了！”杜小帅眨了眨大眼睛：“说的也是……”既然不可能是炸药，小伙子就没啥好怕的了。”

他弹耳朵：“你娘咧！我倒要看看，里面包的是啥玩意。”说着走上前去看。

李黑提醒他：“小兄弟，要小心些……”

杜小帅一摇三摆地走近包袱前，用脚轻轻一踢，包袱使滚动了几下，真象是西瓜或皮球。

既然没有发生爆炸，已可确定不是炸药。

但小伙子还不敢掉以轻心，先蹲下来，再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袱。

这时，不但西门飞凤和“七煞女”出了厅外，连范桃化、红红和宋妙妙也闻声赶了出来。

大家都有点紧张，暂时停止呼呼地看着杜小帅打开包袱。

他奶奶的！里面不知包的是什么宝贝，竟然用黑布一层又一层的，包裹了七八层。

最后一层还没打开，杜小帅以它的大小和形状判断，似已看出里面是什么了。

他忽然停下手，回过头一搓鼻子：“老哥哥，咱们来大个赌！”李黑站在台阶上，距离远又被小伙子的身体挡住视线，根本着不清楚，笑问道：“好哇！怎么赌？”

杜小帅道：“如果打开最后这一层之前，我能猜对里面包的是什么，你输我一百两银子。”

李黑道：“猜错了呢？”

杜小帅充满信心道：“绝对错不了，错了我输你一千两！”李黑觉得赚到了：“好，咱们赌了，你猜吧！”

杜小帅不加思索：“我猜里面是颗人头！”此言一出，可真是语惊四座……四站！

李黑急道：“快打开来看……”

杜小帅不慌不忙，慢条斯理地打开最后一层……

众人凝神屏息……

打开一看果然不出所料，真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！

怎么头上光秃秃的，是个和尚？

不对呀，分明是个女人，而且剃光了眉毛呢！

杜小帅一眼认了出来，怪叫不已：“哇噻！是金玉姬那娘们啊！”

李黑冲下台阶，赶来一看，果然是金玉姬！

五十九

谁杀了金玉姬？

她的光脑袋，怎么会被割下送到这里来？

房间里只有杜小帅、李黑和西门飞凤三人，他们研判的结果，似有两种可能：一是金玉姬救出了宋妙妙，决心远走高飞，逃之夭夭。

连夜携带细软逃出山庄，却被‘一统帮’潜伏在城内的人发觉，甚至是被“香妃院”的保镖追杀。

另一个可能，则是宋一刀已得到消息，知道宋妙妙是藏在‘香妃院’，赶来苏州的途中，撞上了金玉姬。逼问出实情后，一怒之下杀了她，再割下她的脑袋瓜送来。

讨论了半天，凭老叫化的江湖经验和阅历，他认为第二个情况的可能性较大。

他分析道：“如果是‘香妃院’那些保镖干的，他们必是见财起意，目的只是杀了那娘们，夺取她携带的金银珠宝。又何必割下人头，冒险送来，早就分了赃，各走各的啦！”

杜小帅摇晃着脑袋：“有道理！”

李黑一听他夸奖，更得意洋洋道：“当然有道理！我老叫化可不是老盖仙，随便信口胡说，乱盖一通的。”

西门飞凤瞪他一眼：“得了！别说你胖，就喘了起来。

你倒看，根据那一点，认定宋一刀干的？”

李黑又分析道：“很简单，他把那娘们的人头割下送来，表示他全知道了，更晓得宋妙妙在你老弟手里，那夜才从‘香妃院’把她救出，送这颗脑袋来不但是示威，还通知咱们准备换人，他随时会到！”

西门飞凤撇撇嘴道：“来就来，反正宋妙妙在咱们手上，他要不交出唐姑娘，就别想把人带走！”

忽见杜小帅伸手一拍桌面，兴奋道：“哇噻！这下有好戏看了！”

李黑童心未泯，忙问：“是‘布袋帮’，还是‘歌仔戏’？”

杜小帅嘲谚捉弄：“你娘咧！‘穿帮秀’要不要看？”

老叫化刚应了声：“要……”发现西门飞凤正在瞪着一对美目，忙氲下面的话咽了回去。

杜小帅只当没看见，接着说道：“我说的好戏，是指一统帮主和宋一刀这对养父养子，本来他们就各仆鬼胎，现在宋一刀知道妹妹早就被一统帮主派人骗去，藏在‘香妃院’，却一直瞒着他，这一来不要窝里反了吗？”

李黑连连点头：“对对对，这点我倒没想到……”

杜小帅神秘兮兮地一笑，糗他道：“老哥哥一心一意只想着一试‘宝刀未老’、大展‘老炮王’雄风，那会想到这些嘛！”

李黑瞥了直笑的西门飞凤一眼，情急叫道：“哎哎哎，小兄弟，你可把话说清楚些，你这‘炮王之王’是公认的，把人家红红姑娘搞得……我可是清清白白，‘老炮王’是你乱叫的，可别破坏我的形象，害我羊肉没吃惹身膻啊！”

西门飞凤白了他一眼：“你还有形象可破坏？”

真衰啊！老叫化当了一辈子‘单身贵族’，结果临老交上了桃花运，以致‘晚节不保’，娶了这第八嫁的‘黄花闺女’，变成‘怕老婆俱乐部’会

友，害他在娇（骄）妻面前老抬不起头。

他表面上忙陪着笑，心里却哼声道：“你‘恰’不了多久啦！等我喝了药酒，搞得你死去活来，向我讨饶时，你就知道‘老炮王’的厉害了！”

杜小帅邪媚道：“老哥哥，你是不是……”

西门飞凤心知这老少二人搅和在一起，说话百无禁忌，愈说愈露骨，她虽已由“七嫁夫人”荣升到第八嫁了，毕竟总是妇道人家。

忙把话贫开道：“杜小侠，别跟你哥哥乱盖了，咱们还是谈谈正经事吧！如果宋一刀突然闯来，你是不是真打算交出宋姑娘，跟他交换唐姑娘呢？”

“那当然喽！”

西门飞凤道：“可是，你跟用宋一刀约时，唐姑娘本不在他手里。

如果没有唐姑娘，你打算怎么样？”

杜小帅揉揉鼻子：“船到桥头自然直呀！到时候只有见机行事了，说不定是把那小子制住，逼他交出唐姑娘吧！”

西门飞凤眉头一皱：“问题就在这儿，宋一刀当时跟你约定，可能是为了他妹妹宋姑娘，是把交换人质看得很认真的。可是现在发现你是骗他，一定很不甘心，说不定送来那颗人头，就是给你一个警告，到时候他也要玩点花样，向你报复！”

杜小帅耸耸肩：“谁怕谁呀！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他有什么招术，尽管使出来，我绝对照单全收！”

李黑也学杜小帅，揉揉鼻子道：“还有一个问题，宋姑娘糊里糊涂，根本不知道宋一刀是‘一统帮’的头号杀手，呆呆地直说她哥哥是好人。到时候如果非用武力解决不可，他是一心一意要杀你，你能下得了手杀他吗？”

杜小帅瘪苦笑意：“我什么下不了手？老哥哥，你昨夜不是说过吗？如果你的武功未失，唐教主一旦被你撞上，你照样会杀她！那宋一刀为虎作帐，他杀掉的人可不会比唐教主少，我为什么不杀他？”

李黑叹口气：“这该怎么说呢？虽然我不知道，你老弟对宋姑娘怎样，但我看出她对你很来电呢！”

杜小帅吐了吐舌头：“她对我很来电？少跟我开玩笑啦！当初咱们是怎样结识的，你最清楚了，我跟她之间根本没什么嘛！”

李黑道：“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瓜葛，这我那里知道，不过昨夜我看见她一直缠着红红猛搭，话题老绕着你和红红打转，想套出红红的口风，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。小老弟，就算再‘驴’的人也会看出，她为什么对你和红红的事这么关心吧！”

杜小帅自我解嘲：“也许我就是那只‘驴’吧！”

李黑叹口气：“唉！这真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啊！不过这样也好，那你不必要有所顾忌，可以放手跟宋一刀大干一场啦！”

杜小帅笑得甚自负：“安啦！老哥哥，我跟宋一刀照面不止一次了，他有多少斤两我很清楚，除非他有出奇制胜的绝招，否则就占不到便宜，不信咱们来打赌。噢，对了，提起打赌，我倒想起来，你输给我的一千两银子还没有付呢！”

李黑惹笑道：“先欠着，回头一起算好了，这回我打赌你一定胜过宋一刀！”

杜小帅斥笑：“你娘咧！老哥哥，你给我来这套，除非我故意败给宋一刀，那你就赢定了。”

李黑一脸贼样：“打赌要公平，上回由你猜包袱里是什么，这次自然该由我猜你们谁胜谁岁呀！”

杜小帅争辩：“不行，我要赌自己胜，才会全力以赴。如果为了打赌的彩头，故意败给宋一刀，搞不好还得把命赔上。可是，玩真的嘛，拼了命却让你捡便宜，那头这种赌法，不行不行……”

李黑得意道：“不干也不行，这个赌咱们打定了！”

这时天色已渐暗，西门飞凤去点了灯，拿来放在桌上，老少二人还在争个没完没了。西门飞凤不禁笑着摇头：“真没过你们这种人，老的不象老，小的不象小！”

杜小帅瘪样：“老嫂子，你来评评理，说句公道话，打赌哪有这样打法的！”

李黑讪笑道：“怎么没有，咱们现在就是这样赌法！”两人正争得面红耳赤，忽听房门轻敲两下，传进范桃花的声音：“李长老，长老夫人，杜公子，开饭啦！请三位用饭！”

杜小帅整天滴水未进，一听开饭了，肚子马上发生‘咕噜咕噜’的声音，好象提出了抗议。

他立即起身，走到房门口，突然回身笑道：“老哥哥和老嫂子就在房里吃饭，小别胜新婚嘛，这样比较有情调，我请范大姐帮你们送进来。”

西门飞凤窘红着脸，急道：“免啦……”

杜小帅嗤嗤笑着，就往外闯。

不料范桃花尚站在门外未走。

冷不防被开门而出的小伙子一撞，撞得她跌了个元宝翻身。

范桃花痛得直叫：“唉哟！唉哟……”

杜小帅忙上前扶她，发现她身旁放着一封信，以为是被他撞掉的，随手拾起一看，信封上写着‘杜小帅亲启’五字，字迹可不大高明，歪歪扭扭，实在有够难看的。

他不禁诧异地问道：“范大姐，这封信是谁交结你的？”范桃花刚坐起来，茫然道：“什么信？”

杜小帅更觉得惊诧：“这封信不是你拿来，被我撞掉的？”范桃花看看地上的信封：“我没拿信来呀！”

杜小帅一听，必知必是范桃花来到之前，信早就放在房门口的。

他立即撕开信封，抽出信笺一看，只有歪歪扭扭的两行字：“今夜三更，穹窿山边，飘花宫旧址见，知名不具。”

李黑和西门飞凤也跟出房，看到了信上写的，不约而同问道：“是宋一刀！”

杜小帅当然也想到是他，一弹耳朵：“怪事！这封信怎么会留在房门口？”

李黑一听，也皱着眉头：“谁送来的？”杜小帅歪头，想了想：“如果是他亲自送来，那么‘乞高胆大’四字，还真的可以形容他呢！但他既有这般身手，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房门外，趁机救走宋妙妙便不成问题，他为什么留信就走？”李黑微微点头道：“说的也是……”

这回杜小帅没有伸手要专利费，只是截口道：“难道咱们这儿有人卧底，暗中接应，替他……”

李黑瘪急道：“除了咱们原来的几人，我老婆和她带来的‘七煞女’也绝大问题，那么只有我从吴江县城带来的江福，和那十几个丐帮弟子了！”

西门飞风道：“不太可能吧！江舵主事先并不知道你会去，更不晓得你会把他们带来苏州呀？”

杜小帅押了押手：“不去管他了，既然约定了时间地点，咱们准时去赴约就是啦！”

李黑道：“咱们都去？”

杜小帅眼珠子灵活的转了转：“信上并没有指明，也许我带宋姑娘去交换，咱们当然可以一起去。”

李黑振奋道：“好，现在还早，咱们酒足饭饱再出发不迟。”

杜小帅微偏着大头：“最好准备一辆马车……”

李黑一拍胸脯：“没问题，这事交给老叫化去办！”

夜色苍茫下，久已荒芜的飘花宫山庄，显得一片凄凉，沉寂。

数月前，李黑陪同杜小帅，往访天残寺主持天残子，得知玲儿的身世，途遇‘宇内四魔’中毒昏被柳苔青所救。

杜小帅清醒后，始知救了他们一老一少的红衣美妇，竟是玲儿之母，当年江湖三大美女之一的“芙蓉玉女”柳苔青。

于是，老少二人被带回穹窿山边，重建的‘飘花宫’。

在这外表看来并不怎么样的山庄里，杜小帅依照柳苔青所赠秘笈，在练功室里苦练七日夜练成了‘天玄三剑’，使他从此终身受用无穷。

‘飘花宫’中，他拜了柳苔青为干娘，或赠‘断魂剑’，并且开洋荤享受了那几名少女的‘泰国浴’……

当杜小帅最后一次再来‘飘花宫’时，全庄已被血洗，数十名男女惨遭赶尽杀绝，没留一个活口，只有柳苔青的生死下落不明。

而数十具尸体排列成的，赫然是‘一刀’两字！

真是往事只能回忆——

今夜！

三更将近，一辆马车的蹄轮声，冲破了深夜的静寂，风驰电掣而来。

这是一辆双辔大型马车，赶车的前座上，正是杜小帅和李黑。

老叫化虽然功力已失，赶马车只须挥挥长鞭，拉拉缰索，这点力气还有的啦，况且，他对赶车很拿手，那可不是盖的。

距离山庄二三十丈外，李黑已一勒缰索，收住夺势，减速缓缓继续前进。

杜小帅遥望逐渐接近的山庄，心中实在感情万千，升起一股莫名的冲动。

马车在数丈外停止，杜小帅转身轻敲两下车顶，通知车厢内的人准备。

车厢内回应两声，表示已经知道。

杜小帅这才跳下车，在前后领着马车缓缓前进。

虽然车厅内有宋妙妙，对方绝不可能象对付华山派那样，重施故计埋设炸药。杜小帅仍不敢掉以轻心，一路边走边看，稍有可疑，立即以手势示意马车停住，等他趋前仔细察看后，确定没有问题才继续向前走。

终于，平安无事地抵达庄院前。

杜小帅独自进入庄内，眼内四下一扫，看来似很平静，但他不敢大牌地往住宅里闯。

刚站定，一条人影从宅内射了出来。

啊哈！果然是宋一刀。

宋一刀在一丈外，身影一收，冷声道：“你果然来了，不过来得好象早了一些吧？”

杜小帅弹耳朵：“你好象比我来得更早一点哦！”

宋一刀抽翘嘴角道：“是我约你的，自然应该来得早些，以便恭迎啊！”

杜小帅抓抓头皮：“废话少说！你妹妹已经带来了，唐姑娘呢？”

宋一刀道：“我要先看人！”

杜小帅瞄眼道：“你娘咧！好象不相信我？”

宋一刀不屑道：“不错，因为你不值得我信任！”

“你自己呢？”

宋一刀冷冷一哼：“我说出口的话，一向是不讲二价的。

不象你，跟我定约时，我妹妹根本不在你手里！”

杜小帅歪理最多，不怕词穷：“当时你定的是半月之约，凭我杜小帅当然有把握，在半月之内把你妹妹找到，那跟当时在不在我手里屁个关系！”

宋一刀怔了怔，气愤道：“好吧，算你有理。现在为了公平起见，咱们双方都把人都带出来，总没问题了吗？”

杜小帅毫不犹豫道：“就这么办！”

两人同时打出手势，就见李黑转身在车顶上连敲三声，车门开处，首先跳下西门飞凤，随即由红红和范桃花，一左一右挟持着宋妙妙下车。

那边从宅子的大门里，也走出了双手被反缚，眼睛蒙着黑布的唐诗诗。

她的身后，紧跟着一个矮得可以，却又肥又壮，如同侏儒，更象疯子的怪老头儿。

矮老头儿人怪兵器也怪，提在手上的是半把断刀！虽是断刀，但照样可以杀人。

唐诗诗眼睛被蒙住看不见，是由矮老头儿推着她走出来的。

双方人质已亮了相，验明正身。

杜小帅首先发问：“咱们怎么换？”

宋一刀轻描淡写道：“那很简单，双方同时放人，让她们自己走回去不就结了！”

好象很有经验的样子嘛！该不会是干多了绑票的事吧？杜小帅却不赞成：“不行！你们会搞人皮面具的飞机，上回我在黄花岛上就见识过，一下子出现十来个‘仿冒品’。现在，你带来交换的，谁知是不是真的唐姑娘！”宋一刀耸耸肩：“好吧！你们那边人多，可以来一个验明正身。”

杜小帅本想要西门飞凤查验的，不料李黑却跳下车，迳自奔了过来，一面叫道：“让老叫化来瞧瞧！”

李黑奔到杜小帅身边时，停下轻声道：“小兄弟，小心那个矮冬瓜，他可能就是当年的七大魔头之一，‘疯刀’武三郎啊！”杜小帅眨了眨眼，猛然想起洪薇曾经怀疑，宋一刀极可能是‘矮冬瓜’的传人。

想不到果然被她料中，而且今晚还亮了相哪！

小伙子微微点了下头，李黑才继续向前走去。

来到了唐诗诗面前，老叫化一言不发，伸手在她脸上、颈部、耳根各处摸摸，又搓又搓地一阵，最后才回到杜小帅身旁道：“没带人皮面具，是唐姑娘本人。”

杜小帅这才放心，斜瞄宋一刀：“你派谁来验明正身？”宋一刀道：“我

不用验，虽然已好些年没见到我妹妹了，但我认得出是她。现在咱们各自退回去，我数到三，双方就同时放人，不能骗人！”

杜小帅同意：“一言为定！”

两人都假仙，彼此一抱拳，各自退了回去。

宋妙妙一见杜小帅走近，就急切问道：“杜公子，那个人就是我哥哥吗？”

杜小帅讪笑着：“是不是你哥哥，难道你自己认不出？”

宋妙妙噘着嘴道：“好几年没见了嘛，以前他好象没有这样壮，不过，脸型还是很象……”

杜小帅笑道：“他既然说你是他妹妹，那就错不了啦！”

宋妙妙欣喜道：“杜公子，谢谢你为我找到了哥哥，使我们兄妹能团聚在一起，改天我会和哥哥一起来向大家道谢的。”

“照她说的，倒象杜小帅和宋一刀两人是好朋友似的。”

杜小帅瘪笑着，正不知该说什么才好，已听那边宋一刀朗声道：“准备！一……二……三！”

‘三’字一出口，只见松了绑，除掉蒙眼黑布的唐诗诗，已向庄外飞奔而来。

这边也同时放开宋妙妙，让她向庄内奔去。

就在他们中途交错而过时，突见唐诗诗错步横跨而出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拦腰一把挟起宋妙妙就跑。

宋一刀惊怒交加，但已措手不及。

矮老头儿大怒，狂喝一声，与宋一刀双双向庄外扑来，却听杜小帅喝斥：“诗诗！你在干什么，快放宋姑娘回去！”唐诗诗以为自己小兵立大功，不料反被杜小帅责怪，气得尖叫：“上回他们能这样对付我，我为什么不能……”这时，车厢内又跳出了‘七煞女’，原来车上还有‘暗杠’呢！杜小帅上前一把推开唐诗诗，接近宋妙妙道：“宋姑娘，你快走吧！”

李黑也过来阻止：“小兄弟，你……”

杜小帅大声道：“今夜咱们是来换人的，其他的事以后再说！”李黑无可奈何，只好让开一旁。

杜小帅喝斥：“还不快走！”

宋妙妙也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但她只呆了一下，便向冲来的宋一刀和矮老头迎面奔去。

宋一刀迎上前拥抱了宋妙妙一下，就把她交给矮老头，双手一抱拳：“谢啦！杜小帅，想不到你还真是守信的君子！”

杜小帅这回可不来礼多人不怪那一套了，冷声道：“不必谢，今夜的事到此为止。不过，我要跟你另定一个约会，明夜同时同地，你我单独一会。如果这个矮冬瓜有兴趣，也欢迎他一起来！”宋一刀冷冷一笑：“何必等明夜，就是现在吧！”

杜小帅笑得比他更冷：“宋一刀，你别不知好歹，我是给你一天时间，好让你安排宋姑娘！”

宋一刀毫不领情：“不用你当鸡婆，我的时间很多，可以慢慢安排她！”杜小帅憋声道：“你既然这么想死，我就成全你吧！”

宋一刀上前道：“杜小帅，本来今夜我已决心非杀你不可，但刚才看你很守信，而且对我妹妹不坏。所以改变了主意，想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愿意接受？”杜小帅翻了个白眼：“哦，是不是‘跳楼大拍卖’？机会难得，你不

妨说出来听听吧！”

宋一刀问道：“你知不知道，我为什么决心非杀你不可？”

杜小帅故意做个很潇洒的动作，捉谗道：“大概是嫉妨我长得比你帅吧！”

宋一刀不屑道：“臭美？老实告诉你吧！‘血旗令’我已得手。”

杜小帅装出惊奇的样子：“哦？”

宋一刀哼声道：“你别给我永仙花不开——装蒜！铁老太君被我杀了，你当然知道‘血旗令’已落入我手中！”

杜小帅弄笑道：“‘血旗令’在不在你的手中，跟要不要杀我什么关系？”

宋一刀道：“当然有！有了‘血旗令’，就可号令武林九大门派，成为武林盟主。但一山难容二虎，纵观天下武林，我真正的对手只有你杜小帅一人，所以我非除掉你不可！”

杜小帅贼笑道：“难道除了我，你连你客伯（义父）也不着在眼里？”

宋一刀自负道：“以前我对付不了他，还有我师父。但现在不同了，我就可以摆平他！”

杜小帅睁大眼睛：“哇哇哇，原来你投靠‘一统帮’，拜一统帮帮主为客伯（义父），你是去卧底的啊！”

宋一刀狂笑一声：“不错，‘一统帮’人多势众，而且已有‘血旗令’的线索，等他们找到今旗后，再伺机除掉那老匹夫。那样一来，我不但唾手可得‘血旗令’也拥有了现成的‘一统帮’，不须再招兵买马了。”

杜小帅揉揉鼻子：“这点子真不错！那你刚才说愿意给我个机会，是不是要让我捡便宜，做个现在的武林盟主？”

宋一刀斥道：“哼，你的胃口倒不小！”

杜小帅笑得甚甜：“我每顿吃五大海碗饭，酒和菜还不算，胃口当然大啊！”

朱一刀正色道：“杜小帅，你少在那里打哈哈，我说的机会，是让你当武林副盟主，干不干？”

杜小帅依旧是吊儿郎当样：“哇噻！副盟主，好象官不小嘛，待遇好不好，是拿月薪，还是象外国人算周薪？”

宋一刀大方道：“只要你同意，还谈什么待遇、薪不薪的。”

我不但让你做副盟主，还要你当我妹夫，今后咱们是一家人，我的就是你的，分什么彼此！”

宋妙妙本来惊得连手都不晓得往那儿放才好，一听宋一刀的几句话，顿时心花怒放，恨不得杜小帅赶快一口答应。

但杜小帅仍在装疯卖傻：“哈！这可是人财两得的好机会，提着灯笼也找不到呢！”

宋一刀欣喜道：“你同意了？好，所有的亲朋好友，将来我一律重用！”

杜小帅白了他一眼：“我有说同意吗？”

宋一刀脸色一沉：“不同意你就死定啦！”

杜小帅讪笑：“哇！翻脸比翻书还快呢……不过，你吹牛也不打个草稿！说什么一刀毙命，杀人从不用第二刀。我看你跟我交过几次手，用了一百万刀也不止，却没有一刀碰到我的汗毛，不知道怎样能杀得了我？”

宋一刀怒哼声中，刀已出鞘。

宋妙妙大惊，急叫道：“哥哥你不能杀他！”

但她被矮老头紧紧抓住，无法挣脱上前劝阻。

杜小帅也拔剑在手，根本不当回事：“这回是你发口号，叫一二三，还是我叫？”

宋一刀已经气得脸都绿了，狂喝一声：“看刀！”抡刀就向杜小帅攻来。

杜小帅仍嘻皮笑脸，从容挥剑迎敌。

不料才一交手，小伙子就觉出，对方的刀上布满强大真力，与以前大不相同。

几个照面下来，更使杜小帅暗惊在心，发觉自己的剑招尚未使出，竟已被对方的刀势抢先封住。

杜小帅心知神龙子传授的剑术，已经不管用，压制不住对方的刀法，急忙改用‘玄天三剑’。

那知宋一刀的刀法也跟着一变，刀法与杜小帅的剑法，路数竟然极为相似。好象是同一个师父教出来的，只不过是一个用刀，一个使剑而已。

杜小帅大感惊异，猛然想到，飘花宫遭血洗后，藏在练功室的‘兰花手’和‘玄天三剑’，两部旷世武功秘笈都不知丢到那儿去了。

当时就怀疑，如果不是柳苔青带着逃命，就是落在‘一刀’手里。

这时看宋一刀的刀法，不但证实秘笈果然落在他手中，而且已练成了‘玄天三剑’的剑招。

只是他习惯用刀，把剑改成了‘玄天三刀’吧？

杜小帅这下可吓到了，急忙施展‘幽灵十八扭’，以那诡异奇妙的身法，扰乱对方的攻势，再伺机出手，才能出奇制胜。

李黑还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，大叫道：“小兄弟，你不能为了打赌想赢我，故意败给他啊！”

但杜小帅那有空再和他耍嘴皮子，‘车拼’（厮杀）都来不及哦！他以往遇上再强的对手，也从未象这时的全神贯注。总喜欢边打边逗乐子，找机会还会损上他两句。可见宋一刀给他的威胁很大。

夜色朦胧下，只见刀光剑影中，不时发出金铁交鸣声。

每当两件兵器相撞，击出火星四溅时，两条人影便一合即分，似乎双方都被对方的真力震开。

但随即分而又合，再展开激斗。

杜小帅手持‘断魂剑’，锋利足可断金削玉。

而宋一刀用的这把钢刀，看似一点也不起眼，却布满真力，即使‘断魂剑’斩不断它。

双方用的是同样路数，以致谁也不敢轻易使出‘毁天灭地’那一招。

只以‘阴阳倒转’和‘扭转乾坤’，两招中演变化出的招式，各显神通，在那里缠斗，一进要分出胜负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
因为他们心里有数，一旦使出‘毁天灭地’，极可能造成两败俱伤，甚至是同归于尽的结果。

这种局面下，双方只有全力以赴，比耐心和功力，尽量抢得先机，才能伺机使出杀手锏，干掉对方！

哇噻！这可真是一场旗鼓相当，势均力敌的龙虎之争！刀光剑影中，只见人影翻飞，看得这边老少几人眼花了乱，心惊胆跳。

那边矮老头儿却已看出，宋一刀的功力不及杜小帅深厚，久耗下去，可能会输的。

宋妙妙是根本不会武功，看不出什么来，也不知双方谁强谁弱，最后将

是鹿死谁手。

但一个是她阔别数年的哥哥，另一个是她心目中的偶像，任何一人伤亡，她都会哭死的！

可是，她被矮老头儿抓住不放，没办法过去劝阻，急得她只有又哭又叫。

眼见宋一刀败象渐露，矮老头儿心中大惊，情急之下！突将手中断刀，向杜小帅背后飞掷而去。

这把刀还真有点邪门，掷出时无声无息，一见杜小帅背后，竟突然快速旋转飞转起来，同时发出尖锐刺耳的怪声，足以扰人心神。

杜小帅刚逼退宋一刀，正可趁势追击，不料突闻背后怪声大作，不由地暗自一惊。

回身一剑劈出，不料断刀竟受空气震荡之力，落地一弹一跳，改攻杜小帅下盘，向他右腿疾射而至。

杜小帅拔地而起，避开了‘怪刀’。

宋一刀见机不可失，身形向前一掠，钢刀已由右侧向杜小帅拦腰砍到。

宋妙妙简直快吓昏了，情急拼命，低头张口就向矮老头儿的手臂上狠狠一咬。

矮老头儿痛得一声怪叫：“哇！……”但抓住她的手仍未放……真是有够固执的！

宋妙妙能一个人在苏州城混，经常在‘如意赌坊’大显神通，施展妙手空空绝技，可也不是混假的。

发一发狠，提脚就向后倒踹，而且算准了部位，踹中矮老头两跨之间要命的地方。

矮老头儿痛得杀猪般惨叫，不由地手一松，宋妙妙趁机脱身向前冲去。

但她刚冲出两步，就被怒不可遏的矮老头儿赶上，跳起来当头一掌劈下，口中喝骂：“贱丫头找死！”

宋妙妙被打得间破血流，惨叫一声：“啊！……”便倒地不起。

宋一刀突袭来得逞，反被杜小帅逼得手忙脚乱，又听到宋妙妙发出惨叫。

这一分神，已被“断魂剑”刺进胸膛。

杜小帅瞄见宋妙妙倒地不起，连剑都来不及拔出，就转身向矮老头疾扑。

矮老头一见杜小帅扑来，立即双掌齐发，卷起两股狂风，仿佛卷风似的。

杜小帅已豁了出去，也以全力迎去。

轰！轰！两声巨响，真同势如石破天惊，只见双方均被震得倒飞两丈。

杜小帅只觉得胸部如遭千斤铁锤猛击，张口喷出一道绿色血箭，一屁股跌在地上。

矮老头儿更是连翻带滚的，如同一个皮球在地上滚动，继续滚出丈外才勉强停住。

可惜来不及起，一条人影已疾掠而至，手起剑落，剑锋刺进了他的咽喉！

矮老头儿连惨叫都发不出，就双目一睁，口喷鲜血，无声无息地断了气。

双手从他喉间将剑拔出的，竟然是西门飞凤！

那边宋一刀也已倒地不起，被摆平在地上，“断魂剑”还笔直地捶在他的胸膛上，好像竖立的旗杆。

只是他并未当成武林盟主，旗杆上也未升起他的盟主旗帜。

杜小帅顾不得受了内伤，跳了起来，冲到宋妙妙身边，只见她已出气多，吸气少罗！

宋妙妙视觉已模糊不清，口中在轻哼：“哥哥，不要杀他，不要
杜小帅忙执起她的手，泪光陷现：“妙妙，你哥哥不会杀我的，我们只是发生一点误会，现在误会已解开，没事啦！”

宋妙妙嘴角泛起一丝甜蜜的微笑：“杜，杜公子……你是不是答应我哥哥了？”

杜小帅只好答着：“是的，我答应你哥哥了。”

宋妙妙气若游丝：“我……我好累……好想睡……等我醒来了，再……再告诉我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她已“睡”着了，永远不会再醒。

杜小帅来不及用他的绿血救她，心中一阵悲痛和激动，牵动了内伤，他也昏了过去。

六十

杜小帅果然是“怪胎”，一般人就算功力深厚，受了这么重的内伤，就算不死，至少也得躺上一年半载。

而他不到半个时辰，就醒来啦！

睁眼一看，已睡在床上，身边只有红红一人守护着。

小伙子撑身坐起，急问：“其他人呢？”

红红扶着他，温柔地道：“你的伤很重，快躺下，唐姑娘在带着大家找东西。”

杜小帅一听，晓得他们找的是那只白玉匣，眼珠子一转：“我去看看！”

红红按住他：“不行啊，你的伤……”

杜小帅又翻个身，下床惹笑道：“我那有受伤，不是好端端的吗？”说着又一蹦一跳的，以示正常。

红红只好笑了。

杜小帅眼光一扫，这才想出，是在当日柳苔青的“寝官”，立即抓起竖靠在床边的剑：“走吧！”

两人出了房，不见一个人影，一直找到大厅，才发现大家正分头搜寻。

李黑刚好一转身，见红红陪着杜小帅进来，惊喜得很：“小兄弟，你没事啦！”

杜小帅眨着眼戏谑道：“事可多着呢！”

唐诗诗也左过来来，她也顾不得众目睽睽之下，上前把杜小帅一抱，热情地叫了声：“帅哥！”杜小帅想到唐云萍，不禁一阵心酸，看来他们还没有告诉她实情，他也只好装出笑容，关切地问：“诗诗，你没受委屈吧？”

唐诗诗小嘴一撇：“还不够委屈吗？这些天来一直绑着我，又蒙住我眼睛，看不能动又看不见！”

杜小帅只想逗她开心，故意问道：“那你吃喝，拉尿，尿尿怎么办？”

唐诗诗一听脸都红啦，给他个白果眼，窘迫道：“那当然放开我的手，可是那矮冬瓜比鬼还精，雨步不离，除下蒙眼睛的黑布，想逃走，连门都没有！”

杜小帅挑她语病：“不对呀！既然你眼睛看不见，怎么知道守住你的是矮冬瓜？”

唐诗诗道：“宋一刀把我送交那个矮冬瓜之后，才被蒙上眼睛的嘛！”

杜小帅“噢”了一声，又问：“矮冬瓜的窝在那里？”唐诗诗摇摇头：“不知道，一路上我被点了昏穴，到了以后才解开，那地方好象是个山洞，又象破窑。”

我听宋一刀说，那里可能会被人去搜寻，必须换个离苏州不远，又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，他们叽叽咕咕商量之后，就捆绑起我，蒙上眼睛，把我带到了这里来。”

杜小帅露出瘪样：“你娘咧！这里真正是个意想不到的地方！”李黑道：“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谁也不会想到，被‘一统帮’血洗过的飘花宫，还会被人利用藏‘肉票’啊！”

杜小帅白眼一翻：“幸好没有撕票！诗诗，你在带他们找什么？”

唐诗诗道：“找宋一刀今天刚带回来一个白玉匣嘛！”

杜小帅眼光向李黑一瞄，他一脸无辜纯洁的样子，忙问道：“白玉匣里

装的是什么？”

唐诗诗摇摇头：“不知道！宋一刀一见矮冬瓜，就兴奋大叫：‘师父，我得到啦！’，矮冬瓜急忙阻止他说下去，两人就走到一边去说悄悄话，好象怕被我听见似的。”

杜小帅一弹耳朵：“怪事！宋一刀又没说出得到了什么，你怎么会知道他带回的是只白玉匣？”

唐诗诗嗔声道：“帅哥！你怎么老挑我毛病嘛？本来见作伤重昏迷不醒，西门岛主就主张赶快用马车载你回苏州城的。可是李长老说要找一件很重要的东西，是个白玉匣，我才想到一定是宋一刀今天带回来的，所以带着大家一起找嘛！”

杜小帅故意瞄着李黑：“老哥哥，白玉匣里什么？”李黑表情逼真：“我也不太清楚……”

范桃花突然冒出一句：“可能是‘血旗令’！”

除了杜小帅和李黑的吃惊状是装出来的之外，其他人还真被吓了一跳。

红红立即附和：“范大姐猜的很有道理，不是听说在‘醒园’被杀的几个江湖人物，也可能是去搜寻‘血旗令’的吗？那宋一刀带到这里藏起来的，一定就是‘血旗令’！”

西门飞凤点点头道：“嗯！很有可能是这样，铁老太君……”杜小帅忙把她的话打断：“再猜下去就没完没了的，咱们赶快找，找到就知道是什么东西啦！”

唐诗诗皱眉头道：“处处都找遍了，只有大厅……”杜小帅敲了敲脑袋瓜子：“嗯……他们一定是藏在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……”

李黑把头猛一点：“对！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！”杜小帅忙问道：“诗诗，这些日子你被关在哪里？”唐诗诗抓抓头道：“好象……好象往下走……”

杜小帅一弹耳朵，振奋得大叫：“练功室！”

李黑接道：“我第一个就想到练功室，可是里面乱七八糟……”杜小帅笑问道：“老哥可，我打个比如，如果强盗遇上个刚被洗劫过的旅客，连衣服都几乎被剥光，还会不会抢他？”这一发现，使杜小帅喜出往外，忙不迭拖过小矮几，够上去伸手一勾，正好可以勾到洞口下的网罩。

卸下网罩，伸手进去一摸，果然摸到里面塞有什么东西。用力拉了现看，是个三尺来长，用黑布包裹成方形的玩意。不用打开，小伙子已料到什么了。

他不禁欣喜若狂叫道：“我找到啦！找到啦……”

大伙儿再也沉不住气，齐声发出欢呼，争先恐后地涌进了室内。

杜小帅已顾不得‘血旗令’曝光了，迫不及街地跳下小几，打一包着的黑布一看，果然是只白玉匣！

西门飞凤兴奋得象个小孩子似地：“杜小侠，快打开白玉匣，看看里面究竟是不是‘血旗令’呀！”

杜小帅突然有些犹豫起来正在考虑要不要打开玉匣时，突闻从走道口传来一阵笑声：“好极了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哈哈……”

大伙儿大惊失色，不禁相顾愕然，都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！杜小帅急忙将玉匣交往李黑手上，冲出门口喝问：“什么人？”走道口那人沉声道：“小杂种！快把那白玉匣交出来，否则就别怪我心狠手辣！炸毁这地道，把你们

全部活埋在里面！”杜小帅一听是一统帮主，又气又瘪，也不管对方是不是他老爸了，破口大骂：“老混球，交你个死人头！就算把咱们全部炸死、活埋，也休想得到这只白玉匣！”

走道口又传来一统帮主的狂笑：“哈哈，不要嘴硬，好死不如歹活，天下没人喜欢选择死的。我让你们考虑考虑，数到十，还不交出白玉匣，我就要炸了，现在开始，一……二……三！”杜小帅没时间犹豫了，霍地拔剑出鞘，回声小声道：“大家准备，我先冲上去，你们紧跟着我！”

唐诗诗可不想让他去送死，刚叫出声：“帅哥……”杜小帅已冲向走道，使她来下及阻止。

那知刚冲近石阶，突闻‘哗啦啦’一阵巨响，从出口滚下了一大堆巨大石头，逼使杜小帅急忙暴退。

一统帮主又在狂笑道：“哈哈，别打逃出的歪主意，那是枉费心机，现在我继续数了，四……五……！”

杜小帅真快被气死了，张嘴就骂他十八代祖宗，一统帮主根本不理睬，继续道：“六……七……八……！”

“九”字刚要出口，突闻一阵骚动，喊杀声大作。

守住出口的一统帮主，及戴着一模一样人皮面具的十几名壮汉，齐齐一怔。

一统帮主把心一横，引燃了手上一大包炸药。

正在抛下出口，突见一名站得较近的壮汉，奋不顾身地疾扑上来，抡拳就身分了攻去，只见此人的出手，和拳势的威猛凌厉，就知他是“铁拳”东方明了！

一统帮主大怒，翻掌劈出，一股雷霆万钧的掌力，震得东方明扑势一顿，接着一个迎面倒栽，喷出一大口鲜血。

几乎是同时，几名壮汉已一拥而上，刀剑齐下，把东方明连砍带刺的，剁成了十几二十块。

一统帮主受到这一阻，等他突然想到手上的炸药已引燃，顿时惊得魂飞天外。

来不及抛开，只听轰然一声巨响，炸药已爆炸！

哇噻！好惊人的威力，竟使守主口的十几人，无一幸免，全被炸成了肉酱。

不但出口上的走道，被炸得墙倒柱折，连屋顶都被震得掀起一大片。

而整个宅院内外的斯杀，也被石破天惊的一声巨响，惊得全部停止。

但随即又继续展开了更残烈的“大车拼！”“一统帮”方面足有近百人，对方人数虽不多，却个个武功高强，其中赫然有钱如意，“神龙子”方杰以及未露面的洪蔽，及茅山派赤发老道太乙上上在内。

钱如意情急之下，施展“红花血指”，一路冲杀，势如破竹，如无人之境，冲向了走道。

正好杜小帅一马当先，领李黑等人从出口上来，一见钱如意，真是高兴得几乎说不出后来，奔上前叫道：“娘……”

钱如意见爱子无恙，更是喜极而泣，拥抱住扑来的杜小帅泣着：“帅儿！帅儿……”

李黑一听外面喊杀声还在闹热滚滚，自己功力已失，帮不上忙，急向西门飞凤叫道：“老婆，快去帮外面的忙呀！”西门飞凤把手一举，领着“七

煞女”就向外冲。

唐诗诗来不及招呼钱如意，也随着范桃花和红红跟了出去。

李黑手上拿着白王匣，不敢跟出去看热闹，以防万一有失，眼光四下一扫，只见到到处是炸碎的血肉和残肢，不禁咋舌道：“哇噻！好大的威力，炸得有够彻底，都认不出谁是谁了……”

杜小帅猛然想到，急问：“娘，您知不知道，一统帮主究竟是谁？”

钱如意热泪盈眶，凄然叹道：“帅儿，谁也没有见到他的真面目，就当他是陌生人了好了。”

杜小帅会意道：“有道理。”

钱如意深深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人死为大，不管他是谁，咱们就做做好事，把这些混成一块的残肢碎体，全埋葬在一块，也算积个阴德吧！”

杜小帅明白她的心意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这时外面的喊杀声已渐弱，终于完全停止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一统帮主又率众折回苏州城来，志在必得地寻获“血旗令”。

由于人多势众，惟恐惹人注意，一百多人化整为零，分成了几路向苏州进发。

宋一刀是一统帮主的干儿子，在帮中身份不同，且一向喜欢独来独往，单独行动和执行特殊任务。

途中他自告奋勇，单枪匹马先行，赶往苏州城一探虚实。

一统帮主虽然没反对，却已起了疑心，即命四大护法之一，轻功最好的“飞毛腿”陆健跟踪，暗中监视宋一刀的一举一动。

金玉姬可真衰，好不容易以放出宋妙妙为条件，使杜小帅答应放她一马，连夜带了细软和全部家当逃出苏州城，却被“香妃院”雇的两个镖师，带了一帮保镖和打手一路追杀。

他们是见财起意，想黑吃黑，夺取她的金银珠宝瓜分，然后远走高飞，各跑各的，以免被“一统帮”追究失职，那可就吃不完兜着走了。

途中金玉姬被追上，只好跟他们拼了！

这娘们的武功虽不算高，狠劲倒是十足，尤其她的十指涂有迷魂剧毒，使这些穷凶恶极的家伙一时拿她无可奈何。

偏偏在战得难解南分明，懂上急急赶往苏州的宋一刀。

这些家伙一见宋一刀，急忙恶人先告状，不说他们追杀金玉姬是为了夺金银财主，反咬她私放宋妙妙，要抓回她向一统帮主请功领赏。

宋一刀一听，先还莫名其妙，追问之下，才知妹妹早就被一统帮主骗去，交给金玉姬关在“香妃院”，却一直瞒着他。

愠怒之下，他出手杀了金玉姬，那批财迷心窍的家粉也赔上了命。

没有留下一个活口。

宋一刀割下金玉姬的脑袋，剥下保镖的衣服包起，提了就向苏州，飞奔而去。

嘿！天下的事就有这么巧……所谓“无巧不成书”嘛……

当他经过南浔附近时，发现一个老太婆，正蹲在湖边不知清洗啥玩意。

好奇心，人人都有嘛！他悄然掩近，躲在数丈外的树后偷看，只见老太婆正将一只白玉匣，用湖水洗外的泥土，迫不及待地打开匣盖，取出里面带有银旗杆的暗红色三角旗。

老太婆一时得意忘形，拿着小旗左右挥舞，一面狂笑不已：“哈哈，想不到‘血旗令’终于到手！”

宋一刀一听“血旗令”三字，连想都不用了，出其不易地向老太婆疾扑而去，拔刀就杀。

老太婆乐极生悲，在毫无防备下，被杀得措手不及，连置于身旁的龙头拐杖都没抓到手，就当胸挨了一刀。

这回可是“金子招牌”，当真一刀毙命！

宋一刀轻而易举夺得“血旗令”，真比答中了“六合彩”还兴奋，但不敢把它带着进苏州城，立即折回穹窿山边，交给在庄内看守唐诗诗的矮冬瓜师父。

藏妥之后，师徒二人密商之下，决定由宋一刀带着金玉姬的人头，去把杜小帅诱来，先交换宋妙妙，再动手除掉这可能妨碍他们大事的小子。

除非他愿意娶宋妙妙，并且同意将来屈就副盟主。

其实那封信就是宋一刀，神不知鬼不觉亲自送去的。

当时不知宋妙妙在那间房，而且要把杜小帅诱到飘花宫旧址去，才未惊动正在房内密商的男女三人。

结果，都是人算不如天算！

悄然跟踪监视的陆健，亲眼遥见一切，急忙赶回向一统帮主复命。

一统帮主一听“血旗令”到了宋一刀手上，哪还用说，立即召集几路人马，亲自率领赶往夺血旗令。

而这时追踪“一统帮”的钱如意，一路追到苏州，却失去了他们的踪影。

钱如意觉得很不对劲，领着男女十余人，急如星火地直奔那旧宅。

一听江福说，杜小帅等人带着宋妙妙去穹窿山边交换唐诗诗了。钱如意大喊不妙，事不宜迟，急忙带了所有人赶去接应。

螳螂捕蝉，不知后有黄雀。

“一统帮”的行踪，一路始终未能逃过另外三人的耳目，那就是神龙子、洪薇和太乙上人。

他们三人各自扫门前雪，各顾各的，并未走在一起，目的是要跟踪“一统帮”的落脚处，再就近求援，我帮手来围剿。

“一统帮”的几路人马，突然集中折向穹窿山，颇出三人大感以外，不知他们又搞什么飞机。

由于他们人多势众，三人可懂得猛虎难敌群猴，好汉架不住人多的道理，不敢轻举妄动。

当一统帮主率领众赶到时，只见庄外仍停着那辆双辮马车，庄内却静寂无声，见不到一个人影，也没有丝毫动静。

他们那里知道，杜小帅刚清醒不久，正带了大伙儿进入练功房搜寻“血旗令”。

掩入庄内一看，赫然发现地上躺着宋一刀、矮冬瓜和宋妙妙三具尸体。

一统帮急命大批手丁在外面戒备，亲率十几名亲信，包括身边的两大护法及各堂堂主。

这是刚好钱如意率众赶来，一见庄内外的情况，当即一声令下，挥众冲

杀入庄。

藏身暗中监视的神龙子、洪薇和太乙上人，可不是来表演的，也现身杀出。

于是，庄内展开了惨烈的激战……

当杜小帅、钱如意和李黑三人走出时，庄内的激战已结束，只见横尸遍地，惨不忍睹哪！

丐帮弟子虽有几个武功较差的，在混战中丧命，还有几个身受重伤。

但“一统帮”的人，却已伤亡殆尽！

杜小帅眼光各处乱瞄，发现宋妙妙的尸体，忙过去双手抱起，再找到来一刀的尸体，把两具尸体放在一起。他喃喃自语：“宋姑娘，我会把你们兄妹葬在一起，以后你们永远不会再分开了。”

钱如意了解爱子的心情，走进他身边：“很好，就照你的意思做。

这里的善后，我会交待壮武他们处理，其他人都先回苏州再说吧！”

杜小帅突然想起，唐诗诗还不知晓她娘死了，回去见了唐云萍的灵柩，难免又是悲痛欲绝，哭得死去活来。

尤其，怎样向这姑娘说明呢？

难道承认是死在他手里？

小伙子实在不愿见到那一幕，揪着一张苦脸：“娘！你们先回去，我要亲自料理宋姑娘的后事。”

钱如意尚未置可否，不料唐诗诗也走过来：“帅哥，我留下陪你。”

杜小帅简直快苦出汁来：“不不不，你被关了好多天，须要回去好好休息，我把这里的事料理完了，就回苏州城来。

”唐诗诗小嘴一厥，有点不高兴，转向钱如意撒娇：“师父，让我留下来陪帅哥，好不好嘛？”

钱如意一进旧宅，就见到大厅里唐云萍的灵柩，她虽不知详情，但已看出爱子的心意，便轻叹一声：“诗诗，先跟我回去，我有根重要的事要告诉你。”

唐诗诗还算聪明，似以觉察出事态严重，惊问道：“是不是有我娘的消息了？”

钱如意犹豫了一下，才微微点了点头。

唐诗诗更是一惊，追问道：“什么消息？”

钱如意瞥了杜小帅一眼，不动声色：“回去再告诉你吧！”唐诗诗又转向杜小帅：“帅哥，我娘究竟怎么了？”杜小帅毫无表情，干涩地道：“你回去就知道了。”

唐诗诗娇嗔哼了一声：“不说就不说，稀奇什么。要撵我走，我走就是了嘛！”说完就扭头向庄外走去。

范桃花和红红的追了上去，钱如意不禁又叹了口气，问道：“帅儿，回去要我怎么跟她说？”

杜小帅实在不愿再说一遍经过，向站在一旁的李黑道：“老哥哥，麻烦你陪我娘先回去，把一切告诉她老人家吧！”李黑点了点头，捧着白玉匣走上前：“钱夫人，请！”钱如意当即把壮武等人留下，李黑也留下江福和一些丐帮弟子，协助处理善事。

于是，除了神龙子和方杰，其他人全跟着钱如意走了。

神龙子这才走近杜小帅，问道：“唐教主死了？”

杜小帅木然点了点头。

神龙子又问道：“是不是死在你的手里？”

杜小帅仍然点了点头。

神龙子终于明白了，不禁深深叹了口气。

一直忙到下午，由江福带了杜小帅交付的银票，领着丐帮弟子去苏州，选购了三具上好棺木，及大批薄板棺材回来。

杜小帅将宋一刀和宋妙妙合葬在一块，把炸成断肢的尸体，放入一个棺木中，另葬一处后，便偕神龙子和方杰先行离去，其他交由江福等人处理。

赶回旧宅，一进大厅，就发现停置的灵柩已不知去向。

杜小帅不由一怔，急向迎出的李黑问道：“老哥哥，唐大姐的灵柩……”

李黑神情肃然道：“唐姑娘备车载走了。”

杜小帅惊道：“诗诗走了？她上那儿去了？”

李黑摇了摇头：“不清楚，红红走了不久，范桃花就随同她将灵柩用马车载走……”

杜小帅眼睛睁得更大，急问道：“红红也走了？”

刚好钱如意偕同西门飞凤闻声从拱门出来，接道：“红红有一封信给你，你自己拿去看吧！”说着把手上的信向前一递。

杜小帅忙上前接信，展开一看，上面写着：“杜公子，红红自惭形秽，不敢以残花败柳之身，追随陪侍左右，有辱公子清誉。今将终身皈依佛门，以赎前非。请恕不辞而去，情非得已，来生愿变犬马相报。红红敬留。”

看完信，小伙子怅然若失，发起呆来。

只听钱如意深深一叹：“唉！红红这姑娘本性很善良，只可惜命运多变，又误入歧途，糊涂加入了‘一统帮’，否则倒真能成为一位贤妻良母呢！”

杜小帅听出统外之音，却又无言以对，只好把话岔开：“娘，诗诗知道她娘是怎么死的了嘛？”

钱如意微微点头道：“李长老把一切都告诉她了，她不怪你，只是悲伤过度，万念俱灰，决心把娘的灵柩运回老家安葬，从此不再涉足江湖了。”

杜小帅忙问道：“她的老家在那里？”

钱如意道：“她的心意很坚决，不愿再见任何认识她的人，包括我这师父在内。她没说，我也不好追问，帅儿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杜小帅黯然伤神，又沉默下来。

方杰忽道：“小帅，这些儿女之情，暂且搁在一边。

现在有个最麻烦的问题，就是你服了龙血和内丹，每年中秋节之夜，必将狂性大发，比那夜饮了整壶强烈药酒更严重！”

杜小帅听得差点昏了：“哦？那……那我该怎么办？”

方杰着重其事道：“据我所话，只有勤练少林‘易筋经’上所载真功，才能使你体内的龙血逐渐淡化，恢复成正常人。

不过，那样一来，你因龙血和内丹所获的功力，也将逐渐随之消失。”

杜小帅耸了耸肩，无所谓得很：“消失就消失，有什么了不起。反正‘一统帮’已消灭，只要能保有防身武功就行了，何必一定非‘怪胎’不可，像这位老哥哥，功力尽失，还不是照样活得很快乐！”李黑不由瞥了西门飞凤

一眼，面露得色：“说的也是……”想到要付专利费，急忙把最后一字止住不说了。

神龙子却把眉头一皱道：“但‘易筋经’是少林至高武学之一，从不传授外人……”

杜小帅弹了弹耳朵，一派潇洒：“没问题，反正死了死了，走了走了，当尼姑的去当尼姑了，那我就去少林寺当和尚！”钱如意斥道：“胡说！一人不拜二师，当着你师父的面前，怎可……”

神龙子置之一笑：“只要能使帅儿恢复正常，别说他去拜少林门下，就是要我陪他去拜，我也干！”

杜小帅感动得几乎流鼻血了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真爱说笑，那怎么可以……”

神龙子正色道：“有何不可，总不能以后每年中秋，又出现一个‘男魔’吧！”

李黑突然大叫：“有了！”

杜小帅忙道：“恭喜恭喜，老哥哥，老嫂子几时请我吃红蛋？”西门飞凤听得面红耳赤，李黑却正经八百地道：“小兄弟，我在说正经的，你扯到那儿去了！”

钱如意也斥道：“帅儿，别打岔，听听李老有什么高见。”

杜小帅眨了眨眼：“是！不再打哈哈了。”

李黑遂道：“小兄弟，你不是约定三月之内，用‘血旗令’去换丐帮的‘狗头令牌’吗？如今‘血旗令’已在咱们手上，唐教主也死了，少林和尚要不答应传授你‘易筋经’所载真功，‘血旗令’就不交，看他们留着‘狗头令牌’有啥用！”杜小帅揉揉鼻子捉弄谑笑道：“谁说没用，用处可大呢！万一他们以‘狗头令牌’，命所有丐帮弟子不许吃喝嫖赌，尤其不准吃狗肉，那丐帮可不就惨啦！”

李黑摸摸稀落几根胡子道：“说的也是……”

杜小帅把手一伸，又要专利费了。”

李黑笑道：“你打赌输的也还没付，咱们两抵了……”

钱如意郑重道：“‘血旗令’是少林失物，无论他们答不答应传授帅儿‘易筋经’真功，咱们还是一样归还原主的！”

于是，经过一番讨论，一致通过，由大家陪同杜小帅，即日动身前往嵩山，将‘血旗令’送少林寺——顺便当和尚去！

已经是暖花开时节了。

杜小帅来嵩山已经将近三个月，在交还“血旗令”时，法禅大师差点乐歪了，当场一口答应钱如意等人的要求，不但交还“狗头令牌”，还同意传授杜小帅“易筋经”真功，来个买一送一。

但少林门规森严，本门武功绝不得传授外人，所以杜小帅必须拜在少林门下。

莫办法，他只好出家当和尚了。

剃光头都没啥了不起，两三个月不沾荤，不沾酒，这种日子可不太好受。这日他实在憋不住了偷偷溜下山，想找条野狗来宰了煮他一大锅，好好

解解馋。

突然间，一阵狗肉香味随风飘来。

哇噻！难道少林和尚想偷开荤的不止是他，还有别人也偷偷溜下山干这勾当？

要不就是他吃狗肉想疯了，产生幻觉，否则那会刚想吃狗肉，就闻到了肉香！

他的嗅觉可真比猎犬还灵，一路嗅着肉香味，找到了一座山头的半山腰，果然遥见有人蹲在火堆旁，默默守望着火上的锅罐。

你娘咧！什么地方不好去，偏偏跑到这里来炖狗肉，风一吹，肉香飘向漫山遍野，那不是存心吊人胃口？

夭寿哪！

常年吃素不沾荤的出家人，对这香肉可能早已“麻木不仁”，闻不出它的香味了。可是他不同，老远就能闻出，还是令他垂涎三尺的狗肉香味！

奔近一看，他奶奶的，守在火堆的，还真是个光脑袋的小和尚呢！

杜小帅含骂了声：“小秃驴……”一想不对，自己不也是小和尚吗？那能自己骂自己。

小和尚闻声猛一抬头，露出一脸惊喜之色。

杜小帅一弹耳朵，似觉得这小和尚非常面熟，一时又想不起在那里见面。

少林寺的老和尚、中和尚、小和尚外加小沙弥何止千人，也许是经常见面，却未彼此打过招呼的吧？

小和尚眉清目秀，长得非常俊俏。简直不像小和尚，倒很像个小尼姑呢！

杜小帅只想分一杯羹，管他是和尚还是尼姑，揉揉鼻子：“好香！小和尚，你……”

不料，小和尚却道：“我不是小和尚！”

杜小帅一呆，诧异道：“那你是……”

小和尚嗔笑：“我是尼姑！”

杜小帅更奇怪啦：“小尼姑？嵩山方圆百里之内，根本没有尼姑庵，你是从哪里跑来的？”

小尼姑眼皮一翻：“你能跑来当和尚，我为什么不能跑来当尼姑！”

杜小帅定神一看，赫得也大叫：“哇噻！你是杨心兰？”小尼姑果然是杨心兰，她正经八百地，单掌竖胸：“阿弥陀佛，贫尼法号忘不了，请你别乱叫！”

杜小帅做梦也想不到，杨心兰会出现在这里，不但剃光头扮尼姑，还在这半山腰炖狗肉，忙问道：“你，你这是搞什么飞机？”

杨心兰大大叹了口气：“唉！莫法度（没办法），谁叫我起了个‘忘不了’的法号，我只好‘你丢我捡’，人家丢掉不要的，才轮到我来捡，还不一定能捡到呢！”

杜小帅也叹了口气，蹲下道：“现在一切都大迟了，我已经出家当和尚……”

杨心兰哼声道：“瞎掰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根本不是真的出家当和尚，只是为了要练练‘易筋经’所载真功，不得不拜在少林门下！”

杜小帅一竖拇指：“哇噻！你的消息有够灵通！”

杨心兰得意洋洋地：“那当然！消息不灵通，我那会跑到这里，守了半个月，宰了十几条狗来炖，才能把你引来，我还以为你伤风鼻子闻不到呐！”

杜小帅憋声道：“你故意把我引来？”

杨心兰撅起小嘴：“躲得了和尚，躲不了庙，再等你两天不来，我就把狗肉带到大雄宝殿去炖！”

杜小帅急道：“拜托！这个玩笑开不得！”

杨心兰笑得甚甜：“那你得答应我，每天溜下山，吃两碗狗肉再回去。”

杜小帅一拍额头：“你不打算走了？”

杨心兰深情地：“等你呀！你哪天还俗下山，我就哪天跟你一起走！”

杜小帅啼笑皆非，露出苦脸窘笑道：“你这是干嘛？”杨心兰嗔声道：“我就是这个死心眼儿，所以法号取了个‘忘不了’，表示忘不了你，跟定了你！”杜小帅苦笑道：“可是，我在少林练功，可能三年五载，也许更长，要十年八年……”

杨心兰断然道：“我就等你十年八年！”

杜小帅没辙了：“唉！这叫我说什么呢……”

杨心兰捉笑道：“什么都不必说，狗肉已炖好了，咱们吃吧！”说完，打开罐盖，顿时肉香四溢。

她倒准备得很齐全，顺手拿起木杓，舀了一碗，笑得好开心：“可是没酒哦，免得喝了害你回去穿帮受罚，以后就没戏唱了。”

杜小帅也对她露出真诚的笑容，端起碗来就吃。

和暖的春风，轻拂在两张充满憧憬和希望的笑脸上，彼此都感到受到无限的欣慰。

仿佛，即使是比十年八年更长的时间，那也是值得他们期待的幸福未来。

全书完

